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古罗马戏剧选

〔古罗马〕普劳图斯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珍藏本



ISBN 7-02-003041-6/Z·454

定价 33.00元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古罗马戏剧选

〔古罗马〕普劳图斯　等著

杨宪益　杨周翰　王焕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古罗马戏剧选

据勒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普劳图斯喜剧集》、《泰伦提乌斯喜剧集》、《塞内加悲剧集》拉丁文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罗马戏剧选/(古罗马)普劳图斯等著;杨宪益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2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3041-6

Ⅰ.古… Ⅱ.①普…②杨… Ⅲ.戏剧-剧本-作品集-古罗马 Ⅳ.I54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9171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季玉实
责任印制:李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9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25 插页 1
199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3.00 元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本文库旨在汇总世界文学创作的精华，全面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为读者提供世界第一流的文学精品。它以最能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为骨干，同时全面地反映其他体裁如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童话、寓言等各方面最优秀的成果。选收作品的时限，外国文学部分，自古代英雄史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文学部分，自《诗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是包容古今、囊括中外的珍贵的文学图书系统。

出版说明

戏剧是古罗马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罗马真正的舞台戏剧形成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是在借鉴和吸收先于自己发展的古希腊戏剧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罗马已发展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强大的城邦国家，一向忙于武力扩张的古罗马人的视野扩大，文化需要提高，对文学的意义的认识也有所加深。现在传世的是古罗马戏剧中希腊戏剧类型的古典型戏剧，悲剧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喜剧主要继承希腊新喜剧的世态喜剧传统，寓罗马社会生活现实于其中。在诸多古罗马戏剧家中，只有古罗马戏剧繁荣时期的喜剧家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及其衰落时期的悲剧家塞内加有完整的作品传世，其他作家只传下一些作品片断，多见于后代作家的征引。古罗马戏剧直接影响了后代欧洲戏剧的发展。

本书曾作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出版，这次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时，对全书作了一次认真检查，挖改了个别误排之处。原书《译本序》对古罗马戏剧的起源与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作品，特予保留。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八月

译本序

古罗马戏剧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古希腊戏剧传统，下启后代欧洲戏剧发展开端，一直为戏剧史家和戏剧爱好者所瞩目。本书选集了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和塞内加三位古罗马剧作家的部分传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年古罗马戏剧的丰姿。

古罗马戏剧经历了一条与其他古代民族的戏剧既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发展过程。古罗马戏剧源于远古时期的收获节庆。节庆期间狂欢性质的娱乐、嘲讽和戏谑性质的诗歌对唱，就包含着戏剧对白和表演因素的萌芽。后来，罗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又吸收了其他古意大利居民的戏剧表演形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早期戏剧传统。在罗马早期戏剧表演中，阿特拉笑剧和模拟剧占有重要地位，前者可能是罗马人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向中意大利扩张过程中从奥斯基人那里吸收过来的，后者可能是罗马人和居住在南意大利的希腊移民交往过程中从他们那里仿效过来的。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罗马戏剧表演一般以小手工业者、小店铺主等下层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嘲笑其中可笑的方面，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不过，由于罗马人在这一时期主要忙于对外扩张，对文化发展不太重视，而且罗马贵族对戏剧存在偏见，认为有伤风化，从而使戏剧发展受到相当大的阻碍。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半

期，古罗马戏剧仍然处于民间戏剧发展阶段，表演通常无固定脚本，带有明显的即兴性质。但是，早期民间戏剧的这种发展为文学戏剧的出现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公元前三世纪初期罗马对南意大利的希腊移民地区的征服，使罗马人直接接触了希腊人在那里建立的较高的文化，扩大了罗马人的眼界，促进了罗马文化的发展。当时，许多富有文化修养的希腊人被俘虏来罗马，他们身为奴隶，但却往往充当主人的家庭教师或从事其他文字工作，因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媒介，荷马的《奥德修纪》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希腊籍获释奴隶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可能是公元前272年塔伦图姆陷落时被掳来罗马的）译成拉丁文供教学用的。在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广泛吸收过程中，戏剧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公元前240年的"罗马大节"期间，罗马人模仿希腊人的习俗，第一次正式组织戏剧演出，上演的是上述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由希腊戏剧作品翻译或改编的剧本，这是罗马文学戏剧的开始。罗马人在臻于完美的希腊戏剧中找到了他们在戏剧发展方面所缺少而又迫切需要的东西——现成的戏剧题材和完整的戏剧形式，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他们把希腊作品拿来，根据罗马社会的现实需要，改编成自己的作品。

在悲剧方面，在罗马神话和希腊神话融合的情况下，罗马人改编的是希腊神话悲剧。其中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大著名悲剧家的作品为主，以欧里庇得斯的更近似于现实生活的悲剧最受欢迎。在喜剧方面，罗马人用来改编的主要是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出现、公元前三世纪在希腊流行的通称新喜剧的作品。当时希腊处于马其顿的控制之下，人民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以著名的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政治讽刺喜剧（通称

旧喜剧)经过过渡，逐渐被不谈政治、主要以富裕市民的家庭生活为题材的新喜剧所代替。新喜剧人物定型，如老人吝啬，青年生活放纵，伴妓贪财，老鸨狡诈等，反映的是古典城邦制度瓦解、商品经济繁荣时期的希腊社会生活。这类世态内容的喜剧很容易被罗马人理解和接受。罗马人在戏剧方面并不局限于对希腊剧本的改编，他们也曾经或者以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或当代事件为题材编写悲剧，或者以意大利本土居民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编写喜剧，不过在整个罗马共和国时期，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由希腊剧本改编的戏剧。成为古罗马戏剧骄傲的普劳图斯的喜剧就属于这种类型。

提图斯·马克基乌斯·普劳图斯是古罗马最富盛名的喜剧家，也是第一个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古罗马剧作家。尽管普劳图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人们对他的生平却知道得很少。他大概生于公元前254年，是翁布里亚的萨尔栖那人。他的唯一一段生平轶事见于古罗马作家奥卢斯·格利乌斯(公元二世纪人)的引述。奥卢斯·格利乌斯在评论普劳图斯作品的真伪时引述别的古代批评家的话说，普劳图斯起先从事戏剧工作，积得钱财后改从经商，返回罗马时空无一文，为生活计不得不受雇于一家磨坊，并开始写作剧本。对于上面的这段话，有些学者认为不一定可信。不过不管怎么说，普遍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普劳图斯出身于社会下层，曾长期从事戏剧工作，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据推测，他的名字的第二段“马克基乌斯”可能是由阿特拉笑剧的四种主要角色之一“马库斯”(愚蠢的饕餮)演变而来，说明他可能长期扮演这一角色。西塞罗在《布鲁图斯》一书中提到普劳图斯去世那年执政官的名字，根据有关史料，那年是公元前184年。

普劳图斯一生专门编写喜剧。由于他的名气太大，在他死后，许多别的作家的作品都托他的名上演，公元前二世纪时，在他的名下传有130多部剧本。古罗马著名学者瓦罗（公元前一世纪人）对这些剧本进行了仔细鉴别，认为其中有二十一部确是普劳图斯的真笔，这二十一部剧本按照拉丁原文字母次序是：《安非特律昂》、《驴的喜剧》、《一坛金子》、《巴克基斯》、《俘虏》、《卡西娜》、《匣子》、《库尔库利奥》、《埃皮狄库斯》、《孪生兄弟》、《商人》、《吹牛军人》、《凶宅》、《波斯人》、《布匿人》、《普修多卢斯》、《缆绳》、《斯提库斯》、《三块钱一天》、《粗鲁汉》、《行囊》。这些剧本一直流传至今，只是《巴克基斯》缺开始部分，《一坛金子》缺结尾部分，《行囊》残缺严重。但是，关于这些剧本的演出年代，除已知《斯提库斯》上演于公元前200年，《普修多卢斯》上演于公元前191年外，其余的都无从确切查考。此外，他用来改编的希腊原剧全都未能流传下来。上述这些情况给对普劳图斯的喜剧的研究造成了许多无法克服的难点。

普劳图斯的喜剧属各种不同的类型。在他传下的二十一部剧本中，大部分是计谋喜剧。计谋喜剧通常以年轻人的爱情为线索，男女真心相爱，然而遇到困难，这类困难通常是女方身为伴妓，处于老板（奴隶商）的控制之下，青年无钱为其赎身，或是突然出现了某个竞争对手，这时机智的奴隶巧于心计，或是从老主人那里骗钱，或是愚弄对手，帮助小主人摆脱困境，最后事情完满结束。在普劳图斯的计谋喜剧中，《凶宅》是比较出色的一部，剧中情节基本符合上述格式，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剧中突出了特拉尼奥的机敏，以塞奥普辟德斯和西蒙的呆愚作陪衬。特拉尼奥虽然被视为“小人”，但他对主人的愚弄却令人拍手称快。《一坛金子》是一部性格喜剧，吝啬、守财是当时的喜剧中的老人的

共同特点，剧中老人欧克利奥找到金子后只知守着，因担心金子被人偷走而惶惶不可终日，讽刺的笔锋虽然颇带夸张，但对欧克利奥患得患失的心理却刻画得微妙微肖，使他成为后代欧洲戏剧中一系列吝啬、守财的老人的原型。《俘虏》剧情严肃，更确切些说是一部正剧。关于该剧的特点，作者在“开场词”和“结束语”中都作了说明，剧本的严肃特色使它更接近于新喜剧的风格，而有别于普劳图斯的大部分剧本。有人认为，喜好风格粗犷的普劳图斯写出这样一部气氛严肃的喜剧可能是对保守派的让步。剧中廷达鲁斯身为奴隶，但品性高尚，他和主人在战争中一起被俘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救主人，只求事成后自己能获得自由。连绵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给无数的罗马家庭带来不幸，剧中描写的情节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孪生兄弟》是一部误会喜剧。“误会”是普劳图斯惯用的喜剧手法之一，例如他在《吹牛军人》中采用这种手法，让身陷不幸的菲洛卡马西娅一人变成姊妹两人，以便躲过看守奴隶的监视，穿过暗道和情人相会。在《一坛金子》中他采用这种手法，让因情绪激动而不能细察对方说话的欧克利奥和卢科尼得斯只由于一字相同，便闹出了一场既别开生面，又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在《孪生兄弟》中，剧情则以兄弟两人完全相象，相象得连亲人都难以辨认，从而闹出一系列误会为基础，喜剧场面一个接着一个地展开，笑话百出，妙趣横生，又很紧凑、自然。

由于罗马国家的贵族专制性质，普劳图斯在自己的喜剧中不可能进行政治讽刺，不能触及敏感的时事问题。他在剧中主要以希腊社会生活为背景，在逗乐的同时，对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如贫富矛盾，金钱万能，社会道德堕落等，表达自己的看法。普劳图斯生活在罗马社会急趋变化、社会矛盾迅速加深的

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后半期因商业竞争而和北非古国迦太基进行的战争以及随即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开始的对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大征服,使罗马一跃而成为地中海第一强国,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商业繁荣起来,贵族们扩大了自己的领地,成为大庄园主,富有的平民靠经商发了大财,高利贷者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本无情地进行盘剥,然而,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手工业者却因连年战争、大庄园的出现和廉价奴隶劳动的广泛使用而处境危艰,甚至破产。在社会生活方面,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闭塞状态,传统的家庭关系在发生变化,父权制受到挑战,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提高,但与此同时,财富的积聚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奢侈,豪华的筵席代替了原先的普通饮食,伴妓等腐败的社会现象迅速流行,罗马人素有的简朴生活习俗遭到破坏。普劳图斯在剧中抨击贪婪、淫靡等社会恶习,把嘲讽的矛头指向贪财的富人,好色的老人,放荡的纨袴子弟,寄生的门客,贪得无厌的妓女,依仗自己丰厚的嫁妆而骄横跋扈的贵妇等,对妓馆老板这种社会瘟疫和浑身充满铜臭的高利贷者则给予了特别无情的针砭,而对奴隶却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反映的基本上是广大普通民众的思想感情。

为了使自己的以希腊社会生活为背景的喜剧和罗马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普劳图斯常常在剧中加进罗马生活细节,包括对罗马现实生活现象的描写和罗马政制、法律、宗教观念的引用等,结果变成剧中故事虽然仍然发生在希腊,通常主要是在雅典,或者即使象普劳图斯在《孪生兄弟》的"开场词"中声称的那样,"故事发生在哪里,就说在哪里",因而发生在其他希腊城市或意大利、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市,但剧中人物(希腊人)却往往受罗马官员管辖,遵循罗马法律,呼吁罗马神明,信守罗马宗教

观念，活动于罗马广场式的政治、集市中心。例如，罗马的市政官、维护社会治安的三人委员会等便常常出现在普劳图斯的剧中。《一坛金子》中的主人公欧克利奥指责厨师手持菜刀是违法行为时，依据的显然就是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冷凶器的条款。当然，这些现象有时可以被看作是作家在改编时采用了与希腊相对应的罗马概念，但当作者对它们一加引伸时，便远远超出了这种对应范围。如《库尔库利奥》一剧中，妓馆老板肚子不舒服，请厨师帮他圆梦，解除病疼，厨师请他去向尤皮特神求助。如果话只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根据当时的神话概念，用罗马最高神尤皮特代替了原剧中的希腊最高神宙斯，但是，妓馆老板接着又说："要是所有的伪誓者都到这位神那里去求助，那么卡皮托利乌姆山岗就容纳不下了。"卡皮托利乌姆山岗位于罗马城中心，那里的尤皮特神庙是罗马人祭祀这位神的中心地方。在这里，作家显然一下把观众带到罗马，借剧中人物之口，以玩笑方式说出了想说而又不便直说的话。又如，普劳图斯的喜剧中不乏与战争有关的情节或军事术语和比喻，这些对处于连绵对外扩张战争中的罗马人是不陌生的，剧中在嘲笑吹牛的军人时往往指明他们是亚历山大的某位继承人或其他什么人的雇佣军军官，但当《巴克基斯》一剧中奴隶赫里萨卢斯声称计谋成功之后，不要人们为他举行凯旋典礼，因为凯旋已经成为很平常的事了的时候，讽刺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当时的罗马现实。普劳图斯正是通过这种手法，使剧中描写的希腊社会生活和作者生活时期的罗马现实怪诞而有趣地结合起来，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观众由异邦带回到罗马，使他们觉得看到的似乎正是自己或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从而更增加了他的喜剧的现实意义。

新喜剧不重笑，而倾向于严肃。[①]然而与新喜剧相比，普劳图斯的喜剧却非常生动、活跃。这是他在改编希腊剧本时注意吸收意大利民间戏剧因素的结果，从而使他的剧本成为新喜剧艺术和意大利民间喜剧因素的有机的结合。他在改编希腊剧本时，大大增加了剧中的滑稽、笑闹成分。为此，他或者安排剧中人物在舞台上急冲冲地跑来跑去，或是安排人物互相戏谑、嘲讽。如《俘虏》中门客埃尔伽西卢斯在港口看到赫吉奥的儿子后得意忘形地跑回来报告消息；《凶宅》开场时奴隶特拉尼奥和戈鲁米奥互相对嘲；《一坛金子》中皮托狄库斯对厨师的取笑等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场面有时并不推动剧情的发展，与基本情节关系不大，甚至使剧本结构松弛，但却很能逗乐，引起一阵阵的笑声，收到很好的喜剧效果。这种手法可能是受到阿特拉笑剧和模拟剧的短小即兴表演场面的影响。为了活跃剧情，活跃剧场气氛，普劳图斯常常让演员和观众对话。希腊喜剧随着形式的变化和发展，这种手法在新喜剧中已不多见。演员和观众对话的最鲜明的例子是《一坛金子》中的欧克利奥发现自己的金子丢失后，气急败坏地在舞台上跑来跑去，请求台下的观众告诉他是谁偷了他的金子那一滑稽场面。在人物形象方面，普劳图斯基本保留了新喜剧中常见的那些人物类型。由于那些类型的人物性格是众所周知的，因而作者在剧中有时对一些人物只是轻轻一点，然而这轻轻一点却妙笔传神，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如《一坛金子》中欧克利奥的女仆斯塔菲拉查看皮托狄库斯送来的食物时和皮托狄库斯只那几句对话，即表现出了她嗜酒的本性。另一方面，普劳图斯在具体刻画人物形象时，又吸收了意大利民间喜剧中人物的特征，贺拉斯曾经指出，说普劳图斯笔下的门客与阿特拉

① 见（希腊）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7期，第5页。

笑剧中的四大角色类型之一狡诈的驼背很相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普劳图斯笔下的各类人物中，以机智的奴隶的形象最为鲜明，如《凶宅》中的特拉尼奥等，普劳图斯的不少剧本就是直接以这样的奴隶的名字命名的。新喜剧中虽然除了唯唯诺诺、忠于主人的奴隶外，也有一些奴隶显得聪明、能干，但远不及普劳图斯的喜剧中的同类奴隶机敏、活跃，达到左右剧情发展的地步。在罗马社会现实中，这样机智、勇敢的奴隶是不允许存在的，因而在剧本结束时这些奴隶往往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普劳图斯的喜剧语言虽然有时不免显得粗鲁，但幽默、机智，这也是他注意吸收意大利民间戏剧语言的结果。古人对普劳图斯的语言评价很高，罗马作家马克罗比乌斯(公元四——五世纪)认为，普劳图斯的喜剧语言的诙谐性堪与古罗马演说大师西塞罗的媲美。总之，普劳图斯的喜剧在艺术方面既继承了新喜剧的传统，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和意大利民间戏剧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他的喜剧艺术大受普通民众欢迎的奥秘。

普劳图斯去世后，一首铭辞写道："普劳图斯亡故了，喜剧哭泣着，舞台空荡了，嘲笑、嬉戏、诙谐及各种诗格，全都陷入悲痛之中。"可见普劳图斯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威望之高。在普劳图斯之后，古罗马最著名的喜剧家是凯基利乌斯和泰伦提乌斯，其中凯基利乌斯的作品全都失佚，只有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传了下来。

对于泰伦提乌斯的生平，后人知道得比较详细，这是因为公元二世纪时的罗马作家斯维托尼乌斯为他作的一篇不长的传记传了下来，其中虽然有些说法不尽准确，但仍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难得的史料。此外，泰伦提乌斯本人的剧作中的"演出纪要"和"开场词"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剧本演出和写作情况的史

实。据斯维托尼乌斯的传记说，泰伦提乌斯死于公元前159年，当时26岁。由此推算，泰伦提乌斯应生于公元前185或公元前186年，但许多人主要是从泰伦提乌斯剧作的成熟情况考虑，把他的生年提前到公元前190或公元前195年。泰伦提乌斯是北非人，幼年来到罗马，沦为奴隶，主人见他天姿聪颖，让他受到良好教育，并把他释放了，他按照当时习俗，沿用了主人的姓"泰伦提乌斯"，取名普布利乌斯，原先的称呼"阿非尔"(非洲人的意思，罗马人通常用国别或种族称呼奴隶)则成了他的别号。他从公元前166年开始上演剧本，公元前160年去希腊旅游，次年死于旅途。

泰伦提乌斯一共上演了六部剧本，全部流传了下来。公元前166年他上演的第一部剧本是《安德罗斯女子》，斯维托尼乌斯在传记中说，当作者向主管演出的官员推荐自己的这部剧本时，那位官员让他去找老一辈剧作家凯基利乌斯评审。凯基利乌斯对衣着简朴的泰伦提乌斯起初不以为意，但在泰伦提乌斯朗读了剧本的开始部分后，立即对这位年轻作家注意起来，并邀他一起进餐。此说不尽确实，因为凯基利乌斯可能死于公元前166年之前，但这段佳话间接说明他初次登台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赞誉。不过从该剧的"开场词"看，泰伦提乌斯跻身剧坛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剧坛对手们攻击他用揉合方法编写剧本，泰伦提乌斯对这种攻击进行了坚决的反驳，声称这种方法始自普劳图斯等威望盖世的前辈。这一争论尽管主要涉及到写作方法问题，但它反映了当时的文艺批评的一个侧面。泰伦提乌斯的这部剧本是由新喜剧最著名的作家米南德的两部剧本揉合而成的，以米南德的同名剧本《安德罗斯女子》为主，吸收了《佩林托斯女子》中的有关情节。据古代诠释家提供的材料，作者在剧本开始部分对米南德的原剧作了明显的变动，从这种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泰伦

提乌斯的苦心，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泰伦提乌斯在改编希腊剧本时对希腊原剧的处理方式。米南德的剧本开始部分是西蒙的独白，泰伦提乌斯参照《佩林托斯女子》开始部分的形式，将自己的剧本的开始部分改成对话，同时又进一步由原来的老夫妻俩的对话改变成主人和自己的忠心的获释奴隶之间的对话，从而大大增加了开场部分的戏剧性。西塞罗赞赏西蒙关于儿子情况的叙述很富有演说艺术。此外，为了进一步复杂剧情，泰伦提乌斯在潘菲卢斯对格吕克利乌姆的爱情之外，又加进了哈里努斯对赫勒墨斯的女儿的爱情，让两条爱情线索交错发展，使剧情由单线变成双结构。同时，为了与潘菲卢斯和哈里努斯这对人物相对应，作者又加进了比里亚这一形象与达乌斯相陪衬。尽管作者对原剧作了这么多的改变，但整个剧情发展仍然很紧凑、自然，如果不是有古代诠释家的说明，后人很难觉察出泰伦提乌斯的这些变化和改动，说明作者编剧技巧的成熟。这部剧本是一部计谋喜剧，在米南德的《佩林托斯女子》的一个传世片断中，达乌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欺骗的是一个庸碌无能的主人，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欺骗的是一个蠢才。"这句话也反映了泰剧在计谋安排方面达乌斯和西蒙明争暗斗的特点。此剧剧中矛盾不算尖锐，描写了婚姻包办的情况下一个常见的现象，潘菲卢斯对格吕克利乌姆真诚相爱，他父亲想让儿子按他的主意完婚。剧中西蒙虽然受到一定的揶揄，但他用心不坏，其他人物的本性也都高尚。

公元前165年，泰伦提乌斯上演新作《婆母》，演出没有成功，正如该剧"开场词"中所说，观众被绳舞和拳击表演吸引走了。公元前163年，泰伦提乌斯上演《自责者》，该剧是根据米南德的同名剧本改编的，剧中描写父亲因责子过严而后悔，变卖了家产，

到乡下买了一块地，整天用繁重的劳动折磨自己以自责，最后父子和好，合家团圆。泰伦提乌斯上演的这几部剧本情节都比较严肃，也许是由于一向喜好娱乐表演的罗马观众的压力，他在公元前161年上演的《阉奴》的情节便要活跃得多。该剧也是根据米南德的剧本改编的，同时从他的另一部剧本《献媚者》中吸取了吹牛的军官和献媚的门客这一对形象。剧中描写青年赫雷亚对一漂亮的年轻女仆一见钟情，冒充阉人得以接近，情节近乎荒诞，然而由吹牛的军官和献媚的门客引起的活泼气氛和热闹场面却大受罗马观众欢迎，据说上演时曾破天荒地连演两场，剧作者也获得了其他作家从未得到过的高额赏金。同年作者上演《福尔弥昂》，该剧是由新喜剧作家阿波洛多罗斯（约公元前300—约公元前260）的《受审判的人》改编的，剧中描写门客福尔弥昂帮助两对青年男女成婚的故事，复杂的情节和一些活跃的场面颇能吸引观众。

公元前160年，泰伦提乌斯上演《两兄弟》。该剧通过年轻人的爱情纠葛谈教育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两种思想的斗争。剧中弥克奥和得墨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前者主张宽厚，以仁相待，后者主张从严，代表了守旧的倾向，结果是弥克奥受到年轻人的爱戴和尊敬，而得墨亚则受到儿子们的厌恶和疏远。然而在第五幕中，人物形象却颠倒了过来，一直是被讥笑对象的得墨亚却嘲弄起弥克奥的宽仁来，以证明弥克奥教育子女的方法和生活方式也并不是完全正确和理想的。据古代诠释家多那图斯（公元四世纪）说，这里泰伦提乌斯对原剧作了改动。这一改动主要表现在得墨亚要求弥克奥同寡居的亲家母结婚的事情上。在米南德的原剧中，弥克奥对得墨亚的这一要求并没有怎么感到为难，进一步表现出他的宽厚性格；而

在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中，则完全成了对弥克奥的嘲弄。泰伦提乌斯的这一改动，反映了当时罗马在思想意识方面新旧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也反映了作者在这种斗争面前的矛盾心理。在当时的罗马社会看来，以得墨亚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虽然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但弥克昂主张的那一套也并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两兄弟》是泰伦提乌斯的比较优秀的剧本之一，无论是情节安排或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比较出色。

公元前160年上演《两兄弟》的同时，泰伦提乌斯上演经过修改了的《婆母》，演出因角斗表演被打断。同年稍晚，该剧第三次上演，这次演出成功。在这之后，泰伦提乌斯离开罗马去希腊旅游，一去未归，因此也可以说，《婆母》是作者上演的最后一部剧本。该剧"演出纪要"中称，此剧是根据米南德的《公断》改编的，《婆母》和《公断》在情节方面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多那图斯经过仔细对比分析，认为泰伦提乌斯的这部剧本是根据阿波洛多罗斯的同名剧本改编的。与泰伦提乌斯的其他喜剧相比，《婆母》的剧情最为严肃，剧中通过对一对年轻夫妇之间的误会和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矛盾的描写，赞扬互谅互让的仁爱精神。剧中几乎没有直接的喜剧场面，只是同奴隶帕尔墨诺有关的情节包含有一些幽默和逗乐成分。剧中的矛盾产生于剧中人物彼此之间的误解，这种误解完全是出于好心，这种好心又使事情越忙越乱，因而整部剧本的喜剧性不是溢于外表，而是内含于情节之中。

总的说来，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在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方面和普劳图斯的喜剧有很大的区别。在思想方面，泰伦提乌斯生活时期的罗马社会的各种矛盾虽然远较普劳图斯生活时期尖锐，但他的喜剧中反映的社会矛盾往往不是很尖锐的。他在

剧中突出的主要是人的性格和人们相互关系中的优良方面，如父亲真心惜子，青年真心钟爱自己的情人，伴妓主要是为生活所迫而陷入受人鄙弃的境地，但心地仍然纯良，乐于为他人做好事，贪嘴的门客仍然保持着做人的天性等，宣传的是和睦、忍让、仁爱的思想和助人为乐、自我牺牲的精神。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和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斯基皮奥小组的温和政治主张一脉相承的。泰伦提乌斯生活时期，希腊文化更强烈地影响着罗马，当时在如何对待希腊文化的影响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在维护传统的口号下，对希腊文化的传播持敌视状态，以斯基皮奥家族的一些主要成员为代表的开明贵族则主张积极吸收希腊文化，使罗马在文化发展方面迅速达到其他希腊化国家的水平。泰伦提乌斯和小斯基皮奥等人的紧密关系从思想到艺术上影响到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创作。在艺术方面，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反映了崇尚希腊文化的倾向，使他的喜剧更接近于新喜剧传统，特别是米南德的喜剧风格，剧情严肃，结构严谨，语言典雅，没有粗鲁的玩笑和戏谑成分，这些特点使他的喜剧更符合社会上层人的欣赏趣味。当然，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中也有一些活跃的场面，但在他的喜剧中从没有粗鲁的笑闹成分。古代诠释家埃万提乌斯(公元五世纪)很赞赏泰伦提乌斯的艺术分寸，称赞他既不把自己的喜剧提到悲剧的高度，又不把它们降低得象模拟剧那样粗俗。总之，与普劳图斯的喜剧相比，他的喜剧尽管不及前辈的那样富有喜剧活力，但它们更具有文学性。这也是他的喜剧在后世比在当时更受人重视而历久不衰的原因。

古罗马戏剧在喜剧兴盛的同时，悲剧也获得一定的发展，悲剧家阿克基乌斯(约公元前170—约公元前85)使共和国时期的

悲剧发展达到最高水平。但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悲剧作品全都失佚了，后人只能根据古代作家的一些引证约略知道当时悲剧发展的情况。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悲剧的影响不如喜剧大，主要是因为它迎合贵族欣赏趣味，因而不太受普通民众欢迎。在阿克基乌斯之后，古罗马悲剧很快衰落了。一方面，当时虽然继续有人从事悲剧写作，但均无出色建树，另一方面，当时的悲剧演出追求豪华、浮夸的场面，从而大大降低了悲剧演出的艺术水准。如公元前55年古罗马第一个石质庞培剧场落成时上演悲剧《克吕泰涅斯特拉》，出现了由六百多头骡子驮着战利品的行列，以表现阿伽门农由特洛亚得胜归国时的壮观，上演《特洛亚木马》时，动用了三千多个陶罐，以表现特洛亚毁灭时的惨景。这种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大大伤害了悲剧的生命力。公元前44年3月凯撒被刺后，屋大维上台，号称奥古斯都，古罗马进入帝制阶段。由于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发展以及官方对文学发展的重视，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成为古罗马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诗歌艺术繁荣的同时，当时也曾有人力图恢复悲剧艺术，并且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是，古典戏剧艺术衰落的倾向已无法逆转，悲剧演出追求形式有增无减，各种热闹的表演强力地排挤严肃的古典悲剧。在这种情况下，悲剧艺术逐渐退出舞台，悲剧创作主要不是供舞台演出，而是供少数人在一起朗诵欣赏。塞内加的悲剧就属于这种类型。

卢基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是唯一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古罗马悲剧家。他是修辞学家塞内加（一称老塞内加）的儿子，通称小塞内加或哲学家塞内加。公元前5或4年生于西班牙的科尔杜巴，在罗马受的教育，很早便对斯多葛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罗马结束学业后，开始从事类似现今的律师这种职业，然后

进入政界。可能是因为他参加了宫廷阴谋，帮助阿格里皮娜为年幼的儿子尼禄争夺皇位继承权，公元41年被克劳狄乌斯皇帝流放到当时尚极度荒凉的科西嘉岛。阿格里皮娜得势后，由于她的活动，塞内加于公元49年被召回，成了尼禄的教师。尼禄即位后，塞内加辅佐朝政，享受到极高的荣誉，成为罗马少有的大富翁和有权势的人，同时，与尼禄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进行的一系列宫廷阴谋可能不无干系。后来尼禄变得越来越昏庸，塞内加因政见分歧而逐渐失宠，约于公元62年离开朝政，避居罗马郊外的庄园，专门从事著述，公元65年以皮索为首的贵族共和派反尼禄的阴谋暴露，塞内加受牵连，受命自杀。塞内加这位被恩格斯称之为"依附尼禄宫廷的头号阴谋家"、"基督教的叔叔"的曲折的一生，体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复杂矛盾。

塞内加是一位多产作家，古罗马作家昆提利安(约公元35—约公元95)称他"差不多触及了科学的各个领域"。① 作为哲学家，他传下了大量的哲学散文，作为文学家，他传下一篇抨击已故皇帝克劳狄乌斯的政治讽刺散文《神圣的克劳狄乌斯变瓜记》和十部悲剧。他的十部悲剧是：以著名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为题材，描写他因受赫拉妒忌而发疯，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疯狂的赫拉克勒斯》和因穿了妻子无意中送给他的毒衣而受尽折磨的《奥塔山上的赫拉克勒斯》，以特洛亚陷落后被俘的妇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特洛亚妇女》，以奥狄浦斯逃不脱命运的安排，杀父娶母的故事为题材的《奥狄浦斯》和以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战争的故事为题材的《腓尼基少女》，以阿伽门农的家族互相仇杀的故事为题材的《提埃斯特斯》和《阿伽门农》，描写费德拉对丈夫的前妻之子的罪恶情欲的《费德拉》，以著名的

① 昆提利安：《演说术原理》，10，1，129。

阿尔戈船英雄夺取金羊毛的有关故事为题材的《美狄亚》。此外，还有一部以罗马历史为题材的剧本《奥克塔维娅》也记在他的名下。关于这些悲剧的写作时间现在尚无定论，可能写于作者晚年。

塞内加的这些悲剧虽然以神话为题材，但它们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奥古斯都继凯撒上台后，虽然很快铲除了政敌，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但在形式上他仍注意保持一定程度的共和制外衣，然而到了他的继承人手里，这种共和制外衣逐渐被扔掉，皇帝的个人专制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而在宫廷倾轧中长大、靠母亲的阴谋手段登上皇位的尼禄的统治，特别是他后期的统治，则完全是一个昏君的暴政。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使贵族元老派不满，他们希望恢复原先的政治权力，留恋共和制度。皇帝和贵族元老派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对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公元65年的皮索阴谋及其悲惨结局就是一个例子。塞内加差不多经历了罗马帝国第一个王朝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整个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正是贵族元老派和皇帝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因而塞内加本人的政治生涯也多坎坷，卡利古拉在位时(公元37—41)，他差一点因皇帝妒忌他的演说才能而丧命，克劳狄乌斯在位时(公元41—54)，他受到九年的流放磨难，公元54年尼禄即位后，他起初可能和企图揽权的阿格里皮娜相悖，后来又和尼禄发生政见分歧。从塞内加的一些其他著作看，他曾竭力劝尼禄施行仁政，当一个仁慈的皇帝，但没有结果。塞内加在悲剧中明显地表露了反对暴君和暴政的政治倾向。他在悲剧中不吝笔墨地突出展示了专制暴君的形象，如《疯狂的赫拉克勒斯》中，吕库斯煽动暴乱，杀死国王和他的儿子们，篡夺王位，并企图霸占赫拉克勒斯的妻子，俨然是一位嗜血贪权的暴君。

《提埃斯特斯》中的阿特柔斯主要是因为和兄弟提埃斯特斯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对兄弟进行报复，他用谎言把流亡的兄弟骗回国内，然后虚设盛宴，实际是把提埃斯特斯的儿子杀了煮给作父亲的吃，显得非常凶残。《特洛亚妇女》中的皮罗斯又是何等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而《美狄亚》中的克瑞昂则宣称："只要是国王的命令，你都得服从，不管它公正不公正。"显得比传统的更为专横。塞内加除了通过这些具体的神话人物形象突出暴君的凶恶面貌外，他在悲剧中还经常在合唱歌中或者借剧中人物之口抨击专制政权，如他在《美狄亚》中借同名人物之口宣称："不公正的王权是永远不会持久的。"他在《阿伽门农》一剧中说，当真理、廉耻、忠贞纷纷逃离宫廷的时候，不会有真正公正的王权。就这样，塞内加通过这些神话故事和人物抒发自己的政见，表达自己贵族共和的政治主张。

塞内加是罗马晚期斯多葛哲学的主要代表。晚期斯多葛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宿命论，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是命运安排的，命运不可抗拒，人应该服从命运，坚毅地忍受命运的打击，对快乐和痛苦都无动于衷。这种思想是在和皇帝的斗争中处于软弱地位的贵族共和派的精神支柱，也是塞内加的悲剧的思想基础。作者通过所描写的神话人物，直观地表现上述斯多葛哲学观点。塞内加在悲剧中宣传命运的不可改变，如《奥狄浦斯》的合唱歌唱道："我们这些有死的凡人所遭遇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事情，全都来自上天，命运之神把她的秘密保藏在线轴里，谁也不可能使它逆转。"奥狄浦斯怎么也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他宣传人生变幻莫测，富贵不会长久，王权也不可靠，命运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特洛亚盛极一时，却毁于一旦，"贵人的地位多么脆弱，命运给了最有力的证明。"他认为人应该控制欲望，欲望可能把

人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阿特柔斯因为受报复的欲望所支配，变得无比残忍；美狄亚因为不能控制自己愤怒的感情，为报复丈夫的背信弃义而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费德拉抑制不住自己罪恶的感情，最后导致希波吕托斯丧命，她自己也伏剑自尽。因此他劝人们要用理智控制欲望，不要贪权，不要贪财，不要嫉妒，不要做感情的俘虏。与此相联系，他在悲剧中宣传与自然协和一致的简朴生活，赞扬远古的"黄金时期"。塞内加在悲剧中经常谈到死的问题，按照斯多葛哲学观点，死亡是对痛苦的最好摆脱，因而他劝人们不要害怕死亡，如同他本人后来坚定地迎受了死亡一样，赫拉克勒斯一生干了十二件苦差事，最后因误穿了涂有马人毒血的衣服而受尽了极大的肉体折磨，他命令人把他抬上火葬堆，在奥塔山上英勇地死去，得到斯多葛式的理想归宿。

塞内加的悲剧在艺术方面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他剧中的主要人物往往为某种强烈的感情所支配，一出场便处于高度的激动之中，这种感情冲动愈演愈烈，最后导致悲惨的结局。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是作者对美狄亚形象的处理。同是写女主人公对背信弃义的丈夫进行报复，但是与欧里庇得斯的同名悲剧相比，他的悲剧中的美狄亚由一个热情勇敢、近似普通妇女的形象变成一个强悍、凶狠、疯狂的女子，出场时她不是痛心妇女的不幸命运，而是愤怒得急于报复，最后导致杀子的悲剧。由于作者主要着眼于感情的激烈，因而不注重情节的复杂，使他的悲剧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剧中事件直线发展。然而，由于塞内加喜好用神话典故，因而在他的简单的情节中却包含着丰富的神话联想，构成一幅幅广阔的画面。塞内加基于观众对神话的了解，他在剧本开始时不介绍与故事有关的事件，中间一般也不补叙，对神话典故也只是轻轻地一点。为了表达人物的激情，塞内加常常给人

物安排长篇的独白或简明而激动的对话，这些独白或对话由于受当时流行的演说风格的影响，充满格言、警句，往往带有夸张色彩。塞内加在悲剧中注意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以表现感情和理智之间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以理智一方失败告终，从而酿成悲剧。如作者在《美狄亚》中对女主人公杀孩子之前母爱和妒恨之间的斗争，在《特洛亚妇女》中对安德罗玛克既为儿子的命运担忧，又为丈夫的坟茔急焦的复杂心情，都作了详细的描写，此外，在《阿伽门农》中，在《费德拉》中，对克吕泰涅斯特拉和费德拉的内心矛盾也都作了一定的描写，这些描写同样带有一定的修辞色彩。为了增加悲剧气氛，塞内加喜欢描写流血恐怖场面，例如让美狄亚当众杀死孩子，展示希波吕托斯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伊奥卡斯特当着奥狄浦斯的面自杀等。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塞内加还喜欢描写巫术场面，让鬼魂登场，例如：《美狄亚》的整个第四幕都是用来描写女主人公调制魔药过程的，《奥狄浦斯》中预言者特瑞西阿斯根据牺牲内脏占卜是谁凶杀了国王，并用巫术召来国王阴魂，要他指出谁是杀人凶手，《特洛亚妇女》中阿基琉斯阴魂的出现也写得很阴森可怖，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也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塞内加的悲剧的上述这些艺术特点，使他的悲剧大大区别于希腊悲剧家同样题材的剧本。

《奥克塔维娅》是古罗马唯一一部传世的历史剧，古代一直记在塞内加的名下。这部剧本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与塞内加的那些神话悲剧很相象，但是考虑到剧中对尼禄的直接抨击，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剧中关于尼禄将会受到的惩罚的预言与尼禄的真实下场完全一样，因而现在一般认为，此剧可能是尼禄死后别人对塞内加的悲剧的仿作。剧情以尼禄统治的历史事实为背景，但又不尽相同，特别是剧中从抨击尼禄的暴政出发，缩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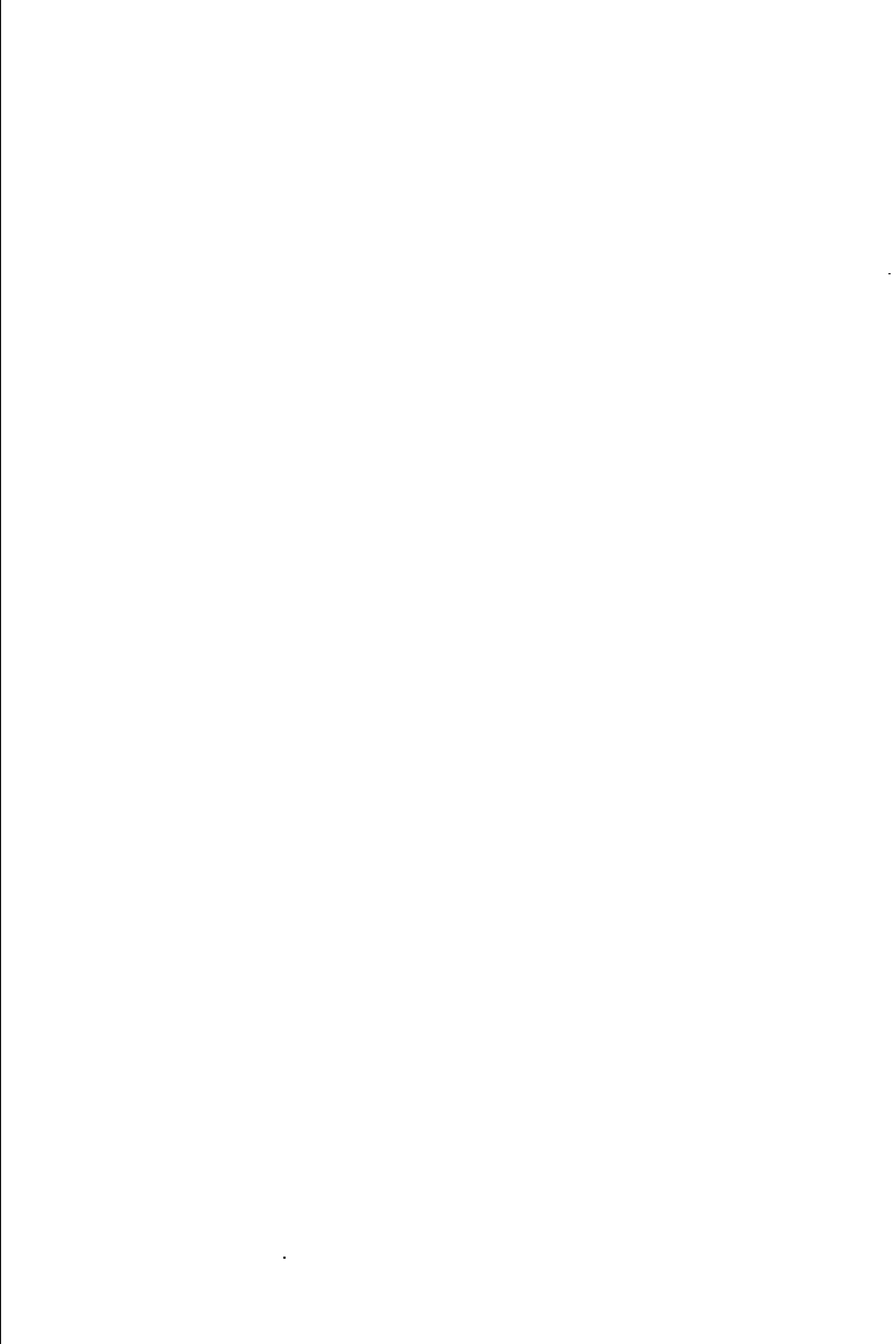
波佩娅的阴谋作用，突出了尼禄专横、残暴的方面。

古罗马戏剧作品严重失佚，悲剧作品的失佚尤其严重。共和国时期的悲剧全部失传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即使只有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和塞内加的作品传了下来，古罗马戏剧仍然通过它们，给后代欧洲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比希腊戏剧更直接的影响。文艺复兴给了古典戏剧新的生命力，当人文主义者寻找同教会作斗争的思想武器的时候，古典作家的作品受到特别的重视。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对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和塞内加的作品进行仔细研究，把它们翻译成各种欧洲文字，有的甚至还被搬上舞台演出，许多剧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模仿或改作，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运用的艺术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例如，意大利、西班牙的喜剧中的吹牛的军人，机智的仆人等便明显地吸取了罗马喜剧中类似的人物形象的特点，塞内加的悲剧手法，给了英国文艺复兴初期的悲剧创作以很大的影响，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塞内加的描写恐怖场面的手法的影响痕迹。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和塞内加的作品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影响尤其大，这一点可以从莫里哀的喜剧创作、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创作中清楚地看出来，他们的一些作品便是模仿这几位古罗马剧作家的作品写成的。在启蒙主义时期，古罗马剧作家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影响，如狄德罗、莱辛等文艺理论家在著述时经常征引他们的作品。在这之后，尽管由于时代的变化，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和塞内加对欧洲戏剧发展的影响有所减弱，但由于他们的剧作的固有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因而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称赞。

王焕生

目　　次

普劳图斯



凶　宅

杨 宪 益 译

剧中人物

特拉尼奥　家奴

戈鲁米奥　另一奴隶

菲洛拉切斯　少主人

菲勒玛提恩　菲洛拉切斯的宠姬

斯卡发　宠姬的女仆

加利达马提斯　少主人的朋友

黛尔菲恩　加利达马提斯的女伴

塞奥普辟德斯　老主人

米沙居里德斯　高利贷者

西摩　邻人

方尼斯库斯　加利达马提斯的奴隶

屏那西恩　另一奴隶

其他奴隶

布　景

一条大街，塞奥普辟德斯和西摩的房子，两座宅子之间隔着一条小巷。

时　间

上午。

本　　事

少公子乘父在外，
买爱姬荡尽家财，
黠家奴戏弄老呆，
说鬼怪在家为害，
放债人贪得无厌，
老头子再度受骗，
说买宅欠下钱币，
新宅在他家隔壁，
看房子老人生气，
听友言转怒为喜。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戈鲁米奥上。

戈鲁米奥 你从厨房里出来，该挨鞭子的东西。你只会在盘子碟子上显本事。打屋里滚出来，败家的奴才。只要我有一口气，我要等你到庄子上去再跟你算账。臭东西，我说你打厨房里出来呀，躲在屋里干什么？

〔特拉尼奥上。

特拉尼奥 你犯了什么病，在门口乱喊乱叫的？你以为你还是在庄子上吗？离开这所房子远远的，到庄子上去，该死的东西，离开房门口。来吧，你是等这个吗？（打他）

戈鲁米奥 把我打死了！你凭什么打我？

特拉尼奥 你不是还活着吗？

戈鲁米奥 我就忍着这口气。只要老头子回来，只要他平安回来，咱们再算账。你是乘他不在家吃他。

特拉尼奥 你这混帐东西，说话既不近情理，又不重事实。他不在家，谁又能吃他？

戈鲁米奥 你这小白脸，惹人爱的相公，你看不起我种庄稼的。特拉尼奥，我很清楚，你要不了多久就要给带到磨房受罪去了。天晓得，用不了多久，特拉尼奥，你就要到庄子上去，带

着铁链子干活了。现在你还能吃喝玩乐，你就去败家，教坏你那好公子吧；白天晚上一个劲儿喝吧，过希腊人的生活吧，给妓女赎身，养着闲人，大吃大喝，胡来一通吧。老头子到外面去的时候是这样吩咐你的吗？他是要你这样给他管家的吗？你认为一个好管家就应该这样败坏家业，带坏公子吗？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我说他是给带坏了。从前整个阿提卡省没有一个年轻公子象他那样勤俭规矩，现在他在别的方面占先了。这都是你的好影响。

特拉尼奥　呸，你管我的事干什么？我问你，你庄子上没有牛好管吗？我爱吃喝玩乐，找妓女，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瞎操心。

戈鲁米奥　你看他说得多轻松。

特拉尼奥　哎呀，老天爷，去你的吧，你一股大葱臭味，你这泥巴汉，乡下佬，骚公羊，臭猪圈，河泥掺大粪。

戈鲁米奥　我不合你的意吗？我们不能都象你那样抹着外国香水，也不能都象你那样高高在上，吃好的，穿好的。你管你的那些鸽子呀，鱼呀，鸟呀；让我忙我的带大葱味道的事吧。你的运气好，我的运气坏；我只好听你的。将来我总要有好报，你总要遭殃的。

特拉尼奥　戈鲁米奥，你是看我眼红，因为我过的好，你过的坏；可是这是应该如此的：我就该玩乐，你就该放牛；我就该吃山珍海味，你就该过苦日子。

戈鲁米奥　该死的东西，只要老头儿回来，我敢说你总要被剁了手赶上大街，钉在十字架上的。

特拉尼奥　你怎么知道你不比我先有那一天？

戈鲁米奥　因为我没作坏事；你作了坏事，现在还在作坏事。

特拉尼奥　少说废话吧，除非你想尝尝大苦头。

戈鲁米奥　怎么还不给我些草，我好去喂牛？拿草来吧，除非你自己要吃。好吧，你既然这样做了，就继续下去吧；喝酒吧，过希腊人的生活吧，吃吧，拚命塞吧，拣肥的宰吧。

特拉尼奥　别说了，到田里去吧；我要到港口去买点鱼弄晚饭吃。明天我派人到庄上去给你些草料好了。怎么？你还瞪着我干什么？戴枷的东西。

戈鲁米奥　哼！你才是戴枷的东西呢。

特拉尼奥　只要我现在快活，我才不管那些呢。

戈鲁米奥　好吧，可是你要明白这个：人怕的事总比他希望的事来得更快。

特拉尼奥　别再讨厌了，到庄子上去，去你的，天哪！你再跟我麻烦可不行。（下）

戈鲁米奥　他就这么走了，我说的话他理都不理。老天爷，我求求你，让我们老爷快回来吧；他已经走了三年了；不要等到房子和庄园全毁了；除非他就回来，余下的过不了几个月就要完了。现在我要到庄子上去。我看见我家少爷来了，一个好少爷被带坏了。（下）

第　二　场

〔菲洛拉切斯上。

菲洛拉切斯　（自言自语）我已经想了很久，研究多时，心里作了种种考虑，而且在我脑筋里，如果我有脑筋的话，琢磨过这个问题，辩论过许多时间。就是人这个东西，生在世间，究竟是象什么东西，可以同什么相比？我现在想到了一个譬喻：

我觉得人生于世，就象一所新盖的房子。现在我要讲讲我的理由；我敢说在我讲完以后，你们听了我的话，你们自己也不会有任何不同意见。好吧，我现在就讲讲我的看法；我希望能让你们对这个问题和我有一样的理解。

当一所房子才盖好，装修完毕，一切都完完整整的时候，大家都称赞这所房子和它的工匠，大家都希望有一所同样的房子，都不惜工本要求仿造。可是等到一个没出息的人，一个懒家伙，龌龊而又游手好闲的人，搬进去以后，那房子就倒楣了，好房子给毁了。常常是，一场风暴，把瓦顶和房檐都刮破了；懒房东却不肯修补一下；然后又是一阵雨，墙湿了，浸透了，梁木烂了，工匠的劳力都毁了。房子现在不能用了。可是，这不是工匠的过失。人常常是这样：几文钱就能修理好的，却总是拖着不作，直到最后墙塌了，整个房子都得重盖。

我方才谈了关于房子的事，现在我要讲讲为什么我觉得一个人就象一所房子。首先，父母就是孩子的工匠，他们给孩子的一生打下了基础。把孩子带大，费尽心思，叫他长得结结实实，使他成为有用而且体面的人，不吝惜工本。然后加以修饰，教他文学、政法知识，花费钱财劳力，以赢得旁人的羡慕。这样准备好了，就送到军队里当差，并在亲戚当中给他找个靠山。这样他就离开了工匠的手。一次战役之后，这房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就看得出预兆来了。

我过去在工匠手里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的。可是等到我能够顺着自己心意的时候，那工匠的心血就立刻前功尽弃了。懒劲上来了，那就是我的风暴，带着冰雹向我打过来，把我的道德和羞耻的外衣都给打烂了，整个给剥光了，从此

我也懒得再穿它了。紧跟着来了一阵爱情的骤雨，一直淋到心坎里，把我的心都浸透了。现在，财产、信誉、名声、道德、体面，全完了；我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天知道，这些木料都湿透了，烂光了；我好象也修不好我的房子了，整个都垮了，连基础都坏了，谁也帮不了忙。当我看看我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我的心里真难受。过去年轻时候没有比我更用功的，也没有比我在体育方面更出色的；铁饼、标枪、打球、比剑、赛马，我是过得多么快活啊！我在操守方面曾经是别人的榜样，大家都要向我学习。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也怪我的天性如此啊！（走到舞台旁边）

第　三　场

〔菲勒玛提恩同斯卡发上。

菲勒玛提恩　啊，我从来没洗过这样痛快的冷水浴，我的好奶妈，也从来没洗得这么干净。

斯卡发　一切事都有结果，就象今年的好年成一样。

菲勒玛提恩　好年成跟我洗澡有什么关系？

斯卡发　你洗澡跟好年成也没有关系。

菲洛拉切斯　（旁白）可爱的情爱之神啊，这就是我说的那一阵风暴，把我过去的廉耻全剥光了，然后爱情和欲望浸透了我的心，旧衣服再也穿不上了，我心里的墙全烂了，房子整个毁了。

菲勒玛提恩　好奶妈，你看我这身衣服合式不？我希望让菲洛拉切斯，我的宝贝，我的主人高兴。

斯卡发　你既然长得聪明，聪明就是你的装饰；你的爱人所爱的

不是衣服，而是衣服里面的人。

菲洛拉切斯　（旁白）嘿，斯卡发可真聪明，这个坏家伙真懂得不少；她真摸透了情人的行为和心情。

菲勒玛提恩　现在怎么样？

斯卡发　什么怎么样？

菲勒玛提恩　我要你看看我，看这衣服合式不。

斯卡发　你长得这么漂亮，你穿什么衣服都合式。

菲洛拉切斯　（旁白）为了你这句话，斯卡发，我今天要给你一些好处；你称赞我的爱人不能没有酬报。

菲勒玛提恩　我不喜欢你恭维我。

斯卡发　你真是个糊涂女人。哈，你不要我说真心话夸奖你，难道要我说假话批评你吗？我宁愿人说假话夸我好，也不愿意听人说真话批评我，讥笑我的容貌。

菲勒玛提恩　我喜欢真实，我希望人家对我说真话，我讨厌假话。

斯卡发　我拿你爱我而菲洛拉切斯又爱你的事实赌咒。你确实是很漂亮。

菲洛拉切斯　（旁白）说的什么话？死东西！这是什么赌咒？你说我爱她，为什么不加上象她爱我一样呢？我不给你好处了。去你的吧！我答应给你的好处现在不给了。

斯卡发　我真奇怪一个聪明懂事又受过教育的女人会象现在这么糊涂。

菲勒玛提恩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请你告诉我吧。

斯卡发　你当然是做错了。你只看着他一个人，这样一往情深，看不见别人。只有出了嫁的女人，不是我们这一行，才整天守着一个男子呢。

菲洛拉切斯 （旁白）天哪！我自己家里有了奸细了。上天把我狠狠的治死吧，要是我不把这个老太婆活活渴死，饿死，冻死。

菲勒玛提恩 斯卡发，我不要你给我出坏主意。

斯卡发 很明显，你是个糊涂人。你以为他会永远喜欢你，对你好。我告诉你，等到你年老色衰，他玩够了，就要离开你了。

菲勒玛提恩 我希望不是那样。

斯卡发 不希望的事情比希望的事情更常发生。我说的是老实话，如果讲道理你不信，你看看事实吧：你看我现在这样，过去的是什么样？我曾经象你一样有过男人爱我，我也一心爱他，可是等到我年纪大了，头发变了颜色，他就丢下我走开了。我相信你将来也会这样。

菲洛拉切斯 （旁白）这挑拨离间的东西！我真忍不住，真想去抓瞎她的眼睛！

菲勒玛提恩 他花了自己的钱给我赎身，我认为我应该只听他的话。

菲洛拉切斯 （旁白）老天爷！这真是一个又聪明又纯洁的好姑娘；我真作对了，就是倾家荡产也情愿。

斯卡发 你真是个傻姑娘。

菲勒玛提恩 为什么？

斯卡发 因为你还要他爱你。

菲勒玛提恩 为什么不？

斯卡发 你已经自由了，你已经得到你要求的东西。除非他爱你到底，不然他花掉那许多银子就白费了。

菲洛拉切斯 （旁白）真是岂有此理！我要不把她千刀万剐，誓不为人！这个烂舌头的东西还在引坏我的女人。

菲勒玛提恩 我永远不能报答他的恩情，斯卡发，你不要劝我少

想他。

斯卡发　可是你要想一想，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只守着他一个人，等到你年纪大了就要后悔了。

菲洛拉切斯　（旁白）我希望我现在能变成一个毒疮去锁住她的喉咙，把这挑拨离间的坏东西闷死。

菲勒玛提恩　我现在已经称心如意。我应该同样爱他，就象我过去没有得到自由时候那样的爱他。

菲洛拉切斯　（旁白）上天见证，为了这句话，我情愿再一次给你赎身，同时把斯卡发弄死。

斯卡发　如果你敢肯定他会永远养着你，作你的终身伴侣，那我就认为你可以守着他一个人，同他作结发夫妻好了。

菲勒玛提恩　一个人能不能有收入，都看他的名誉怎么样；只要保持良好的名声，我就会有足够的钱用。

菲洛拉切斯　（旁白）真的，我就是卖掉我的亲爸爸，也不能让你受穷讨饭，只要我活在世上。

斯卡发　那些从前爱你的人以后会怎么样呢？

菲勒玛提恩　当他们看到我怎样报答我的恩人，他们就会更爱我。

菲洛拉切斯　（旁白）我希望现在就听见我父亲去世的消息，那我就放弃全部家产，让她来承继。

斯卡发　反正他的财产就要弄光了，白天晚上大吃大喝，也没有人注意节俭，简直是填鸭子。

菲洛拉切斯　（旁白）哼！我一定要先拿你试验节俭，让你在我家里整天不吃不喝。

菲勒玛提恩　你如果说他的好话，那可以，如果你再说他坏话，你就要挨打。

菲洛拉切斯　（旁白）真的，我要是拿我花在她身上的钱给天神供献牺牲，也没有这样合算。你可以看出来她是真心爱我。啊，我真办得不坏；我是赎出了一位给我辩护的代言人啊。

斯卡发　我明白你认为任何人都不如菲洛拉切斯。好吧，为了不为这件事挨打，我就顺着你说吧。

菲勒玛提恩　快快递给我镜子和梳妆盒，斯卡发，我要在亲爱的菲洛拉切斯到来之前打扮好。

斯卡发　一个女人怨恨年华将逝的时候才用得着镜子呢，你要镜子作什么？你自己就是最好的镜子。

菲洛拉切斯　（旁白）斯卡发，你的话说的聪明，我得赏你。亲爱的菲勒玛提恩，我今天要给你一些钱。

菲勒玛提恩　你看我打扮好了吗？我的头发梳好了没有？

斯卡发　你的人漂亮，头发自然是漂亮的。

菲洛拉切斯　（旁白）哼！你看有比这家伙更坏的女人吗？方才她处处捣乱，现在这个死东西又变得千依百顺了。

菲勒玛提恩　递给我粉。

斯卡发　你要粉干吗？

菲勒玛提恩　擦脸呀。

斯卡发　这等于是用黑墨来涂白象牙。

菲洛拉切斯　（旁白）这句关于象牙和黑墨的比喻说得聪明。好呀。斯卡发，我给你鼓掌。

菲勒玛提恩　那你给我胭脂吧。

斯卡发　我不给你。你太聪明了，你要在最好的杰作上画蛇添足吗？象你这样年轻，不需要加任何颜色，根本不需要油，不需要粉，或任何膏泽。

菲勒玛提恩　那末你拿着镜子吧。

菲洛拉切斯　（旁白）唉呀，她给了镜子一个吻！我真想拿块石头把那镜子的雕花打掉！

斯卡发　你拿手巾把手揩揩吧。

菲勒玛提恩　为什么要揩手？

斯卡发　你拿过镜子，我怕你手上有银子气味，菲洛拉切斯会疑心你拿过别人的银子呢。

菲洛拉切斯　（旁白）我真没见过比这老鸨子更有心眼的人。这坏东西关于镜子的想法可真聪明。

菲勒玛提恩　你看我要洒点香水吧？

斯卡发　完全用不着。

菲勒玛提恩　为什么？

斯卡发　因为女人越没有气味越好。你看那些老太婆，没有牙的老家伙们才抹香水，用香料，想用脂粉掩盖自身的缺点；可是等到汗味和香水味混合在一起，她们的气味就象厨子把各种作料加在一起似的，说不出是什么味道；只有一样，就是真不好闻。

菲洛拉切斯　（旁白）这家伙什么都懂，真明白人情世故。诸位观众们，家里有老婆子的，被老太婆用嫁妆高价收买的，都会知道她的话是实话。

菲勒玛提恩　来，斯卡发，再看看我的金首饰和外衣合式不合式。

斯卡发　我才不管呢。

菲勒玛提恩　这又是为什么？

斯卡发　我告诉你，菲洛拉切斯只花钱买他喜欢的东西；他不要的东西你又何必向他显示呢？漂亮女人没有衣饰比穿得花花绿绿的更好看，一个人长得漂亮，不用打扮就够了。

菲洛拉切斯　（旁白）我已经在一旁看了很久了……（走到菲勒玛提恩旁边）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菲勒玛提恩　我在打扮让你喜欢。

菲洛拉切斯　你够漂亮了。斯卡发进去吧，把这些化妆品带进去。我的亲爱的菲勒玛提恩，我想同你喝点酒。

〔斯卡发下。

菲勒玛提恩　我也想同你喝点酒；因为你高兴怎样干，我也高兴怎样干，亲爱的。

菲洛拉切斯　为了这句话就是花两千块钱也便宜。

菲勒玛提恩　而你给我一千吧，我愿意廉价卖给你。

菲洛拉切斯　那样你算算，你还欠我一千。我给你赎身花了三千呢。

菲勒玛提恩　你为什么这样挖苦我？

菲洛拉切斯　我挖苦你？我宁可挖苦我自己。谁也没有象我花的钱这么值得。

菲勒玛提恩　我也认为我爱你比什么都值得。

菲洛拉切斯　那我们正好收支相抵；你爱我，我爱你，彼此都认为应当如此。让所有为我们幸福感到高兴的人也为他们自己的幸福高兴，也让所有对我们幸福感到妒忌的人没有人妒忌他们。

菲勒玛提恩　来，坐下吧。（吩咐场外奴隶）孩子，拿水来洗手。（奴隶上）把小桌子放在这儿，看看骰子在哪儿。要不要香水？

菲洛拉切斯　要香水干吗？我跟香人儿坐在一起呢。那儿不是我的朋友和他爱人来了吗？是他，加利达马提斯同他的女伴来了！好呀，我的小宝贝，队伍集合了，弟兄们来上阵了！

第　四　场

〔加利达马提斯同黛尔菲恩上。一个奴隶同上。

加利达马提斯　（对奴隶）我要你到了时候去菲洛拉切斯那儿找我，记住，我吩咐过你了。（奴隶下）（对黛尔菲恩）我刚才从那个地方逃出来了，因为那儿的客人和谈话让我讨厌。现在我要到菲洛拉切斯那儿去喝酒，在那儿他们会热热闹闹的，有意思地招待我们。你以为我喝……喝……喝醉了吗？

黛尔菲恩　你总是这样子。你又不走了，我们该到那儿去了。

加利达马提斯　你愿意搂搂我，我搂搂你吗？

黛尔菲恩　你要高兴搂我，随你便。

加利达马提斯　你真聪明。亲爱的，拉着我。

黛尔菲恩　小心别倒下，站好。

加利达马提斯　啊，我的宝贝，我是你的好朋友，我的甜人儿。

黛尔菲恩　小心点，别先在路上躺下来。等到那儿有床的地方我们再躺下。

加利达马提斯　让我……让我躺下。

黛尔菲恩　等一下，让我把手里东西先放下；你要躺下可不要把我带倒。

加利达马提斯　我们躺着……将来总会有人把我们拉起来的。

黛尔菲恩　这家伙真醉了。

加利达马提斯　你说我喝……喝……喝醉了吗？

黛尔菲恩　拉着我的手，我不愿意你跌伤。

加利达马提斯　这儿……给你手。
黛尔菲恩　来，走吧。
加利达马提斯　到哪儿去？
黛尔菲恩　你自己不知道吗？
加利达马提斯　我知道，我才想起来，我们不是回家去喝酒吗？
黛尔菲恩　不对，我们是到那儿去。
加利达马提斯　啊，我想起来了。
菲洛拉切斯　亲爱的，我去接他去，好吗？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立刻就回来。
菲勒玛提恩　我会感觉时间很长的。
加利达马提斯　这儿有人吗？
菲洛拉切斯　我在这儿。
加利达马提斯　哈，菲洛拉切斯，好呀，我的最好的朋友！
菲洛拉切斯　上天保佑你。坐下吧，加利达马提斯，你打哪儿来？
加利达马提斯　打醉鬼那儿来。
菲勒玛提恩　亲爱的黛尔菲恩，怎么不坐下？给他拿点酒喝。
加利达马提斯　我现在要睡觉了。
菲洛拉切斯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是吗？
黛尔菲恩　我现在把他怎么办？
菲勒玛提恩　亲爱的，别管他。（对奴隶）你来倒酒给大家喝，先
　　请黛尔菲恩喝。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特拉尼奥上。

特拉尼奥　老天爷现在是用一切威力来毁掉我少爷菲洛拉切斯和我了。一切希望全吹了，信心站不住脚了，想一时苟安也没有办法了。我刚到港口一望，就来了沉重的灾难，老爷从国外回来了；特拉尼奥算完了。你们那里有没有想赚点零钱的，今天来替我受难？要是有那些经得起鞭子、背得动铁链子的好汉子，那些为了三块钱肯去冲锋陷阵，让五根十杆枪穿过身子的家伙们，我愿给他一万块钱，只要他肯代我受刑；唯一的条件是让他手脚钉上双份钉子，然后他可以来向我要钱。我真是糊涂了，还不快回家去。

菲洛拉切斯　吃的东西来了。看呀，特拉尼奥从港口回来了。

特拉尼奥　菲洛拉切斯！

菲洛拉切斯　怎么了？

特拉尼奥　你和我……

菲洛拉切斯　你和我怎么样？

特拉尼奥　全完了。

菲洛拉切斯　为什么？

特拉尼奥　爸爸来了。

菲洛拉切斯　你说什么?

特拉尼奥　我们完蛋了,你的爸爸回家了。

菲洛拉切斯　他在哪儿?

特拉尼奥　就来了。

菲洛拉切斯　谁说的?谁看见的?

特拉尼奥　我自己看见的。

菲洛拉切斯　哎呀,那我怎么办?

特拉尼奥　你还问我,你不是躺着好好的吗?

菲洛拉切斯　是你自己看见的?

特拉尼奥　当然是我自己。

菲洛拉切斯　真的?

特拉尼奥　当然是真的。

菲洛拉切斯　要是你说的是真话,我可毁了。

特拉尼奥　我说假话有什么好处?

菲洛拉切斯　那我现在怎么办?

特拉尼奥　你叫这一堆东西先滚开。这个睡着的是谁?

菲洛拉切斯　加利达马提斯。

特拉尼奥　黛尔菲恩,把他弄起来。

黛尔菲恩　加利达马提斯,加利达马提斯,醒醒吧。

加利达马提斯　唔,我醒了,给我酒喝。

黛尔菲恩　快醒醒吧,菲洛拉切斯的父亲从国外回来了。

加利达马提斯　让他死去吧。

菲洛拉切斯　他倒好好地活着,我倒没有命了。

加利达马提斯　你没命了?你怎么又死了呢?

菲洛拉切斯　我求求你,起来吧,我爸爸来了。

加利达马提斯　你爸爸来了?叫他回去。他到这儿来干吗?

菲洛拉切斯　我怎么办？父亲就要回来，发现我这个倒楣的儿子喝得醉醺醺的，家里都是女人和酒鬼，这真是倒楣；这叫作“临渴掘井”，父亲快到了，我这个倒楣人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特拉尼奥　你看他又倒下来睡着了，叫他起来。

菲洛拉切斯　你还不醒醒？我说我父亲就要到这儿来了。

加利达马提斯　什么？你父亲？给我鞋子……穿上，我要拿起武器，去杀掉你的父亲。

菲洛拉切斯　你把事情都弄糟了。

黛尔菲恩　亲爱的，安静一点。

特拉尼奥　你们立刻抓住他，把他带到里面去。

加利达马提斯　离开点，我要拿你们当作尿盆，除非你们给我一个尿盆。

菲洛拉切斯　我可毁了。

特拉尼奥　打起精神来，我有个好药方，给你消忧解愁。

菲洛拉切斯　我是全完了。

特拉尼奥　别吵，我要给你出个好主意。要是你父亲来的时候，我让他不但不进门，而且远远逃走，那样你满意不？你们现在都到里面去，快快把这些东西都拿开。

菲洛拉切斯　我到哪儿去？

特拉尼奥　你愿意到哪儿去都行，跟这个女人玩还是跟那个女人玩，都随你的便。

黛尔菲恩　我们都离开这儿好不好？

特拉尼奥　完全用不着，黛尔菲恩，你们就躲在里面好了，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少喝一口酒。

菲洛拉切斯　唉呀，我知道你这些漂亮话会有什么结果，吓得都

出汗了。

特拉尼奥　你不能安静一些，按照我的话去作吗？

菲洛拉切斯　好吧。

特拉尼奥　首先，菲勒玛提恩，你进去；还有你，黛尔菲恩。

黛尔菲恩　我们就听你的话到里面去。

〔黛尔菲恩，菲勒玛提恩同加利达马提斯下。

特拉尼奥　谢天谢地！现在你好好听明白我要准备的事：首先你把房门关好，在里面不要让任何人作声。

菲洛拉切斯　好吧。

特拉尼奥　就象没有活人住在房子里一样。

菲洛拉切斯　可以。

特拉尼奥　当老头子来敲门的时候，谁也不要答应。

菲洛拉切斯　还有什么？

特拉尼奥　叫他们把外面大门钥匙现在拿来给我；我要在外面把门锁上。

菲洛拉切斯　我把我自己和一切希望都交给你了，特拉尼奥。（下）

特拉尼奥　（自言自语）家主和奴才，谁比谁高贵，这都不算什么。一个人如果缺乏胆量，就会一下子把事情搞糟，这需要一个聪明人把这些计划错了、搞糟了的又弄得平平稳稳，逢凶化吉，不让自己吃亏，活着受罪。我就要这么作，把我们弄得乱七八糟的事都搞平稳，消除一切混乱，不让这一切对我们有什么不便。（一奴隶上）你又出来干吗，斯费里奥？

奴　隶　你要的钥匙……

特拉尼奥　好吧，你按照吩咐去作吧。

奴　隶　他叫我告诉你，要想一切办法使他父亲走开，不要让他

进屋。

特拉尼奥　你告诉他，我要叫老头子连房子都不敢看一眼，叫他惊惶万分，蒙着头逃走。给我钥匙，到里面去，把门锁上，我也把外面锁上。（奴隶下）现在让他来吧。我要乘这老头子还活着，给他扮一场好戏，比他死后出大殡还热闹。我现在从大门旁边走开，在那边看着；等着老头子来了，同他开个玩笑。（站在一边）

第 二 场

〔塞奥普辟德斯带奴隶上。

塞奥普辟德斯　我很感谢你，海神，让我留着一口气重返家园。从今以后，我要是在水上再迈一步，你愿意怎么处治我都可以。从此以后，去你的吧！我已经相信你足够了。

特拉尼奥　（旁白）哎呀，海神，你真是做错了，你丢了这么好的机会呀！

塞奥普辟德斯　离开家三年去到埃及，又回来了！我敢说家里人都等着我回来呢。

特拉尼奥　（旁白）要是来了报信的，说你死了，我们才更欢迎呢。

塞奥普辟德斯　这是为什么？白天把大门关了？我来敲门吧。喂，里面有人吗？开门吧。

特拉尼奥　这是什么人走到我们房子旁边？

塞奥普辟德斯　啊，这是我佣人特拉尼奥。

特拉尼奥　啊，主人，您好，庆贺您平安回来，您一向都好吗？

塞奥普辟德斯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特拉尼奥　那太好啦。

塞奥普辟德斯　你们怎么了?发疯了吗?

特拉尼奥　怎么?

塞奥普辟德斯　你这样在外面走来走去,没有一个人在家里作事,没有人开门,没有人答应,我打门都要把门板打破了。

特拉尼奥　啊!你碰了这所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为什么不碰?我告诉你,我打门都要把门打破了。

特拉尼奥　你碰了门?

塞奥普辟德斯　我告诉你,我碰了门,而且打了门。

特拉尼奥　不得了!

塞奥普辟德斯　怎么了?

特拉尼奥　天啊,这可糟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说的是什么?

特拉尼奥　这简直没法说,你做的事可糟透了。

塞奥普辟德斯　这是怎么回事?

特拉尼奥　快跑吧,我求求你,离开这所房子。快跑吧,这边来,跑到我这边来。你真是碰了大门了吗?

塞奥普辟德斯　我要是连碰也没碰,又怎么敲的门呢?

特拉尼奥　天啊,这真要了命了!

塞奥普辟德斯　要了谁的命?

特拉尼奥　你们一家人全完了。

塞奥普辟德斯　让一切天神把你和你的诅咒带走吧……

特拉尼奥　我恐怕你消除不了这场灾祸。

塞奥普辟德斯　什么祸?你又搞的什么新鲜事?

特拉尼奥　咳!你叫那两个奴隶也快走开吧。

塞奥普辟德斯　你们走吧。

特拉尼奥　不要碰这所房子。你们还要摸一摸地上的土。

〔随来的两个奴隶同下。

塞奥普辟德斯　我求求你，快说吧。

特拉尼奥　自从我们搬出去以后，有七个月了，从没有人到这所房子里来过。

塞奥普辟德斯　说吧，是为什么？

特拉尼奥　你四面看看，有没有人听我们讲话？

塞奥普辟德斯　没有问题。

特拉尼奥　你再看看。

塞奥普辟德斯　没有人，你快说吧。

特拉尼奥　这是件杀人凶案啊！

塞奥普辟德斯　什么？我还不明白。

特拉尼奥　我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过杀人凶案。

塞奥普辟德斯　喔，在很久很久以前。

特拉尼奥　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件事。

塞奥普辟德斯　是一件什么凶案？谁做的事？快说吧。

特拉尼奥　是家主人捉住了客人，把他杀死了。我想就是卖给你这所房子的人。

塞奥普辟德斯　把客人杀了？

特拉尼奥　是图财害命啊！而且他把这客人埋在这所屋子里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们怎么猜到这件事的？

特拉尼奥　听着，我告诉你。一天你儿子出去吃晚饭，饭后回家，我们都上床睡觉了，睡得很熟，我忘记了灭灯，忽然他大叫一声。

塞奥普辟德斯　谁？是我儿子？

特拉尼奥　嘘！别说话，听我讲。他说在梦里那死人向他走来。

塞奥普辟德斯　哦，是作梦呀？

特拉尼奥　是呀，可是你听着。他说死人又对他说了话。

塞奥普辟德斯　还是在梦里？

特拉尼奥　他被害了六十年了，要是在你醒着的时候听他讲话那才奇怪呢。老爷，有的时候你真够糊涂的。

塞奥普辟德斯　我不说话了。

特拉尼奥　可是你听死人在梦里说了什么话："我是狄阿彭提斯，海外来的客人。我住在这里，这所房子是给我住的，因为阴间不许我去，由于我不到该死的年岁就丧了命，我被朋友出卖了：罪恶的房主为了金子害死了我，把我偷偷地埋在这所房子里，不给我坟墓。你现在走开吧，这所房子有罪恶，不利居住。"我就是用一年的时间也说不尽这里的怪异事情。

塞奥普辟德斯　嘘！嘘！

特拉尼奥　天啊，是什么事？

塞奥普辟德斯　大门响了一下。

特拉尼奥　（对着门说）是他在打门。

塞奥普辟德斯　我吓得一滴血都没有了，鬼要把我活活地带到阴间去了。

特拉尼奥　（旁白）真要命，他们在里面再闹，就要把这场戏毁了。我真怕他会把我当场抓住。

塞奥普辟德斯　你自言自语说什么？

特拉尼奥　离开这个门，快跑吧，天啊，我求求你。

塞奥普辟德斯　跑到哪儿去？你也跑吧。

特拉尼奥　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死人和我没有冤仇。

里面人声　喂，特拉尼奥！

特拉尼奥　（对门说）你要懂点事就不要叫我。我没作什么错事，我也没打门。

里面人声　我问你……

特拉尼奥　（对门说）住口！住口！

塞奥普辟德斯　你为什么不同他讲话了？

特拉尼奥　（对门说）去吧！去吧！

塞奥普辟德斯　你是怎么了，特拉尼奥？你这是同谁在讲话？

特拉尼奥　难道你是在同我讲话么？天保佑我，我还以为是死人来质问我呢，因为你打了门。可是你倒还站在这里，我说的话你听也不听？

塞奥普辟德斯　我该作什么？

特拉尼奥　不要向后看，快跑吧，蒙上头吧。

塞奥普辟德斯　你为什么不跑？

特拉尼奥　死人同我无冤无仇。

塞奥普辟德斯　明白了。那末方才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你方才那样害怕？

特拉尼奥　你不要管我的事。我会照顾自己。你赶快跑吧。求老天爷保佑你。

塞奥普辟德斯　老天爷，救命啊！（逃下）

特拉尼奥　老天爷也救我的命吧，今天老头子可上了一次大当。天神保佑！我今天可作了不少坏事。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米沙居里德斯上。

米沙居里德斯　做放账生意，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今年更倒楣的。我从早上到城里讨到晚上，连一块钱也讨不到。

特拉尼奥　（自言自语）现在这真是糟到极点了。放账的也来了，就是他借给我们钱，用来吃喝和给那女人赎身的。一切都要暴露了，除非我先下手，不让老头子明白过来。我就向着他走过去。（见塞奥普辟德斯回来）可是老头子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恐怕他是听到这件事了。我还是先向他进攻吧。我怕我要倒楣了。没有比良心更让人受罪的，我的良心就正在责备我。事情既然如此，我还是把事情搞得更混乱吧。形势要求我这么办。您从哪儿来？

塞奥普辟德斯　我见到了卖给我房子的人。

特拉尼奥　你没有把我告诉你的话告诉他吧？

塞奥普辟德斯　谁说没有，我都说了。

特拉尼奥　（旁白）哎呀，我可毁了，我怕我的计划彻底毁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自言自语说什么？

特拉尼奥　没有什么。告诉我，你真对他说了吗？

塞奥普辟德斯　我告诉你，从头到尾全说了。

特拉尼奥　他承认了客人的事吗？

塞奥普辟德斯　他全部否认了。

特拉尼奥　他没有承认杀人？

塞奥普辟德斯　我告诉你，他都否认了。

特拉尼奥　你再想一下：他没有承认？

塞奥普辟德斯　他要是承认我还不告诉你？现在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特拉尼奥　我认为该怎么办？天晓得，你同他找个评判人，（旁白）可是要找一个相信我的话的。（对塞奥普辟德斯）你一定能驳倒他，就象狐狸吃梨那么容易。

米沙居里德斯　啊，那就是菲洛拉切斯的佣人特拉尼奥，他们本利都没有还我呢。

塞奥普辟德斯　你要到哪儿去？

特拉尼奥　我不到哪儿去。（旁白）我这不是倒楣吗？真糟糕！生来就是坏命。我就要在他面前被捉住了。我真是个倒楣人！他们一边一个，两面夹攻。可是，我还是先下手为强。（向放债人走过去）

米沙居里德斯　他向着我来了，我有救了，我的钱有希望了。

特拉尼奥　（旁白）他还乐呢。他可计算错了。（大声）我说你好呀，米沙居里德斯。

米沙居里德斯　你好。钱怎么样？

特拉尼奥　去你的吧，畜生。我才到这里，你就向我要钱。

米沙居里德斯　这个家伙什么也没有。

特拉尼奥　这个家伙可真是未卜先知。

米沙居里德斯　你别开玩笑了。

特拉尼奥　你要什么就说吧。

米沙居里德斯　菲洛拉切斯在哪儿?

特拉尼奥　你来的可太巧了。

米沙居里德斯　怎么?

特拉尼奥　你到这边来。

米沙居里德斯　你给不给我利钱?

特拉尼奥　我知道你声音洪亮,不用叫得过火了。

米沙居里德斯　呸!我偏要叫。

特拉尼奥　啊,你帮帮我忙吧。

米沙居里德斯　你要我怎么帮忙?

特拉尼奥　请你走开,回家去吧。

米沙居里德斯　要我走开?

特拉尼奥　在中午时间再到这里来吧。

米沙居里德斯　那样你就给我利钱?

特拉尼奥　对了,你走吧。

米沙居里德斯　我为什么要再回到这里来,费许多事也许还白费力气?我在这儿等到中午不好吗?

特拉尼奥　你回家去吧,我说的是实话,你走开吧。

米沙居里德斯　你还是给我利钱吧,为什么这么麻烦?

特拉尼奥　真是的,你呀……你走开吧,听我的话吧。

米沙居里德斯　真是的,我要公开控诉他。

特拉尼奥　好呀,拚命嚷吧。你现在喊得真高兴呀。

米沙居里德斯　我要你还我的钱,你这样骗我已经不少天了。你要是嫌我麻烦,那就还我钱好了;那我就走开。你只要一句话就把问题都解决了。

特拉尼奥　你连本钱也拿去吧。

米沙居里德斯　我只要利钱,我要你先付利钱。

特拉尼奥　你说什么，最可恶的东西？你是到这儿来讹诈吗？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不欠你钱，也不给你钱。

米沙居里德斯　他不欠我钱？

特拉尼奥　一个利钱也不能给你。给了你本钱，你难道还怕不付利钱逃走吗？

米沙居里德斯　我不是要本钱，我要先付我利钱。

特拉尼奥　你不要麻烦我。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没有人给你钱。难道只能是你一个放高利贷的吗？

米沙居里德斯　给我利钱，还我利钱，你们两个人还我利钱吧。你到底还不还我利钱？给不给我利钱？

特拉尼奥　开口利钱，闭口利钱，他大概只会说"利钱"。去你的吧，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可恶的畜生。

米沙居里德斯　你说这些话吓不倒我。

塞奥普辟德斯　（走过来）好大的热气，我站得这么远都要烤坏了。这个人要的是什么利钱？

特拉尼奥　你看，这就是他父亲，才从国外回来不久，他会把本钱利钱都付给你的，不要同我们找麻烦了。让他来对付你吧。

米沙居里德斯　好吧，他要是给我什么，我就收下。

塞奥普辟德斯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特拉尼奥　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这个人是谁？他要什么？为什么他向我儿子菲洛拉切斯要钱？并且当你的面咒骂？你们欠他什么？

特拉尼奥　天呀！你命令我拿钱扔到他脸上吧，这个龌龊的畜生。

塞奥普辟德斯　要我命令你……？

特拉尼奥　命令我用钱打他的脸吧。

米沙居里德斯　只要是银子，要我挨点打，那也没什么关系。

特拉尼奥　你听见他的话了吗？我的天，真是个十足的放高利贷的，最无耻的一种人。

塞奥普辟德斯　我不管他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要你告诉我，要你说明白，那笔钱是怎么回事？

特拉尼奥　那是……菲洛拉切斯欠他一点钱。

塞奥普辟德斯　一点钱到底是多少？

特拉尼奥　是……嗯嗯……四千块钱。当然在你算不了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好一个"一点钱"。此外，我听他说好象还有利钱？

特拉尼奥　本利一起，一共欠他四千四百块钱。

米沙居里德斯　就是这么多，我并不多要。

特拉尼奥　老王爷，我正希望你会多要一分钱呢。（对塞奥普辟德斯）你告诉他你会付的，让他走吧。

塞奥普辟德斯　要我说我给他钱？

特拉尼奥　对啦。

塞奥普辟德斯　要我答应？

特拉尼奥　对啦。你就听我的话，对他说吧。来吧，听我的。

塞奥普辟德斯　你先答复我的问题：那笔钱怎么样了？

特拉尼奥　没问题。

塞奥普辟德斯　没问题？你说钱到哪里去了？

特拉尼奥　你儿子买了一所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买了房子？

特拉尼奥　买了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哈，菲洛拉切斯真要得！已经懂得经营了。你说

买了房产？

特拉尼奥　是呀，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我怎么知道呢？

特拉尼奥　吓！

塞奥普辟德斯　什么？

特拉尼奥　你别问了。

塞奥普辟德斯　为什么不用问呢？

特拉尼奥　亮堂堂的象一面镜子。

塞奥普辟德斯　真要得！那……那用了多少钱？

特拉尼奥　四千再加两个四千。可是他先付了四千块钱，钱就是从他那里拿的。都明白了吗？自从这所房子出了事以后，我方才告诉你的，他就立刻又买了一所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作的好。

米沙居里德斯　哎呀，已经快到中午啦。

特拉尼奥　请你让他走吧，别让他麻烦我们了。

塞奥普辟德斯　年轻人，你同我算账吧。

米沙居里德斯　你说是向你要钱？

塞奥普辟德斯　你明天来取吧。

米沙居里德斯　那我就走了，只要明天付给我，我就满意了。（下）

特拉尼奥　（旁白）让天地神只降祸于你！他几乎把我的计划全弄糟了。该死的，今天世上的人真没有比放高利贷的更讨厌，更没出息的了。

塞奥普辟德斯　我儿子买的那所房子在什么地方？

特拉尼奥　（旁白）哎呀，这一下我可完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特拉尼奥　我就同你说……可是我正在想那房主的名字。

塞奥普辟德斯　你就快想吧。

特拉尼奥　(旁白)我现在怎么办?除非我把这件事推到隔壁邻居身上,就说少爷买了他的房子。真的,我听过人说,最高明的谎话都是火热的。神指示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

塞奥普辟德斯　怎么样?想出来了吗?

特拉尼奥　让鬼捉你去吧!(旁白)我骂的就是你。(大声)你儿子买的就是隔壁邻居的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真的吗?

特拉尼奥　你付钱就是真的,你不付钱就不是真的。他买的这块地不是很好吗?

塞奥普辟德斯　好极了,我真想看看这所房子。特拉尼奥,你去敲敲门,叫里面的人出来吧。

特拉尼奥　(旁白)哎呀,我这可完了!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又撞到这块石头上了。这怎么办?天知道,我真想不出办法了,我这是被当场抓住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快去叫人来,要他带我看房子呀。

特拉尼奥　啊!啊,他家里有妇女;我们要先看看她们愿意不愿意。

塞奥普辟德斯　说的很对,你先去问问吧,我就暂时在这里等你,你先去吧。

特拉尼奥　(旁白)老头子,让天神毁了你吧,你这是步步进攻,要打烂我的计划啊。好呀!这房子的主人西摩正好从里面出来了,我先退几步,心里盘算一下,想好了怎么办,我就去招呼他。

第 二 场

〔西摩上。

西　摩　今年我在家里还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从来没有吃过这么一顿好饭。老婆给我的饭菜太好了，现在她叫我去睡觉，我才不去呢。她给我的饭菜比平常都好，我知道这不会是偶然；这老婆子是要我同她睡觉。吃饱了就睡觉这不好。去她的！我偷偷的就溜出来了。我敢说我老婆还在家里想我呢。

特拉尼奥　（旁白）这老头子今天晚上可要遭殃，他晚上吃饭睡觉都不会安稳。

西　摩　我越想越感觉到这是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太婆，他一定不会多睡觉；这样的人都怕睡觉，就象我这样，宁愿到商场，不愿上家里的床。观众先生们，我不晓得你们的家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可受够罪了。将来比过去还要更难办。

特拉尼奥　（旁白）老头子，这是你总往外跑找来的麻烦。你也不必怨天怨地，你完全应该埋怨你自己。现在我该去同他讲话了。我有了主意了。我想好了主意如何骗这老头子，我要用计解除困难。我去找他吧。西摩，愿上天多多降福于你。

西　摩　你好，特拉尼奥。

特拉尼奥　你一切都好吗？

西　摩　还好。你怎么样？

特拉尼奥　我是同一位君子拉手呢。

西　摩　谢谢你的称赞。

特拉尼奥　实话。

西　摩　彼此，彼此。(旁白)呸，我可是同一个小人拉着手呢？现在你们怎么样？还有多久才结束？

特拉尼奥　你说什么？

西　摩　我说你们家里面的事。

特拉尼奥　什么事？

西　摩　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作的很对，应该这样，要知道人生非常短暂啊。

特拉尼奥　什么？哦，我方才没有明白你是说我们的事。

西　摩　你们作的很对，这样才是优闲的生活！有酒有肉，鲜美的鱼，这才是生活！

特拉尼奥　那是过去的生活。现在我们这一切可全完了。

西　摩　怎么？

特拉尼奥　我们是全毁了，西摩。

西　摩　别那么说，你们一切都过得顺顺当当的。

特拉尼奥　这话我并不否认。我们是生活得很顺心如意，可是，西摩，现在风向不对了，我们的船走不动了。

西　摩　怎么了，是怎么回事？

特拉尼奥　糟透了。

西　摩　你们的船平安到岸了？

特拉尼奥　咳！

西　摩　是怎么回事？

特拉尼奥　我完了，没有命了。

西　摩　怎么？

特拉尼奥　因为对面来了一只船，把我们的船撞碎了。

西　摩　特拉尼奥，我很同情你。可是出了什么事？

特拉尼奥　我说的是，老爷打国外回来了。

西　摩　这对你说，首先是一顿鞭子，然后是铁链子，最后是钉上十字架。

特拉尼奥　我抱着你的腿求求你，不要把我的事告诉老爷。

西　摩　别害怕，他从我这里什么也听不到。

特拉尼奥　谢谢你，我的恩主！

西　摩　（旁白）我可不要你这样的奴才。

特拉尼奥　现在关于老头子要我来找你的事……

西　摩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的老主人知道这些事了吗？

特拉尼奥　一点也不知道。

西　摩　他没有向他儿子发脾气？

特拉尼奥　他象晴朗的天气那样平静。方才他吩咐我来，请你千万允许他看看你的房子。

西　摩　我的房子是不卖的。

特拉尼奥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老爷想在他家里盖女眷住的内院、浴池和走廊花径呢。

西　摩　他这是怎么了？

特拉尼奥　你听我说：他希望尽早给他儿子成家，所以才需要女眷住的地方。他说他听见一位建筑师说你的房子盖的很好，所以他要仿造，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他特别想摹仿你的房子，因为他听说在干燥的夏天你的房子整天都是阴凉的，没有太阳晒。

西　摩　哦，是这样！实际上，别的地方有阴凉的时候，这所房子可是从早到晚总有太阳，就象收税的总在我家门口。我家任何地方都没有阴凉，除非是在水井里。

特拉尼奥　你要是没有翁布里亚女人，你总有个沙西那女人

了。①

西　摩　别开玩笑，事实是这样。

特拉尼奥　可是他还是想看看房子。

西　摩　他愿意看就看吧，要是有什么称他心意的地方，他就照样子盖好了。

特拉尼奥　好吧，我叫他来？

西　摩　去叫他吧。

特拉尼奥　（旁白）人说亚历山大大王和阿伽托克勒斯② 建立了伟大功勋，我赤手空拳作出来了这样不朽的事业，真可以算得鼎足三分了。这个家伙中了圈套，那个老头子也上了套。我的新鲜办法真不坏啊。驴夫能套上驴，可是我让人上了套，而且叫他们拖什么都可以，不管多重。我现在应该同他讲话了吧？我就向他走去。喂，塞奥普辟德斯！

塞奥普辟德斯　谁叫我的名字？

特拉尼奥　你的十分忠心的奴隶。

塞奥普辟德斯　你到哪儿去了？

特拉尼奥　你叫我作的事我都讲好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为什么去了那么半天？

特拉尼奥　他没有空闲，我只好等他。

塞奥普辟德斯　你还是那个老毛病，作事迟缓。

特拉尼奥　咳，您要记得那句老话：同时又吹又吸不是容易事。我不能同时又在这儿又在那儿呀。

塞奥普辟德斯　现在怎么样了？

特拉尼奥　可以去看了，完全随你的意去看房子吧。

---

① 拉丁文里的"阴凉"是"翁布里亚"，与地名同音；"沙西那"也是地名。

② 阿伽托克勒斯是公元前四世纪时西西里岛的王，曾打败迦太基人。

塞奥普辟德斯　走吧，你带路。

特拉尼奥　我现在不耽误事了吧?

塞奥普辟德斯　我跟着你呢!

特拉尼奥　你看那个老头子在门口等着你呢，可是他因为卖了房子多么不高兴呀。

塞奥普辟德斯　为什么?

特拉尼奥　他要我劝劝非洛拉切斯，把房子再退还给他呢。

塞奥普辟德斯　我想那可不行。各人管自己的收成；要是我们买上当了，我们也不能退房子。各人顾自己利益，管自己的家产，一个人不能有怜恤旁人的心。

特拉尼奥　您只顾讲话了，跟我来吧。

塞奥普辟德斯　对，我听你指挥。

特拉尼奥　就是那位先生。喂，我把他带来了。

西　摩　塞奥普辟德斯，我很高兴看见你平安回来。

塞奥普辟德斯　天保佑你。

西　摩　他说你要看看这所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如果对你没有不方便的话。

西　摩　没有问题，进来看吧。

塞奥普辟德斯　可是女眷们……

西　摩　你别管什么女人。你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象是你的房子一样。

塞奥普辟德斯　象是我的?

特拉尼奥　（对塞奥普辟德斯）啊！现在他正难受呢，别提这件事，别说你买了这所房子。你看这老头不是哭丧着脸么?

塞奥普辟德斯　不错。

特拉尼奥　所以你不要笑他，也不要太摆房主架子，最好不要提

买这所房子的事。

塞奥普辟德斯　我明白，我认为你的意见很对，很合乎人情。（对西蒙）现在怎么样？

西　摩　进来吧，请随意参观吧。

塞奥普辟德斯　你真是慷慨大方。

西　摩　应该如此，没有什么。

特拉尼奥　你看见这房前的院子和过道了么？

塞奥普辟德斯　真是非常漂亮。

特拉尼奥　你再看这柱子，多么坚固，多么厚实。

塞奥普辟德斯　我从来没见过更好看的柱子。

西　摩　咳，我曾经花过不少的钱呢。

特拉尼奥　你听见了吗？他说"曾经"。他几乎要掉眼泪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买这对柱子花了多少钱？

西　摩　这一对花了三百元，运费在外。

塞奥普辟德斯　啊！它们不象我原来想的那么好呢。

特拉尼奥　为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两根柱子底下都给虫子蛀了。

特拉尼奥　我想大概是取木的季节不好，所以有了点毛病。可是只要你油漆一下，它们还是很好的，至少这不是喝稀粥的外国工人干的活。你看这门缝。

塞奥普辟德斯　我看见了。

特拉尼奥　你看，他们还在做梦呢。

塞奥普辟德斯　做梦？

特拉尼奥　啊，我这不过是一种比方。你满意了吗？

塞奥普辟德斯　我越细看，越觉得满意。

特拉尼奥　你看那幅画，一只老鸦正在逗两只呆鸟开心玩。

塞奥普辟德斯　我怎么没有看见？

特拉尼奥　可是我看见了，这只老鸦站在两只呆鸟中间，逗一下这个，又逗一下那个。你向我这边看，就看见这只老鸦了。看见了吗？

塞奥普辟德斯　我什么老鸦也没有看见。

特拉尼奥　那你就向你那边瞧，虽然看不见老鸦，你也许会看见呆鸟的。

塞奥普辟德斯　算了吧，我什么鸟的画也没有看见。

特拉尼奥　好吧，那就算了吧，你年纪大了，眼力不行了。

塞奥普辟德斯　我所看到的这些都使我非常满意。

西　摩　你应该再到里面去看看。

塞奥普辟德斯　你的建议很对。

西　摩　喂，来人呀，带这位去看房子和每一间屋子，我要到市场去办点事，不然我就带你看了。

塞奥普辟德斯　不用了，我宁愿走错路也不愿意被人牵着走。

西　摩　我说的是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我自己进去不用人带路了。

西　摩　听便吧。

塞奥普辟德斯　那样我就进去了。

特拉尼奥　等一下，我看看那条恶狗……

塞奥普辟德斯　你先去看吧。

特拉尼奥　滚开，狗！滚开，还不走吗？该死的东西！还在这里蹲着？走开！

西　摩　它不要紧的，去吧，它比才生的羊羔还老实呢。你可以大胆走进去。我要到市场去了。（下）

塞奥普辟德斯　一切多谢了，慢走。特拉尼奥，来吧，叫个人来

把这条狗从门口拉开，虽然它不可怕。

特拉尼奥　你看它躺在那儿多么安静，你那样就显得胆子太小了。

塞奥普辟德斯　好吧，你跟着我来吧。

特拉尼奥　对，我一步也不离开。（两人同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方尼斯库斯上。

方尼斯库斯　有些奴隶不犯错误也怕挨打，这些是对主人最有用的。有些怎么挨打也不害怕，他们有个糊涂打算，喜欢冒险；一旦被捉住了，就得不到钱，还得挨鞭子，这样积少成多，挨打也成习惯了。我却不然；我的主意是不等到背上疼就躲开鞭子。一直到现在，我总是打定主意不挨打，稳稳当当，躲开鞭子。只要我能管住我这只手，我就有保障了，让鞭子象雨点似地打到别人身上，我可不靠近。主人怎么样全看他奴隶；奴隶好，主人也好，奴隶坏，主人也坏。现在我们这一家奴隶都坏透了，这些该挨鞭子的家伙拚命花钱。当你叫他们请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不去，别麻烦我。我知道你为什么着急，你是想干什么事去；你这驴子想去吃草吧。”这就是作好事得到的代价。我离开他们那一伙。现在在许多奴隶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去接主人。明天当他发现这情况，他一定要拿牛皮鞭子揍他们一顿，他们的脊梁没有我的值钱；不等我挨绳子抽，他们就该挨皮鞭子打了。

第 二 场

〔屏那西恩上。

屏那西恩　停下来，方尼斯库斯，回过头来。

方尼斯库斯　别麻烦我。

屏那西恩　看这猴子多装相！停下来，你这个臭帮闲。

方尼斯库斯　为什么说我是帮闲？

屏那西恩　是我说的，哪儿有饭吃，你就到哪儿去。

方尼斯库斯　我有我的生活，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屏那西恩　你的态度倒凶，就因为主人宠着你。

方尼斯库斯　嘿！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屏那西恩　怎么了？

方尼斯库斯　因为你的火气太大。

屏那西恩　别说了，造谣的家伙，造假钱的骗子。

方尼斯库斯　你总没有法子让我说坏话，主人懂得我的性子。

屏那西恩　他应该了解他自己床上的人。

方尼斯库斯　你要是没喝酒，你就不会说这样的浑话了。

屏那西恩　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

方尼斯库斯　跟我去接主人吧，坏蛋，请你不要再发牢骚。

屏那西恩　好吧，我来打门。喂，有没有人呀？门都要打烂了，怎么还不开门？还是没有人出来，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东西。可是我还是小心一点，别让人把我臭打一顿。

第　三　场

〔特拉尼奥同塞奥普辟德斯上。

特拉尼奥　您觉得这件交易怎么样？

塞奥普辟德斯　我非常满意。

特拉尼奥　您不认为买贵了吗？

塞奥普辟德斯　我从来没看过象这所房子那么便宜的房产。

特拉尼奥　那您是高兴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问高兴不？我是非常非常高兴。

特拉尼奥　您觉得那女眷房间怎么样？门廊怎么样？

塞奥普辟德斯　太好了，我在公共场所都从来没见过更大的门廊。

特拉尼奥　我同菲洛拉切斯把所有公共场所的门廊都量过。

塞奥普辟德斯　结果怎么样？

特拉尼奥　这个比所有的都长得多。

塞奥普辟德斯　天呀，这场交易可真便宜。他要是现在给我三万现款，我也不卖。

特拉尼奥　真的，就是你愿意，我们也不愿你答应。

塞奥普辟德斯　这场交易给我们置了好产业。

特拉尼奥　你说，这是不是由于我的劝告，我的主意？我让他去找放债的借来的钱，付了一部分定钱。

塞奥普辟德斯　你救了整个的船！你说借了他四千？

特拉尼奥　就那么多。

塞奥普辟德斯　他今天拿钱都行。

特拉尼奥　那最好，省得他反悔。您可以把钱交给我，我就把钱交给他。

塞奥普辟德斯　我能不提防你，能把钱交给你吗？

特拉尼奥　怎么，自从我侍候您以来，我哪一次骗过您？

塞奥普辟德斯　我还是小心点好。你应该感谢我有主意，我提防你是有道理的。

特拉尼奥　（旁白）我同意你的话。

塞奥普辟德斯　现在你到庄子上去吧，告诉我儿子我回来了。

特拉尼奥　遵命。

塞奥普辟德斯　叫他赶快同你一起回城里来。

特拉尼奥　是。（旁白）现在我要从后门进去找那一伙去，我要告诉他们局势安定了，而且我把他带开了。（下）

方尼斯库斯　怎么不象以往那样，怎么没有人声了，听不见有人喝酒，也没有歌女伴唱，什么也听不见。

塞奥普辟德斯　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为什么在我家门口张望？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在看什么？

屏那西恩　我再打门吧。喂，开门，喂，特拉尼奥，怎么还不开门呀？

塞奥普辟德斯　这是在唱什么戏？

屏那西恩　怎么还不开门？我们是来接我家主人加利达马提斯的。

塞奥普辟德斯　（走过去）喂，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打烂这所房子？

方尼斯库斯　老头子，不是你自己的事你为什么要管？

塞奥普辟德斯　不是我自己的事？

方尼斯库斯　除非你是新上任的警官，探头探脑要去打听别人

家里的事。

塞奥普辟德斯　你们面前的这所房子不是别人的，就是我的。

方尼斯库斯　什么？难道菲洛拉切斯卖了这所房子？还是这老头子在骗我们？

塞奥普辟德斯　我说的是真话。可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方尼斯库斯　我告诉你，我家主人在这儿喝酒呢。

塞奥普辟德斯　你家主人在这儿喝酒？

方尼斯库斯　对。

塞奥普辟德斯　孩子，你是开玩笑吧？

方尼斯库斯　我们是来接他的。

塞奥普辟德斯　接哪一个？

方尼斯库斯　我家主人呀。请问我要告诉你几次？

塞奥普辟德斯　孩子，这里没有人住，我看你还象一个正经人。

方尼斯库斯　菲洛拉切斯小主人不住在这里吗？

塞奥普辟德斯　从前住在这里。可是他早就搬出去了。

屏那西恩　这个老头子明明是个疯子。

方尼斯库斯　老先生，你弄错了，我明明知道他住在这里，除非他昨天或今天搬走了。

塞奥普辟德斯　这儿已经有半年没有人住了。

屏那西恩　你是在作梦。

塞奥普辟德斯　我作梦？

屏那西恩　说的就是你。

塞奥普辟德斯　你别捣乱，让我同他讲。这里没有人住。

方尼斯库斯　我敢说他是住在这里的，昨天，前天，大前天，大大前天，大大大前天都在这儿住，自从他父亲出门，从来没有两三天不吃酒的。

塞奥普辟德斯　你说什么?

方尼斯库斯　从来没有两三天间歇过,吃酒玩女人,过希腊方式的生活,有弹琴的,有吹箫的。

塞奥普辟德斯　谁这么做?

方尼斯库斯　菲洛拉切斯呀。

塞奥普辟德斯　哪一个菲洛拉切斯?

方尼斯库斯　我听说他父亲名字是塞奥普辟德斯。

塞奥普辟德斯　(旁白)哎呀,要是他说的是实话,我可毁了。让我再继续问他。(对方尼斯库斯)你说的这个菲洛拉切斯,不管他是什么人,经常同你家主人喝酒吗?

方尼斯库斯　不错,就在这儿。

塞奥普辟德斯　孩子,你外表聪明,怎么那么糊涂。你想想是不是才到什么地方吃了饭又多喝了一点酒?

方尼斯库斯　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走错了人家?

方尼斯库斯　我认识路,我也知道这地方。菲洛拉切斯住在这里,他的父亲是塞奥普辟德斯。他父亲出去作生意了,他就给一个妓女赎了身。

塞奥普辟德斯　你说是菲洛拉切斯?

方尼斯库斯　不错,就是菲洛拉切斯。

塞奥普辟德斯　用了多少钱?

方尼斯库斯　三千。

塞奥普辟德斯　三千万?

方尼斯库斯　哪有那么多。三千块钱。

塞奥普辟德斯　他赎了那妓女?

方尼斯库斯　可不是,用了三千。

塞奥普辟德斯　你说菲洛拉切斯为一个女人花了三千？

方尼斯库斯　对。

塞奥普辟德斯　他赎了这女人。

方尼斯库斯　对。

塞奥普辟德斯　他父亲到国外去以后，他就整天喝酒，而且跟你家主人在一起？

方尼斯库斯　对。

塞奥普辟德斯　怎么？他不是买了隔壁的房子了吗？

方尼斯库斯　这我可没说。

塞奥普辟德斯　他先付了四千块钱定钱。

方尼斯库斯　这我也没说。

塞奥普辟德斯　哎呀，这倒楣东西！

方尼斯库斯　他父亲倒是倒了楣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这话真聪明，真灵验。

方尼斯库斯　我倒希望它不灵呢，你好象是他父亲的朋友。

塞奥普辟德斯　照你所说，他父亲可真糟了。

方尼斯库斯　这还不算什么，不过三千块钱，比起其他奢侈浪费来，还算不了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他把他父亲给毁了。

方尼斯库斯　最坏的是他的一个奴隶，名叫特拉尼奥，那人能把天神的产业都败光。我真可怜那倒楣的父亲，等到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他的心要烧得比炭还热呢。

塞奥普辟德斯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方尼斯库斯　我要是骗你，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屏那西恩　喂，怎么还不开门呀？

方尼斯库斯　里面没有人，打门有什么用？他们一定到别处吃酒

去了，我们就走吧，去找他们去，你跟着我来。

屏那西恩　我来了。

塞奥普辟德斯　孩子，你要走了吗？

方尼斯库斯　你是个自由人，挨不了打，要是我不怕我主人，不小心侍候他，我的脊梁就要挨揍了。（同屏那西恩下）

第　四　场

塞奥普辟德斯　哎呀，我可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听他的话，我这回可不是只到了埃及，简直是飘流到了海角天涯，弄得我方向都分不清了。我不久就会明白真相，因为那边来了卖房子给我儿子的人。你从哪儿来？

〔西摩上。

西　摩　我从市场转回家去。

塞奥普辟德斯　市场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哪？

西　摩　有呀。

塞奥普辟德斯　什么新鲜事？

西　摩　我看见了抬死人的。

塞奥普辟德斯　啐！

西　摩　他们说方才他还活着呢。

塞奥普辟德斯　去你的！多不吉利！

西　摩　你干什么打听新闻呀？

塞奥普辟德斯　因为我今天才从国外回来。

西　摩　我已经有约会了，你不要希望我请你吃饭。

塞奥普辟德斯　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西　摩　可是除非明天有人请我，我可以到你家去吃饭。

塞奥普辟德斯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除非你有什么要紧事，请你停一下。

西　摩　可以。

塞奥普辟德斯　我听说你收下了非洛拉切斯四千块钱，对不对？

西　摩　一分钱也没有收过。

塞奥普辟德斯　那就是我的奴隶特拉尼奥付给你的？

西　摩　更没有这回事。

塞奥普辟德斯　那是付给你的定钱，不是吗？

西　摩　你这是作梦吧？

塞奥普辟德斯　我作梦？是你在作梦吧？你希望用这种办法赖掉吧。

西　摩　赖掉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儿子同你作的交易。

西　摩　哦，你不在的时候他同我作过交易？交易了什么？在哪一天？

塞奥普辟德斯　我还欠你八千块钱。

西　摩　哦，欠我钱！好吧，既然这样你就给我钱吧。人要守信约，你不要想赖掉。

塞奥普辟德斯　我当然不赖账，一定付给你，可是你也不要抵赖你已经收了我们四千。

西　摩　天老爷作证，那末你看着我，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说的是实话，你的儿子为了什么原因欠我四千块钱呢？

塞奥普辟德斯　我同你说，特拉尼奥告诉我，他用一万二千块钱买了你的房子。

西　摩　他买了我的房子？他可是同我说你要给你儿子娶亲，想照样添盖一些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我要添盖房子？

西　摩　他这么同我说的。

塞奥普辟德斯　哎呀，我可毁了。我简直说不出话来了，邻居，我毁了，我完了。

西　摩　是特拉尼奥闯了什么乱子吗？

塞奥普辟德斯　他搞得天下大乱了。今天他用不正当的手段愚弄了我。

西　摩　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事情就象我告诉你的那样，今天他完完全全的把我愚弄了。现在我求你帮帮我的忙。

西　摩　你要怎么样？

塞奥普辟德斯　请你同我一起到你家去。

西　摩　可以。

塞奥普辟德斯　请你借几个奴隶、几根皮鞭子给我。

西　摩　你拿吧。

塞奥普辟德斯　我要对你细细讲他今天是怎么愚弄了我的。（同西摩下）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特拉尼奥上。

特拉尼奥　在危难中胆怯的人算不了好汉。可是怎么叫作好汉我也说不上来。当老主人叫我到庄上去叫他儿子的时候，我从那条胡同走到我家后院。花园的门就是在胡同口，我打开了门，把全部队伍，有男有女，都带出来了。我既然让我的队伍都安全突围了，我就打算要开一个军事会议，可是我才召集开会，他们从会场跑开了。我看事情弄到我自己头上来了。只好象许多别的人那样，当情况危急混乱的时候，只有尽量制造混乱，让情况不能澄清下来。我知道现在不能对老头子保守秘密了。没有别的朋友……[1]我要先下手，先走一步，造成相持的局面。我不能再迟疑了。那是什么？怎么邻居门响了？啊，是老主人来了。我要听听他说的话。

〔塞奥普辟德斯上。

塞奥普辟德斯　你们就站在门里，听我叫你们，你们就立刻出来，就快快给他套上镣铐。我要到门前去等那个愚弄我的

① 此处原文残缺。

人，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也要同他的身体开开玩笑呢。

特拉尼奥　（自言自语）情势急转直下了。特拉尼奥，你现在考虑一下怎么应付吧。

塞奥普辟德斯　等到他来的时候，我要巧妙地逗一逗他。我不立刻就把钩子露出来，要慢慢放线。我要假装不知道这回事。

特拉尼奥　（自言自语）整个雅典城没有比他更机灵的了。现在要用话打动他比打动石头还难。我去找他，我要先招呼他。

塞奥普辟德斯　现在我希望他走过来。

特拉尼奥　如果你是在找我，我现在到你面前来了。

塞奥普辟德斯　好呀，特拉尼奥，怎么样了？

特拉尼奥　种田的都从庄上来了，菲洛拉切斯也就来。

塞奥普辟德斯　来的正好！照我看，我们这位邻居是一个大胆的坏东西。

特拉尼奥　为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他说他不认识你。

特拉尼奥　他不承认？

塞奥普辟德斯　而且他不承认收过你一个铜子。

特拉尼奥　去吧，你是在开玩笑，我不相信他会不承认。

塞奥普辟德斯　现在怎么办呢？

特拉尼奥　我知道，你是在说笑话，他当然不能否认。

塞奥普辟德斯　他真的否认了，他还否认他把这所房子卖给了菲洛拉切斯。

特拉尼奥　哦？他否认收下了钱？

塞奥普辟德斯　如果我愿意的话，他说他可以赌咒，他也没有卖房子也没有收钱……[1]我这样同他说的。

[1] 此处原文缺一句。

特拉尼奥　他怎么说？

塞奥普辟德斯　他答应把他所有的奴隶交给我，让我审问。

特拉尼奥　哪儿的事！他才不会答应呢。

塞奥普辟德斯　他是答应了。

特拉尼奥　走，同他到法庭去。我去找他。

塞奥普辟德斯　等一下，我想自己先审问，就这么办。

特拉尼奥　你把他交给我吧，再不然让你儿子去要房子。

塞奥普辟德斯　我先要做这件事，把奴隶们带来审问。

特拉尼奥　是应该这么办。

塞奥普辟德斯　我把他们叫来怎么样？

特拉尼奥　（坐到神坛上去）你早该这么办。我先在这神坛上坐着。①

塞奥普辟德斯　为什么？

特拉尼奥　你真不明白。这样他们在你审问的时候就不能逃到神坛上来了。我在这儿给你看着，以免审问中断。

塞奥普辟德斯　你起来吧。

特拉尼奥　我可不干。

塞奥普辟德斯　请你不要占着这神坛好不好？

特拉尼奥　为什么？

塞奥普辟德斯　你要知道，我最希望他们那样做，让他们跑到这神坛上去避难，那样在法官面前我就更容易胜诉了。

特拉尼奥　你还是照原来计划做吧，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你不知道法庭里多么麻烦吗？

塞奥普辟德斯　你还是起来吧，我想同你商量点事。

---

① 奴隶如果躲到神坛上，奴隶主就不能伤害他。

特拉尼奥　就在这儿我也可以同你商议。坐着主意更多，在神坛上出主意特别灵验。

塞奥普辟德斯　起来吧，别开玩笑了，你看着我。

特拉尼奥　我看着呢。

塞奥普辟德斯　你看见了？

特拉尼奥　看见了。要是我们中间来了第三个人，他就要饿死了。

塞奥普辟德斯　为什么？

特拉尼奥　因为他什么便宜也找不到。我们两个都太机伶了。

塞奥普辟德斯　哼！

特拉尼奥　怎么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骗了我。

特拉尼奥　是吗？

塞奥普辟德斯　你把我都给挤干了。

特拉尼奥　你看我做得还好吧？鼻涕也都擦干了吧？

塞奥普辟德斯　还鼻涕呢，你把我脑袋里的脑髓都给挤干了。你作的坏事我连根发现了，连根底下都查清楚了。

特拉尼奥　放心吧，今天我不会为你离开这个座位的。

塞奥普辟德斯　该死的东西，我要叫人拿干柴烈火把你烧死。

特拉尼奥　不好，我还是煮着吃比烤着吃好些。

塞奥普辟德斯　我要拿你来教训别人。

特拉尼奥　因为我做得好，所以你要拿我作为榜样吗？

塞奥普辟德斯　你说，我出去的时候，我留下我的儿子，他那时怎么样？

特拉尼奥　有腿、有胳膊、有手指头、有耳朵、有眼睛、有嘴唇。

塞奥普辟德斯　我问你的是别的东西。

特拉尼奥　所以我现在回答的也是别的东西。哈！我看见你儿子的伙伴加利达马提斯向这里来了：你要跟我谈什么事，你当着他的面谈吧。

第　二　场

〔加利达马提斯上。

加利达马提斯　我喝完酒睡了一觉，把酒也睡醒了。菲洛拉切斯告诉我，他爸爸从外地回来了，还说他回来时被他奴隶捉弄了一下；他说他害怕去见他爸爸，因此我现在就被选为我们伙伴的代言人，去找他爸爸调解一下。啊，正好！他就在那儿。（跑过去，表示欢迎）塞奥普辟德斯，欢迎您安全从外地回来了！您一定要来跟我吃顿饭，一定要来啊。

塞奥普辟德斯　加利达马提斯，上天保佑你！谢谢您，吃饭就不必了。

加利达马提斯　你不肯赏光吗？

特拉尼奥　我肯去，你要是不想去，我可以代替你去。

塞奥普辟德斯　你还开玩笑？该挨鞭子的奴才！

特拉尼奥　就因为我要代替你去赴宴吗？

塞奥普辟德斯　你走不了，我要把你抬到十字架上去，那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加利达马提斯　算了，算了，还是到我家去吃饭吧！

特拉尼奥　你怎么不说话呀？

加利达马提斯　可是你又是为什么要躲到神坛上面呀？

特拉尼奥　来了一个毫不通情达理的人，把我吓坏了。（对塞奥普辟德斯）你现在说吧，说我干了什么事？这儿有一个给我

们评理的人，你就讲你的理吧。

塞奥普辟德斯　我说你带坏了我的儿子。

特拉尼奥　那么你听我说吧。我承认他在你不在家期间，喝了点酒，赎买了他的女朋友，借了点钱，又把它花掉了，这我承认，可是他做的这些同别的贵族少爷做的又有什么不同？

塞奥普辟德斯　他妈的！我真得防备你，你的嘴真厉害！

加利达马提斯　好吧，让我来评评理。（对特拉尼奥）你站起来，我该坐在这儿。

塞奥普辟德斯　没问题，你就来评评这个理吧。

特拉尼奥　（被加利达马提斯挤下神坛）我可不要上当。你可得让我没有害怕的理由；你可得为我担点心。

塞奥普辟德斯　别的事我都不在乎，我受不了的就是他这样愚弄我。

特拉尼奥　我这件事干得真漂亮，我也很高兴。这样年纪的人已白发苍苍的，本来就应该懂点事。

塞奥普辟德斯　我现在该怎么办？

特拉尼奥　你如若是狄非卢斯或者是非勒蒙[①]的朋友，你可以给他们讲讲，你的奴隶怎么捉弄你，你就可以给他们提供喜剧里最好的笑料了。

加利达马提斯　你别再说了，让我来说两句，还是听我说吧！

塞奥普辟德斯　可以。

加利达马提斯　您知道我是您的儿子最要好的朋友。他来找了我，因为他知道你了解了他的事，他感觉惭愧，不敢见您。现在我请求您，他年轻糊涂，原谅他吧，他总是您的儿子，您也

---

① 狄非卢斯和非勒蒙都是著名希腊喜剧作家。

明白年轻人总会开这种玩笑的。而且他做的事情都是和我们一起做的；我们都有责任。至于利钱、本钱、他赎买女朋友的一切花费，我们都包下来，我们花钱，不要您付。

塞奥普辟德斯　向我来说情的人谁也超不过你；我不同他生气了，我也对他没有留下什么意见了。真的，让他当着我的面恋爱、喝酒、愿意怎么就怎么玩吧；只要他因为花了好多钱而感觉惭愧，我就对他满意了。

加利达马提斯　他已经表示惭愧了。

特拉尼奥　在他被原谅以后，对我怎么样呢？

塞奥普辟德斯　你要被悬起来，用鞭子把你打个稀烂。

特拉尼奥　表示惭愧也要挨打吗？

塞奥普辟德斯　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你的命！

加利达马提斯　请您对他也宽大处理吧，看在我的面上，原谅特拉尼奥这次过失吧。

塞奥普辟德斯　你请求我别的事都好办，可是我不能让他做了这么坏的事，而不得到最坏的下场。

加利达马提斯　我请求您放了他吧！

塞奥普辟德斯　放走这样的家伙？你看这个坏蛋的神气。

加利达马提斯　特拉尼奥，你要懂事，就不要再说了。

塞奥普辟德斯　你对于这件事也不要再说了；我要拿鞭子治服他，让他说不了话。

特拉尼奥　这完全不应该。

加利达马提斯　算了吧，我求求您。

塞奥普辟德斯　我不要你求情。

加利达马提斯　我真的求求您。

塞奥普辟德斯　我说我不要你求情。

加利达马提斯　你不愿意也不行，我请求您，看在我面上，只有这一次过失，放他过去吧。

特拉尼奥　干什么还迟疑不决呀？好象我明天不会再犯错误似的。下次再犯错误，两件事一起算，不就得了吗？

加利达马提斯　你就答应我的请求吧。

塞奥普辟德斯　好了，走吧，走吧，我不处分你了。（指加利达马提斯）你可要谢谢他。（向观众）观众们，戏到此结束，请鼓掌吧。

——剧终

一 坛 金 子

王 焕 生 译

剧情梗概[1]（一）

老人欧克利奥秉性贪财、多疑，他在自己家里发现了一个埋藏着的坛子，里面装满了金子。他把坛子重新埋在地下，整天守着，心情紧张，神态失常。卢科尼德斯曾经玷污过他的女儿。一位名叫梅格多洛斯的老人听从了姐姐要他结婚的劝告，向吝啬的欧克利奥的女儿求婚。固执的欧克利奥好容易才同意了，他担心坛子被人偷走，便把坛子从家里取出来，藏到了别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个卢科尼德斯的奴隶跟踪了欧克利奥的行动。卢科尼德斯爱着欧克利奥的女儿，请求舅舅梅格多洛斯把欧克利奥的女儿让给他。欧克利奥还是上了当，把坛子丢失了。但是他很快又意外地找到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给了卢科尼德斯。

剧情梗概（二）

欧克利奥找到了满满一坛子金子，他费尽心机把它藏起来，心里忐忑不安。卢科尼德斯玷污过他的女儿。梅格多洛斯想娶欧克利奥的没有嫁妆的女儿为妻，主动给他请来厨师，采买了食

[1] 此剧情梗概并非出自普劳图斯本人手笔，而是后人撰写的，梗概（二）也是这样。关于撰写人的生活时期，猜测不一，一说属于纪元前一世纪，一说在纪元之后。

物，好安排结婚宴席。欧克利奥担心金子丢失掉，把金子藏到屋外。事情被卢科尼德斯的奴隶看见了，他把金子偷走了。卢科尼德斯把这件事告诉欧克利奥，从欧克利奥那里得到了金子、妻子和儿子。

人　　物

家神　开场白朗诵者

欧克利奥　一老人

斯塔菲拉　欧克利奥家的老女仆

欧诺弥雅　一富有的妇人，梅格多洛斯的姐姐

梅格多洛斯　一老人，欧克利奥的邻居

皮托狄库斯　梅格多洛斯的奴隶

康格里奥　厨师

安特拉克斯　厨师

斯特罗比卢斯　卢科尼德斯的奴隶

卢科尼德斯　青年，欧诺弥雅的儿子

菲德里雅　欧克利奥的女儿

弗里基娅　女伎

厄琉西乌姆　女伎

地　　点

雅典。某街道。欧克利奥和梅格多洛斯毗邻而居。宅前有一祭坛。一条小路从宅间穿过，通向守信女神庙。

时　　间

上午。

开　场　白

家　神　（自欧克利奥屋内上场）

为了不使大家感到诧异，不知道我是谁，我首先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这户人家的家神，你们刚才也看见我从这屋里出来。我就住在这里，多少年来一直充当现今房主人的父亲和祖父的保护神。他的祖父曾经瞒着家人，把一批金子委托给我：把金子埋在灶下，请我为他保管。他这个人本性贪婪，直到临死，也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儿子；他宁愿让儿子生活贫困，也不想把金子遗留给他。他只给儿子留下一小块土地，他儿子就靠那块地，艰苦地度过了一生。

在那个把金子委托给我的人死后，我便注意观察，他的儿子对我是否比他要虔敬一些。可是实际上，他对我却越来越怠慢，礼数越来越不周。我也就同样回报了他，他也已经死了。他留下一个儿子，现在就住在这间屋里。儿子的性格同他的父亲和祖父又完全一样。这个人有个女儿，每天向我奠酒、敬乳香和其它祭品，还经常给我戴上花环。为了感谢她对我的敬意，我让她的父亲欧克利奥在炉灶底下找到了金子。这样，当他嫁她的时候就不会太为难了。有个富家出身的青年曾经玷污过这个姑娘。那青年知道她，但她却不知道他，她的父亲也不知道女儿被人玷污过。

我今天要让他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邻居向他女儿求婚，

以便让曾经玷污过她的那个青年比较容易地娶下她。这个将要向姑娘求婚的老人就是那个青年的舅舅；那个青年是在地母节的夜里玷污她的。（指欧克利奥屋子）听，这个老头儿又在里边嚷嚷了。他要把老女仆从屋里赶出来，不让她知道他的秘密。我想他大概又要检查一下金子，看是不是被人偷走了。（下）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欧克利奥　（在屋内）出去，我叫你出去！嘿！出去！啊，你给我到外边去，你这个贼头贼脑到处乱瞧的坏东西！

〔欧克利奥边推边打斯塔菲拉，由屋内出来。

斯塔菲拉　你为什么打我这个苦命人？

欧克利奥　为了让你真的成为苦命人，为了让你这个恶人受到恶报。

斯塔菲拉　你为什么现在要把我从屋里赶出来？

欧克利奥　你这个打不够的笨东西，还要我给你解释吗？你离开屋门，给我滚到那边去！瞧你慢吞吞的样子，你难道不知道这样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吗？我要是现在手里有根棍子或鞭子，你这个老乌龟就会加快脚步了。

斯塔菲拉　啊，老天爷让我上吊吧！那样也比伺候你强多了。

欧克利奥　（旁白）让这个老混帐自己去嘟哝吧。（对斯塔菲拉）喂，鬼东西，我真想把你的眼珠挖出来，让你再也没法偷看我在干什么。你快走开，走，向前走，向前——对。就站在那里。你当心，只要你敢从现在站的地方挪动一下，哪怕只挪动一个指头那么远，只移动一个指甲尖，或者你不经我的允许，哪怕只回过头来瞧上一眼，我就立即让你尝尝十字架的滋味。（旁白）我从来没见过比这个婆子更坏的女人，我对她

真不放心，不要让她乘我不备用话试探我，不能让她看出埋藏金子的地方；这个坏婆子连后脑勺上都长着眼睛。现在我去看看金子是不是还在那地方，它真使我放心不下。（进屋）

斯塔菲拉　天啊，我真不知道我家主人是怎么回事，他是碰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还是神经失常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他常常这样一天十来回把我这个可怜人从屋里赶出来。啊，我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病：夜里，他整宿整宿地不睡觉；白天，他象一个跛足的鞋匠，整天整天地坐在家里不出门。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主人的女儿的耻辱掩盖起来，她已经快生产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想，对我来说，除了用绳子紧紧勒住脖子，把自己拉长变成个字母"I"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比这更好的出路了！

第　二　场

〔欧克利奥自屋内上。

欧克利奥　（自语）我现在很放心地走出来，因为我刚才看见屋里一切都很好。（对斯塔菲拉）你现在进屋去吧，在屋里守着！

斯塔菲拉　我为什么要进去！要我在里面守着？是不是有人要把房子抬走？小偷到我们这里来什么也不会找到，因为屋里除了蜘蛛网外，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欧克利奥　老妖婆，真奇怪，尤皮特怎么没有因为你的缘故，让我变成腓力王或大流士[1]！我现在就要你在家里替我守着

① 尤皮特是罗马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腓力是马其顿王，大流士是波斯皇帝，这里意思是说把欧克利奥变成富人，在古代，腓力和大流士曾是大富翁的代称。

这些蜘蛛网！不错，我很穷，我承认这一点，我也安于贫苦生活；神赐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你进屋去，把门关上！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当心，不要让任何外人进屋里去。你把火灭了，因为可能有人会来找你借个火，这样他就没有理由来找你了。你听懂了吗？如果你不把火闷死，我就把你给闷死。要是有人来向你要水，你就说水全流走了。邻居们常常来借生活用具，一会儿借刀，一会儿借斧子，一会儿借杵臼，你就说小偷来过，把这些东西统统偷走了。一句话，我不在家，不要放任何人进屋。我明确警告你，即使好心的财神降临，也不许放他进去。

斯塔菲拉　我看财神才不想进你的屋哩，你看他从来没来过我们家，尽管他就在近旁。

欧克利奥　闭嘴！进去！

斯塔菲拉　好，我闭嘴，我进去。

欧克利奥　你用两根门闩把门插上。我一会儿就回来。

〔斯塔菲拉进屋。

我现在心里很烦乱，我必须出去一趟。我多么不想离开呀，可是又有事情。我们库里亚①的长官通知，说今天要按人头分点钱，如果我放弃不要，我看大家会立即怀疑我在家里藏着金子。不管哪个穷人，要他不领份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即使钱很有限。现在，我竭力想把找到金子的事瞒着，不让人知道，可我觉得好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因而对我比以往更殷勤。他们走上前，停下来，拉拉手，向我问好，问我在干什么，事情顺利不顺利。现在我必须走了，然后尽快地赶回来。（下）

① 古罗马传统的基层组织。

第二幕

第一场

〔欧诺弥雅和梅格多洛斯由对面屋里上。

欧诺弥雅　兄弟，我希望你相信，我说这些话是真心为你着想，就象亲姐姐应该做的那样。虽然我也觉得，男人们讨厌我们娘儿们，因为我们都爱多嘴多舌。正如俗话所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多少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发现哪个女人是哑巴的，可是兄弟，你要知道，我是你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兄弟，我们理应互相关心。你给我出主意，提建议，我给你出主意，提建议，任何心里话都不相瞒，也不用对对方存戒心。我对你真心劝告，你也对我开诚布公。我现在悄悄地把你叫出来，是想在这里同你谈谈你的家事。

梅格多洛斯　至善的女人，请把手伸给我。

欧诺弥雅　（环顾四周）你说谁？谁是至善的女人？

梅格多洛斯　就是你呀。

欧诺弥雅　我？

梅格多洛斯　你要是不承认，就算了。

欧诺弥雅　你应该说真话。好兄弟，至善的女人是不可能找到的，女人一个比一个坏。

梅格多洛斯　我也是那么想，同你的看法完全一样，姐姐。

欧诺弥雅　现在你听我说。

梅格多洛斯　我听着，你想吩咐什么就吩咐吧。

欧诺弥雅　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提个建议，一个在我看来对你非常好的建议。

梅格多洛斯　姐姐，你的心真好。

欧诺弥雅　我希望是这样。

梅格多洛斯　究竟是什么事？姐姐。

欧诺弥雅　这事会给你带来无限幸福，愿神明保佑，你应该有儿女，我希望你娶个女人。

梅格多洛斯　啊呀，要我的命了！

欧诺弥雅　怎么回事？

梅格多洛斯　你的话要把我的脑袋给砸碎了。姐姐，你简直不象是在说话，倒象是在扔石头。

欧诺弥雅　唉！你就按照姐姐的意思办吧。

梅格多洛斯　要我照办，事情得合我的意。

欧诺弥雅　这对你是件好事。

梅格多洛斯　我与其结婚，还不如死了。（稍停）好吧，如果你让我娶的女人符合这样的条件：她明天过来，后天就被人抬去出殡，那我就娶她。你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吗？要是能这样，你就去安排吧。

欧诺弥雅　兄弟，我可以给你找个嫁妆丰厚的女人，只是年纪稍大一点，已是中年。兄弟，如果你要我给你说亲，我就去给你办。

梅格多洛斯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欧诺弥雅　当然可以，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梅格多洛斯　我已过了中年，现在又要娶个中年妇女作老婆，如

果我这个老头子同那个老婆子偶然生下一个孩子，等待这个孩子的不只能是“老小子”这样的名字吗？姐姐，我现在解除你的忧虑，免去你的负担吧。上天保佑，祖先有德，现在我的家境相当富裕。象你们这些妇女常有的那种尊贵的身分、傲慢的态度、丰厚的嫁妆、无休止的吵嚷、任性的命令、镶象牙的马车、豪华的长袍、帝王式的尊严，我一概都不感兴趣，这种女人的巨额耗费只会把男人变成奴隶。

欧诺弥雅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打算娶谁？

梅格多洛斯　我这就告诉你。你知道欧克利奥吗？我们的邻居，一个穷老头。

欧诺弥雅　当然知道。他可是个很不错的人。

梅格多洛斯　我想向他的女儿求婚。姐姐，请你不要反对。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会说她很穷。我就是喜欢她穷。

欧诺弥雅　愿上天保佑你。

梅格多洛斯　我也这样希望。

欧诺弥雅　好吧，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梅格多洛斯　没有。再见！

欧诺弥雅　再见，兄弟！（下）

梅格多洛斯　我去找欧克利奥，看他在不在家。瞧，我看到他正在那儿，不知道他是打哪儿回来的。

第　二　场

〔欧克利奥上。

欧克利奥　（自语）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会白跑一趟。我当时真不想去，本库里亚的人一个也没有去，连负责分钱

的那个长官也没有去。现在我要赶快回去，我人在这里，心早在家里了。

梅格多洛斯　欧克利奥，祝你永远顺利、幸运。

欧克利奥　愿上天保佑你，梅格多洛斯。

梅格多洛斯　你怎么样？身体好吗？

欧克利奥　（旁白）一个有钱人和颜悦色地问候穷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有了金子，所以才如此亲热地问候我的。

梅格多洛斯　你是说你很好吗？

欧克利奥　就是手里钱很不够用。

梅格多洛斯　只要过得安宁，这日子就算可以了。

欧克利奥　（旁白）啊，事情很清楚，老婆子一定向他泄漏了关于金子的秘密。我要立刻回去割掉她的舌头，挖出她的眼睛！

梅格多洛斯　你一个人自言自语些什么？

欧克利奥　我在埋怨自己太穷。我有个女儿，岁数够大的了，没有嫁妆，还没出嫁，我也给她找不到一个男人。

梅格多洛斯　别发牢骚。打起精神吧，欧克利奥。她会嫁出去的，我可以帮忙。你说你需要什么，就吩咐吧。

欧克利奥　（旁白）他现在说要帮助我，其实是要捞一把；他张着大嘴，想一口把金子吞下去。他是一只手拿着饼作饵，另一只手拿着石头！我才不相信那些向穷人大献殷勤的有钱人哩。他们表面上同你友好地握手，内里却在对你使坏！我很了解这种乌贼，他们不管碰到什么东西都紧紧抓住不放。

梅格多洛斯　请你允许我稍微耽误你一点时间，只一小会儿。欧克利奥，我有件事想同你商量商量，它对你我都有好处。

欧克利奥　（旁白）啊，不好了，我屋里的金子已经被人抓住了。

我知道，他现在来找我，是想同我做交易。我真得回去查看一下。（转身离开）

梅格多洛斯　你到哪里去？

欧克利奥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现在需要回去看看。（进屋）

梅格多洛斯　我相信，当我向他表示我有意向他女儿求婚的时候，他会认为我是在嘲弄他。现在没有谁穷得比他更吝啬的了。

〔欧克利奥由屋内重上。

欧克利奥　（旁白）啊，上天保佑，一切都还好。只要金子没有丢掉就算好。刚才真把我吓坏了，在我进屋之前，我紧张得连气都透不过来。（对梅格多洛斯）梅格多洛斯，我回来了，你有什么事？

梅格多洛斯　谢谢你，我有个请求，如果我向你提个问题，希望你不要不乐意回答我。

欧克利奥　不，不会的，只要你不提我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梅格多洛斯　请你告诉我，你认为我的出身如何？

欧克利奥　好。

梅格多洛斯　我的个人声望呢？

欧克利奥　也好。

梅格多洛斯　我的行为呢？

欧克利奥　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体面、不光彩的事情。

梅格多洛斯　你知道我的年龄吗？

欧克利奥　我知道你岁数不小了，（旁白）你的钱也不少。

梅格多洛斯　我一向认为你是个清白无瑕的公民，现在我也是这样看。

欧克利奥　（旁白）他闻到金子的气味了。（对梅格多洛斯）现在

你有什么事呢?

梅格多洛斯　由于你很了解我的为人,我也很了解你的为人,我想向你的女儿求婚。这个婚姻将会给我们俩和你的女儿带来幸福。请你应允我的请求。

欧克利奥　哎哟,梅格多洛斯,你这样做可同你一向的行为很不相称,你不该戏弄我这样一个穷人,我可从来没有损害过你和你的家庭,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话或做过什么事,让你这样对待我。

梅格多洛斯　不,不,说真的,我并不是来同你开玩笑的,我也不想戏弄你,我决没有这个意思。

欧克利奥　那你为什么向我的女儿求婚呢?

梅格多洛斯　我这是为了让我和你以及你的家庭生活更美满。

欧克利奥　梅格多洛斯,我是这样想的:你是一个有钱又有地位的人,我是一个穷得没法再穷的穷人,我现在要是把女儿嫁给你,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比喻,你是一头壮牛,我是一头瘦驴,我要是和你结伙,到时候承受不了同样的负担,倒在泥里爬不起来,你会连瞧都不瞧我一眼,好象我从来就没有在世界上生活过似的。我无法忍受你的这种侮辱,而且还会被我所属的那个等级的人耻笑。我们之间要是发生了什么争执,我从哪一方都不可能找到依靠,驴子会用牙咬我,牛会用角顶我。从驴这边跑到牛那边去,这是非常危险的。

梅格多洛斯　你同正派人结交,关系越亲近,事情越好。你就同意这桩婚事吧!你就听我的,把女儿嫁给我吧!

欧克利奥　可是我不能给她任何嫁妆。

梅格多洛斯　用不着,只要嫁给我的是个好女人,这就是很好的嫁妆。

欧克利奥　我对你说这话，是要你不要以为我找到了什么财宝。

梅格多洛斯　我知道，这用不着你说。你就同意吧。

欧克利奥　就算是这样。(听见声响，旁白)啊，天啊，难道我真完了?

梅格多洛斯　你怎么啦?

欧克利奥　什么声响?好象有铁器的声音?(慌忙进屋)

梅格多洛斯　这是我吩咐人在整理园子。(发现欧克利奥不见了)那个家伙呢?他走了，也不给我个比较明确的回答，他显然是讨厌我，他听说我想和他结交，他的表现也同一般人一样。就是说如果一个有地位的人去找比他穷的人友好，穷人总是怕和富人接近，结果因畏惧而常常把事情弄糟。一旦错过时机，再想得到就晚了。

〔欧克利奥由屋内重上。

欧克利奥　(对屋内)如果我不把你的舌头齐根割掉，你可以照我的吩咐，把我交给任何人去给阉了都行。(走近梅格多洛斯)

梅格多洛斯　欧克利奥，我看你是认为我这个上年纪的人是你奚落的合适对象;你这样待我是不应该的。

欧克利奥　梅格多洛斯，我实在没有奚落你的意思，即使我想这样做也不可能。

梅格多洛斯　好，现在怎么样?你同意把女儿嫁给我吗?

欧克利奥　按照我刚才说的条件，她没有嫁妆。

梅格多洛斯　那样你同意了吗?

欧克利奥　我同意。

梅格多洛斯　上天保佑!

欧克利奥　愿神明赐福。你得记住这一点：我们说定了，我嫁女儿给你不带任何嫁妆。

梅格多洛斯　我记住了。

欧克利奥　我知道你们通常怎样捉弄人：商定了的事情你们说没有商定，没有商定的东西你们又说商定了，你们喜欢怎样就怎样。

梅格多洛斯　我不想和你争论。为什么不就在今天让我和你的女儿举行婚礼呢？

欧克利奥　好，那太好了。

梅格多洛斯　那么我走了，我去准备准备。你还有什么事吗？

欧克利奥　就这样。再见！

梅格多洛斯　（对屋内）喂，皮托狄库斯，快点跟我到市场上去。

〔皮托狄库斯由屋内上。

梅格多洛斯　（对皮托狄库斯）走，动作快点。

〔二人同下。

欧克利奥　他走了。啊，永生的天神，金子具有怎样的力量啊！他一定是听说我家里有金子，想把它一口吞下去，所以才坚持要同我攀亲的。（对屋内）喂，斯塔菲拉！你在哪儿？你大概已经向所有的邻居都散布了消息，说我要给女儿嫁妆了。喂，斯塔菲拉，我叫你呢。

第　三　场

〔斯塔菲拉由屋内上。

欧克利奥　斯塔菲拉，你听见吗？快去把杯盏洗刷干净，我已经把女儿许配人了，我让她今天就同梅格多洛斯结婚。

斯塔菲拉　上天保佑他们！（焦急万分）天啊，这怎么行？事情太突然了。

欧克利奥　住嘴！进去！我从广场回来的时候，你得把一切都准备好。把门关上，我一会儿就回来。（下）

斯塔菲拉　我该怎么办呢？现在我和主人的女儿已经末日临头了，姑娘的耻辱已经没法再掩盖了，她已经快临产了，一切都要暴露出来了。事情一直隐瞒到今天，现在隐瞒不下去了。我这就进去，在主人回来之前，把主人吩咐的事情都给准备好。唉，我真担心要喝一杯惩罚和忧愁的苦酒。（进屋）

第　四　场

〔皮托狄库斯牵着羊，提着食物，领着厨子康格里奥和安特拉克斯、女伎弗里基娅和厄琉西乌姆等上。

皮托狄库斯　主人在市场上购买了食品，雇了厨子，还雇了这几个女伎；他吩咐我，要我在这里把东西分成两份。

安特拉克斯　老天爷！我直言对你说：你可不要把我分成两份。如果你让我保持完整，我会感谢你的。

康格里奥　一个又漂亮、又贞洁的小伙子！如果有人真把你分成两半，你不会反对的。

皮托狄库斯　安特拉克斯，我说的是另一回事，同你想象的不相干。我家主人今天要结婚。

安特拉克斯　娶谁家的女儿？

皮托狄库斯　我们的近邻欧克利奥的女儿。主人吩咐我把这些东西分成两份，（指欧克利奥的家）给他送一份去，另外还给他送一个厨子、一个女伎。

安特拉克斯　你是说给他一半，自己留一半？

皮托狄库斯　正是这样。

安特拉克斯　怎么？这个老头子为女儿举办婚礼，自己连东西都不买？

皮托狄库斯　可不。

安特拉克斯　这是怎么回事？

皮托狄库斯　你还问是怎么回事！石头也比他这个老头子有油水。

安特拉克斯　真的吗？

皮托狄库斯　就象我刚才说的那样。你想想他是怎样一个人吧，他们家的烟只要一从屋椽子中间漏出去，他就会立刻呼天叫地，说他的家产光了，他自己彻底完了。就连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用皮袋把自己的嘴套住。

安特拉克斯　这是干什么？

皮托狄库斯　免得在他睡着的时候把气放跑了。

安特拉克斯　那他是不是也要把下边的屁孔塞住，免得在他睡着的时候，无意间让气跑出去了？

皮托狄库斯　我想应该是这样。我想你相信我的话，就象我相信你的话一样。

安特拉克斯　不，我相信你的话。

皮托狄库斯　还有，你知道吗？他连洗一回澡也要痛哭流涕一番，因为心疼水给倒掉了。

安特拉克斯　你看我们能不能向这个老头子要一塔兰同[①]工

① 雅典货币单位。雅典货币体制是一塔兰同合六十谟那，一谟那合一百德拉克马，一德拉克马合六俄波罗斯，一般劳动人民每天的收入约几个俄波罗斯。

钱，用来为我们赎身？

皮托狄库斯　即使你向他讨饥饿，他也不会给你的。不久前理发师给他剪指甲，他把剪下的指甲片都捡起来，带走了。

安特拉克斯　啊，他可真是一个吝啬得不能再吝啬的人。

皮托狄库斯　你可以想想，他这个人有多么吝啬，又多么可怜！不久前一只鹞鹰从他家抓走了一块吃的东西，他一边哭，一边去找法官。到了那里，他又哭又闹，要求替他把鹞鹰捉拿归案。要是有时间，我可以给你们举上几百个这样的例子。可是告诉我，你们俩谁的手脚快些？

安特拉克斯　我，我的手脚非常快。

皮托狄库斯　我指的是当厨子，不是当小偷。

安特拉克斯　我说的正是当厨子呀。

皮托狄库斯　（对康格里奥）你有什么说的？

康格里奥　你看我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安特拉克斯　他不过是个临时工，通常十来天能碰上一次活干干。

康格里奥　你，你这个只配用三个字母称呼的家伙，你还敢败坏我？你这个贼①！

安特拉克斯　你才是贼，你是贼祖宗！

第　五　场

皮托狄库斯　（对安特拉克斯）现在不要再说了，你把这只肥一点的羊牵上，到我们家去。

安特拉克斯　是。

---

① 拉丁文中，贼字为fur。

〔安特拉克斯牵羊进屋。

皮托狄库斯　你，康格里奥，把剩下的这只羊牵上，（指欧克利奥家）送到他们家去。（对部分随从）你们也跟他去！其余的人跟我来。

康格里奥　喂！喂！你分配得太不公平了，你留下了那只肥的。

皮托狄库斯　现在我就把这个肥一点的女人留给你。弗里基娅，你跟他去。你，厄琉西乌姆，到我们那儿去。

康格里奥　啊，刁滑的皮托狄库斯，你干嘛把我分给那个最吝啬的老头子？我要是向他讨点什么东西，即使我把嗓子喊哑了，他也不会给我的。

皮托狄库斯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笨蛋！我这是照顾你，你还不领情。

康格里奥　这是怎么说？

皮托狄库斯　你想想，首先，他那里不会出现任何混乱，你如果需要什么，你可以自己到屋里去取，用不着花时间求人。我们这里可是乱得厉害，到处是人，杂物，金子，衣服，银器等，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知道，你是很能克制自己的，当然那只是在你找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人们会说：厨子把它拿走了，抓住他，把他捆起来，打他，把他投进地窖去。你在那边不会碰上类似的事情，因为那儿你没有什么东西好偷。跟我走吧！

康格里奥　好，我跟你去。

第　六　场

皮托狄库斯　（敲欧克利奥家的门）喂，斯塔菲拉，快开门。

斯塔菲拉　（在屋内）谁在叫门？

皮托狄库斯　是皮托狄库斯。

斯塔菲拉　（开门）你有什么事？

皮托狄库斯　你来把厨子、女伎和这些结婚筵席上用的食物拿去，梅格多洛斯吩咐我把这些东西给欧克利奥送来的。

斯塔菲拉　（查看食品）皮托狄库斯，他们是给土地奶奶办婚事吗？

皮托狄库斯　给谁办婚事？

斯塔菲拉　因为我没有看见你拿酒来。

皮托狄库斯　他自己从市场回来时会带来的。

斯塔菲拉　我们一点儿木柴也没有。

康格里奥　有椽子吗？

斯塔菲拉　那倒有。

康格里奥　那就是木柴，用不着你到外边去找。

斯塔菲拉　什么？你们这些坏东西！即使你是伺候火神的，难道为了自己能混上一顿午饭，得到一点报酬，就要我们把房子烧掉吗？

康格里奥　我没有那个意思。

皮托狄库斯　（对斯塔菲拉）把他们带进去。

斯塔菲拉　你们跟我来。

〔康格里奥等一行随斯塔菲拉进屋。

第　七　场

皮托狄库斯　（对进屋的康格里奥等人）你们当心点。（回到梅格多洛斯屋前）我去看看厨子们在干什么？我今天得守着他们，

要特别留神。我还不如这么办，干脆让他们到地窖里去准备午饭，等他们准备好了，我们再用小篮子把菜提上来。可是他们要是在底下做什么就吃什么呢？那倒不错，上面的人没有饭吃，下边的人倒吃个大饱。嘿，我在这里废话连篇干什么呀，好象闲得没事干似的，屋里还有一大帮强盗呢。（下）

第 八 场

〔欧克利奥提着一小包东西上。

欧克利奥　我很想打起精神，今天把女儿的婚礼办得象个样子。我到了市场上，问鱼的价钱，价钱很贵，羊肉也贵，牛肉也贵；里脊、海鱼、猪肉，样样都太贵。我又没有钱，东西就显得更贵。当时我很恼火，眼看什么也买不成，只好一甩手离开了那些肮脏东西。后来，我边走边想：如果节日不注意节约，把钱花光了，平日就得挨饿。我把这个想法同我的胃和心商量，最后决定嫁女儿尽可能少买东西。现在我就买了这点乳香和这个花环，把它们放到灶上，敬献给我的家神，愿他保佑我的女儿婚姻美满。（望着屋门）我怎么看见我家屋门大开呢？里面还叮当叮当响？不好，是不是有人来抢我的东西了？

康格里奥　（在屋内）尽可能向邻居借一个大一点的坛子来，这个小了，装不下。

欧克利奥　啊，天哪，可糟了！他们在抢金子，找坛子。阿波罗啊，我求求你，帮帮我的忙，用箭射死这些抢财宝的强盗，你以前曾经这样帮过别人的忙。我干嘛还在这儿迟疑呢？我应该往回跑！要不就全完了。（急跑进屋）

第 九 场

〔安特拉克斯从梅格多洛斯屋内上。

安特拉克斯 （对屋内）德罗蒙，去把鱼收拾好。你，马克利奥，把鳗鱼、鳍鱼尽快刮干净。我到隔壁找康格里奥借个小锅来。你把那只公鸡替我把毛去净，要去得比秃顶演员还光溜。可是，为什么邻居那边一片吵嚷声？天哪，我看肯定是厨子们在干他们的活儿。我得赶紧回去，不要让我们这边也发生这种混乱。（回屋）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康格里奥等从欧克利奥屋内逃出来。

康格里奥　啊哟哟，啊哟哟！公民们，乡亲们，居民们，邻里们，外乡客人们，给我让开路，让我好逃跑！请你们把整条街都空出来！我可从来没在酒神庙当过厨子，今天是第一次。我碰上了发酒疯的家伙，他拿棍棒狠命地揍我和我的同伙。这个老头子象是在演武场上拿我当操练靶子似的，揍得我浑身疼痛难忍，看来快活不成了。啊呀，啊呀，天哪，糟了，庙门开了！他在那儿！他跟出来了！我知道该怎么办，是他教会我的，他是我的老师。（离开）我还从来没有看见哪家使棍棒比他家更漂亮，他把我和我的同伙打得遍体是伤，把我们一起从屋里赶了出来。

第 二 场

〔欧克利奥由屋内出来。

欧克利奥　你回来！现在你往哪儿跑？站住，站住！

康格里奥　笨蛋，你嚷嚷什么？

欧克利奥　我要找官方告你。

康格里奥　为什么?

欧克利奥　因为你拿着厨刀。

康格里奥　厨师应该拿厨刀。

欧克利奥　你为什么威胁我?

康格里奥　我觉得刚才我做了件错事:没有拿刀捅了你。

欧克利奥　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坏的坏人,我真想再狠狠地揍你一顿。

康格里奥　啊,你别嚷嚷了,情况明摆着,事情本身可以证明,你用棍子把我浑身打得象海绵一样瞳腾了。你这个穷要饭的,你凭什么打我们?

欧克利奥　什么?你还要问?是不是我还没有把你揍够?(举棍欲打)

康格里奥　(后退)好,好!只要我这个脑袋还有知觉,我一定要让你遭殃。

欧克利奥　你脑袋以后怎样,我不知道,现在你的脑袋并不傻。你为什么趁我不在的时候,不得到我的允许,就偷进我的家?你说吧。

康格里奥　你住嘴!我们是来为你准备结婚酒席的。

欧克利奥　你这个坏蛋,用得着你来管我是吃生的,还是吃熟的?你又不是我的保护人。

康格里奥　我想知道,你让不让我们准备午饭?

欧克利奥　我也想知道,我家里的东西还能不能保住?

康格里奥　我只希望能把我们带来的东西完好无缺地带回去,不用担心我会拿你什么东西。

欧克利奥　我知道,用不着你说,我全明白。

康格里奥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在那里准备午饭？我们干了什么，说了什么，惹你不高兴？

欧克利奥　你还问？你这个坏东西！你把我的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你要是老老实实地呆在灶边，那儿是你干活的地方，你的脑袋就不会开花了。你刚才是找打。你要明白，告诉你：你如果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哪怕只向门口靠近一步，我就让你成为世上最倒霉的人。现在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返身进屋）

康格里奥　（对欧克利奥）你到哪儿去？你回来！拉维尔娜女神[①]保佑我，要是你不把碗碟还给我，我就要在你屋前闹得你名声扫地。（见欧克利奥把门关上）我现在怎么办呢？唉，我真是到这儿找倒霉来了。我这次要吃亏了，因为拿的工钱还不够请医生呢。

第三场

〔欧克利奥用外衣掩着金坛子由屋内出来。

欧克利奥　（自语）啊，现在不管我去哪儿，它总得跟着我，我要把它带在身边，不再让它遭受那样的风险。（对康格里奥等人）现在你们都进去吧，厨子，女伎，如果愿意，还可以把所有奴隶都带进去，你们就煮吧，烧吧，快点儿准备，想做多少就做多少。

康格里奥　你说得倒轻巧，先拿棍子把我打得头破血流。

欧克利奥　进去吧！找你们是来干活的，不是来说废话的。

---

① 拉维尔娜女神是小偷和骗子的保护神。

康格里奥　嘿，老头子，你打了我，我要跟你算帐。刚才把我雇来是做饭的，不是来挨打的。

欧克利奥　你和我上法院去！你不要再在这里烦人了。进去，准备午饭，要不你就离开这里见鬼去。

康格里奥　你才见鬼去呢！

〔康格里奥等人进屋。

第　四　场

欧克利奥　（注视着康格里奥等人进屋）他可算走开了。啊，老天爷，穷人和富人打交道真需要很大的勇气。就象梅格多洛斯，他想方设法要同我这个倒霉的人攀亲，他装作为了我的名誉，派厨子到我这儿来，其实，他派他们来是为了抢我的东西。此外还有屋里那只公鸡，它是老婆子用私房钱买的，也差一点没把我彻底毁了。那只公鸡用爪子在我埋金子的地方到处抓。事情还用多说吗？我一见就火冒三丈，操起棍子，把那公鸡——那个当场拿获的贼打死了。毫无疑问，厨子准是答应给公鸡报酬，只要它能把东西刨出来。我终于斩断了他的魔爪。啊，我的邻居梅格多洛斯从市场上回来了。我已经没法回避，只好呆在这里和他打个招呼。

第　五　场

〔梅格多洛斯上。

梅格多洛斯　（未发现欧克利奥）我对许多朋友说了，说我要办喜事了，他们都对欧克利奥的女儿赞不绝口，认为我这件事

办得明智，主意拿得好。我想，如果别的有钱人也能象我这样做，娶穷人的没有嫁妆的女儿，人们就会更加团结，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也会比现在减少很多，妇女们的行为也会变得比现在检点，我们的浪费也会比现在少。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少数贪婪的人会有不同意见，那些人贪得无厌，法律无法管，皮匠的尺子无法量。他们也许会说："如果让穷人家的女儿获得这样的权利，那些嫁妆丰厚的富家女人去找谁结婚呢？"她们乐意找谁就找谁去吧，只是不要带嫁妆。如果她们能够以优良的风尚代替现在随身带着的嫁妆，现在骡子的价钱比马贵，我想到那时候，骡子的价钱会比高卢的骟马还便宜。

欧克利奥　（旁白）啊，真是谢天谢地，听了他的话真使人高兴，他关于节俭的话，说得完全在理。

梅格多洛斯　那时她们谁也不好再说："我随身带来的嫁妆比你原有的家财还要多，因此你应该给我紫袍、金首饰、侍女、骡子、骡夫、仆从、侍童、乘坐用的车子。"

欧克利奥　（旁白）他对贵妇们的习性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愿意选他当监督妇女风纪的官吏。

梅格多洛斯　现在，不管你到谁家去，你会发现院子里停放的骡车比你去庄园时在乡下看到的还多。不过，同妇女们的其它花费相比，这点花费还算不了什么。洗衣服的、卖珠宝的、裁缝、织毛线的都来要钱；还有织花边的、做外套的、制作礼服的也来了；紫颜色的染工、黄颜色的染工、做皮手筒的、调制香料的也来了；卖布的、卖鞋的也来了，有卖皮鞋的，卖拖鞋的，卖凉鞋的；还有卖锦葵色颜色的、卖发带的、卖腰带的也都来了。你也许以为就这些人，把他们打发走就完了。不，前

厅里还坐着卖毛皮的、织布的、缝花边的、作木工的；此外还有好几百人正在接踵前来。你把他们带进来，给了他们钱，也许你又以为把他们打发走就完事了，可是又来了卖番红花染色的等等恶棍，都想乘机来捞一把。

欧克利奥　（旁白）我想招呼他，可是又不愿打断他关于女人习气的叙述。不，还是让他继续说下去吧。

梅格多洛斯　等到你已经把家产全部花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最后又来了一个军官向你讨兵役捐。这时你只好去找钱商结算，肚皮空空的军官坐在你家里，等你给他钱。当你同钱商算好帐时，你发现自己还欠着他的钱，这时你只好请求军官等到第二天。嫁妆丰厚的妇女还会给你带来许多别的繁重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耗费。没有嫁妆的女子完全处于丈夫的控制之下，嫁妆丰厚的妇女则给丈夫带来不幸和灾难。（发现欧克利奥）瞧，我的亲戚就在门前站着。欧克利奥，你好！

第　六　场

欧克利奥　我非常欣赏你的高论。

梅格多洛斯　你都听到了？

欧克利奥　从头到尾全都听到了。

梅格多洛斯　不过你为女儿举行婚礼时，衣着如果能够整齐一些，我心里会感到更高兴。

欧克利奥　那些把资财花在衣着打扮和外表上的人应该记住自己的出身。梅格多洛斯，无论是在我家里，或者是在别的穷人家里，决不会有什么超过人们预想的财富。

梅格多洛斯　不，你现有的已经足够了，愿上天使你变得越来越

有钱，愿上天保佑你现有的不会丢掉。

欧克利奥　（旁白）"现有的"，这句话听起来实在不是味儿。我家里有什么，看来他都清楚了，就象我自己知道的一样。老婆子一定把秘密传开了。

梅格多洛斯　你一个人嘀咕些什么？

欧克利奥　我刚才在考虑应该怎样责备你。

梅格多洛斯　为什么？

欧克利奥　你还问我为什么？你让我屋子里每个角落都挤满了贼，你给我派去五百个厨子，个个都是革律昂①的后代，每人六只手，即使让目光敏锐的阿耳戈斯②——尤诺曾经派他去看守伊奥——去看守他们，也没法把他们看住。此外还有那个女伎，即使酒象科林斯的皮瑞那泉水一样涌流，她一个人也能把它全部喝干。其它食物——

梅格多洛斯　那里有足够一军团人食用的东西。我还给你送去一只羊哩。

欧克利奥　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比它更可怜的动物。

梅格多洛斯　你说说看，它怎么可怜。

欧克利奥　瘦得皮包骨头。它虽然是个活物，却透明得在阳光底下都看得见内脏，就象布匿人的灯笼③一样。

梅格多洛斯　（不高兴地）我买它是为了宰了吃。

欧克利奥　你最好把它牵出去埋了吧。我估计它大概已经断气

① 革律昂是传说中的三头巨怪，在埃里忒亚岛牧牛，后来被著名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

② 阿耳戈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怪，睡觉时部分眼睛轮留休息。尤皮特诱惑了河神的女儿伊奥后，害怕妻子尤诺妒忌，把伊奥变成牛。尤诺派阿耳戈斯日夜看守，使伊奥受尽了折磨。

③ 可能喻玻璃灯笼，因为据说玻璃是布匿人（即腓尼基人）发明的。

了。

梅格多洛斯　欧克利奥，我想今天同你痛痛快快地喝几盅酒。

欧克利奥　老天爷！我可不能喝酒。

梅格多洛斯　我可以派人从我们家里给你抬一坛陈酒来。

欧克利奥　千万不要，我决定只喝白水。

梅格多洛斯　尽管你决定只喝白水，但是只要我活着，今天我非要把你好好灌醉不可。

欧克利奥　（旁白）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是想用酒把我灌倒，好安排那条路子。这样，我的宝贝（瞧瞧外衣掩着的金坛子）就要换主人了。我要提防他，把金子藏到屋外别的地方去。我要让他的酒和阴谋全都落空。

梅格多洛斯　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要去洗个澡，准备祭神。（下）

欧克利奥　啊，坛子啊，你和你里面藏着的金子面临着多少敌人啊！现在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你送走。坛子啊，我送你到守信女神庙去，把你好好藏在那里。守信女神啊，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请你替我看守它，我把它委托给你，请你不要让它改变主人。守信女神啊，我信任你，现在就来找你。（携金坛子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斯特罗比卢斯上。

斯特罗比卢斯 （自语）你要是个能干的奴隶，就得象我现在这样办事，完成主人的命令毫不拖延，任劳任怨。你要是想诚心诚意地为主人服务，就应该首先考虑主人，然后再考虑自己。如果你想睡觉，睡着的时候也应该想到自己是个奴隶。①你应该尽可能摸透主人的意思，做到能用眼睛看出主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主人有什么吩咐，你都要很快地去完成，比四匹马的车还快。如果你的服务能够如此周到，你就永远不会品尝皮鞭的滋味，也永远不会痛苦地磨光镣铐。我家主人爱上了这个贫穷的欧克利奥的女儿，他听说要把她嫁给梅格多洛斯，因而派我到这里来打听打听，事情究竟怎

① 此处以下尚有原诗592—598行，“如果你伺候的主人正在恋爱，象我的主人现在这样，你若发现主人正被爱情弄得神魂颠倒，我想这时奴隶的职责不是进一步激励他，而是要设法挽救他。就象人们给初学游泳的小孩送个筏子，使他少花点力气，游动和划水都轻松一些；我觉得，对恋爱中的主人来说，奴隶正应该是这样的筏子，把主人托住，使他不至于下沉。”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段不是普劳图斯的原作，或者至少不属于这个剧本，因而一般都把它移在脚注里。

样。我现在就坐在这座祭坛旁边，从这里，我可以观察这边和那边的动静，还不会招人疑心；我要看看他们究竟干些什么。（隐到祭坛后边）

第 二 场

〔欧克利奥上。

欧克利奥 （没有发现斯特罗比卢斯）守信女神啊，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说我的金子是在你那里。我不相信有人会找到它，因为我把它藏得非常好。啊，如果有谁找到那个装满金子的坛子，那他就发大财了。守信女神，请你不要让人找到它。我现在去洗个澡，然后向神献祭，这样，当女婿到来的时候就不会耽误他把我女儿娶回去。守信女神啊，我现在再一次恳求你，请你替我保管好金子，我把金子托付给你了，它就藏在你的祭坛底下。（进屋）

斯特罗比卢斯 （从祭坛后跳出）啊，老天爷，我刚才听见这个老人说了些什么！他说他把满满一坛金子藏在守信女神祭坛下面。女神啊，我希望你对他的好意不要超过对我的好意，我看他就是我的主人钟情的那个姑娘的父亲。我这就进庙去搜查，趁他现在正忙着，看能不能把金子找到。啊，女神，如果我能找到它，我将满满斟上一大碗虔诚的蜜酒。我先敬你，然后自己再开怀畅饮。（进庙）

第 三 场

〔欧克利奥由屋内上。

欧克利奥　刚才乌鸦在我左边叫，这不会是没有缘故的。它一面叫，一面用爪子抓地，我的心随即乱跳，都要跳出来了。我还是赶紧去瞧瞧吧！（进庙）

第　四　场

〔庙里传出吵嚷声，欧克利奥拉着斯特罗比卢斯上。

欧克利奥　滚出去，你这个刚从地底下爬出来的蛆，你以前从来没有露过面；现在你一露面就该遭殃了！你这个小偷，我要把你狠狠地揍一顿。

斯特罗比卢斯　老年人，你是犯了什么病了？我和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推我？拉我？为什么打我？

欧克利奥　你这个恶棍，你这个贼，一个不折不扣的贼，你还要问？

斯特罗比卢斯　我偷你什么了？

欧克利奥　你还给我。

斯特罗比卢斯　你要我还你什么？

欧克利奥　这还用问？

斯特罗比卢斯　我没有拿你什么东西。

欧克利奥　你拿了我的东西，你把它给我。你要干什么？

斯特罗比卢斯　我要干什么？

欧克利奥　你甭想拿走。

斯特罗比卢斯　你要干什么？

欧克利奥　放下！

斯特罗比卢斯　啊，老头子，“从后面”①？我看你大概常干这种

① 拉丁文中“放下”和“从后面”为同音字。

事。

欧克利奥　你给我把东西放下！不要再胡扯，我现在不和你贫嘴。

斯特罗比卢斯　要我放下什么？你告诉我它是什么。真的，我什么也没有拿，什么也没有动。

欧克利奥　把手伸出来！

斯特罗比卢斯　喏，伸给你，在这里。

欧克利奥　我看见了。把第三只手也伸出来！

斯特罗比卢斯　（旁白）我看这个老头子是中了邪，完全疯了。（对欧克利奥）你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吗？

欧克利奥　是的，既然我还没有把你绞死。如果你不承认的话，我非把你绞死不可。

斯特罗比卢斯　我向你承认什么？

欧克利奥　你从这里拿走什么了？

斯特罗比卢斯　如果我拿了你什么东西，让老天爷惩罚我！（旁白）我要是不想拿，也让老天爷惩罚我。

欧克利奥　你站好，抖抖你的披衫。

斯特罗比卢斯　好，照你的办。

欧克利奥　你把它藏在内衣里了。

斯特罗比卢斯　你想怎么检查就怎么检查吧。

欧克利奥　（旁白）嘿，他这个无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好使我相信他没有拿。我知道这种鬼把戏。（对斯特罗比卢斯）你再把右手伸出来。

斯特罗比卢斯　好！

欧克利奥　现在再把左手伸出来。

斯特罗比卢斯　我把两只手都伸出来了。

欧克利奥　现在检查完了。把东西交出来！

斯特罗比卢斯　要我交什么？

欧克利奥　啊，你还在耍把戏。你当然是拿了。

斯特罗比卢斯　我拿了？我拿什么了？

欧克利奥　我不说，你是想让我说。你拿了我什么东西，就只把什么东西还我！

斯特罗比卢斯　你疯了！你已经把我搜查遍了，什么也没有搜出来。

欧克利奥　等一等，等一等！（静听，觉得庙内似有动静）谁在那儿？谁和你一起在庙里呆过？（旁白）啊，天啊！那个人正在里面找哩。我要是放开他，他就跑了。可是我已经把他搜查过了，他什么也没有。（对斯特罗比卢斯）你走吧，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斯特罗比卢斯　愿尤皮特和诸位天神惩罚你。

欧克利奥　（旁白）他倒很会感谢人！（对斯特罗比卢斯）现在我要进去，紧紧掐住你那个同伙的脖子。你还不滚开！你走还是不走？

斯特罗比卢斯　我走，我走。

欧克利奥　你小心，不要再让我碰上你。（进庙）

第　五　场

斯特罗比卢斯　我就是不得好死，今天也要让这个老头子上圈套。我看他不会再把金子藏在这里了，他肯定会把金子拿走，换个地方。啊，门在响。老头子拿着金子出来了。我就悄悄躲到门后边去。（躲到梅格多洛斯屋旁）

第 六 场

〔欧克利奥携金坛子由庙内出来。

欧克利奥　我曾经认为守信女神是绝对可靠的，可是她只差一点点就把我坑了。如果不是乌鸦及时提醒我，我就完了。啊，我多么希望那只乌鸦再飞到我面前来，它给我送了信，我也要对它说几句感谢的话，我要是给它什么吃的，我就要破费了！现在我要另找个埋藏金子的僻静地方。城外有山林之神的灵薮，那里荒无人迹，柳林阴森。我要到那儿去找块地方。我把金子托付给山林之神保管肯定比托付给守信女神更可靠。（下）

斯特罗比卢斯　太好了，太好了！天神保佑我！我要先赶到那里，爬上树，从树上观察，看老头子把金子藏到什么地方去。可是主人是让我等在这里的呀！不，就这么办，只要能找到东西，挨鞭打我也认了。（下）

第 七 场

〔卢科尼德斯、欧诺弥雅上。

卢科尼德斯　妈妈，我已经全都对你说了，关于欧克利奥女儿的事，你已知道得同我一样清楚了。现在我再次恳求你，妈妈，虽然我此前已经恳求过你。请你去同舅舅商量商量吧，妈妈！

欧诺弥雅　你知道，我也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实现，我相信你的舅舅会同意的。事情是完全正当的，如果情况确实象你说的那

样，你喝醉了酒，玷污了这个女孩子。

卢科尼德斯　好妈妈，我难道会对你说谎吗？

菲德里雅　（在内）啊，奶妈，我快死了！我求求你，我肚子疼！尤诺·卢基娜[1]，帮帮我的忙吧！

卢科尼德斯　啊，我的好妈妈，事实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她在呼喊，她要分娩了。

欧诺弥雅　我的孩子，你同我一起进去找舅舅，我好让他同意你向我恳求的事。

卢科尼德斯　走，妈妈，我跟着你。

〔欧诺弥雅进屋，卢科尼德斯四面张望，自语。

真奇怪，我的奴隶斯特罗比卢斯到哪儿去了，我曾经吩咐他在这儿等我的。我想他只要是在为我忙碌，就不该生他的气。我现在进屋去，商量同我生命攸关的事情。（进屋）

第八场

〔斯特罗比卢斯携金坛子上。

斯特罗比卢斯　金山上住着啄木鸟，我比它们更富有。别的国王根本不用提，他们都是一些穷光蛋，我是腓力王。啊，多么愉快的一天！我刚才离开这里之后，赶在他前面到了那儿，爬上树，等了好久，看准了老头子把金子藏在什么地方。等他离开之后，我从树上滑下来，把这个装满金子的坛子挖了出来。后来，我在那儿看见老头子又返回去了，但他没有看见我，因为我悄悄向路旁避开了。啊，啊，他来了。我就进去，把

---

[1] 即神后尤诺，她是妇女的保护神，也助产，故称卢基娜（光明之意）。后来，尤诺·卢基娜成为专司助产的女神。

金子放到屋里。(下)

第 九 场

〔欧克利奥急促跑上。

欧克利奥　啊，这可糟了，坏了，完了！我往哪儿跑？我不往哪儿跑？抓住！抓住！抓住谁？他是谁？我不知道，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两眼发黑！我去哪儿？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全弄不清了。(对观众)我求求你们，帮帮我的忙，我央告你们，我叩求你们！请告诉我，是谁把坛子拿走了。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讥笑我？我认识你们，我知道这里许多人都是贼，他们衣冠楚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坐在这里，好象非常规矩。(对一观众)你说什么？我相信你，因为根据外表，我看你是个好人。嘿，他们谁也没有拿？你要我的命了。那么你说，谁拿了？你不知道？啊，我真倒霉，我完了，我这样苦命！今天这个日子给我带来了多少悲伤、灾难、痛苦、饥饿和贫困！我是世上最可怜的人！生命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精心守护的那么多金子都丢掉了。我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我的心灵，对不起我的天性。现在别人都在为我的不幸和灾难幸灾乐祸。我真受不了啊！

〔卢科尼德斯自梅格多洛斯屋内上。

卢科尼德斯　谁在我们屋前嚎啕大哭，大发牢骚？(发现欧克利奥)这不是欧克利奥吗？我彻底完了，我看准是事情暴露了，他发现他女儿生孩子的事了。现在我没了主意，是离开这里呢？还是留在这儿；是迎上前去呢？还是赶快逃跑。啊，我真不知道如何办好！

第 十 场

欧克利奥 （听见有人说话）谁在这里说话？

卢科尼德斯 是我，一个不幸的人！

欧克利奥 不，我才是不幸的人，我完了，我碰上了这样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卢科尼德斯 打起精神来吧！

欧克利奥 我怎么能打起精神呢？

卢科尼德斯 惹你苦恼的那件事是我干的，我承认。

欧克利奥 什么？你说什么？

卢科尼德斯 是真的。

欧克利奥 年轻人，我有哪件事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和我的孩子呢？

卢科尼德斯 是神鼓励我干的，是神诱使我去找她[①]的。

欧克利奥 什么？

卢科尼德斯 我承认我错了，我知道我犯了罪，我就是来向你请罪的，希望你能原谅我。

欧克利奥 你怎么敢动不属于你的东西？

卢科尼德斯 你看该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我看那是天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意，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欧克利奥 我看我应该把你铐起来弄死，这也是神意。

卢科尼德斯 不，请你不要这样说。

欧克利奥 你怎么未经我的许可就动我的东西？

---

① 拉丁文中"坛子"一词是阴性词。

卢科尼德斯　那是由于酒和爱情。

欧克利奥　你这个最放肆不过的人，你这个无耻之徒，你胆敢来对我这样说话！如果可以象你这样为自己的罪过辩护，那就让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妇女身上带的金子吧。当我们被人抓住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样干是喝醉了酒，是由于爱情。如果借口酒醉和爱情就可以任意胡作非为，那么酒和爱情就太不值钱了。

卢科尼德斯　我是因为自己错了，主动来求你宽恕的。

欧克利奥　我不喜欢别人为自己的过错狡辩。你知道，那不是属于你的，你不应该去动。

卢科尼德斯　既然我已经触犯了她，我只希望能够属于我所有。

欧克利奥　你难道还想没有我的同意，就占为己有吗？

卢科尼德斯　如果你不同意，我不强求你。不过我想她是应该属于我的。我看你最终也会理解，欧克利奥，她应该属于我。

欧克利奥　瞧着吧，你要是不还我，我要把你拖到法庭去，我要控告你。

卢科尼德斯　（疑惑）要我还你什么？

欧克利奥　把你偷的东西还给我。

卢科尼德斯　我偷你东西了？在哪儿偷的？偷什么了？

欧克利奥　老天爷保佑！你还说你不知道？

卢科尼德斯　请你告诉我，你究竟向我讨什么。

欧克利奥　我向你讨一坛金子，你刚才承认你拿了。

卢科尼德斯　啊，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没有拿。

欧克利奥　你否认？

卢科尼德斯　是的，我绝对否认。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什么金子，什么金坛子。

欧克利奥　就是你从山林之神的灵薮取走的那坛金子，你还给我。你去把它拿来。好吧，我跟你平分。虽然对我来说你是个贼，但我并不憎恶你。去吧，把它拿来。

卢科尼德斯　你说我是贼，我看你是神智不清！欧克利奥，我以为你知道了另外一件事情，一件同我有关，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有时间，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欧克利奥　你说句真心话，你偷了那些金子没有？

卢科尼德斯　确实没有。

欧克利奥　你知道不知道是谁拿走了？

卢科尼德斯　我不知道。

欧克利奥　要是你知道是谁把金子拿走了，你会告诉我吗？

卢科尼德斯　当然。

欧克利奥　你不会同那个拿金子的人分赃或者包庇那个贼吗？

卢科尼德斯　不会的。

欧克利奥　如果你说谎呢？

卢科尼德斯　那就让老天爷爱怎么惩罚我就怎么惩罚我吧。

欧克利奥　好，够了。现在你就说你想说的事情吧。

卢科尼德斯　假如你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家庭，我可以告诉你：梅格多洛斯是我的舅舅，我的父亲叫安提马科斯，我叫卢科尼德斯，我的母亲是欧诺弥雅。

欧克利奥　我知道你的家庭。我急于想知道的是你现在要说些什么。

卢科尼德斯　你有个女儿。

欧克利奥　不错，她就在家里。

卢科尼德斯　我想，你是不是已经把她许给我的舅舅了？

欧克利奥　是这样。

卢科尼德斯　他现在让我告诉你：他不准备娶她了。

欧克利奥　什么？一切都准备好了，酒席都安排就绪了，怎么又不娶了？愿全体男神和女神都降灾于他！啊，就是由于他，我今天才丢失了那么多金子，我真倒霉啊！

卢科尼德斯　不要着急，不要骂人。愿天神使你和你的女儿幸福如意。请你也这么求神保佑。

欧克利奥　愿天神保佑。

卢科尼德斯　愿天神也赐福于我。现在你听我说。如果有人犯了过错，他既不感到惭愧，也不想为自己赎罪，这样的人是最可鄙的。欧克利奥，我现在请求你，请你宽恕我曾经无意中对你和你的女儿犯下的过失，请你把她嫁给我，法律要求这样做。我承认，我对不起你的女儿，那是在地母节的狂欢之夜，由于酒和感情冲动。

欧克利奥　啊，天哪，我听到你说些什么呀！

卢科尼德斯　你何必伤心？我让你为女儿举行婚礼时便作了外祖父。你女儿已经生了孩子，你算算看，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我舅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废除婚约的。进去吧！你去了解一下事情是不是象我说的那样。

欧克利奥　啊，我彻底完了，不幸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我要进去看看是不是真象他说的那样。（进屋）

卢科尼德斯　我也跟你进去。（稍停）事情看来好象很顺利。我不理解，我的奴隶斯特罗比卢斯到哪儿去了。我在这里等他一会儿，然后再去找欧克利奥。这样可以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好向他女儿的贴身老奶妈打听我们过去的事，她知道事情的经过。（留在门旁）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斯特罗比卢斯由屋内上。

斯特罗比卢斯 永生的天神啊！你们赐给了我多大的幸福！我有一坛金子，整整四磅重①。有谁比我更富有？雅典人中，谁受到过天神更大的恩赐？

卢科尼德斯 （旁白）我好象听见附近有人说话。

斯特罗比卢斯 嘿，那不是我的主人吗？

卢科尼德斯 那不是我的奴隶吗？

斯特罗比卢斯 正是他！

卢科尼德斯 不是别人！

斯特罗比卢斯 我去找他。

卢科尼德斯 我去找他。他大概已经按照我的吩咐，找过姑娘的老奶妈啦。

斯特罗比卢斯 （自语）我告诉不告诉他我找到了财宝？这样，我用它为自己赎身。我去和他说说。（对卢科尼德斯）我找到

---

① 原文为四利布拉，利布拉是罗马斤，约合327.5克。

了……

卢科尼德斯　你找到了什么?

斯特罗比卢斯　我找到的可不是孩子们经常嚷嚷在豆子里找到的东西。

卢科尼德斯　你是不是又犯了老毛病?你又在开玩笑,

斯特罗比卢斯　主人,等一等。我告诉你,你听着。

卢科尼德斯　你说吧。

斯特罗比卢斯　主人,我今天找到了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

卢科尼德斯　在哪儿?

斯特罗比卢斯　我告诉你,满满一坛金子,整整四磅重。

卢科尼德斯　啊,你干的好事!(旁白)他是偷的欧克利奥的。(对斯特罗比卢斯)金子在哪儿?

斯特罗比卢斯　在屋里柜子里。现在我想为自己赎身。

卢科尼德斯　你这个坏透了的无赖,我会让你赎身?

斯特罗比卢斯　主人,算了吧,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哈哈,我巧妙地考验了你一下。你是准备要抢走我找到的东西。如果我真的找到了金子,你打算怎么办?

卢科尼德斯　你不要开玩笑。去,把金子交出来!

斯特罗比卢斯　要我交出金子?

卢科尼德斯　我要你把金子交出来,还给人家。

斯特罗比卢斯　哪儿来的金子?

卢科尼德斯　你刚才说放在柜子里的金子。

斯特罗比卢斯　我是象过去一样说着玩儿。

卢科尼德斯　你不是说过你有金子吗?

斯特罗比卢斯　是的,我这样说过。

卢科尼德斯　(揪住斯特罗比卢斯)我要你尝尝苦头!

斯特罗比卢斯　即使你杀死我，也永远不可能从我这里拿……①

① 自此以下原剧已残缺，仅传以下诸行：

1、为了这些番红花颜色的盛装，要带和嫁妆

2、他怎样诈骗这个人

3、欧克利奥　我一天挖了十个坑。

4、欧克利奥　以前我白天黑夜守着它，心里始终平静不了，现在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5、让那个给我端来凉拌菜的奴隶再给加一些佐料。

根据这些残句和其它材料判断，结尾情节可能是这样：斯特罗比卢斯把金子还给了欧克利奥，欧克利奥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给了卢科尼德斯，并把金子给女儿作嫁妆，全剧在欢乐的结婚宴会中告终。

俘　　虏

王焕生译

剧 情 梗 概[1]

赫吉奥的一个儿子在和埃利斯人②作战时被俘了；他的另一个儿子四岁时被一个逃跑的家奴拐走了。父亲急切希望赎回被俘的儿子，便去购买埃利斯俘虏，其中买回了他先前丢失的儿子。他的这个儿子和与他一起被俘的主人调换了衣服，更换了姓名，为的是能使主人获释，结果他自己受到严厉的责罚。主人回去后领回来赫吉奥的被俘的儿子，同时带回来那个逃跑的家奴。经过讯问，赫吉奥认出了自己的这个儿子。

① 此剧情梗概是古代学者为本剧所撰，并非出自原作者手笔。

② 埃利斯人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

剧中人物

埃尔伽西卢斯　门客

赫吉奥　老人

洛拉里乌斯　赫吉奥的奴隶

菲洛克拉特斯　青年，埃利斯俘虏

廷达鲁斯　菲洛克拉特斯的家奴，战斗中和主人一起被俘，实为赫吉奥的儿子

阿里斯托丰特斯　青年，埃利斯俘虏

小奴隶

菲洛波勒穆斯　青年，赫吉奥的儿子

斯塔拉格穆斯　赫吉奥的奴隶

科拉孚斯　赫吉奥的奴隶

看守、奴隶数人

地　点

希腊西部。埃托利亚一城市。赫吉奥的屋前。

时　间

上午。

开 场 词

〔廷达鲁斯和菲洛克拉特斯戴着镣铐，站在赫吉奥的屋前，旁边有奴隶看守着。

朗诵者　你们看到，这里站着两个战俘，旁边站着看守。是的，他们站着，不是坐着，这一点我说的是实话，你们可以为我作证。（指赫吉奥的屋）住在这屋里的老人名叫赫吉奥，（指廷达鲁斯）是他的父亲。至于他是怎样成了他父亲的奴隶的，我这就向大家作介绍，只是请大家注意听。原来，这位老人生过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四岁时被一个家奴拐走了。那个家奴带着他逃到埃利斯，（指菲洛克拉特斯）卖给了他的父亲。你们听明白吗？好，好极了！（听见后排有人叫嚷）啊，海格立斯啊！①最后边的那一位说他没有听明白。请大家让他前边坐！（见大家没有动）喂，可敬的朋友，你如果没有地方坐，（指出口）那有地方可以出去，我看你是存心想让演员当乞丐！请别误会了，我不会为了你而喊破嗓门的。（对观众）你们诸位在坐的，论家产都属殷实之户，为了不使我负债，敬请你们把话听完。现在言归正传。我刚才说到，他父亲的那个逃奴从他家逃跑时，拐走

① 海格立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罗马人常凭他的名义起誓或用来表示惊讶、感叹等。

了小主人，卖了。（指菲洛克拉特斯）是他的父亲买下了，交给他使唤，因为当时那个小孩和他差不多大小。（指廷达鲁斯）他现在在自己家里，成了自己父亲的奴隶，父亲本人却不知道。啊，众神戏弄我们这些常人真象玩皮球一样啊！你们现在已经明白他的一个儿子是怎样丢失的。在埃托利亚人[①]和埃利斯人开战之后，象在战斗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另一个儿子被俘了。在那边，在埃利斯，医生墨那尔胡斯买下了他。而在这里，父亲则开始购买埃利斯俘虏，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个有身价的人，好用来交换自己被俘的儿子，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在他家里的这个俘虏也是他的亲生儿子。昨天，他听说俘虏了一个埃利斯骑兵，家境富有，出身高贵，他因痛惜儿子，希望能尽快地把儿子赎回来，便不惜钱财，向市政官买下了战利品中的这两个俘虏。然而，他们两人却策划了一个阴谋，（指廷达鲁斯）这个奴隶想通过这个阴谋，使主人能被释放回去。为此，他们互相交换了衣服，更换了姓名。那一个叫菲洛克拉特斯，这一个叫廷达鲁斯，今天他们要互相饰演对方，那个饰演这个，这个饰演那个。（指廷达鲁斯）他今天将要机警地进行这场阴谋，让自己的主人获得自由。然而，他没有想到他也将同时援救自己的哥哥，使他也获得自由，回到祖国，回到父亲身边。正如在许多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个人在无意之中做的事情带来的好处，往往远远胜过他有意地做的好事。他们确实只是为了自己考虑、计划这个阴谋的，并且已经商量好了。他主动提议

---

① 埃托利亚人住在希腊西部，与埃利斯人隔海相望。

留下来给父亲当奴隶，而他本人现在并不知道他是在给自己的生身父亲当奴隶。我一想到这里，便不由得感慨万分：人生是多么可怜啊！

这就是我们将要表演的故事，对你们来说则是戏。此外，我还想提醒你们几句，它们无疑会有助于你们更好地理解这出剧。这剧不是用惯常手法编写的，它与别的剧迥然不同，剧中没有难以启齿的粗俗诗句，没有不守信义的妓馆老板，没有心地邪恶的妓女，没有夸口吹牛的军人。你们也不要因为我刚才说埃托利亚人和埃利斯人在进行战争而胆颤心惊，战斗是在剧场之外，在远方进行。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身着喜剧服饰，要我们突然改演悲剧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有谁想观看战斗场面，那就请他自己挑起争执吧。他如果有幸碰上一个强手，我敢担保，他会经历一场如此不称心的战斗，以至于他从此不会再想观看任何战斗场面。（转身）好，我该离开了。诸位，平日的公正法官，战时的杰出战士，再见！

〔朗诵者及俘虏、看守下。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埃尔伽西卢斯上，样子饥饿、可怜。

埃尔伽西卢斯 年轻人送给我一个诨名，称我是“斯科尔托”①，因为我赴他们的宴会通常是不邀而至的。我知道，嘲笑我的人认为这个名字很不雅观，但我却要说，这个名字取得好。宴会上，浪荡哥儿们掷骰子的时候，他们一面抛掷，一面呼唤姘头的名字。这是不是吁请呢?当然是!对于我们门客来说，请海格立斯作证，就更应该是这样，既然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正式招呼我们，正式邀请我们赴宴。②我们门客象老鼠，吃的通常是别人的饭食。休假期到了，人们前往乡间消夏，我们的牙齿也只得跟着空闲起来。这时我们又象蜗牛。暑天里，蜗牛缩在自己的壳里，如果没有雨

---

① “斯科尔托”（Scorto）来自scortum，该词原意为皮革，借指行为放荡的男女，尤指娼妓。

② 把不邀而至地赴宴的门客称作“斯科尔托”，包含一个机敏的文字游戏。浪荡子们掷骰子玩的时候，常常得意忘形地呼唤姘头（scortum）的名字，吁请（invocare）她们助佑取胜。拉丁文“不速之客”（invocatus）与“被呼唤的”、“受邀请的”（invocatus）同音，利用这两个字的同音，“不速之客”成了“被呼唤的”，并由此引申为“姘头”、“娼妇”。反过来，埃尔伽西卢斯觉得自己既然被称为“斯科尔托”，那他赴宴便是受邀请的，而不是不邀而至的，用以自我解嘲。

露，它们便靠自身的液汁生活。门客也是这样，假期中，他们缩在自己的窝里，可怜地靠自身的浆汁维持生命，一直要等到他们赖以饕餮的那些人从乡间回来。这期间，我们门客苦熬得象猎犬一样瘦瘠，但当各种社会事务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门客也重新活动起来，象豺狗一样贪婪地吃喝，形象令人腻烦、嫌恶。不过，请海格立斯作证，在这个地方，如果有哪一位身为门客，但又不堪忍受挨几个嘴巴或是用脑袋碰破几个瓦罐儿，那他只好到特罗格弥那城门外去掮口袋了。①我现在不是不面临这种危险，我正担心这样的命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要知道，我的庇护人被敌人俘虏了，因为现在埃托利亚人正在与埃利斯人作战，此地是埃托利亚，他在那边，在埃利斯被俘了。他的大名叫菲洛波勒穆斯，就是住在这座屋子里的老人赫吉奥的儿子，这座屋子现在使我伤心，我一看见它，眼泪便夺眶而出。在他被俘之后，老人为了儿子的缘故，干起了买俘虏的行当——一种不高尚的、与他的本性背道而驰的职业，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交换自己儿子的人。我多么希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啊！他要是换不回儿子，我就没有地方找饭吃了。我对别的年轻人不寄托希望，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这个年轻人可不一样，他品性好，我从来没有用什么感恩去讨他的欢心。他的父亲也是这种品性。我现在就是去找他。不过他家的门怎么自己开了？我

① 特罗格弥那城门位于罗马的阿维提努姆山冈北麓，台伯河边，可能是因为古时有三座拱门而得名。在雅典，门客忍受不了主人在人格上和肉体上对他们的凌辱，常常跑到雅典西南方的珀赖欧斯港去干活，自谋生路。与寄生的门客生活相比，那自然要辛苦得多。在这里，普劳图斯把珀赖欧斯港改成特罗格弥那城门。

以前从这扇门走出来时总是酒足饭饱的。（退到一旁）

第二场

〔赫吉奥、洛拉里乌斯自屋内上。

赫吉奥　喂，你注意听着，我昨天在市政官那里从战利品中挑选和买来的那两个战俘，你给他们戴上普通的锁链，把他们现在戴的重镣换下来。让他们来回走动走动，屋里屋外都可以，不过要特别留神。不加看守的俘虏好似未养乖的鸟，一有机会，他们便会逃跑，从此你别想再捉住他们。

洛拉里乌斯　当然，我们都更希望成为自由人，而不想当奴隶。

赫吉奥　看来你不是这样。①

洛拉里乌斯　如果我付不了赎身钱，你会让——让——让我付诸脚力吗？

赫吉奥　你如果想付给我那个，我也会立即有东西付给你的。

洛拉里乌斯　但愿我能成为你说的那种未养乖的鸟。

赫吉奥　看着办吧！你如果想那样做，我就让你进鸟笼。闲话说够了！记住我的吩咐，快去！我现在去找我兄弟，看看我买的别的俘虏昨天夜里有没有闹什么乱子。我一会儿就从那边回来。

〔洛拉里乌斯进屋。

埃尔伽西卢斯　（旁白）啊，真令人痛心！这位老人只因儿子遭

① 指未看见他积钱，准备为自己赎身。

到厄运，竟干起狱吏的行当来了！（轻声地）不过只要他那被拘押在远方的儿子能够回来，他即使当刽子手，我也乐意。

赫吉奥　谁在这里说话？

埃尔伽西卢斯　（上前）我，一个正分担着你的忧愁的人，愁怆正使他很快地消瘦、衰老、枯槁，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头，他在家里不管吃什么东西，都是食而无味。（旁白）不过我在外面无论吃什么东西，只要尝上一口，就感到舒服极了。

赫吉奥　啊，你好，埃尔伽西卢斯！

埃尔伽西卢斯　愿神明保佑你，赫吉奥！（擦眼泪）

赫吉奥　请不要哭！

埃尔伽西卢斯　我能不为他哭泣吗？我能不为这样一个好青年而伤心落泪吗？

赫吉奥　我一向知道，你是我儿子的忠实朋友，我也明白，他对你来说也是一样。

埃尔伽西卢斯　我们这些凡人，只是在我们拥有的好东西失掉之后，我们才领悟到它们的价值。我只是在你的儿子被捕之后，才真正领会到他的好处，现在我真想他。

赫吉奥　你是一个外人，都为他的不幸感到这样痛苦，我是他的父亲，而且只剩下这一个儿子，又该如何啊？

埃尔伽西卢斯　我是外人？对他来说我是外人？啊，天哪！赫吉奥，请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他是你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他对我来说也是唯一的——，而且更有过之。（继续哭泣）

赫吉奥　我赞赏你，你视朋友的不幸为自己的不幸。（拍拍埃尔伽西卢斯的肩头）年轻人，现在你可以振作起精神了！

埃尔伽西卢斯　哎呀，哎呀！（使劲揉肚子）我这里正难受，我的吃饭大军溃散了。

赫吉奥　（嘲笑地）难道你还没有找到一个人来统率你的这支溃散了的吃饭大军？

埃尔伽西卢斯　你会相信吗？自从你的菲洛波勒穆斯身陷囹圄之后，不管是谁，一碰上这一崇高的职务，全都避而远之。

赫吉奥　请波吕克斯作证[①]，人们回避领受这一职务，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你需要很多很多的兵，需要各种不同军种的兵。首先，你需要皮斯托雷西斯兵，而这种兵又分好多种，有布匿西斯兵，有普拉肯提努斯兵等；你还需要图尔得塔努斯兵，菲克杜伦西斯兵；[②]此外，各种海上值勤水兵你也需要。

埃尔伽西卢斯　如同隐居的杰出天才常常不被人们发现一样，现在这样一位将才还混在普通民众之中。

赫吉奥　好啦，你振作精神吧！我想也许就在这几天，我可能会让我那被俘的儿子回来和大家重新相见。你看，（指屋里）这里有个埃利斯俘虏，他出身很高贵，家境很富有，我想用他会把我的儿子换回来的。

---

① 波吕克斯又名波吕丢克斯，传说是廷达瑞奥斯和勒达所生，所以常和他的兄弟卡斯托尔合称狄奥斯库罗，意为"宙斯的孪生子"。罗马人常以他的名字发誓或表示感叹、惊讶。

② 赫吉奥模仿埃尔伽西卢斯的口吻，以食物喻士兵，把这些食品的名字稍加变形，与罗马人征讨的一些城市或部族的名字谐音，观众听起来既耳熟，又可笑。"皮斯托雷西斯"由"面包工"一词而来，与罗马北方埃特鲁里亚的皮斯托里亚谐音；"布匿西斯"大概指面包、麦饼之类，与罗马人的宿敌布匿人谐音；"普拉肯提努斯"指馅儿饼，与高卢的普拉肯提亚谐音；"图尔得塔努斯"指鸫鸟，与北利牛斯半岛南部的图尔得塔努斯人谐音；"菲克杜伦西斯"指鹟鸟，可能也与某一城市名谐音。

埃尔伽西卢斯　愿神明保佑！不过你现在是不是应邀去哪儿赴宴？

赫吉奥　不，据我所知，没有人邀请我。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

埃尔伽西卢斯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要是这样，我希望你邀请——你自己——去家里吃饭。

赫吉奥　说得妙！不过有个条件：如果饭菜简陋，你可不要嫌弃。

埃尔伽西卢斯　只是不要太简陋了，因为我平常在家里经常用简陋饭菜招待自己。得了，得了，就象买卖成交时那样，你就说声"行"吧！（稍停，正正经经地）如果没有别的人请我去吃更丰盛的午饭，叫我和我的朋友们感到更为称心如意，那么，我就按照我的条件和你——象是拍卖出去一分田产似的，算是敲定了。

赫吉奥　你拍卖给我的不是田产，而是填不满的肚子。不过你如果想来，到时候就来吧。

埃尔伽西卢斯　哦，不，我现在就有空。

赫吉奥　不，不，你再去逮野兔吧，你现在逮着的是只刺猬。要知道，我家的饭菜象是在石头路上滚过似的。

埃尔伽西卢斯　你这话，赫吉奥，是吓不住我的，请不要存这样的念头。到时候我会在牙齿上钉上马蹄铁来的。

赫吉奥　我家的饭菜确实很难下咽。

埃尔伽西卢斯　你们吃的总不会是荆棘吧？

赫吉奥　全是地上长的。

埃尔伽西卢斯　猪这种东西也是地上长的。

赫吉奥　主要是各种蔬菜。

埃尔伽西卢斯　你回去这样关照病人吧。(准备离开)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赫吉奥　那你到时候来吧。

埃尔伽西卢斯　这我记得，用不着你提醒。(下)

赫吉奥　(看着埃尔伽西卢斯的背影)我先进屋去算一下帐，看钱庄那里还存有多少零钱，然后，正如刚才说过的，赶紧去兄弟那里。(进屋)

第二幕

第一场

〔洛拉里乌斯和其他看守奴隶带着廷达鲁斯和菲洛克拉特斯自赫吉奥屋内上，廷达鲁斯和菲洛克拉特斯戴着锁链。

洛拉里乌斯　既然不朽的天神想要这样，让你们吃点苦头，你们就得耐心地忍着。你们如果能够这样对待，苦痛就会变得容易忍受一些。我想你们在家的时候都是自由人，现在既然身受拘押，被囚为奴，那就要顺应这一新的处境，服从主人的命令，脾气放温和些。即使主人对你做出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也应该视为理所当然而加以接受。

菲洛克拉特斯
廷达鲁斯　（齐声地）啊，啊！

洛拉里乌斯　你们用不着这样悲叹，也用不着这样眼泪汪汪，一个人在不幸之中能振奋精神，对他会有帮助的。

廷达鲁斯　我们戴着锁链，耻辱啊！

洛拉里乌斯　然而，要主人取下你们的锁链，同意放了你们，到时候他会后悔的，因为他是花钱把你们买来的。

廷达鲁斯　他怕我们什么呢？要是他放了我们，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承担什么义务。

洛拉里乌斯　你们想逃跑，我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主意。

菲洛克拉特斯　我们想逃跑？我们往那里逃？

洛拉里乌斯　逃回祖国去呀。

菲洛克拉特斯　嘿，去你的吧！你不应该这样揣度我们，把我们与逃亡奴隶相比拟。

洛拉里乌斯　不，不，请波吕克斯作证，只要有合适机会，我不会阻挠你们的。

廷达鲁斯　（尊严地）对不起，请允许我们提个请求。

洛拉里乌斯　什么请求？

廷达鲁斯　请允许在没有你和你的这些助手监视的情况下，让我们自己单独说几句话。

洛拉里乌斯　这可以。（对看守们）你们走开点儿！我们到这边来！（对廷达鲁斯）不过你们说话要简短。

廷达鲁斯　噢，我也是这样想。（对菲洛克拉特斯）你过来！

洛拉里乌斯　（对看守们）你们离他们再远一点！

廷达鲁斯　你们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们俩非常感激，我们太承你们的情了。

菲洛克拉特斯　（对廷达鲁斯）你如果也觉得有必要的话，那就让我们再走过来一点，离他们再远一点，使他们不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使我们的计谋不会被泄露出去。（二人走得离看守们更远一些）要知道，要是行事不机敏，预定的计谋就成不了计谋，而且事情一旦败露，还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现在尽管你扮成是我的主人，我扮成是你的奴隶，然而我们还得多加注意，多加小心，要保持头脑清醒，尽可能避人耳目，谨慎地、机敏地、认真地行动。我们已在着手一件并非儿戏的事情，来不得半点疏忽。

廷达鲁斯　我不会使你失望的。

菲洛克拉特斯　但愿如此！

廷达鲁斯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为了保全你那宝贵的生命，甚至不惜以我的宝贵生命为代价。

菲洛克拉特斯　知道。

廷达鲁斯　但愿在你得到你所希望的东西以后，你仍然能做到"知道"。差不多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当他们渴望得到他们向往的某种东西的时候，他们表现得象是个高尚的人，然而，当他们的希望一旦实现，他们便由高尚的人一变而成为最卑鄙、最无耻的人。不过我觉得，你现在是我希望看到的那种人。/我如同是在对自己的父亲一样对你说这些话。/①

菲洛克拉特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如果可以这样称呼你，我应该称你作父亲，因为除了我的生身父亲之外，你现在是我最亲近的人，亲如父亲。

廷达鲁斯　我知道，我知道。

菲洛克拉特斯　因此我想再一次提醒你记住：我现在不是你的主人，而是你的奴隶。现在我请你注意一点：既然不朽的天神向我们显示意志，让我由你的主人变成你的奴隶，在这之前我总是根据我的权力发号施令，现在我以变幻无常的命运的名义，以我父亲给你的仁慈待遇的名义，以敌人强迫我们现在陷入的共同的奴隶命运的名义请求你，不要再象以前给我当奴隶时那样尊敬我，切切记住，在这之前

---

① 斜线括号里的话是十九世纪的德国学者勒奥（Leo）校订原文时删去的。有的版本采用他的校订，有的版本仍继续保留或改成脚注。译者仍把这些话放在正文里，但用斜线括号括起加以区别，下同。

你是什么人，现在又成了什么人。

廷达鲁斯　我知道，现在我成了你，你成了我。

菲洛克拉特斯　唉，你如果能牢牢记住这一点，我们的这一阴谋也许有成功的希望。

第　二　场

〔赫吉奥自屋内上。

赫吉奥　（回身向屋内）等我把希望知道的情况盘问清楚，就立即回屋来。（对洛拉里乌斯等）刚才我吩咐你们把他们带到外边来，带到这屋门口的，现在他们人呢？

菲洛克拉特斯　（上前）请波吕克斯作证，我看你为了防备我们被人发现，便想出了这种办法，用锁链和看守在我们周围筑起了一道围墙。

赫吉奥　一个人防备自己受骗，即使他认真提防，也是防不胜防的，甚至在他自以为已经严加防备，万无一失的时候，往往实际上他已经中了圈套。我难道无权对你们严加看管吗？要知道，我花了那么大价钱把你们买来，而且付的还是现钱。

菲洛克拉特斯　不，请波吕克斯作证，我们如果因为你派人看管我们而指责你，那是不公平的。同样地，我们如果看到机会合适，从这里跑了，你也不要责备我们。

赫吉奥　象你们在这里一样，在你们那边，我的儿子也在别人的看管之下。

菲洛克拉特斯　他被俘了？

赫吉奥　是的。

菲洛克拉特斯　这样说来，世上不只是我们不勇敢。

赫吉奥　你过来！（领着菲洛克拉特斯离开廷达鲁斯远一些）我有些情况想单独问问你，我希望你不要对我说假话。

菲洛克拉特斯　不会的，只要我知道。要是我不知道，我就只好回你说不知道。

廷达鲁斯　（高兴地，旁白）现在老头子有如坐在理发馆里，主人已经拿起了剪子。真是的，他也没有想到给自己穿件罩衫，以防把衣服弄脏。他是简单地给他剃一剃呢，还是把他完全剃光，这个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他如果在行，我想他会把他剃个精光的。

赫吉奥　你怎么考虑？是想当奴隶，还是想作自由人？你对我说说看。

菲洛克拉特斯　什么距欢乐最接近，距苦难最遥远，什么就是我所希望的，尽管到目前为止，奴隶处境并没有怎么使我感到特别难忍，我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就象我是你们家的儿子一样。

廷达鲁斯　（旁白）好，好！即使只要价一塔兰同[1]，我也不会去买米利都的泰勒斯[2]，在这样的睿智面前，他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饶舌家。主人关于自己的奴隶处境的话说得多机敏！

赫吉奥　那个菲洛克拉特斯出身于什么家族？

菲洛克拉特斯　出身于波吕普卢西乌斯家族，在当地，那是一个既富有，又尊贵的家族。

---

① 雅典货币单位，参见第79页注①。

② 米利都为小亚细亚西部古城，米利都的泰勒斯（约公元前624—547）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古希腊人尊称的著名的“七哲”之一。

赫吉奥　他本人怎么样？很受人尊敬吗？

菲洛克拉特斯　那还用说，绝大多数人都敬重他。

赫吉奥　/照你的话看来，他在埃利斯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啰。/他的家产呢？很肥吗？

菲洛克拉特斯　老头子都把它们熬成油了。

赫吉奥　什么？他父亲还活着？

菲洛克拉特斯　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是把他活着留下的，现在他是不是还活着，奥尔库斯[1]应该知道。

廷达鲁斯　（旁白）事情很顺利！他不仅假话连篇，还故弄玄虚。

赫吉奥　他叫什么名字？

菲洛克拉特斯　叫金银财宝库斯。

赫吉奥　看来显然是因为他钱多才取这么个名字的。

菲洛克拉特斯　不，不，请波吕克斯作证，是因为他既贪婪，又守财。/他的真名叫特奥多罗墨德斯。/

赫吉奥　你说什么？他父亲是不是很齐啬？

菲洛克拉特斯　是的，是的，请波吕克斯作证，简直吝啬到了极点，举个例子你就更清楚了。他给自己的守护神献祭，用的都是极简陋的萨摩斯杯盘，好象担心神会把祭具拿走似的。由此你可以想见，他又会如何信任别人。

赫吉奥　好，好，你跟我来！（旁白）我想把这些情况再问问他。（朝廷达鲁斯走去）菲洛克拉特斯，你的这个奴隶刚才象一个有作为的人那样，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从他那里已经知道你的出身，他对我供认不讳。你如果对有关情况也能如实招认，那会对你有好处的，虽然我已经从他那里知道了。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冥土之神。

廷达鲁斯　他向你如实供认我的情况，算是尽了他的义务，尽管我本来很想对你，赫吉奥，隐瞒我的高贵身分，隐瞒我的家世和财富。现在我既然丧失了祖国，丧失了自由，我认为他惧怕你胜于惧怕我，那是理所当然的。敌人的威力把我降到与他同等的地位，我记得，他早先甚至都不敢在言语上顶撞我，现在就让他用行动伤害我吧！不过你看见没有？命运是怎样随意支配我们，摆布我们啊！我原是个自由人，现在成了奴隶，由顶峰跌落到最底层；我原是习惯于对别人发号施令的，现在却得听从别人的命令。诚然，我如果得到的是一个与我以前在家作主人时类似的主人，那我就可以用不着担心会受到不合情理的或残酷的对待。赫吉奥，我想提醒你一点，也许你听起来可能不顺耳。

赫吉奥　你就大胆地说吧！

廷达鲁斯　我和你的儿子一样，以前也是自由人；我和他的遭遇也一样，敌人的手强行夺去了我们的自由，他现在在我们那里当奴隶，我现在在你这里当奴隶。神无疑是存在的，我们在这里干些什么，神都听得到，看得见，你在这里怎样对待我，神也会吩咐那里的人同样地对待他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象你想念你的儿子一样，我的父亲也同样在想念我。

赫吉奥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不过你招认不招认他向我供认的情况？

廷达鲁斯　我承认我父亲拥有巨额家财，我出身高贵。不过我请求你，赫吉奥，不要因为我家的财富使你的心灵变得更为贪婪，以至于我虽然是个独子，我父亲甚至宁可让我在这里给你当奴隶，靠你供给吃穿，而不想让我回家去行乞度日，

过那种尽管在人们看来也是很不体面的日子。

赫吉奥 /由于神明的恩泽和祖辈的功德，我现在已经相当富有。/我认为，并非任何一种获利对人都有益处，我知道，获利已经使许多人变得鄙陋不堪，有时候遭受损失甚至比获利更为有益。我讨厌金钱，它常常使不少人产生邪念。现在你注意听我说，好真正知道我的打算。我的儿子在埃利斯被俘之后，现在在你们那里当奴隶，你如果能把他还给我，我就无偿地释放你们两个人。你是不可能用别的办法离开这里的。

廷达鲁斯 你的建议很公平，很合理，你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不过他现在在那边当奴隶是为私人所有，还是为公共所有？

赫吉奥 是医生墨那尔胡斯的私人奴隶。

廷达鲁斯 （旁白）啊，波吕克斯！他恰好是主人的门客。（对赫吉奥）事情对你来说是太容易了，好象雨水顺檐而下。

赫吉奥 你设法为他赎身！

廷达鲁斯 好，我设法办。不过，赫吉奥，我请求——

赫吉奥 请求什么？只要于事情有利，我都照办。

廷达鲁斯 你仔细听，就会知道。在你的儿子回到这里之前，我不要求你释放我，不过我请求你给他（指菲洛克拉特斯）开个价，我想派他去见父亲，安排赎你儿子的事宜。

赫吉奥 不，不，还是等停战以后，我派别的人去那边见你的父亲，他会按照你的吩咐，象你希望的那样完成使命的。

廷达鲁斯 派一个陌生人去他那里，那不行，那样你会白费力气的。（指菲洛克拉特斯）你派他去，他到了那里，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的。无论你派别的什么人去，都不可能比他更

忠实，更可靠，而且没有哪个奴隶会比他更能使老人家感到放心，更敢于在今天把儿子托付给他。你不用担心，我个人将冒着风险考验他的忠实，我信赖他的品性，他知道我一向待他不错。

赫吉奥　好吧，凭你的信义，我给他开个价，派他去，既然你希望这样。

廷达鲁斯　是的，并且希望这件事能尽快实行。

赫吉奥　要是他不回来，你付给我二十谟那，有什么异议吗？

廷达鲁斯　没有，我完全同意。

赫吉奥　（对洛拉里乌斯等）你们现在放了他，把那个也放了。

廷达鲁斯　愿神明保佑你诸事顺遂！你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为我取下了锁链。（活动活动身子，旁白）现在就好受多了，既然颈项上没有了脖圈。

赫吉奥　好事为好人，好人受感激。现在你既然想派他去，那就通知他，告诉他吧，指示他你要他对你父亲说些什么。把他叫过来吗？

廷达鲁斯　叫吧！

第　三　场

赫吉奥　（走近菲洛克拉特斯）你现在的主人希望你能忠实地为你以前的主人办一件他本人希望你办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对我的儿子，对你们都有好处。情况是这样：我和他已经商定，把你作价二十谟那，他说他想派你去他父亲那里，让他父亲在那边赎出我的儿子，我好和他以儿子相交换。

菲洛克拉特斯　我天生就是朝着两个方向的：朝着你和他。你

们可以象指挥车轮一样指挥我，你们吩咐我朝哪边转，我就朝哪边转，或者转向你，或者转向他。

赫吉奥　你的这种天性将给你带来极大的好处，既然你能象所要求的那样忍受奴隶处境。你跟我来！(领着菲洛克拉特斯朝廷达鲁斯走去)喂，这是你的奴隶。

廷达鲁斯　我由衷地感激你，赫吉奥，你为我创造了条件，使我能够派他以使者的身分去见双亲，详详细细地向他们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希望他们为我做些什么，等等。(对菲洛克拉特斯)廷达鲁斯，现在我和他是这样商定的：我派你去埃利斯见父亲，已经说好了价钱，你如果不回来，我将为你付给他二十谟那。

菲洛克拉特斯　我认为你们决定得非常对，因为父亲正在盼望我或别的什么人从这里回去向他报告情况呢。

廷达鲁斯　因此请你注意听，我希望你回到祖国、见到父亲后对他禀告些什么。

菲洛克拉特斯　菲洛克拉特斯，我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去办的，尽可能地使事情对你有利，我会全心全意地、全力以赴地去努力，去争取的。

廷达鲁斯　这是你应该做的。现在你听着，首先，请问候父亲、母亲、亲属和别的凡是你能见到的好心肠的人。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很平安，在给一个非常好的主人当奴隶，他一直很敬重我，现在还是这样。

菲洛克拉特斯　这些你用不着吩咐我，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廷达鲁斯　确实的，若不是还有看守看着，我都可以认为自己是自由人了。告诉父亲，我在这里和他就他的儿子的事情是怎样协议的。

菲洛克拉特斯　我记得，你提醒我这些是白白耽误时间。

廷达鲁斯　让父亲赎出他的儿子，放回来交换我们两人。

菲洛克拉特斯　我不会忘记的。

赫吉奥　不过要尽可能地快，这件事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菲洛克拉特斯　他希望见到自己儿子的迫切心情不会亚于你。

赫吉奥　我的儿子使我感到亲切，他的儿子使他感到亲切，每个人的儿子都使自己的父亲感到亲切。

菲洛克拉特斯　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禀告父亲吗？

廷达鲁斯　（茫然）你——你就说，我在这里很——很平安，并且，你——你，廷达鲁斯，你要大胆地告诉父亲，说我们之间没有闹过纠纷，你没有对我犯过什么过错，我——我也没有和你顶过嘴，在这样的不幸之中待——待主人很好；面对这种艰难困苦，你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内心里，都没有抛弃我。父亲知道了这些，廷达鲁斯啊，知道了你是怎样忠心耿耿地待他的儿子和他本人的，他绝不会吝啬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不想释放你以表示感激。我如果能从这里返回去，我会让他更愿意这样做的，因为是你的努力，你的决心，你的勇气，你的智慧使我有可能重新返回到父母身边——你在他面前供出了我的出身，供出了我的家世，这样，你凭借你的智慧，替你的主人解除了锁链。

菲洛克拉特斯　是的，我是象你刚才说的那样做的，你都记在心里，使我感到高兴。你也应该受到我同样的称赞。不过我如果现在也来数说你，菲洛克拉特斯，为我做的那些好事，我想那就一直要数到夜幕降临了。你有如我的奴隶，一直忠实地为我效劳。

赫吉奥　（旁白）啊，神明在上，多么高尚的心灵啊！他们使我

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两人真是至诚地互助互爱。一个受到夸奖的好奴隶是怎样由衷地称赞他的主人啊！

廷达鲁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他虽然这样高度地称赞我，可他自己应受的称赞要远远超过这百倍。

赫吉奥　（对菲洛克拉特斯）好，由于你以前尽心效劳，现在时机来到，让你最后一次出色地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你能忠实地为他完成这件差使。

菲洛克拉特斯　不，不，不只是这一次，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经受考验。愿至高无上的尤皮特①为我作证，赫吉奥，你会看到，我不会背叛菲洛克拉特斯的。

赫吉奥　你真不错！

菲洛克拉特斯　以后无论有什么事情，我会象对待自己一样地对待他的。

廷达鲁斯　我希望，你刚才说的话能在行动上、在实践中得到兑现。我刚才还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完，请你现在继续注意听，也请不要因为它们而生我的气。你要记住，你是凭我的信誉，作价之后从这里放回去的。现在我的生命在这里为你作抵押，请你不要一离开我就忘了我，忘了我是为了你留在这里受囚当奴隶的；也请你不要认为自己已是自由人了，而当我仍然被留在这里作抵押，当你还没有能够送他的儿子回来交换我的时候。/记住你是作价二十谟那之后才被放走的，/你要作知己的知己，不要拿信义开玩笑。我知道，凡是父亲应尽的义务他都会尽到的，而你，请永远把我当作你的忠实朋友，同时也不要抛弃这个（指赫吉奥）新找到的朋友。我以我的右手，（伸过右手握住菲洛克拉特斯

① 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的右手)就是现在握着你的手的这只右手请求你，请你忠实于我，就象我忠实于你一样。好，好，行动吧！你现在是我的主人，我的保护人，我的父亲。我的希望，我的期待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菲洛克拉特斯　你嘱咐得很好，我如果不折不扣地完成你的全部嘱托，你会满意吗？

廷达鲁斯　当然满意。

菲洛克拉特斯　(对赫吉奥)我回来的时候会让你，(对廷达鲁斯)也会让你感到满意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廷达鲁斯　愿你能尽快地返回来！

菲洛克拉特斯　当然。

赫吉奥　(对菲洛克拉特斯)跟我来！我到钱庄那里取点路费给你，同时向市政官要张证件。

廷达鲁斯　什么证件？

赫吉奥　他得随身带着那证件前往部队营地，好让那边允许他取道回家。(对廷达鲁斯)你现在进屋去！

廷达鲁斯　祝你一路平安！

菲洛克拉特斯　再见！

〔廷达鲁斯进赫吉奥的屋。

赫吉奥　(旁白)啊，波吕克斯！我向市政官买来这两个奴隶，终于使我的事情得到如意的安排。愿神明保佑我，让我的儿子获得自由！关于买不买他们，我还曾经犹豫了好久呢。(对看守奴隶)喂，你们注意，在家好好看着他，不要不加看守地让他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洛拉里乌斯和看守奴隶等进屋。

我得马上到我兄弟那里去，看看我买的别的奴隶的情

况如何，同时问问他们，也许他们中间会有人认识这个年轻人。（对菲洛克拉特斯）你跟我来，我先把你打发上路。我想先把这件事办了。

〔赫吉奥带着菲洛克拉特斯下。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埃尔伽西卢斯沮丧地上。

埃尔伽西卢斯 一个需要到处找饭吃，最后好容易才找到的人确实可怜；一个费尽了心机去寻找，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的人更是可怜；一个饥肠欲断，迫不及待地想吃点什么，可是一点吃的也没有的人最是可怜。啊，天哪！象今天这个日子，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把它的眼珠掏出来，因为它使所有活在世上的人对我这样吝啬！我从来没有哪一天比今天更加饥饿，比今天更加想吃，比今天更加倒霉。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那样的不顺心，以至于看来今天我的喉咙和我的胃将不得不过一个素食节了。门客这一行真是一个该狠狠诅咒的行业，现在的年轻人把自己和善于逗乐，但一贫如洗的人分开。他们把惯于坐板凳、挨拳头的斯巴达人[1]拒之门外，因为这些人笑话有余，但一没有吃的，二没有花的，他们喜欢那些在津津有味地饱餐之后能够兴趣盎然地回请他们

① 古希腊、罗马人通常躺在卧榻上用餐。斯巴达人素以尚武、简朴著称，他们注重对年轻人的体格锻炼，让他们坐在板凳上吃饭。埃尔伽西卢斯在这里把门客比作斯巴达人，因为门客主要仰仗主人施舍为生，主人吃饭的时候，门客通常坐在旁边的板凳上，边谈天说笑，边吃东西。

的人。现在他们自己去采购食物，这些在以前是门客的事情；他们光着脑袋由广场直接去妓院，就象犯人光着脑袋去出庭一样；他们对可供逗乐的人不屑一顾，只知道爱惜自己。我刚才从这里离开之后，在广场上遇到一伙年轻人。"你们好！"我招呼他们。"我们一起去哪里用早餐？"我问。他们没人答理。"什么？谁说'这里'了？谁答话了？"我又问。全都象哑巴一样不言语，也不取笑我。"我们去哪里用午餐？"我又继续问。他们还是摇头不语。我从以往的笑话中捡了一句精彩的来逗乐，我以前靠那些笑话曾经得到一个月的丰盛筵席，但这次谁也没有发笑。我立即明白了，他们是串通好的。他们甚至连发了怒的狗都不如：即使不笑，起码也得咧咧嘴、呲呲牙呀。我看到自己这样受到冷落，便离开了他们。我去找另一伙人，再去找第三伙人，第四伙人，全都是一个样子。他们是合谋这样做的，就象维拉布鲁姆广场①上的油商。我看到在那里受人冷落，便来到这里。别的门客在广场上也都是徒劳地转来转去。我已经决定要根据蛮族②的法律争取我的全部权利：凡是参加密谋，剥夺我们的食物和生命的人，我都要控告，叫他们交出巨额罚金，即使物价很贵，也必须根据我的口味，足够我美餐十天的。好，就这样对付他们。现在我再去港口，那儿我有个门路，可能会吃上午餐；如果这个希望也落空，我再回到这儿来找这个老头子吃一顿简陋的午饭。（下）

① 维拉布鲁姆广场位于阿文廷努姆山冈和卡皮托利乌姆山冈之间，是古罗马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点之一。

② 指罗马人，普劳图斯通常这样站在希腊人的角度称呼罗马人。

第 二 场

〔赫吉奥领着阿里斯托丰特斯上。

赫吉奥 有什么能比办成一件事情，办得有益于公共利益，就象我昨天那样，买下了那些俘虏更令人高兴呢？刚才不管是谁，只要一见到我，都要迎上来问候我。就这样，一路上一会儿这个拉住我，一会儿那个拽住我，弄得我累极了，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那些接二连三的问候，到了市政官那里，喘了一口气。我向市政官申请通行证，他立即给了我，我把它交给了廷达鲁斯，现在他已经上路回家了。我办完了事情，便转身离开那里。我从那里先顺路直接去了兄弟家，我买下的别的俘虏都囚在他那里。我问那些俘虏有谁认识埃利斯的菲洛克拉特斯，（指身旁的阿里斯托丰特斯）这一位回答说，菲洛克拉特斯是他的同乡。我告诉他菲洛克拉特斯现在在我家里，他立即苦苦哀求我，要我准许他来见见他。我吩咐去掉了他的锁链。（对阿里斯托丰特斯）现在你跟我来，你请求我让你见他，你去见他吧！

〔赫吉奥领阿里斯托丰特斯进屋。

第 三 场

〔廷达鲁斯匆匆地由屋内跑上。

廷达鲁斯 此时此刻，我与其活在世上，还不如死了的好！希望，救助，力量，它们全都撇下我跑了。今天成了这样倒霉的一

天：它使我的生命失去了任何获救的希望，死亡已经不可避免，我心头的恐惧将无法消除。我已经无法掩盖我设下的骗局，无法掩盖我说出的假话，/无法掩盖我作的编造和伪装，/我的失信不会得到宽赦，我干下的事情无法开脱，我的鲁莽不会找到安全港，我的欺骗不会找到避难所。隐瞒的事情被公开了，施展的诡计被戳穿了，整个计谋被暴露了，现在我已经无计可施，已经陷入了绝境，将要为主人和我自己领受死亡了。是刚才进屋去的那个阿里斯托丰特斯害了我：他认识我，他是菲洛克拉特斯的同乡，挚友。即使拯救之神愿意，现在也救不了我了，我如果不赶紧想出个什么新的计策来，就彻底完了。啊，真见鬼！我想个什么主意呢？我想个什么办法呢？我真无能，干了一件大蠢事，我现在被难住了！

第　四　场

〔赫吉奥、阿里斯托丰特斯上，奴隶数人随上。

赫吉奥　刚才那家伙从屋里跑了出来，他跑到哪儿去了？

廷达鲁斯　（旁白）我现在算真的完了！廷达鲁斯啊，敌人朝你走过来了！我说什么好呢？我怎样编造呢？我怎样否认呢？我承认什么呢？现在整个事情都乱了。我对我的事情还能抱什么希望呢？啊，阿里斯托丰特斯，神明怎么没有在你离开祖国之前就把你杀死呢？现在你把我安排好的事情给打乱了。我如果不想出一个什么新的出奇的计策来，那就一切都完了。

赫吉奥　（对阿里斯托丰特斯）你跟我来！（指廷达鲁斯）他在这儿，你过去同他说话吧！

〔阿里斯托丰特斯朝廷达鲁斯走过去。

廷达鲁斯 （旁白）世上有谁比我更苦命！（不理睬阿里斯托丰特斯）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这是怎么回事？廷达鲁斯，我说你为什么避开我的眼睛，象对待陌生人一样怠慢我，好象从来不认识我似的？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成了奴隶，尽管我在家是自由人，你在埃利斯是奴隶，从小就是。

赫吉奥 请波吕克斯作证，他避开你的眼睛，讨厌你，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你叫他廷达鲁斯，而不是菲洛克拉特斯。

廷达鲁斯 （拉过赫吉奥）在埃利斯，人们都知道他有癫狂病，他如果胡扯些什么，赫吉奥，你可别听他的。你知道吗，他在家时曾经举着枪追赶他的父亲和母亲呢！他有病，那病得唾口沫驱赶。你离他远一些！

赫吉奥 （对奴隶）把他从我身边赶开！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这个无赖，你说什么？说我是疯子，说我举着投枪追赶过我的父亲，说我有病，要他对我唾口沫驱病？

赫吉奥 不要怕，不少人都害过这种病，对他们来说，唾口沫是挽救，那样有好处。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说什么？你相信他？

赫吉奥 我相信他什么？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不是相信他说我神志失常？

廷达鲁斯 你看见没有？他看人时眼神多么凶狠！你最好离开他，赫吉奥。我已经对你说过，他有病，你要当心！

赫吉奥 （离开阿里斯托丰特斯远一些）当他称呼你是廷达鲁斯的时候，我就看出了，他神志不清。

廷达鲁斯 有时候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上来，不知道自

己是谁。

赫吉奥　不过他还是知道你是他的同乡。

廷达鲁斯　是的，他还会把阿尔克迈昂、奥瑞斯特斯和利库尔戈斯[1]也都说成是我的同乡哩，就象他说他自己是我的同乡一样。

阿里斯托丰特斯　无赖，你竟敢诬蔑我？我不认识你？

赫吉奥　是的，请波吕克斯作证，事情很清楚，你不认识他，既然你把菲洛克拉特斯称作廷达鲁斯。你眼睁睁地看见的人你不认识，你看不见的人，你却叫他的名字。

阿里斯托丰特斯　不，不，是他故意把自己说成是现在不在这里的那个人，而他实际上是谁，他却矢口否认。

廷达鲁斯　（有意暗示）我发现你原来比菲洛克拉特斯更爱讲真话。

阿里斯托丰特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看实际上是我发现你想用货真价实的谎话欺骗人。来，你看着我！

廷达鲁斯　（泰然自若地注视着阿里斯托丰特斯）怎么样？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说，你不承认自己是廷达鲁斯？

廷达鲁斯　是的，我说了，我不是。

---

① 据古希腊神话说，这三个人都曾因渎神或犯下违背天理的罪行而发疯。阿尔克迈昂是阿尔戈斯王安菲阿拉奥斯之子。安菲阿拉奥斯预知攻打忒拜城将会兵败将亡，因而躲起来不想参加，其妻埃里费勒受人贿赂，说出了他藏需的地方，迫使他不得不参战，结果阵亡。阿尔克迈昂遵照父亲的遗嘱，替父报仇，杀死了母亲，自己则在复仇女神的追袭下陷入了疯狂。奥瑞斯特斯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儿子，他也因替父报仇而弑母的罪行被复仇女神追袭而陷入疯狂。利库尔戈斯是色雷斯的埃多涅斯人的王，有一次酒神经过他的国土时，他狂暴地攻击酒神，逼得酒神不得不狼狈地跳河逃跑，后来酒神为了报复，使他发了疯，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说你是菲洛克拉特斯？

廷达鲁斯　是的，我说过我是。

阿里斯托丰特斯　（对赫吉奥）你相信他？

赫吉奥　是的，我相信他胜过相信你和我自己，因为你说他是那个人，那个人今天已经从这里出发到埃利斯去见他的父亲去了。

阿里斯托丰特斯　什么？一个奴隶，哪儿来的父亲？[①]

廷达鲁斯　你现在也是奴隶，虽然你以前是自由人；我相信我也会成为自由人的，如果我能够让他的（指赫吉奥）儿子恢复自由。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说什么，无赖？你说你生来就是"自由人"？

廷达鲁斯　不，不，我不是说我是"利柏尔"神[②]，我说我是"菲洛克拉特斯"。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胡扯什么？赫吉奥，他是个无赖，他在嘲弄你。他自己是奴隶，而且除了他本人之外，他从来也不曾有过第二个奴隶。

廷达鲁斯　（傲视地）因为在国内你就是个穷光蛋，家中一贫如洗，你现在是想让大家都象你一样成为穷光蛋。你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对富人不怀好意，憎恶富人，这是穷人的共同特点。

阿里斯托丰特斯　赫吉奥，你当心，不要这样盲目地相信他。依我看，他显然已经设下了什么圈套。他说他要替你赎回儿子，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廷达鲁斯　是的，我知道，你不希望这样。不过我还是要这样

---

① 当时奴隶主不允许奴隶正式结婚。

② 利柏尔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与"自由的"一词同音。

做，但愿神明助佑我。我要把他的儿子还给他，而他则要放我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为此，我已经派廷达鲁斯离开这里去见父亲。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才是廷达鲁斯，在埃利斯，除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奴隶叫这个名字。

廷达鲁斯　你还要继续辱骂我是奴隶？那是敌人的强力逼迫出来的。

阿里斯托丰特斯　（愤怒地）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廷达鲁斯　（对赫吉奥）喂，喂，你没有听见他说什么吗？你怎么还不跑开？他会从那儿用石头砸我们的，如果你现在不派人把他绑起来。

阿里斯托丰特斯　啊，啊！

廷达鲁斯　他的眼睛在冒火花，他正发病，赫吉奥。你没看见他浑身布满了褐色的斑点？黑色的狂暴正在折磨他。

阿里斯托丰特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要是这位老人有理智，你才会在刽子手手里受黑色沥油折磨呢，让你的脑袋闪光发亮。

廷达鲁斯　他已经开始说糊话了，邪恶正在折磨他，赫吉奥。请海格立斯作证，你如果派人把他绑起来，你就更聪明了。

阿里斯托丰特斯　真可惜，我手里没有拿块石头！要不我非把这个该死的家伙的脑浆砸出来不可，他说这些话，都快把我气疯了。

廷达鲁斯　你听见他说要找石块吗？

阿里斯托丰特斯　（尽力克制自己）我想和你单独说几句话，赫吉奥。

赫吉奥　（畏怯地）你想说什么，就站在那儿说，我听着。

廷达鲁斯　这样好，请波吕克斯作证！你如果靠近他，他会咬掉

你的鼻子的。

阿里斯托丰特斯　赫吉奥，我求求你，不要相信我是个神志失常的人，我以前从来没有那样过，现在也没有患那个家伙诬赖我的那种病。你要害怕我，你就吩咐人把我绑起来好了，不过我希望你同时也把他绑起来。

廷达鲁斯　不，不，赫吉奥，你就象他希望的那样，把他绑起来。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住嘴！假菲洛克拉特斯，我今天定要让你现出真廷达鲁斯的原形。（见廷达鲁斯从赫吉奥背后向他暗示）你为什么对我摇头？

廷达鲁斯　我对你摇头？

阿里斯托丰特斯　（对赫吉奥）你站得离他远一点，看他还干什么？

赫吉奥　（对廷达鲁斯）你说呢，要是我向这个神智失常的人走过去一些怎么样？

廷达鲁斯　你开玩笑！他会嘲弄你，叽哩呱啦地对你说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来的。你看他，若不是缺少装束，真同埃阿斯①一模一样。

赫吉奥　这倒没有什么。我走过去。（朝阿里斯托丰特斯走去）

廷达鲁斯　（旁白）现在我完了！我现在有如夹在祭坛和刀锋之间的牺牲，真没办法了。

赫吉奥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阿里斯托丰特斯，我听着。

阿里斯托丰特斯　你将从我这里听到真话，尽管你现在可能以

---

① 指大埃阿斯，萨拉弥斯人，特洛亚战争中希腊联军将领之一，是仅次于阿基琉斯的英雄。他在阿基琉斯死后为争夺阿基琉斯遗下的盔甲与奥德修斯发生争执，阿伽门农根据雅典娜的指令，将盔甲判给了奥德修斯，埃阿斯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得发疯。

为那是谎言，赫吉奥。不过，首先我想在你面前为自己辩护几句：我的神志并没有失常，我也没有患什么病，除非把我现在成为奴隶也算是患了一种病。（严肃地）现在，但愿天上人间的主神能助佑我返回祖国，至于他，如果说他是菲洛克拉特斯的话，那就好比你、我也是菲洛克拉特斯一样。

赫吉奥　那你说说看，他究竟是谁？

阿里斯托丰特斯　他是谁，我一开始就对你说过。倘若你发现不是那样，你把我留下，让我永远失掉双亲和自由好了，我毫无怨言。

赫吉奥　（对廷达鲁斯）你有什么说的？

廷达鲁斯　我说我是你的奴隶，你是我的主人。

赫吉奥　我不问你这个。你以前是自由人吗？

廷达鲁斯　是的。

阿里斯托丰特斯　不，不是，他在胡扯。

廷达鲁斯　你怎么知道的？你竟敢这样一口咬定，难道我妈生我的时候你是接生婆不成？

阿里斯托丰特斯　我小时候见过你，那时候你还小。

廷达鲁斯　是的，我现在长大了，看见你也长大了。请看，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你如果作事公道，就请你不要来管我的事情。难道我管你的事情了吗？

赫吉奥　他的父亲是不是叫金银财宝库斯？

阿里斯托丰特斯　不，不是，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菲洛克拉特斯的父亲叫特奥多罗墨德斯。

廷达鲁斯　（旁白）我彻底完了！我的心啊，你怎么不安静点儿？你去死吧，你去上吊吧！你在这儿没命地跳，我却吓得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

赫吉奥　根据你刚才的话，事情是不是这样：他原先在埃利斯是奴隶，他不是菲洛克拉特斯？

阿里斯托丰特斯　正是这样，不可能有别的结论。不过菲洛克拉特斯现在在哪里？

赫吉奥　他现在在他最想去，我最憎恨的地方。不过你当心，要是你的话有假！

阿里斯托丰特斯　我说的话完全可靠，完全真实。

赫吉奥　真是这样吗？

阿里斯托丰特斯　我说你在世界上不会找到任何东西，会比我刚才说的话更可靠，更真实了。还是在很小的时候，菲洛克拉特斯就是我的朋友。

赫吉奥　这样说来，我是被这个无赖嘲笑，被这个无赖耍弄了，他施展阴谋，象他希望的那样把我骗了。不过，你那个同乡菲洛克拉特斯的外貌是怎么样的？

阿里斯托丰特斯　我说给你听：他身材瘦削，鼻梁偏高，皮肤白皙，眼睛乌黑，面色微褐，头发卷曲。

赫吉奥　说的相符。

廷达鲁斯　（旁白）我今天登台怎么这样倒霉！我惋惜那些棍棒，它们今天要在我背上毁于一旦了！

赫吉奥　我知道我受骗了。

廷达鲁斯　（旁白）锁链啊，你还迟疑什么呢？快来吧，快来锁住我的脚，让我给你们当守卫吧！

赫吉奥　这两个可恶的俘虏今天把我耍弄够了没有？那个把自己装扮成奴隶，这个把自己装扮成主人。我把核儿扔掉，把果皮留下作抵押。他们今天把我这个傻瓜欺骗苦了。（凶狠地）这一个别想再嘲弄我。（向屋内）喂，科拉孚斯，

科尔达利乌斯，科拉克斯，你们出来！带上鞭子！

第 五 场

〔科拉孚斯等人兴高采烈地挥动着皮鞭，自屋内上。

科拉孚斯　主人，你不会是让我们去捆柴吧？

赫吉奥　（指廷达鲁斯）给这个该挨鞭子的铐上！

廷达鲁斯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得罪你了？

赫吉奥　好啊，你还问！你这个播种罪恶的人，你这个给罪恶除草的人，特别是你这个收获罪恶的人！

廷达鲁斯　你怎么没有说我还给罪恶松土呢？因为农人在锄草之前先要松土。

赫吉奥　瞧他在我面前样子多自信！

廷达鲁斯　一个清白无辜的奴隶理应自信，特别是在自己的主人面前。

赫吉奥　（对科拉孚斯等人）你们把他的手好好铐紧。

廷达鲁斯　我是属于你的，你甚至可以命令他们把我的手砍掉。不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生气？

赫吉奥　因为你今天用无耻的欺骗、虚伪的谎言毁了我的计划，破坏了我的事情，搅乱了我的整个打算和安排：你用诡计把菲洛克拉特斯从我手里夺走了。我相信了他是奴隶，你是自由人。你们互相交换了姓名，一唱一和。

廷达鲁斯　我承认，事情完全象你说的那样。他靠欺骗手段从这里逃跑了，那是我劝说的，我策划的。请海格立斯作证，请问，你现在就是因为这件事生我的气吗？

赫吉奥　然而这件事将会使你大大地受苦。

廷达鲁斯　（坦然地）只要不是因为干了什么别的不好的事情，即使让我死，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我如果死在这里，只望菲洛克拉特斯不要象他承诺的那样返回来。但是，我虽然死了，这件事将会为我留下永久的记忆：我让自己的主人得以摆脱奴隶处境，得以脱离敌人的羁押，返回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父亲的身边；我为了主人得救，宁可自己冒生命危险。

赫吉奥　好吧，你可以到冥间去享受这个荣誉！

廷达鲁斯　一个人高尚地去死，他是不会完全死去的。

赫吉奥　我既然要严厉地惩罚你，让你因自己的欺诈行为而可怜地死去，至于你究竟是完全地死了，还是一般地死了，那就任人去评说罢！只要你是死了，即使人们说你还活着，那也无关紧要。

廷达鲁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你是逃不过惩罚的，只要等我的主人回到这里。我相信他会回来的。

阿里斯托丰特斯　（旁白）啊，不朽的天神！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我的好伙伴菲洛克拉特斯获得了自由，他回到祖国，回到父亲身边。事情多好啊，我对他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但是现在的情况使我感到痛心，我伤害了这个人，他是因为我，因为我刚才的话，才这样戴着镣铐的。

赫吉奥　我不是警告过你，要你今天不要在我面前说假话？

廷达鲁斯　警告过。

赫吉奥　那你为什么还胆敢欺骗我？

廷达鲁斯　因为我想帮助他，当时诚实对他有害；现在，欺骗

为他带来了好处。

赫吉奥　但是为你带来了灾难！

廷达鲁斯　好得很！可是我救了主人，他的父亲让我守护他，我为他的得救感到高兴。难道你认为这件事做得不好吗？

赫吉奥　不好，非常不好！

廷达鲁斯　可我的看法正好与你的相反，我要说，做得对。你想想看，要是你有哪个奴隶也为你的儿子做了同样的事情，你会如何感激他呢？你不会把他释放吗？你不会认为他是你最称心的奴隶吗？你说说看！

赫吉奥　是的，我想是这样。

廷达鲁斯　那么你为什么生我的气呢？

赫吉奥　因为你忠于他胜过忠于我。

廷达鲁斯　什么？我刚刚被俘，刚刚成为你的奴隶，你想要求我一夜之间便改变态度，对你比对那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主人更忠心吗？

赫吉奥　那你向他去索求感激吧！（对科拉孚斯等人）把他带走，给他戴上沉重而结实的镣铐。（对廷达鲁斯）然后你将直接去采石场。在那里，别人每天凿八块石头，你如果凿不出一倍半，那你就会美名四扬："挨六百鞭子的"。

阿里斯托丰特斯　我以天神和人类的名义请求你，赫吉奥，不要伤害他。

赫吉奥　不，他会受到照顾的。夜里，他将戴着镣铐蹲在囚牢里，有人看守他；白天，他将在地下往外挖石头。我要长久地折磨他，不会一天就放了他的。

阿里斯托丰特斯　就这样不可改变了？

赫吉奥　象死亡不可避免一样。（对科拉孚斯等人）你们立即把

他带到希波吕图斯的作坊去，吩咐给他锻一件大镣铐戴上。然后把他带出城，送到我的释奴科尔达卢斯的采石场去，就说我希望这样照顾他：要让他觉得他的遭遇比遭遇最坏的人还要糟。

廷达鲁斯　你既然决意要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还要请求你保全我的生命呢？我的生命面临的危险包含着对你的威胁。一个人死了之后，便不会再有什么恐惧。不过即使我命中注定能活到老，但眼下还得暂时忍耐你对我的严酷处罚。我祝你健康，祝你安乐，虽然你应该受到相反的祝福。而你，阿里斯托丰特斯，我也祝你健康，我的这一祝愿你是受之无愧的！由于你，我才遭到现在这种不幸的。

赫吉奥　（对科拉孚斯等人）把他带走！

廷达鲁斯　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菲洛克拉特斯回来，请允许我见他一面。

赫吉奥　（对科拉孚斯等人）你们如果再不把他拉走，我就叫你们完蛋！

〔科拉孚斯等人架起廷达鲁斯。

廷达鲁斯　啊，天哪，这是暴力，你们又推又拉的。

〔科拉孚斯等人架着廷达鲁斯下。

赫吉奥　现在他被送往囚牢，完全是罪有应得。我要给别的俘虏立个榜样，使他们谁也不敢再对我干这样的事情。若不是他向我揭露真相，他们会把我一直蒙住的。现在可以肯定，我以后对谁也不会轻易相信；上当一次，已经够了。我本希望能把儿子赎出奴籍，现在这一希望落空了。我的一个儿子丢失了，他在四岁的时候被奴隶拐走了，后来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奴隶，儿子也没找到。大儿子现在又被敌人俘

虏了。哼，这是何种罪孽啊！好象我是为了绝后才生孩子的。（对阿里斯托丰特斯）你跟我来！我现在仍然把你送回去。既然没有人怜悯我，我也就不怜悯任何人。

阿里斯托丰特斯　我原以为是个好兆头，可以解除囹圄。现在我明白了，我还得重新戴上镣铐。

〔赫吉奥领着阿里斯托丰特斯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埃尔伽西卢斯兴高采烈地上。

埃尔伽西卢斯　啊，至高无上的尤皮特啊，你庇佑着我，你使我精力倍增；你赐给了我无比的财富、丰饶，赐给了我荣誉、利益，赐给了我欢笑、喜悦、快慰，赐给了我吃不完的筵席、饮不完的美酒和享受不尽的欢乐！我决定从今以后不再向任何人求告，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帮助朋友，打击对手。今天多么让我走运啊，给我提供了多么好的机遇啊！我没有耗费什么，便得到了一笔巨额财产。现在我去找赫吉奥，给他送去他求神赐予的全部好处，不，可能还要超过他的期望。好，我知道该怎么办，我要象喜剧中的奴隶通常表演的那个样子。我把披衫搭到肩上，让他首先从我这里听到这一消息。我希望他能因为我给他带去这个好消息，将永远招待我吃饭。

第 二 场

〔赫吉奥把阿里斯托丰特斯送到兄弟那里后回来。

赫吉奥　（自语）我愈是想起这件事，心里愈是感到懊恼。他们

今天把我骗得好苦!可我呢,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出来。这件事传扬出去,我会成为全城人的笑料的。我只要一出现在广场上,人们就会指着我议论说:"这就是那个受人欺骗的聪明老头儿。"哎,我看见远处好象是埃尔伽西卢斯。真是他吗?是他,还把披衫搭在肩上。他有什么事?

埃尔伽西卢斯 (匆忙地)不要再耽搁了,埃尔伽西卢斯,赶快行动!喂,我现在声明,我现在向大家郑重声明,谁也不要挡我的去路,如果他认为自己还没有活够的话。你们看着吧,如果有谁胆敢来挡我的路,我就立即让他脑袋朝下,倒立在地上。

赫吉奥 (旁白)这家伙象是要和人格斗!

埃尔伽西卢斯 决定已下,大家要各走各的路,谁也不要闯到这条街上来办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们,我的拳头有如攻城机,胳膊有如弩炮,肩膀有如撞锤;不管是谁,我只要用膝盖这么一顶,就会让他趴在地上起不来;不管是谁,他只要让我碰上,我就要把他的牙齿全部砸烂。

赫吉奥 (旁白)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真感到奇怪。

埃尔伽西卢斯 我要让他永远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个地方,记住我。/谁挡我的路,谁就是在挡他自己的生命之路。/

赫吉奥 (旁白)这家伙如此狂妄地威胁人,他想干什么?

埃尔伽西卢斯 为了不至于有人因为不知道禁令而稀里糊涂地遭殃,我预先明白宣告:你们都好好地待在家里,远远地避开我的锋芒。

赫吉奥 (旁白)天哪,真是怪事!他的这股神气劲儿不会是从胃里冒出来的吧!要真是这样,那个让他吃饱肚子、使他有劲耍威风的人就太可悲了!

埃尔伽西卢斯　那些从事畜牧的磨坊主，他们用磨剩下的麸皮喂猪，猪臭熏得谁也没法从磨坊边经过，我如果发现他们谁家的母猪跑到外面来，我就即刻用拳头把主人捻成碎麸。

赫吉奥　（旁白）这家伙好象在发布拥有绝对权威的皇家敕令！他显然是吃饱了饭，他的神气是从胃里冒出来的。

埃尔伽西卢斯　渔夫们，他们把臭鱼卖给人们，用疲惫无力的四条腿的劣马驮着，鱼腥味熏得在商亭行走的人不得不赶紧跑往广场回避。我要把鱼篓子狠狠地甩到他们的脸上，好让他们自己知道知道，那臭味儿使别人的鼻子多难受。而那些屠夫，他们夺走母羊的儿女，宰杀后以双倍的高价出售羔羊肉，他们还把未经阉割的老公羊冒充上等阉羊。我如果在街上碰上这种公羊，我就让羊和羊主人一起成为世上最可悲的生物。

赫吉奥　（旁白）啊唷唷，真了不得！他现在在发布市政命令，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埃利斯人那里被委任作过市场监督官！

埃尔伽西卢斯　我现在不是门客，而是比国王更有权威的王中之王，我在港口上为我的肚子找到了那么多的食物。可我为什么还不赶紧让赫吉奥老人高兴呢？现在世上没有哪个人比他更幸福了。

赫吉奥　（旁白）是什么事情使他那样高兴，还要慷慨地让我分享他的高兴？

埃尔伽西卢斯　（拍打赫吉奥的屋门）喂，喂，人哪？人在哪儿？有没有人在这儿？谁来给我开门？

赫吉奥　（旁白）这家伙是来找我要午饭吃的。

埃尔伽西卢斯　快给我打开这扇门，要不我就把它们拍成碎片。

赫吉奥　（旁白）我去问问他。（大声地）埃尔伽西卢斯！

埃尔伽西卢斯　谁在叫埃尔伽西卢斯？

赫吉奥　你回过头来看看！

埃尔伽西卢斯　回过头来看看？你对我发布这样的命令，命运之神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让你满足的！不过这个人究竟是谁？

赫吉奥　你回过头来看看，我是赫吉奥。

埃尔伽西卢斯　哎呀！哎呀！你是大地上我最想见到，最想见到的人，你恰好在这里。

赫吉奥　你大概在港口找到一个什么人可以去他家吃饭，因而才这样目中无人的吧！

埃尔伽西卢斯　（兴奋地）你伸过手来！

赫吉奥　伸手？

埃尔伽西卢斯　是的，我说的是伸手。快伸过来！

赫吉奥　（伸手给埃尔伽西卢斯）喏，握住！

埃尔伽西卢斯　（用力握着赫吉奥的手）你就高兴吧！

赫吉奥　我高兴？高兴什么？

埃尔伽西卢斯　我既然这样对你说，你就放心高兴好了！

赫吉奥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现在是忧伤胜过高兴。

埃尔伽西卢斯　我可以马上把你身上的忧伤驱除得一干二净。你就大胆地高兴吧！

赫吉奥　好，我高兴，虽然我还不知道我为什么高兴。

埃尔伽西卢斯　好！现在你吩咐——

赫吉奥　吩咐什么？

埃尔伽西卢斯　点起一把大火！

赫吉奥　点起一把大火？

埃尔伽西卢斯　是的，我是说：点起一把大火。

赫吉奥　什么？你这个贪婪家伙，你要我为了你把房子都烧掉？

埃尔伽西卢斯　请不要动气！你吩咐不吩咐人快把锅架上，快去洗刷碗碟，快把腊肉及其他佳肴炖在烧旺的炉火上？你吩咐不吩咐人快去买鱼？

赫吉奥　（旁白）他是在大白天说梦话。

埃尔伽西卢斯　你吩咐不吩咐人快去买猪肉，买羊肉，买雏鸡？

赫吉奥　你倒真是位行家，只要能弄到这些东西。

埃尔伽西卢斯　你吩咐不吩咐再派个人去买火腿，买咸鱼，买鳗鱼，买青鱼，买魟鱼，买金枪鱼，买干酪？

赫吉奥　你尽可以列举这些美味的名字，但在我这里不会吃得到，埃尔伽西卢斯。

埃尔伽西卢斯　你以为我刚才列举这些美味是为了我自己吗？

赫吉奥　你今天在我这里不会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但也不会很多，请不要误解了，因此，你以平日的胃口到我这里来吧！

埃尔伽西卢斯　好吧，我要让你这样：虽然我竭力阻止你去买这些东西，但你自己还是非要去买不可。

赫吉奥　让我？

埃尔伽西卢斯　是让你。

赫吉奥　这样说来，你成了我的主人了！

埃尔伽西卢斯　不，不，你的真诚的朋友。你希望我让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吗？

赫吉奥　当然，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而不是一个苦命的人。

埃尔伽西卢斯　伸过手来！

赫吉奥　（伸过手去）给你。

埃尔伽西卢斯　全体神明都在保佑你。

赫吉奥　我不觉得。

埃尔伽西卢斯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快吩咐人给你准备洁净的水壶，牵来肥嫩的羊羔吧！

赫吉奥　干什么？

埃尔伽西卢斯　给神献祭。

赫吉奥　给哪位神？

埃尔伽西卢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当然是给我，因为现在对你来说，我就是至高无上的尤皮特，不仅如此，我还是救助之神，幸运之神，光明之神，愉快之神，欢乐之神。因此，你要满足这位神的心愿，让他猛吃个饱。

赫吉奥　我明白了，你正饿得慌。

埃尔伽西卢斯　是的，是我正饿得慌，不是你。

赫吉奥　好吧，就根据你的要求，忍受你这一次吧。

埃尔伽西卢斯　我知道，你从小就挨惯了。①

赫吉奥　滚你的蛋！

埃尔伽西卢斯　不，请海格立斯作证，你应该感激我，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我从海港给你带来了这样的好消息，一会儿你会让我满意的。

赫吉奥　你快走吧，愚蠢的东西，你错过时间了，你来晚了。

埃尔伽西卢斯　我要是早来了，你倒是可以这样说的。现在，请接受我给你带来的喜悦吧！我刚才在港口看见你的儿子菲洛波勒穆斯了，他安然无恙，乘坐的是公家快船，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那个埃利斯青年和那个拐骗了你的四岁的小儿

---

① 埃尔伽西卢斯和赫吉奥开玩笑，暗指玩男色。

子、从你家里逃跑了的奴隶斯塔拉格穆斯。

赫吉奥　见你的鬼去吧！你在嘲弄我。

埃尔伽西卢斯　愿神圣的饱餐之神保佑我，愿他永远以他这一诱人的名字宠爱我，赫吉奥，真的，我看见他了。

赫吉奥　看见我儿子了？

埃尔伽西卢斯　是的，看见你的儿子了，看见我的庇护神了。

赫吉奥　那个埃利斯俘虏也和他在一起？

埃尔伽西卢斯　请阿波罗作证。①

赫吉奥　还有那个曾经拐走我的小儿子的奴隶斯塔拉格穆斯？

埃尔伽西卢斯　请科勒作证。②

赫吉奥　他们已经——

埃尔伽西卢斯　请普赖涅斯特作证。③

赫吉奥　——到了？

埃尔伽西卢斯　请西格尼亚作证。④

赫吉奥　真的？

埃尔伽西卢斯　请弗鲁西诺作证。⑤

赫吉奥　你当心！

埃尔伽西卢斯　请阿拉特里奥斯作证。⑥

赫吉奥　你怎么请蛮族城市为你作证？

埃尔伽西卢斯　因为它们有如你家的饭菜，象你认为的那样粗陋。

---

① 原文为古希腊文。

② 原文为古希腊文，科勒是冥后佩尔塞福涅的别称。

③ 原文为古希腊文，普赖涅斯特是拉丁地区一古城。

④ 原文为古希腊文，西格尼亚是拉丁地区的另一古城。

⑤ 原文为古希腊文，弗鲁西诺也是拉丁地区一古城。

⑥ 原文为古希腊文，阿拉特里奥斯可能也是拉丁地区一古城名。

赫吉奥　见你的鬼去！

埃尔伽西卢斯　你才见鬼去呢！你对我一点也不信任，尽管我说的都是实话。不过你那个斯塔拉格穆斯从这里逃走的时候是什么种族？

赫吉奥　西西里人。

埃尔伽西卢斯　他现在已经不是西西里人，而是波伊人了，我看见他带着个波伊女人①。我想她准是嫁给他了，好给他生孩子。

赫吉奥　你说，你是凭着良心对我说这些话的吗？

埃尔伽西卢斯　是的，凭良心说的。

赫吉奥　啊，不朽的天神啊！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就象是第二次降生了！

埃尔伽西卢斯　你说什么？是不是即使我起誓，你对我的话也还会怀疑？那好吧，赫吉奥，如果你觉得信誓都不作为凭的话，那你自己到港口去看看吧！

赫吉奥　是的，我要亲自去看看。你现在进屋去照应一下需要照应的事情吧。想要什么，想取什么，想拿什么，全听你的便。我委派你作总管。

埃尔伽西卢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我如果不能出色地完成这件差事，你用棍子揍我。

赫吉奥　你如果说的是真的，我将永远招待你。

埃尔伽西卢斯　谁负担？

赫吉奥　当然是我和我的儿子。

埃尔伽西卢斯　你答应了？

---

① 指脖枷。"脖枷"（boia）与"波伊女人"（Boia）同音。波伊人居住在罗马北方，是高卢凯尔特人的一支。

赫吉奥　答应了。

埃尔伽西卢斯　作为报答，我再说一遍：你儿子回来了。

赫吉奥　你尽可能把委托给你的事情照管好。

埃尔伽西卢斯　祝你一路顺风！请快点回来！

〔赫吉奥下。

第　三　场

埃尔伽西卢斯　他走了，把最重要的吃饭问题委托给我。啊，不朽的天神啊，当我一刀让猪脖子和猪脊梁分开的时候，死亡就会立即降临到腿肉，毁灭就会立即降临到肥膘，五花也要受难，腰子也要遭殃；厨师们将会为它们累得腰酸背痛，肉案上将会忙得不可开交！嗨，我要是继续在这里列举猪身上其他可作佳肴的部位，那我就要把时间耽误了。我现在就进去行使我的督抚之权①，向肥膘下命令，给未经审判便被挂在那里的腿肉帮帮忙②。（进屋）

第　四　场

〔一小奴隶气愤地自屋内上。

小奴隶　愿尤皮特和天神们把你，埃尔伽西卢斯，和你的肚子一齐毁掉，把门客毁掉，把那些继续请门客吃饭的人也都毁

① 原指罗马对不享有审判权的意大利城市的督抚权。

② 罗马人惯称帮助友人诉讼为帮忙，罗马督抚对受他管辖的城市拥有审判裁决权，此处指把腿肉取下来。

掉！刚才，灾难、浩劫、暴虐一齐闯进了我们的家。我真担心他会象饿狼似的扑向我，我一看见他那副饥饿的嘴脸，就担心他会向我冲来。啊，海格立斯！瞧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我真害怕极了。他一进来，就把肉钩和肉全都取了下来，夺过刀子，把三条火腿上的肉割了下来；他把那些杯杯罐罐什么的全都砸了个粉碎，只有那些大得如斗的除外。他还问厨师，能不能把那些东西一齐放进大瓦盆里炖。所有的地窖他都进去了，所有的食橱他都打开了。（向屋内）伙伴们，你们好好监视着他！我现在去找主人，告诉他，让他另外给自己准备食物，如果他还要吃饭的话，象这家伙现在这样糟蹋，家里的东西或者现在就要空空如也，或者很快就会荡然无存。（下）

第五幕

第一场

〔赫吉奥偕菲洛波勒穆斯、菲洛克拉特斯由港口回来，斯塔拉格穆斯戴着脖枷，走在后边。

赫吉奥 （对菲洛波勒穆斯）我得好好感谢尤皮特，好好感谢众神明，他们让你回到父亲身边，把我从你被囚之后我所经受的极度痛苦中拯救了出来，他们把这个家伙（指斯塔拉格穆斯）交还到我们手里，让他（指菲洛克拉特斯）对我们忠实地履行了诺言。

菲洛波勒穆斯 我也曾经忍受了不少的痛苦和忧伤，我也曾经流过不少眼泪，关于你经受的苦痛我已听得不少了，你一到港口，就对我诉说。现在让我们谈谈正事吧。

菲洛克拉特斯 （对赫吉奥）我已经实践了对你许下的诺言，让你的儿子恢复自由回来了，现在你怎么办？

赫吉奥 菲洛克拉特斯，你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件大好事，我和我的儿子真是永远无法感激你呀！

菲洛波勒穆斯 不，不，爸爸，你现在可以做，以后也可以做，我也可以做，神明会让我们对应受我们感激的人以善报善，以恩报恩的。亲爱的爸爸，就象你可以为他（指斯塔拉格穆斯）做他完全受之无愧的事情一样。

赫吉奥 （对菲洛克拉特斯）完全是这样！无论你对我们有什么

要求，我们都不会拒绝你的。

菲洛克拉特斯　我请求你把那个奴隶还给我，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曾把他留下替我作人质，他对我一直比对他自己还要好，让我能够回报他给我的恩惠。

赫吉奥　我们将满足你的这一要求，以表示对你的感激，而且你如果还有什么别的要求，你也会得到满足的。不过，不过我请你不要生气，如果我因一时暴怒而让他受了苦。

菲洛克拉特斯　你让他受什么苦了？

赫吉奥　在我发现自己受骗之后，我给他带上镣铐，把他送往采石场去了。

菲洛克拉特斯　啊，天哪！这样一个高尚的人，为了救我而惨遭苦难！

赫吉奥　为此，你不用替他付给我一个钱；作为报偿，你可以把他当作自由人领走。

菲洛克拉特斯　啊，好，好，赫吉奥，谢谢你！请你派人把他找来吧！

赫吉奥　当然。（向屋内）喂，你们在吗？

〔数奴隶上。

你们快去把廷达鲁斯找来！

〔奴隶们下。

（对菲洛波勒穆斯和菲洛克拉特斯）你们俩现在进屋去！（指斯塔拉格穆斯）我想好好问问这个该遭鞭打的家伙，我那个小儿子怎么样了。你们趁这工夫去洗个澡。

菲洛波勒穆斯　你过来，菲洛克拉特斯，跟我进去！

菲洛克拉特斯　好！

〔菲洛克拉特斯随菲洛波勒穆斯进屋。

第 二 场

赫吉奥　喂，喂，我的大好人，我的亲爱的，现在你过来！

斯塔拉格穆斯　如果连你这样的人都说假话，那我还该说什么呢？我曾经漂亮、可爱，但从来不是什么大好人，也没有干过好事，以后也不会，请你不要误会了，对我抱什么希望，以为我会干好事。

赫吉奥　你自然清楚，怎样才会对你有造化。你如果能讲实话，那会对你有好处，会使你的不幸处境变得好一些。你得说真话，说实话，虽然你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说过真话，说过实话。

斯塔拉格穆斯　我承认是这样，你以为我会感到羞愧吗？

赫吉奥　我会让你感到羞愧的，我要让你遍体挂红。

斯塔拉格穆斯　啊呀，你以鞭打威胁我，我想你大概以为我是头一回领教吧！算了吧，你就直说好了，你有什么要求，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赫吉奥　你的嘴还真硬！我想你还是少说为佳。

斯塔拉格穆斯　但愿如此！

赫吉奥　（旁白）他小时候很听话的，现在完全变了！（大声地）好吧，我们谈正经的！你要注意听，并要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你如果能说实话，会使你的处境变得好一些。/

斯塔拉格穆斯　真是废话连篇！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将面临什么吗？

赫吉奥　不过即使不是全部，你起码也可以让自已少挨一点！

斯塔拉格穆斯　我知道，我可以少挨一点，因为等待我的是极其严酷的惩罚，而且是不言而喻的：我从这里逃跑了，我拐走

了你的儿子，把他卖了。

赫吉奥　卖给谁了？

斯塔拉格穆斯　在埃利斯卖给了特奥多罗墨德斯·波吕普卢西乌斯，卖了六谟那。

赫吉奥　啊，不朽的天神啊！但愿他就是这位菲洛克拉特斯的父亲！

斯塔拉格穆斯　对他我知道得比你要清楚，我曾经常见到他。

赫吉奥　啊，至高无上的尤皮特啊，拯救我和我的儿子吧！（转身向屋内）菲洛克拉特斯，我以你的庇护神的名义请求你，快出来，我找你！

第三场

〔菲洛克拉特斯自屋内跑上。

菲洛克拉特斯　赫吉奥，我在这儿。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吧！

赫吉奥　这家伙说他在埃利斯以六谟那把我的儿子卖给你父亲了。

菲洛克拉特斯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斯塔拉格穆斯　已有二十来年了。

菲洛克拉特斯　他在瞎说。

斯塔拉格穆斯　是有人瞎说，不是我就是你。你四岁的时候，你父亲买下了他那个儿子送给你，要他伺候你。

菲洛克拉特斯　他叫什么名字？你如果说的是真话，你就应该能说得出来！

斯塔拉格穆斯　他原来叫佩格尼乌斯，后来你们给他取名叫廷

达鲁斯。

菲洛克拉特斯　我怎么不认识你?

斯塔拉格穆斯　因为人情如此:人们对那些不能为他们带来好处的人总是容易忘却,甚至不屑一顾。

菲洛克拉特斯　你说的是不是这样:你把他卖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买下后交给我使唤?

斯塔拉格穆斯　(指赫吉奥)那是他的儿子。

赫吉奥　(急切地对斯塔拉格穆斯)他还活着?

斯塔拉格穆斯　我得了钱,别的事情就不管了。

赫吉奥　(对菲洛克拉特斯)你说?

菲洛克拉特斯　据他提供的情况,廷达鲁斯是你的儿子,因为他从小和我在一起,和我一起受到良好教育,直到现在长大成人。

赫吉奥　如果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那我既感到痛心,又感到幸运,之所以痛心,因为我对他太严酷了,如果他是我的儿子。哼,我这个人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对我的行为感到懊悔,我要是刚才没有那样对他,那该多好啊!(向远处眺望)你们看,他来了,他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与他的品德是完全不相称的。

第　四　场

〔廷达鲁斯戴着沉重的脚镣,肩着采石用的铁棍,在奴隶的伴随下上。

廷达鲁斯　我曾见过不少图画,上面画着冥间受难的场面,然而与我刚才到过的采石场相比,那简直算不了什么。那才是

真正让人受苦的地方，在那里，肉体的困乏是用更为烦重的劳动来驱除的。如同人们常给富家子弟送穴乌、家鸭、鹌鹑等玩儿一样，我一到那里，人们也立即给了我这根铁棍玩耍。不过我看见主人站在门口，看见我那个主人也从埃利斯回来了。

赫吉奥　你好，我亲爱的儿子！

廷达鲁斯　哟，什么"我的儿子"？啊呀，啊呀，我知道你为什么要与我扮演父与子了：你是想要使你让我重见光明的场而显得犹如父母对待孩子。

菲洛克拉特斯　你好，廷达鲁斯！

廷达鲁斯　我也问候你。为了你，我才受这般苦的。

菲洛克拉特斯　不过我现在就让你获得自由，变得富有。你知道吗？这是你的爸爸，这个奴隶在你四岁的时候把你从这里拐走，以六谟那卖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把还是小孩子的你交给了也是小孩子的我。（指斯塔拉格穆斯）他已经都招认了，是我们把他从埃利斯带到这里来的。

廷达鲁斯　（困惑地）怎么？我是他的儿子？

菲洛克拉特斯　屋里还有你的亲哥哥呢！

廷达鲁斯　你说什么？你把他那个被俘的儿子送回来了？

菲洛克拉特斯　是的，他正在屋里。

廷达鲁斯　啊，波吕克斯！你的行为真正派、高尚！

菲洛克拉特斯　这是你的父亲，这是那个贼，你小时候是他把你从这里拐走的。

廷达鲁斯　由于那次拐骗，现在已经长大了的我要把已经长老了的他送交刽子手。

菲洛克拉特斯　他受之无愧！

廷达鲁斯　是的，请波吕克斯作证，我要给应得的人应有的奖赏。（对赫吉奥）请告诉我，你真是我的父亲？

赫吉奥　是的，我的儿。

廷达鲁斯　我经过回忆，脑子里有个印象。/啊，请波吕克斯作证，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听人说过——尽管印象有些模糊，象迷雾一样，——我的父亲叫赫吉奥。

赫吉奥　（高兴地）那就是我！

菲洛克拉特斯　（对赫吉奥）我请求你发发慈悲，为了你自己，替儿子减轻镣铐之累，为了他（指廷达鲁斯），加重这个家伙（指斯塔拉格穆斯）的镣铐之苦。

赫吉奥　说得对，我就从这儿做起。我们现在进屋去，派人把铁匠叫来，取下你戴的重镣，给他（指斯塔拉格穆斯）戴上。

斯塔拉格穆斯　你做得对，让我这个一无所有的人也有了一点财产。

〔众下。

结　束　语

集体朗诵　观众们，刚才我们给大家表演了一出符合良好道德风尚的剧，剧中没有粗俗表演，没有色情描写，没有弃婴故事，没有骗钱场面，也没有钟情的年轻人瞒着父亲为妓女赎身。这类剧本诗人们编写得不多，它们可以使道德高尚的人变得更高尚。现在，如果你们喜欢这出剧，喜欢我们的表演，而不是感到厌恶，那就请你们用行动来表示：敬请乐意褒奖良好道德风尚的诸位为我们鼓掌！

孪 生 兄 弟

王 焕 生 译

剧情梗概

商人西库卢斯生了一对孪生儿子，其中一个丢失之后，死亡也把他带走了。祖父把丢失了的孙儿的名字给了在家的这个，由索西克利斯改称墨奈赫穆斯。墨奈赫穆斯·索西克利斯长大之后，跋涉天涯海角，寻找失散的兄弟。一次，他来到埃皮丹努斯①，他那失散的兄弟就住在那里。人们把这个外乡人误认为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墨奈赫穆斯，伴妓、妻子、岳父也都深信不疑。最后，兄弟二人终于彼此相认。

① 位于希腊西部伊利里亚境内，亚得里亚海岸边的商业中心之一。

剧 中 人 物

佩尼库卢斯　墨奈赫穆斯的门客

墨奈赫穆斯　青年

墨奈赫穆斯·索西克利斯　青年，墨奈赫穆斯的孪生兄弟

埃罗提乌姆　伴妓，墨奈赫穆斯的情人

库林德鲁斯　埃罗提乌姆的厨师

墨森尼奥　墨奈赫穆斯·索西克利斯的奴隶

老媪　哑角

妇人　墨奈赫穆斯的妻子

老人　墨奈赫穆斯的岳父

医生

地　点

埃皮丹努斯城。一街道。墨奈赫穆斯和埃罗提乌姆居住在街的两侧。

时　间

上午。

开 场 词

观众们，首先，首先我向大家及我本人竭诚致意。我给你们送来了普劳图斯，不过不是用手，而是用嘴，但愿你们能竖起耳朵善意地欢迎他。好，现在请大家注意听，我给你们介绍剧情。我将尽可能做到语言简明。

诗人们在喜剧中常常这样安排：他们把所描写的事情全部设想发生在雅典，为的是使你们能更真切地感觉到故事的希腊气氛。而我则声明：我绝不这样做，故事发生在哪里，就说在哪里。诚然，此剧的情节也是希腊式的，不过不是阿提卡式的①，而是西西里式的②。以上可以算是剧情介绍的引子，下面我将向大家配给情节本身，不过不是用摩狄乌斯量，也不是用特里摩狄乌斯量，而是用整座仓房计量。③你们都知道，我介绍剧情从来是慷慨大方的。

有个叙拉古④商人，生了一对孪生子。兄弟俩的面貌是如

① 阿提卡地区位于希腊东南部，是雅典城邦的领土。阿提卡式即雅典式，指以雅典或阿提卡乡村为故事背景。

②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即向西西里岛殖民。

③ 此处作者以情节喻奴隶之月定口粮。摩狄乌斯(modius)是罗马容量单位，约合8.754公升，特里摩狄乌斯（trimodius）也是罗马容量单位，合3摩狄乌斯。据有关史料，当时奴隶每月之口粮不超过1特里摩狄乌斯。

④ 叙拉古城位于西西里岛东部，是西西里的主要城市之一，由希腊移民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始建。

此相象，以至于不仅给他们喂奶的奶妈分辨不清，甚至连他们的生身母亲也难以辨别。这是见过那两个孩子的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有见过他们，请你们不要误会。孩子七岁那年，父亲备齐了满满一大船货物。他让自己的一个孩子也上了船，好随身带往塔伦图姆[①]经商，把另一个孩子留在家里随母亲生活。他们抵达塔伦图姆时，适逢当地举行赛会。象通常那样，赛会上人山人海。在人流的漩涡里，孩子和父亲走散了。当时旁边有个埃皮丹努斯商人，他抱起孩子，带回了埃皮丹努斯。孩子丢失之后，父亲非常痛苦，抑郁成疾，没过多久便在塔伦图姆命终了。

信使回到叙拉古，向孩子的祖父报告了孩子在塔伦图姆被人劫走和孩子的父亲在那里亡故的消息，祖父便给在家的那个孙子更改了名字。祖父是如此喜爱那个丢失了的孙子，他把那个孙子的名字给了在家的那个，给他取了与那个孙子一样的名字——墨奈赫穆斯。祖父本人也叫这个名字，而且——，而且我记住这个名字感到更加容易，因为我刚才听见有人大声呼唤这个名字。[②]为了使大家一会儿不至于发生误会，我现在预先声明：剧中兄弟俩都叫这个名字。

现在我得赶紧跑回埃皮丹努斯，以便能准确地把事情向你们交代清楚。也许你们有谁在埃皮丹努斯有什么事情要办吧，请大胆吩咐、说明。不过我得顺便提一下，他得给我钱，好去为他应酬办事情。如果他不给钱，那他是在开玩笑；当然，要是有人真的给我钱，那他更是在闹着玩。好，我从哪里离开的，

---

① 塔伦图姆位于意大利半岛东南部，希腊人的移民城市，当地的商业中心之一。

② 可能指传令官传宣，也可能指债主在剧场里粗暴地传叫债户还债。

现在又回到哪里，站在原来的地方。

那位埃皮丹努斯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抱走孪生子的那一位，家境富有，但膝下无子。他过继了这个窃得的孩子，给他娶了一个嫁妆丰厚的妻子，临终时让他作了自己的继承人。因为有一天他到乡下去，正下着大雨，当他在离城不远的地方蹚过湍急的河流时，滚滚的流水抱起了这位抱过他人孩子的人的双腿，把他引向了最惨痛的苦难。他的巨额家财传给了继子。(指舞台上距离较远的一座布景屋子)他现在就住在那座屋里。

现在，他的那位住在叙拉古城的兄弟在一个奴隶的陪同下，今天将要来到埃皮丹努斯，寻找失散的兄弟。(指舞台上的房屋布景)这是埃皮丹努斯城，不过当然是指上演本剧的时候。当上演别的剧本的时候，它也将随着变成别的城市，就象这些房屋的主人经常变更一样：他们有时是妓馆老板，有时是青年，有时是老人，有时是穷汉，有时是乞丐，有时是国王，有时是门客，有时是占卜人……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佩尼库卢斯沮丧地上。

佩尼库卢斯　青年们送给我一个诨名，叫我佩尼库卢斯①，因为我用餐时总是把餐桌扫荡得精光。依我看，给俘虏锁上锁链，给逃奴戴上镣铐，这种做法是再愚蠢不过的，因为如果给一个遭到不幸的人再增添不幸，那他更会企图逃跑或是干出别的坏事。他们会想方设法，以图挣脱桎梏：或是用锉刀锉断锁环，或是用石块砸断铆钉。不，那种东西不行。你如果想牢牢地拴住一个人，使他不至于逃跑，那你最好是用美酒佳肴去束缚他。你把他的嘴缚到你那丰盛的餐桌上，供给他吃，供给他喝，使他感到每天都是酒足饭饱，请波吕克斯作证，那他是绝对不会逃跑的。你用这种锁链锁他，会很容易地把他锁住。美食锁链是最牢固的锁链，你越是放松，它们则越是锁得紧。（指舞台上的一座屋子）我现在是来找这位墨奈赫穆斯的，我早就被判属于他所有。现在我就是主动送上门来，要他把我锁住。② 他这个人不

---

① 意为刷子。

② 佩尼库卢斯此处借用债务法律术语，戏谑地把自己比作无力偿还债务的人。根据古罗马法，这样的人被判为债奴，债主有权把他带回自己家去，给他戴上镣铐。

只是供你饭吃，他还要让你长胖，让你恢复精力，世上没有哪个人的医术比他更高明了。他是这样一个青年，他本人精通珍馐美味，他请你赴的宴会有如克雷斯节[①]的盛宴，美味佳馔把餐桌摆得满满的，以至于你如果还想要点什么，你就得把菜摆到自己的卧榻上。不过这许多天来我一直没有尝到这类丰盛的筵席了，我一直坐在家里，和我自家的那些——那些——那些——亲切的饭菜打交道。它们如果不是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我才不会吃它们，买它们呢。它们亲切得竟然使我抛弃了这里的盛宴。现在我去拜访他。看，他家的门自己开了。我看见那正是墨奈赫穆斯本人，他自己出来了。（退到一旁）

第 二 场

〔墨奈赫穆斯自屋内上，妻子尾追至门口。

墨奈赫穆斯 （回身向屋内）你还不可恶，你还不愚蠢，你还不横蛮，你还不癫狂！你这样惹丈夫讨厌，你自己终将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厌恶的！我告诉你，你如果以后还继续对我这样，我就把你赶出门，让你象个寡妇似的回到你父亲那里去！我每次出门，你总要拦住我，叫住我，无休止地盘问我，你要去哪里呀，你要干什么去呀，你有什么事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你拿着什么呀，你在外面将怎么吃住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娶你犹如娶了一个家庭督察，无论我干了什么或准备干什么，都得对你禀告不误。

① 克雷斯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克雷斯节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人们常常欢乐饮宴。

我确实把你娇惯坏了。好吧，我现在告诉你我准备干什么。我既然供给你奴婢、食物、毛皮、首饰、衣服、粉脂等，使你应有尽有，哪样都不短缺，那么，你如果聪明的话，你就应该当心不要使自己倒霉，停止监视丈夫的行动。（见妻子回身进屋）不过为了使你不至于白白地监视我一番，我告诉你吧，我今天将要带着伴妓去用餐，并且将要和一个人在外约会。

佩尼库卢斯　（旁白）他这样气势汹汹地责骂妻子，其实是在责骂我，因为他要是在外面吃饭，受到惩罚的将不是他的妻子，而是我。

墨奈赫穆斯　（洋洋得意地）哈哈，哈哈，请海格立斯作证，我终于把妻子骂进屋去了。浪荡哥儿们现在在哪里？我英勇地进行了战斗，他们怎么还不来送礼祝贺？（展示穿在自己的披衫里面的女衫）我刚才在屋里偷了妻子的这件披衫，拿去送给情人。这类事情就得这样干，就得机智地欺骗细心的看守人。刚才这件事情我干得漂亮，干得出色，干得利索，干得巧妙。我把它从我的恶婆那里偷来，现在去送给灾星。我从敌人那里夺得的战利品，将由同盟者受益。

佩尼库卢斯　（大声地）喂，年轻人，你夺得的战利品有我的份吗？

墨奈赫穆斯　（惊愕）糟了，我中埋伏了！

佩尼库卢斯　不，你到了安全地带了，不必惊慌。

墨奈赫穆斯　谁在这儿？

佩尼库卢斯　（上前）我！

墨奈赫穆斯　啊，巧运之神！啊，机遇之神！你好！（伸过手去和佩尼库卢斯握手）

佩尼库卢斯　（握住墨奈赫穆斯的手）你好！

墨奈赫穆斯　你在干什么？

佩尼库卢斯　我正用右手握着我的庇护神。

墨奈赫穆斯　你来得不可能比这更及时了。

佩尼库卢斯　我总是这样；我通晓机遇的奥秘。

墨奈赫穆斯　你想观赏一件惊人的手艺吗？

佩尼库卢斯　是哪位厨师烹调的？如果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我尝尝残羹，也会知道。

墨奈赫穆斯　请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的墙上见过画着老鹰抓走伽倪墨得斯①或维纳斯夺得阿多尼斯②的图画吗？

佩尼库卢斯　经常看见。你说的这些图画与我有什么关系？

墨奈赫穆斯　（露出穿在里面的女衫）来，你看我！我这身打扮象不象？

佩尼库卢斯　你这是一身什么打扮？

墨奈赫穆斯　你就说我是绝世美男子吧！

佩尼库卢斯　（疑惑地）我们要去哪里吃饭？

墨奈赫穆斯　我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佩尼库卢斯　好，我说，你是绝世美男子。

墨奈赫穆斯　你不想再作点什么补充吗？

佩尼库卢斯　你还是世上最快乐的人。

墨奈赫穆斯　继续说下去！

---

① 伽倪墨得斯是弗里基亚一牧童，貌美，尤皮特（宙斯）看中了他，便派自己的神鹰（一说尤皮特自己变成老鹰）把他抓到天上司酒。

② 阿多尼斯始见于腓尼基或小亚细亚神话传说，后传入希腊、罗马。他容貌俊美，为维纳斯所喜爱，冥后佩尔塞福涅对他的秀貌也深为感动。两位女神发生争执，尤皮特判定他每年的三分之一时间和维纳斯一起生活，三分之一的时间和佩尔塞福涅一起生活，余下的三分之一时间由他自己决定。他把那三分之一时间也献给了维纳斯。

佩尼库卢斯　不，我凭海格立斯的名义发誓，我不想再说了，除非我知道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和你妻子在吵嘴，为我自己着想，我对你更得提防点。

墨奈赫穆斯　让我们瞒着我妻子，找个地方好好美哉美哉，热腾腾地报销这一天。

佩尼库卢斯　好，好，你的建议太好了！我什么时候点起火堆？今天已经有一半死了，死亡已经降到它的肚脐眼儿了。①

墨奈赫穆斯　你抢着说话，自己耽误自己。

佩尼库卢斯　倘若不是你要我说话，我自己再多说一句，墨奈赫穆斯，你挖掉我的眼睛好了。

墨奈赫穆斯　（后退）你过来，离门口远一点儿！

佩尼库卢斯　好。

墨奈赫穆斯　再走过来一点。

佩尼库卢斯　行。

墨奈赫穆斯　你多走过来一些，离开狮穴远一点。

佩尼库卢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看你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驭者的。

墨奈赫穆斯　你这话怎么说？

佩尼库卢斯　你总是在回头张望，看妻子追上来没有。

墨奈赫穆斯　不过你说——

佩尼库卢斯　我说？你想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或是肯定，或是否定。

墨奈赫穆斯　你能不能只要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判断出是什么东西发出的气味？……②

---

① 拉丁语中，"肚脐眼"一词还有中心的意思，此处意为时间已到中午。

② 此处原文有残缺。

佩尼库卢斯　占卜官有这种本事。

墨奈赫穆斯　（抓起穿着的女衫的一处）来，你闻我这件披衫！什么气味？（见佩尼库卢斯转过脸去）你怎么避开？

佩尼库卢斯　只能闻妇女的外衣，你那里发出一股没有洗过的衣服的熏鼻子气味儿。

墨奈赫穆斯　（抓起女衫的另一处）佩尼库卢斯，那你闻闻这里，不要再皱眉头！

佩尼库卢斯　是。

墨奈赫穆斯　怎么样？告诉我，什么气味？

佩尼库卢斯　偷窃，女人，饱餐。愿你诸事如意！……①

墨奈赫穆斯　你说得好！我现在正是把它拿去送给我的相好，（指舞台上另一座布景房屋）送给住在那屋里的伴妓埃罗提乌姆。我将吩咐她为我、你以及她自己准备午餐。

佩尼库卢斯　好！

墨奈赫穆斯　让我们一直喝到明天晓星升起。

佩尼库卢斯　好，你一下子把底儿都亮了。我现在去敲门吗？

墨奈赫穆斯　敲吧！不，等一等！

佩尼库卢斯　你已经把酒饭耽误半天了！

墨奈赫穆斯　你轻点儿敲！

佩尼库卢斯　我看你大概担心这门是萨摩斯产品。②

墨奈赫穆斯　等一等！喂，等一等，你看她自己出来了。……③啊，你抬头看看太阳，她那洁白的肤肌是不是使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

---

① 此处原文有残缺。

② 萨摩斯是小亚细亚西部一海岛，以产陶器闻名。

③ 此处原文缺一行。

第 三 场

〔埃罗提乌姆上。

埃罗提乌姆　墨奈赫穆斯，我的亲爱的，你好！

佩尼库卢斯　我呢？

埃罗提乌姆　不在其数。

佩尼库卢斯　通常这样对待军团里的编外士兵。①

墨奈赫穆斯　我已经发出命令，今天要在你这里进行一场战斗。②

埃罗提乌姆　（不解地）哦，今天要进行一场战斗！

墨奈赫穆斯　（指佩尼库卢斯）在这场战斗中，我和他将要痛饮一番。今天我们谁在酒杯方面表现得更为能征善战，谁就是你的兵，你就决定把今夜的温存献给谁。③（望着埃罗提乌姆的媚人神态）啊，我的心肝儿，我只要一看见你，我就讨厌我的妻子。

埃罗提乌姆　不过你毕竟还是不敢偷着穿件她的衣服来。（翻看墨奈赫穆斯穿的衣服）这是什么？

墨奈赫穆斯　（露出穿着的女衫）你的换装，我妻子的卸装，我的玫瑰花。

埃罗提乌姆　（喜形于色）在所有想讨我欢心的人中，你这一下子就占了上风，你是我最宠爱的人。

---

① 指罗马军团里的后备兵，正式兵员缺员时由他们替补。

② 此处原文缺第184行，有些研究者认为由此句起至本页第14行的“我就讨厌我的妻子”为伪托。

③ 有的译本把这句话的后半句作为佩尼库卢斯的台词。

佩尼库卢斯　(旁白)妓女见到她想掠夺的东西，总是这么娇媚。(对埃罗提乌姆)你要是真的喜欢他，早就咬住他的鼻子不放了。

墨奈赫穆斯　(脱下外面的披衫)佩尼库卢斯，拿着它！我要献上我许下的心愿。

佩尼库卢斯　给我吧！(接住墨奈赫穆斯递过来的披衫)好，你就这样穿着女衫跳个舞吧！

墨奈赫穆斯　我这样跳舞？天哪，你发疯了！

佩尼库卢斯　真不知是我还是你发疯了呢！你如果不想跳，那就脱下吧。

墨奈赫穆斯　(脱下妻子的披衫)我今天是冒了极大的风险把它偷来的。我看即使是海格立斯夺希波吕特的腰带①，也没有冒这样大的险。(把披衫递给埃罗提乌姆)给你，拿着吧，既然只有你讨我喜欢。

埃罗提乌姆　忠实的情人应该这样真心实意。

佩尼库卢斯　(旁白)如果他们想使自己迅速变成穷光蛋的话！

墨奈赫穆斯　这件披衫是我一年前买给我妻子的，花了四谟那②。

佩尼库卢斯　(旁白)是的，象结帐那样，这四谟那是真正的花掉了。

墨奈赫穆斯　你知道我希望你干什么吗？

埃罗提乌姆　知道，干你希望我干的事情。

---

① 指大英雄海格立斯英勇地完成的第九件差使。希波吕特据传是居住在黑海北岸的骁勇的阿马宗女人部落的首领，佩有战神阿瑞斯赠给她的腰带。海格立斯受命去取这根腰带，经过一番苦战，最后好容易才把腰带夺到手。

② 古希腊货币单位，参见第79页注①。

墨奈赫穆斯　好，那就吩咐在你这里为我们三个人准备午餐，派人去市场上买一些好菜来：大块大块的猪肉，厚厚墩墩的火腿，整整半个猪头，还有其他类似的佳肴，要烹调得一搬上桌就能激起我豺狼般的食欲。赶快准备吧！

埃罗提乌姆　一定，请卡斯托尔作证。

墨奈赫穆斯　现在我和他去广场。我们一会儿就回到这里来，到时候好厨师一面烹调，我们便一面吃喝起来。

埃罗提乌姆　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一切都会准备好的。

墨奈赫穆斯　快一点儿。（对佩尼库卢斯）你跟我来！

佩尼库卢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我会寸步不离地守住你、跟着你的，即使有人送给我天神般的财富，我今天也不会放过你。

〔墨奈赫穆斯和佩尼库卢斯下。

埃罗提乌姆　（向屋内）你们快去里面替我把库林德鲁斯叫出来。

第　四　场

〔库林德鲁斯上。

埃罗提乌姆　你拿上篮子和钱，这是给你的三块银币。

库林德鲁斯　是！

埃罗提乌姆　你去买些菜来！要够三个人吃的，就三个人，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

库林德鲁斯　你说的是哪三个人？

埃罗提乌姆　我、墨奈赫穆斯和他的门客。

库林德鲁斯　你这是十个人！要知道，一个门客可以轻而易举地抵八个人的饭量。

埃罗提乌姆　我已经告诉你是什么样的客人了，你好好去准备吧！

库林德鲁斯　是！我会准备好的，你请客人们来吧！

埃罗提乌姆　你快点儿回来！

库林德鲁斯　我一会儿就回来。

〔库林德鲁斯下，埃罗提乌姆进屋。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墨奈赫穆斯·索西克利斯① 和墨森尼奥上。水手数人随上。

索·墨奈赫穆斯　我觉得，墨森尼奥，没有什么能比遥遥望见陆地更使航海者高兴的了。

墨森尼奥　（不高兴地）是的。恕我直言，你如果登上岸，看见的是你自己的土地，那就更高兴了。不过请问，我们现在为什么来到埃皮丹努斯？我们是不是要象大海一样，得把所有的岛屿绕行遍？

索·墨奈赫穆斯　为什么？为了寻找我那个孪生兄弟。

墨森尼奥　要寻找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了？自从我们开始寻找到现在，这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我们到过基斯特里亚②，西班牙，马赛利亚③，伊利里亚，航遍了整个天海④，去过外希腊⑤，登过波浪所及的所有意大利海岸。我想即使是找针，只要它真的存在，也早就找到了。我们现在是在活人中间找

① 这样的称呼顺序符合罗马人的传统习惯，下面简称时将"索·"移在前面。

② 基斯特里亚在亚得里亚海北部，今伊斯的里亚半岛。

③ 即今法国马赛。

④ 即亚得里亚海。

⑤ 指意大利半岛东南部，希腊人又称其为"大希腊"。

死人，因为他要是还活着，我们早就该找到他了。

索·墨奈赫穆斯　要是事情真象你说的那样，我也要找到一个能够准确地作证，说他确切知道我的兄弟已经死了的人，只有到那时候我才会不再寻找。否则，只要他还有可能活着，我就不会停止寻找他。我自己知道，他使我感到何等的亲切啊！

墨森尼奥　你这是想在蒲草梗儿里找节巴！我们是不是如果不写出一部旅行记来，便不从这里回家去？

索·墨奈赫穆斯　我吩咐什么，你就干什么，我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当心自己挨揍！不要再惹我讨厌，这件事不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墨森尼奥　（不高兴地，旁白）嘿，我知道，他这话的意思是说我是奴隶，话虽不多，但意思再清楚不过。（大声地）喂，墨奈赫穆斯，你听见吗？请海格立斯作证，每当我看着我们的钱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好象是夏日的游客。哼，我想你如果还不作归返之计，为了寻找兄弟而弄得一文不名，到时候可别怨天怨人。你要知道，这里的人可是这样的：埃皮丹努斯人是一群最大的色鬼和酒徒，城里住着无数的告密者和谄媚者，这城里的妓女也比别的地方的都更善于媚惑人。正是因为这些，这座城市才被叫做埃皮丹努斯的，因为几乎谁也别想安然无损地在此逗留。①

索·墨奈赫穆斯　我会当心的。你把钱袋给我！

墨森尼奥　你要干什么？

---

① 墨森尼奥将城名埃皮丹努斯（Epidamnus）与"损失"（damnum）联系起来，意即"令人遭损的"，此城后来改名为狄拉克乌姆（Dyrrachium）。

索·墨奈赫穆斯　听了你刚才的话，我为你担心。

墨森尼奥　担心什么?

索·墨奈赫穆斯　担心你会在这座令人遭损的城市里作出令我遭损失的事情来。你，墨森尼奥，是一个一见女人便眼馋的人，而我，则是一个容易动怒、难以抑制的人，我如果拿着钱，可以防避两点：其一是可以使你免犯错误，其二是可以使我免生你的气。

墨森尼奥　（把钱袋递给索·墨奈赫穆斯，不高兴地）好，给你，拿着吧！你这样做太使我高兴了！

第二场

〔库林德鲁斯提着菜篮上。

库林德鲁斯　我凭自己的经验，出色地完成了采购任务，我要为就餐者准备一顿如意的午餐。哟，我看见墨奈赫穆斯站在那里。啊，我可怜的脊背啊！客人们已经在门前徘徊了，我东西还没有买回来。我上前问候他。墨奈赫穆斯，你好！

索·墨奈赫穆斯　（惊异地）不管你是谁，我愿神明保佑你！

库林德鲁斯　不管我是谁?你不认识我是谁?

索·墨奈赫穆斯　是的，请海格立斯作证，我不认识你。

库林德鲁斯　（以为对方在开玩笑）别的客人呢?

索·墨奈赫穆斯　你问什么客人?

库林德鲁斯　你的门客。

索·墨奈赫穆斯　我的门客?（对墨森尼奥）这个人显然神智不清。

墨森尼奥　我不是对你说过，这里骗子多得很。

索·墨奈赫穆斯　朋友，你问我的哪个门客？

库林德鲁斯　佩尼库卢斯。

墨森尼奥　什么？刷子？我的行囊里装着把非常好的刷子。

库林德鲁斯　（不理会墨森尼奥的打趣）墨奈赫穆斯，你来用午餐来得太早了。我现在刚把东西买回来。

索·墨奈赫穆斯　请告诉我，年轻人，这里买一头洁净的小猪献祭要花多少钱？

库林德鲁斯　几块钱。

索·墨奈赫穆斯　钱由我付，你去吩咐人为你献祭赎罪吧！[1] 我看你显然是神智失常了，因为不管你是谁，既然你与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纠缠不清。

库林德鲁斯　我是库林德鲁斯，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索·墨奈赫穆斯　你叫库林德鲁斯也好，叫科林埃德鲁斯也好，反正你见鬼去吧！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

库林德鲁斯　我可知道你叫墨奈赫穆斯。

索·墨奈赫穆斯　我是叫墨奈赫穆斯，你说这话有理智。不过你是在哪里认识我的？

库林德鲁斯　我是在哪里认识你的？我家女主人，就是住在这屋里的埃罗提乌姆，是你的情人，我还能不认识你？

索·墨奈赫穆斯　哎呀，天哪！我既没有情人，也不知道你是谁。

库林德鲁斯　你不知道我是谁？你在我们这里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斟酒的次数比谁都多。

墨森尼奥　嘿，该死的东西！我要是现在有件什么东西能砸烂他的脑袋就好了！

---

[1] 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一样，以猪作为主要的祭祀用牲，特别是为犯有癫狂病的人献祭的时候。

索·墨奈赫穆斯　你说你给我斟酒的次数比谁都多？可我在今天之前从来没有到过埃皮丹努斯，今天是第一次到这里。

库林德鲁斯　你不承认？

索·墨奈赫穆斯　是的，我不承认。

库林德鲁斯　（指墨奈赫穆斯的家）你不住在那屋里？

索·墨奈赫穆斯　谁住在那屋里，让他不得好死！

库林德鲁斯　（旁白）他自己诅咒自己，他神智失常了。（大声地）喂，墨奈赫穆斯，请听我说！

索·墨奈赫穆斯　你想说什么？

库林德鲁斯　你如果愿意听我的劝告的话，就请听我说一句。你刚才说你要给我钱，让我去为自己献祭赎罪，请海格立斯作证，墨奈赫穆斯，我看你既然自己咒骂自己，你神智显然不正常，因此，你如果聪明的话，赶快吩咐人为你自己准备献祭用的小猪吧！

索·墨奈赫穆斯　啊，天哪！这个人太贫嘴了，太可恶了！

库林德鲁斯　（对观众）他常常这样和我开玩笑。妻子不在旁边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好逗乐。（对索·墨奈赫穆斯）喂，你看怎么样？

索·墨奈赫穆斯　我看什么怎么样？

库林德鲁斯　（指菜篮）你看我给你们三个人采购的蔬菜如何？要不要为你们——你、门客和女人，再采购点来？

索·墨奈赫穆斯　你说的是什么女人和门客？

墨森尼奥　（对索·墨奈赫穆斯）你中什么邪了，竟和他粘上了？

库林德鲁斯　（对墨森尼奥）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不认识你，我认识他，我在和他说话。

墨森尼奥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看肯定无疑，你神智不正常。

库林德鲁斯　（指莱盘，对索·墨奈赫穆斯）我得去处理这些东西了，不能再耽搁了。请你不要走得离屋子太远。还有什么事吗？

索·墨奈赫穆斯　你见恶魔去吧！

库林德鲁斯　哎呀，天哪！你怎么还不进屋去，乘我把这些东西交给武尔坎[1]逞威逞能的时候，小睡一会儿呢？我去报告埃罗提乌姆，说你在这里，让她把你领进屋去，免得这样站在外面。（进屋）

索·墨奈赫穆斯　他走了吗？（见库林德鲁斯进屋）请波吕克斯作证，我看出了，你说的话是真的。

墨森尼奥　那你就小心点儿！我想正如刚才走开的那个疯子说的那样，那屋里住的准是一个妓女。

索·墨奈赫穆斯　不过我感到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墨森尼奥　哎，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妓女们都有这么一套：她们把男女小奴派往港口，倘若有条什么外邦船进港了，她们便去打听是谁家的船，船主人叫什么名字，然后便立即凑上去缠住。她们如果把谁迷惑住了，便立即把他带领回去。（指埃罗提乌姆的住屋）现在，在这个港湾里停着一艘强盗船，我觉得我们对它得特别留神。

索·墨奈赫穆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你提醒得对。

墨森尼奥　只有当你真正做到留神的时候，我才会说我提醒对了。

索·墨奈赫穆斯　暂时别说话！听，门在响，看看是谁出来了。

墨森尼奥　（解背囊）我先把它放下。（对水手们）喂，你们这些船腿，好好看着东西！

---

① 罗马神话中的火神。

第 三 场

〔埃罗提乌姆上。

埃罗提乌姆 （回身对开门的老媪）就让门这么开着，你走吧，不要关上！进屋去把需要准备的事情准备准备，照应着，留点儿神！（对屋内别的女仆）你们把卧榻铺好，燃起香料，整洁是对客人的诱饵。温雅对他们是害，对我们则是利。（张望）可他在哪里呢？刚才厨子说他在门口站着的。哦，我看见他了，他就在那儿。他是我的利益所在，他给我的好处太多了。他应该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我现在上去招呼他。（走近索·墨奈赫穆斯）哎，亲爱的，我感到奇怪，我家的门对你开着，你却站在这外面。这里就是你的家，并且远远胜过你自己的家。一切都按照你的吩咐，象你希望的那样准备好了，没有任何耽误。你吩咐准备的午餐已经准备就绪，你想进去就可以进去入席了。

索·墨奈赫穆斯 （对墨森尼奥）这女人在和谁说话？

埃罗提乌姆 （诧异地）当然是和你呀！

索·墨奈赫穆斯 和我？无论是以前或是现在，我与你有过什么交往？

埃罗提乌姆 （认为对方在开玩笑）神明在上，因为维纳斯希望我在所有的客人中最敬重你，你也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呀！请卡斯托尔作证，因为只有你能如此慷慨地讨我欢心。

索·墨奈赫穆斯 墨森尼奥，这个女人要不是个疯子，便是喝醉了酒，她竟和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如此亲热地纠缠。

墨森尼奥　我不是对你说过，这种事情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现在还只是掉几片叶子，我们在这里待不上三天，整棵树都会向你倾倒过来。妓女们就是这样：她们全都是骗钱能手。你让我去和她说话。（对埃罗提乌姆）喂，夫人，我在和你说话。

埃罗提乌姆　什么事？

墨森尼奥　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位先生的？

埃罗提乌姆　在哪里认识他的？他在哪里认识我的，我也是在哪里认识他的，在这里，在埃皮丹努斯。

墨森尼奥　在埃皮丹努斯？他除了今天，从来没有到过这里，从来没有把脚踏进过这座城市。

埃罗提乌姆　哎呀呀，你开什么玩笑！喂，墨奈赫穆斯，亲爱的，你为什么还不进屋去？屋里会使你感到更舒适的。

索·墨奈赫穆斯　（对墨森尼奥）你看，这个女人称呼我的名字一字不差。我感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墨森尼奥　因为你带着钱袋，她嗅到了味儿。

索·墨奈赫穆斯　啊，是的，你提醒得对。（把钱袋递给墨森尼奥）你拿着它。我现在就会弄清楚，她对什么更感兴趣，是我，还是钱袋。

埃罗提乌姆　（对索·墨奈赫穆斯）让我们进去用餐吧！

索·墨奈赫穆斯　（不解地）承蒙你邀请。不，谢谢！

埃罗提乌姆　那你刚才为什么吩咐我为你准备午餐？

索·墨奈赫穆斯　我让你准备午餐了？

埃罗提乌姆　是的，为你和你那个门客。

索·墨奈赫穆斯　真见鬼！哪个门客？（对墨森尼奥）这个女人的神志肯定不正常。

埃罗提乌姆　就是那刷子！

索·墨奈赫穆斯　你指的是什么刷子?是刷鞋用的刷子吗?

埃罗提乌姆　哎呀,当然是刚才你把从妻子那里偷来的披衫送给我时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

索·墨奈赫穆斯　什么?我偷了妻子的披衫来给你了?你神智清醒吗?(对墨森尼奥)这女人真象是匹驽马,站在这里说梦话。

埃罗提乌姆　(嗔怪地)你为什么取笑我?你怎么否认你做过的事情?

索·墨奈赫穆斯　你说,我否认我做过什么事情了?

埃罗提乌姆　你否认你今天曾经把妻子的披衫送给我。

索·墨奈赫穆斯　是的,即使你现在这样一口咬定,我还是否认。我以前没有妻子,现在也没有,我生下来以后从来没有到过这里,踏进过这个港口。我在船上已经用过餐,是从那儿上的岸,遇见了你。

埃罗提乌姆　啊,天哪!你说的是什么船?

索·墨奈赫穆斯　什么船?木头船,既破又漏,经常得用锤子敲打,钉子挨着钉子,好象臭皮匠的木箱子。

埃罗提乌姆　哎呀,亲爱的,不要再开玩笑了!走,和我一起进屋去吧!

索·墨奈赫穆斯　夫人,你约请的可能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是我吧!

埃罗提乌姆　我不认识你是墨奈赫穆斯,莫斯库斯的儿子,西西里人,住在叙拉古?起先阿伽托克勒斯在那里为王,后来是菲提亚,再后来是利帕罗,利帕罗死后把王权交给了希埃罗,现在希埃罗还在位上。①

索·墨奈赫穆斯　(困惑地)你说得完全对,夫人。

墨森尼奥　(对索·墨奈赫穆斯)啊,尤皮特啊!这个女人对你知

道得这么详细，她是不是从我们那边迁徙过来的？

索·墨奈赫穆斯　是呀，请海格立斯作证，我觉得断然拒绝她的邀请不合适。

墨森尼奥　（惊慌地）不，不能！你只要一跨进门槛，就完了。

索·墨奈赫穆斯　你别再说了！事情很不错。这个女人说什么，我就附和什么，只要我能被招待。（亲密地对埃罗提乌姆）夫人，我刚才否认不是没有缘故的，（指墨森尼奥）我怕这家伙把披衫和午餐的事情告诉我妻子。我现在听你的，让我们进屋去吧！

埃罗提乌姆　你不等门客了？

索·墨奈赫穆斯　不等他了，完全没有必要，我希望即使他来了，也不要放他进去。

埃罗提乌姆　好，请卡斯托尔作证，我完全听你的吩咐。不过你知道我还想请你办件什么事吗？

索·墨奈赫穆斯　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埃罗提乌姆　请你把刚才送给我的那件披衫拿去交给刺绣裁缝，让他根据我的要求修整一下。

索·墨奈赫穆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你说得完全对。要把它修整得认不出来，即使我妻子在街上碰上你穿着它，也发觉不了。

埃罗提乌姆　那你一会儿离开的时候，把它带走。

索·墨奈赫穆斯　好！

---

① 这里叙述的叙拉古历史不完全确切。罗马人对阿伽托克勒斯和希埃罗比较熟悉，利帕罗则是普劳图斯虚构的人名。阿伽托克勒斯生于公元前361年，在位28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希埃罗于公元前268年或265年接位，卒于公元前215年。

埃罗提乌姆　我们进去吧！

索·墨奈赫穆斯　好，我随即就来。（指墨森尼奥）我想和他说几句话。

〔埃罗提乌姆进屋。

喂，墨森尼奥，你过来！

墨森尼奥　（不高兴地）什么事？

索·墨奈赫穆斯　（得意地）你就跳舞吧！

墨森尼奥　为什么？

索·墨奈赫穆斯　应该！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什么。

墨森尼奥　那你就更完了。

索·墨奈赫穆斯　这是我的猎物，我已经开始进攻。（指水手们）你快把他们带到附近的客店去。太阳西落之前赶回来见我。

墨森尼奥　你不了解这些妓女，主人。

索·墨奈赫穆斯　别啰嗦，按我的吩咐去做！我如果干下什么蠢事，受损失的是我，不是你。这个女人既愚蠢，又无知。我早就看出了，这里有我们的甜头。（转身离开）

墨森尼奥　（望着索·墨奈赫穆斯离去的背影）啊，天哪！你真的去？（见索·墨奈赫穆斯进屋）他完了！现在强盗船正把小艇引向深渊。不过我也是不自量力，竟想阻止主人的行动！他买我是要我听他的命令，而不是要我来命令他的。（对水手们）你们跟我走，我好按照他的要求，按时赶回来。

〔领水手们背行囊下。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佩尼库卢斯愤愤不平地上。

佩尼库卢斯　我已经活了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更倒霉、更不顺心的了，我刚才竟陷进集会的人群中了。我张着嘴在那里发呆，墨奈赫穆斯却偷偷地离开了我。我看他准是跑来找情人了，不想把我带来。谁首先想到发起这次集会，耽误大忙人的时间，愿神明让他不得好死！只该让那些闲着没事的人去参加这种集会，如果叫他们去他们谁不去，就立即罚他的款。有不少人一天只吃一顿饭，他们闲得很，既没有人邀请他们，他们也不邀请别人，这种人才应该去开会。如果是那样，我今天就不会错过这顿午餐了。本来这顿午餐是说定了的，就象我现在活着一样确定无疑。我去找他，即使现在只能希望得到一点残羹冷饭，也仍然激动着我的心。（见索·墨奈赫穆斯自埃罗提乌姆的屋里出来）你们看，墨奈赫穆斯头戴花冠，从屋里出来了。（恶狠狠地）宴会结束了，好，我来得正是时候！我跟上他，看他干什么，然后再上去找他。

第　二　场

〔索·墨奈赫穆斯头戴花冠，胳膊夹着女衫上。

索·墨奈赫穆斯　（回身向屋内）你尽可放心，我今天会把它修整好，按时送回来的。我要做到让你到时候说它不是原来的那一件，我要改得让你认不出来。

佩尼库卢斯　（旁白）把披衫拿去给裁缝加工，餐用完了，酒喝光了，把门客关在门外！请海格立斯作证，我如果不为今天受的这一侮辱狠狠地报复他，我就不是我这个人！嗨，你当心我给你颜色看！

索·墨奈赫穆斯　（高兴地）啊，不朽的神明们，你们以前什么时候对谁这样慷慨过，在一天之内给予一个人这么大的恩惠，大得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我吃了，喝了，有妓女陪伴，还拿走这件披衫，从今以后它可再也找不到它的主人了。

佩尼库卢斯　（旁白）我这样在一旁偷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自己现在已经吃饱喝足，是不是在说我和我那一份呢？

索·墨奈赫穆斯　她说这件披衫是我送给她的，是我从妻子那里偷来的。我看出她认错了人，便立即顺水推舟，好象真的和她有过往来似的。这个女人说什么，我就顺着说什么。一句话，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容易的事情。

佩尼库卢斯　（旁白）我上前去找他，把他好好臭骂一顿！

索·墨奈赫穆斯　那是谁向我走来了？

佩尼库卢斯　你还有什么说的？你这个轻如鸿毛的家伙，你这个卑鄙之徒，你这个恶棍，你这个坏蛋，你这个奸贼，你这

个变化无常的小人！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撇下我，刚才在广场上偷偷地从我身边溜走？我不在，你就把午餐报销了！你怎么这样贪心，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呢！

索·墨奈赫穆斯　（严肃地）年轻人，请问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然对我这样一个和你素不相识的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恶语相伤？你对我这样破口大骂，是不是想自己倒霉？

佩尼库卢斯　啊，天哪！你还吓唬什么？请波吕克斯作证，你已经让我倒霉了！

索·墨奈赫穆斯　年轻人，请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佩尼库卢斯　还要讥笑我，好象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似的？

索·墨奈赫穆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据我所知，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也从来不认识你。不过不管你是谁，你如果希望自己行为端正，那就请不要这样惹我讨厌。

佩尼库卢斯　墨奈赫穆斯，你醒醒！

索·墨奈赫穆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据我所知，我醒着。

佩尼库卢斯　你不认识我？

索·墨奈赫穆斯　我要是认识你，我就不会说不认识了。

佩尼库卢斯　你不认识你的门客？

索·墨奈赫穆斯　年轻人，我看你的脑袋有问题。

佩尼库卢斯　我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偷了妻子的这件披衫，送给埃罗提乌姆？

索·墨奈赫穆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我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偷什么披衫送给埃罗提乌姆。

佩尼库卢斯　你神智清楚吗？（旁白）事情糟糕！（大声地）我没有亲眼看见你穿着这件披衫从家里出来？

索·墨奈赫穆斯　该死的东西！你自己是好色之徒，也把别人看

成都同你一样?你说看见我穿过这件披衫了?

佩尼库卢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是的。

索·墨奈赫穆斯　你怎么不去——去你该去的地方呢?要不你就吩咐人把你抬去献祭吧!你这个疯子!

佩尼库卢斯　好啊，我现在把你干的事情告诉你妻子去，不管谁来求情都不行。你这样侮辱我，你要承担后果的。我不会白白地让你和她吃了这顿午餐的。(进墨奈赫穆斯的家)

索·墨奈赫穆斯　这是怎么回事?不管谁遇见我，怎么都这样嘲弄我?我听见门在响!

第　三　场

〔女仆自埃罗提乌姆屋内上。

女　仆　喂，墨奈赫穆斯，埃罗提乌姆请你把这件东西，(拿出手镯)一起拿去交给金匠，你再添两金子，让金匠重新做一下。

索·墨奈赫穆斯　(接过手镯)你回禀她，不管她吩咐什么，无论是这件事情或是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只要是她的意思，我都会照办不误的。

女　仆　你看不出这副手镯?

索·墨奈赫穆斯　不，我看见了，它们是金的。

女　仆　这就是以前你说是从妻子的首饰匣子里偷来的那副。

索·墨奈赫穆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从来没有那回事。

女　仆　怎么，你不记得了?既然你不记得有那回事，那你把手镯还给我。

索·墨奈赫穆斯　等一等!不，我想起来了。这当然就是我送给她的那一副。

女　仆　可不!

索·墨奈赫穆斯　我那次一起给她的项链呢?

女　仆　你没有给过她。

索·墨奈赫穆斯　哦,对,我就给她这个。

女　仆　我回报说你答应办这件事?

索·墨奈赫穆斯　(微笑)是的,你就这样回她话,说我答应办。披衫和手镯将一起送回来。

女　仆　喂,墨奈赫穆斯,亲爱的,你代我打副耳环吧!二钱① 就够了,要水滴式的,你以后来我们这里,我会热情招待你的。

索·墨奈赫穆斯　好吧,给我金子,我出手工钱。

女　仆　金子你也先垫一下,我以后还你。

索·墨奈赫穆斯　不,你拿金子来,我以后双倍还你。

女　仆　我现在没有。

索·墨奈赫穆斯　那就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我吧。

女　仆　(转身)好吧!你还有什么事吗?

索·墨奈赫穆斯　你告诉她,我去办这些事情!(旁白)只要一有机会,我就把它们全都卖掉!

〔女仆进屋。

她进屋了吗?她进屋了,把门关上了。啊,这是众神在帮助我,保护我,照顾我!可我为什么还在这里耽搁,不趁此机会赶紧离开这个淫秽邪恶的地方呢?索·墨奈赫穆斯,赶快起步,赶快跑!把花冠摘下来,扔到左边去,这样要是有人追上来,他们会以为我是朝那个方向跑了。(向右手边跑)现在我去找我那个奴隶,告诉他众神给了我什么恩赐。(下)

---

① 原文为2努穆斯(numus),1努穆斯约合7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墨奈赫穆斯的妻子怒气冲冲地自屋内上，佩尼库卢斯随后。

妻　子　我还要在这里继续徒然地和他一起生活吗？家里的东西他什么都往外偷，拿去送给别人！

佩尼库卢斯　嘘，不要嚷！我要让你当众捉住他。你跟我来！他头戴花冠，喝得醉醺醺的，胳膊里夹着今天刚刚从你那里偷走的披衫，去找刺绣裁缝。（看见地上扔的花冠）你看，这就是他戴的那个花冠。我没有说谎吧？他是朝这个方向去的，你朝这个方向去追。（向远处张望）啊，波吕克斯保佑！我看见他正好回来了！不过手里没有拿着披衫。

妻　子　我现在怎么对付他？

佩尼库卢斯　你就象往常一样，狠狠地臭骂他，我看就这么办。我们到这边来！（拉墨奈赫穆斯的妻子退到屋旁）我们埋伏在这里，冷不防地捉住他。

第 二 场

〔墨奈赫穆斯由广场回来。

墨奈赫穆斯　现在我们有一种非常不好、非常恶劣的风气，而且越尊贵的人表现得越明显。人们都希望自己门客满堂，越多越好，至于那些充当门客的人品行如何，高尚还是恶劣，却是从不考虑的；他们注重的是能从那些门客身上获得好处，而不是他们的声誉。如果一个人贫穷，即使他人品不错，也不会被人重视而收留；如果一个人有钱，即使其人品行恶劣，也会受到欢迎，成为一名体面的门客，但这种人往往目无法纪，无视公义，会给庇护人惹来不少麻烦。他们会矢口否认借过的债务，性好争讼，贪婪、诡诈，靠高利盘剥、进谗言和告密发财，因此，他们的心思全用在诉讼上。约定的开庭日子到了，庇护人和他们本人一起被传上庭去，/我们自然得为他们作的坏事辩护，/或是在人民面前，或是在法庭上，或是在官吏那里。今天我就碰上了这样的事情，有个门客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烦恼。他的事情我不想干预，也没法干预，他却硬是拉住我，把我留下了。我在市政官面前为他干的许多卑劣事情辩护，条件是复杂而困难的，我有时闪烁其词，有时支吾不语，费尽心机地为他辩解，力求以交押金的形式进行处理①。他怎么着？他却交了保。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人象他今天这样被揭露得体无完肤。当时有三个证人在场，为他干的许多卑劣事情作证。愿神明惩罚他，今天他把我耽误了！我自己也应该受惩罚，谁叫我刚才去广场闲看的。哼，我把这样美好的一天给糟蹋了！我吩咐让准备午餐的，我知道情人现在正在等我。刚才我看见一个机会，便赶紧离开了广场。我想她也许现在正在生我的

① 指审案前由诉讼双方提出一定数目的钱作抵押，正式审理案件后钱归胜诉的一方。

气呢，不过我想，我今天从妻子那里偷来送给她的那件披衫会平息她的怨怒的。

佩尼库卢斯 （得意地对墨奈赫穆斯的妻子）你想说什么？

妻 子 （愤慨地）我说我倒霉，嫁给了这样一个坏丈夫。

佩尼库卢斯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妻 子 听得清清楚楚。

墨奈赫穆斯 我如果聪明的话，现在就进去，在那里我会得到快慰的。（向埃罗提乌姆的家走去）

佩尼库卢斯 （上前）喂，等一等，你去那里会更倒霉的！

妻 子 （上前，旁白）我凭卡斯托尔的名义起誓，你偷了我的披衫是要付出代价的！

佩尼库卢斯 （挑唆地）要他好看！

妻 子 （对墨奈赫穆斯）你以为你可以偷偷摸摸地干这种卑鄙的事情？

墨奈赫穆斯 唷，亲爱的，这是怎么回事？

妻 子 你问我？

墨奈赫穆斯 （指佩尼库卢斯）你以为我在问他？

妻 子 收起你的这副媚态！

佩尼库卢斯 （对墨奈赫穆斯的妻子）好，继续！

墨奈赫穆斯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大的火儿？

妻 子 你自己应该知道！

佩尼库卢斯 他知道，可他在装糊涂。

墨奈赫穆斯 这是怎么回事？

妻 子 披衫——

墨奈赫穆斯 披衫？

妻 子 有人把披衫——

佩尼库卢斯　(对墨奈赫穆斯)你怎么发抖?

墨奈赫穆斯　(强作镇静地)我发抖?我一点儿也没有发抖。

佩尼库卢斯　它不仅使你发抖,还使你落魄了。但愿你不要再背着我偷偷地去进餐!(对墨奈赫穆斯的妻子)不要放过这家伙!

墨奈赫穆斯　(旁白,对佩尼库卢斯)你别说话!

佩尼库卢斯　(大声地)凭海格立斯的名义起誓,我不会沉默的。(对墨奈赫穆斯的妻子)他对我摇头,要我不说话。

墨奈赫穆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我既没有向你摇头,也没有向你作别的什么表示。

佩尼库卢斯　世上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无耻了,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情,他却矢口否认。

墨奈赫穆斯　我凭尤皮特和众神明的名义起誓,亲爱的,这样够了吧?我没有向他摇头。

佩尼库卢斯　她马上会相信你的。你现在回去!

墨奈赫穆斯　我回去?我回到哪儿去?

佩尼库卢斯　我想当然是回到刺绣裁缝那里去。去吧,把披衫取回来。

墨奈赫穆斯　披衫?什么披衫?

佩尼库卢斯　(见墨奈赫穆斯的妻子不说话)我不再多说了,既然她自己把自己的事情都忘了。

妻　子　啊,天哪!我是个不幸的女人!

墨奈赫穆斯　你怎么不幸?说给我听听!是哪个家奴得罪了你?是哪个女仆或奴隶对你无礼了?你告诉我,他们会受到惩罚的。

妻　子　胡扯!

墨奈赫穆斯　你样子这么凶狠。说实在的,我不喜欢这样。

妻　子　胡扯！

墨奈赫穆斯　你肯定是在生哪个家人的气。

妻　子　胡扯！

墨奈赫穆斯　难道是在生我的气？

妻　子　你这才不是胡扯！

墨奈赫穆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没有得罪你什么呀！

妻　子　嘿，现在又胡扯了！

墨奈赫穆斯　亲爱的，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你烦恼？

佩尼库卢斯　（嘲讽地）这位好心肠的人在劝你呢！

墨奈赫穆斯　（对佩尼库卢斯）你能不能不让我讨厌？我叫你说话了？

妻　子　（对墨奈赫穆斯）把手拿开！

佩尼库卢斯　好！你再撇开我，一个人赶去用餐吧！然后再头戴花冠，喝得醉醺醺的，在屋前嘲弄我吧！

墨奈赫穆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既没有用餐，刚才也没有来过这里和进去过。

佩尼库卢斯　你不承认？

墨奈赫穆斯　是的，请海格立斯作证，我不承认。

佩尼库卢斯　世上没有哪个人比他更厚颜无耻了！我刚才没有在这里看见你头戴花冠并站在屋前面？你还说我的脑袋有问题，说你不认识我，说你自己是外乡人的呢！

墨奈赫穆斯　不，自我和你分开之后，我只是现在才回来。

佩尼库卢斯　我知道你！你以为我没有办法报复你，请海格立斯作证，我对你妻子都说了。

墨奈赫穆斯　你对她说什么了？

佩尼库卢斯　不知道，你自己问她吧！

墨奈赫穆斯　（对妻子）亲爱的，这是怎么回事？他对你说什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你说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妻　子　好象你自己不知道似的。/我的披衫在家里被偷了。

/墨奈赫穆斯　你的披衫被偷了？/

妻　子　你问我？

墨奈赫穆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如果知道，就不会问你了。

佩尼库卢斯　啊，真是个无赖，他还在装腔作势！（对墨奈赫穆斯）你隐瞒不了，她全都知道了。请海格立斯作证，我全都对她说了。

墨奈赫穆斯　这是怎么回事？

妻　子　既然你毫无羞耻之心，既然你不想主动承认，那你就站过来，听着！我让你知道我为什么烦恼，我让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有人在家里从我这里偷走了披衫！

墨奈赫穆斯　偷走了我的披衫？

佩尼库卢斯　瞧这家伙多无耻！（对墨奈赫穆斯）是她的被偷了，不是你的。要知道，要是你的披衫被偷了，那它肯定早就完了。

墨奈赫穆斯　（对佩尼库卢斯）没有你的事！（对妻子）你说什么？

妻　子　我说披衫在家里丢失了。

墨奈赫穆斯　谁偷的？

妻　子　啊，天哪！偷的人自己知道！

墨奈赫穆斯　究竟是谁偷的？

妻　子　一个叫墨奈赫穆斯的人！

墨奈赫穆斯　啊，真卑鄙！这个墨奈赫穆斯是谁？

妻　子　就是你！

墨奈赫穆斯　我？

妻　子　你！

墨奈赫穆斯　谁说的？

妻　子　我！

佩尼库卢斯　还有我。你把它拿去给了你的相好埃罗提乌姆。

墨奈赫穆斯　我拿去送人了？

妻　子　是的，你！是你！

佩尼库卢斯　要不要给你找只夜猫子来，让它对你不停地叫"你，你，你"？[1]因为我们已经重复累了。

/墨奈赫穆斯　我凭尤皮特和众神的名义起誓。亲爱的，这总可以了吧，我没有送给她。

/妻　子　不，凭海格立斯的名义起誓，我们也没有说谎。/

墨奈赫穆斯　我是没有送给她。我只是让她穿穿。

妻　子　请卡斯托尔作证，我既没有把你的外套，也没有把你的披衫拿去给人穿过。女人只应该把女人的衣服拿出门，男人只应该把男人的衣服拿出门。怎么样？你把披衫要回来吗？

墨奈赫穆斯　是的，我要回来。

妻　子　我想你这样做也是为了你自己好。你如果不把披衫取回来，你就别想再回家！（转身）我回去啦！

佩尼库卢斯　（着急地）那我呢？我为你效了这么大的劳！

妻　子　你如果家里有什么东西被偷了，我也帮你找回来。（进屋）

佩尼库卢斯　啊，老天作证，这样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因为我家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好丢的。愿众神让你们——丈夫和妻子——一起遭殃！我现在赶紧去广场，我看我现在是彻底被这一家开除了。（下）

---

[1] 拉丁文中"你"（tu）发音"图"，夜猫子叫声与其相近。

墨奈赫穆斯　妻子把我关在门外，想让我好看，以为我没有地方可去，没有更向往的地方可去似的。你讨厌我，好吧，这位埃罗提乌姆可喜欢我，她绝不会把我关在门外的。不，她会留下我的。我现在去找她，请她把我刚才给她的披衫还给我，我再买件更好的给她。（敲埃罗提乌姆家的门）喂，谁在里面看门？开一下门，去请埃罗提乌姆出来！

第　三　场

埃罗提乌姆　（在屋内）谁在外面叫我？

墨奈赫穆斯　一个与其说是你的，勿宁说是我自己的敌人的人。

〔埃罗提乌姆自屋内上。

埃罗提乌姆　啊，亲爱的墨奈赫穆斯，你为什么站在屋外面？跟我进去！

墨奈赫穆斯　不，等一等！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埃罗提乌姆　知道，为了从我这里得到快乐。

墨奈赫穆斯　不，看在波吕克斯的面上，你把那件披衫，亲爱的，就是我刚才送给你的那件披衫还给我。事情全被妻子知道了。我花双倍价钱买件你称心的给你。

埃罗提乌姆　（诧异）我已经把它给你了，要你拿去请裁缝修整一下，就是刚才，我还给了你手镯，要你拿去请金匠重打副新的呢。

墨奈赫穆斯　你说什么？你给我披衫和手镯了？从来没有那回事！你看自我给了你披衫，从你这里离开之后，我只是现在才回来，现在才再次见到你。

埃罗提乌姆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把那些东西交给了你，你这

样是想讹诈它们。

墨奈赫穆斯　不，不，请你不要以为我这是想讹你的东西，不是的，我告诉你，妻子知道——

埃罗提乌姆　我没有要你送我披衫，是你主动拿来给我的，是你主动拿来作为礼物送给我的，而你现在却又想把它要回去。好吧，你把它拿走吧！你穿、你妻子穿都可以，你也可以把它塞在柜子里，不过请你相信，你以后别再想跨进我家的门！你既然不把我这样一个理应受到你好好报答的人放在眼里，那你以后除非带着钱来，否则你是不可能再把我当作傻瓜引诱的。你今后去找别个人欺骗吧！（转身）

墨奈赫穆斯　不，看在海格立斯的面上，请不要这样动怒。喂，我对你说，你站住，你回来！什么？你不站住？我这样叫你，你也不回来？

〔埃罗提乌姆进屋。

她进去了，把门关上了。现在我完全被关在门外了，无论是妻子还是情人，她们都不相信我的话。我去找朋友们商量商量，看他们觉得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下）

第五幕

第一场

〔索·墨奈赫穆斯上。

索·墨奈赫穆斯　我刚才干了件大蠢事，把钱袋托付给了墨森尼奥，我想现在他肯定泡在哪个酒馆里了。

〔墨奈赫穆斯的妻子自屋内上。

妻　子　我来看看丈夫是不是快回来了。（看见索·墨奈赫穆斯）啊，我看见他就在这里。我真走运，他把披衫要回来了。

索·墨奈赫穆斯　真奇怪，墨森尼奥现在在哪里转悠？

妻　子　我过去，狠狠地把这家伙骂一顿。（上前）你这个无赖，拿着它回来见我，不害臊？

索·墨奈赫穆斯　（吃惊地）怎么回事，夫人？什么事情使你如此激动？

妻　子　无耻之徒，你竟敢回我的嘴，竟敢和我说话？

索·墨奈赫穆斯　你说我怎么啦，竟至应该不敢和你说话？

妻　子　你问我？啊，多么厚颜无耻，多么不要脸皮呀！

索·墨奈赫穆斯　（平和地）夫人，你知道希腊人为什么称赫枯巴为狗吗？[①]

① 赫枯巴是特洛亚王普里阿摩斯的妻子，特洛亚城陷落后成为奥德修斯的战利品，被带往希腊。途中她使为图财害命而杀死她的儿子的色雷斯王波吕墨斯托尔瞎了眼睛，她自己则被后者预言将变成狗。故事常见于希腊悲剧。

妻　子　我不知道！

索·墨奈赫穆斯　因为赫枯巴常常象你现在这样：她不管看见谁，都要随心所欲地破口大骂。人们称她为狗是理所当然的。

妻　子　（愤怒地）我忍受不了你的这种侮辱！我宁可现在这样年龄就成为寡妇，也不愿受你这样侮辱。

索·墨奈赫穆斯　你是忍着和丈夫继续一起生活，还是和丈夫分手，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这里是不是有这样的风气，好和外邦来的客人说闲话？

妻　子　说什么闲话？我告诉你，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宁愿当个寡妇活着，也不想再受你这样嘲弄。

索·墨奈赫穆斯　我看你就一直当个寡妇吧，哪怕与尤皮特统治天和地一样长久。

〔墨奈赫穆斯的妻子上前查看索·墨奈赫穆斯手里拿着的披衫。

妻　子　你刚才还不承认偷了我的披衫，可现在就当着我的面拿着它。你不害臊吗？

索·墨奈赫穆斯　啊呀，天哪！夫人，你太放肆、太可恶了！这披衫是刚才另一个女人交给我，让我去找人修整的，你竟胆敢说是偷的你的？

妻　子　啊，天哪！好，我马上请我父亲来，把你干的这些丢人事情告诉他。（向屋内）喂，得克奥，你去请我父亲，让他和你一起到我这里来，你告诉他，说有事情找他。（对索·墨奈赫穆斯）我要立即揭露你的这些可耻勾当。

索·墨奈赫穆斯　你说话理智吗？我的什么可耻勾当？

妻　子　你从家里偷了你妻子的披衫和首饰，拿去送给相好。我

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

索·墨奈赫穆斯　啊，夫人，看在海格立斯的面上，你如果知道的话，请给指点指点，我应该喝什么药，才能忍受得了你的这种粗暴无理！我不知道你把我当成谁了，我对你并不比对波尔塔昂①更熟悉。

妻　子　你如果嘲弄我，天哪，你总不能嘲弄他，（指远处）嘲弄我父亲吧，你看他来了。你怎么不转过脸去看看他？你是不是不认识他？

索·墨奈赫穆斯　我是和认识卡尔卡斯②时一起认识他的。我是在看见你的同一天看见他的。

妻　子　你说你以前不认识我？你说你不认识我父亲？

索·墨奈赫穆斯　请海格立斯作证，即使你把你祖父请来，我也是这么说。

妻　子　啊，天哪！你经常这个样子。

第　二　场

〔墨奈赫穆斯的岳父拄着拐杖，蹒跚地上。

老　人　哼，既然我的年龄还许可，既然事情如此急迫，那我就尽可能地迈开步子，往前赶吧。不过我不想说假话，好象这对我来说怎么轻松似的，要知道，敏捷早就抛弃我了。现在我已经上了年纪，身体老朽了，精力衰减了。啊，老年不是什

① 波尔塔昂是卡吕冬王，海格立斯的妻子得伊阿涅拉的祖父。

② 卡尔卡斯是古希腊有名的预言者，曾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亚。

么好事情，它是一种重负，老年到来，同时带来各种不快。不过我现在如果列数这些不快，那话就长了。今天这件事使我放心不下。女儿这样突然地派人来叫我，要我到她那里去，究竟有什么事情呢？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想干什么，她为什么请我去。不过我也八九不离十地差不多预感到是怎么回事。我想准是她和丈夫之间发生了什么口角。妇女们就是这样，她们倚仗自己的嫁妆，盛气凌人，要求丈夫听从她们。不过丈夫们也常常不是没有错。妻子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或不是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和丈夫争执，女儿一般是不叫父亲去的。我马上就会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看见女儿站在门口，她丈夫也满脸不高兴地站在那里。事情正象我估计的那样。我过去和她说话。

妻　子　（旁白）我迎上去。（大声地）你好，爸爸！

老　人　你好！怎么样？为什么叫我来？你为什么生气？他为什么怒气冲冲地站得离你远远的？你们两人显然是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口角。

妻　子　我一点没有错，爸爸，我首先向你申明这一点。我确实没办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确实没办法再继续这样忍耐下去了，你把我从这里带回去吧！

老　人　（生气地）你这是为什么？

妻　子　我在这里受欺侮，爸爸。

老　人　谁欺侮你？

妻　子　你让我嫁的那个人，我的丈夫！

老　人　这就是说你们吵架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要你注意，要你们谁也不要吵吵嚷嚷地找我诉苦。

妻　子　爸爸，我还要怎么注意呀？

老　人　（厉声地）你问我？

妻　子　是的，如果你允许的话。

老　人　我对你提出过多少次，要你顺从丈夫，不要过问他干什么，去哪里，有什么事情等等。

妻　子　可他和住在旁边的那个妓女来往。

老　人　他这是对你的惩罚！由于你这样用心，我告诉你，他还会和她来往得更密切。

妻　子　他在那儿喝酒。

老　人　他因为你，不管是在哪里，酒也得少喝？哼，你也真不害臊！你阻止他，不让他出去作客；你限制他，不让他请任何人到家里来。你想让丈夫作你的奴隶？你想让他在家里干家务，要他坐在女仆中间纺绩？

妻　子　这样看来，爸爸，我请你来不是要你为我辩护，而是为他辩护了。你现在站在这里为他说话。

老　人　如果他犯了什么过错，我会比责备你远远严厉得多地责备他的。既然他给你首饰戴，给你好衣服穿，给你那么多的奴仆使唤，让你终日饱餐佳肴，女儿，你就应该放明智一些。

妻　子　可他从家里偷走我的首饰，从柜子里偷走我的衣服，抢劫我，把我的饰物偷偷拿去给妓女。

老　人　如果他真象你说的那样，那他做得不对；不过他如果没有那样做，你无端地诬告他，那你就不对。

妻　子　爸爸，你看他现在还正拿着披衫和手镯呢，那是他拿去送给她的，是因为被我发现了，现在他才又拿了回来。

老　人　我从他那里马上就会知道事情真相的。我过去问问他。喂，墨奈赫穆斯，你说说看，告诉我你们究竟为什么不和。

你为什么不高兴?她为什么满脸怒气地远远离开你站在那里?

索·墨奈赫穆斯　不管尊驾是何许人,也不管尊驾贵姓大名,老者,我以至高无上的尤皮特和众神明的名义请你作见证——

老　人　(惊异地)因为什么?要我为什么事情作见证?

索·墨奈赫穆斯　我没有对这个女人作什么不好的事情,可她却指责我,说我从她那里偷了这件披衫,拿去——

妻　子　他敢发誓?

索·墨奈赫穆斯　我如果什么时候踏进过她的住屋,就让我成为世上最不幸的人。

老　人　你这个疯子,你还有理智吗?你竟然发这样的誓,说你从来没有进过你住的屋子?

索·墨奈赫穆斯　你说什么,老人?你说我曾经住在这座屋里?

老　人　你不承认?

索·墨奈赫穆斯　是的,凭海格立斯的名义起誓,我不承认。

老　人　不,请海格立斯作证,你是在说着玩儿,你们大概昨天夜里去哪儿了。(转过身)喂,女儿,你过来!你说说看,你们离开家去过哪儿没有?

妻　子　去什么地方?为了什么事情?

老　人　我怎么知道呢!

妻　子　他在嘲弄你。你不明白?

老　人　墨奈赫穆斯,得了,玩笑开够了。现在谈正事吧!

索·墨奈赫穆斯　请问,你与我有什么干系?你从哪儿来?你是谁?我欠你或是欠她什么,使她这样惹我不快?

妻　子　(恐惧地对父亲)你看见他眼睛发青吗?你看,他的两鬓和前额的皮肤在现青色,眼睛在闪光!

索·墨奈赫穆斯　(旁白)他们说我在发疯，这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了，我何不乘此机会装疯卖傻，把他们从我这里赶跑呢？

〔索·墨奈赫穆斯装疯癫的样子。

妻　子　你看他伸腰，打呵欠的样子！我怎么办呢，爸爸？

老　人　(畏缩地向后退)你过来，女儿，尽可能离他远一些。

索·墨奈赫穆斯　(疯癫地)喂，巴克科斯，布罗弥奥斯[1]，你召唤我去哪座树林里打猎？我听见你在召唤，可我没法离开这个地方，因为那条疯狂的母狗从右边守着我，在它后面站着一头秃顶山羊，它一生中常常用伪证陷害无辜的公民。

老　人　啊，该死的东西！

索·墨奈赫穆斯　瞧，阿波罗正在从他的神示所向我发布命令，要我用熊熊燃烧的火把烧掉她的眼睛。

妻　子　糟了，爸爸，他声言要烧瞎我的眼睛。

索·墨奈赫穆斯　(旁白)他们说我神智失常，我看是他们自己神智失常了。

老　人　喂，女儿！

妻　子　什么事？我们怎么办呢？

老　人　我去叫奴隶过来，你看如何？我去叫他们来，把他抓住，缚在家里，免得他再给我们惹出更大的乱子来。

索·墨奈赫穆斯　(旁白)啊，麻烦了，我如果再不想个办法脱身，他们就要把我拉进屋去了。(上前挡住老人的去路，瞪着眼睛恶狠狠地瞧着墨奈赫穆斯的妻子)阿波罗啊，你要我毫不留情地用拳头揍她的脸，直把她从这里赶进冥府。好，我照

---

[1] 巴克科斯是希腊酒神，布罗弥奥斯是他的别称

你的吩咐去做。(向墨奈赫穆斯的妻子走过去)

老 人 (对墨奈赫穆斯的妻子)快跑,快跑回家去,免得挨他打!

妻 子 好,我跑!喂,爸爸,你好好看住他,不要让他从这里跑了。啊,他对我这样疯疯癫癫的,我是个多么不幸的人啊!(跑进屋)

索·墨奈赫穆斯 啊,太好了,阿波罗,我把她赶跑了。现在对这个最不洁净的大胡子,惊慌得发颤的提托诺斯,基格诺斯的儿子[①],你要我用他拄的拐杖把他的身体的每个部分、每根骨头、每个关节都揍个稀烂。(向老人走近)

老 人 (向后退缩,举起拐杖阻挡)你如果胆敢碰我,胆敢接近我,我就让你见鬼去!

索·墨奈赫穆斯 我会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我将操起一把双刃利斧,把这个老头子剁成肉酱。

老 人 (惊恐地,旁白)我得戒备着,我得提防他!我真害怕他不要象他声称的那样伤害我。

索·墨奈赫穆斯 阿波罗啊,你还在继续对我发布命令。你命令我现在把那狂暴不驯的烈马套上车,要我登上车,冲击这头老朽的、散发着臭气的、掉了牙齿的狮子。我已经登上车,握着缰绳,拿着鞭子。马呀,你们奔驰吧,让嗒嗒的蹄声响彻长空,让四蹄扬起,敏捷地拐过每一处弯角。

老 人 你威胁要驾马车冲击我?

索·墨奈赫穆斯 啊,阿波罗,你再次命令我向站在面前的这个

---

① 提托诺斯是特洛亚王拉奥墨冬的儿子,为朝霞女神所爱,求得宙斯恩准,可以长生不死,但朝霞女神未能为他求得永远年轻,因而成了一个长生的朽弱老人。基格诺斯即天鹅,普劳图斯此处说老人是天鹅的儿子,可能是讽喻他的银须白发。

人冲击，把他杀死。(向老人冲去，老人用拐杖阻挡，索·墨奈赫穆斯停住)是谁扯住了我的头发，把我往车下拉，阻挠我执行阿波罗的意旨和命令？

〔索·墨奈赫穆斯装作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

老　人　啊，天哪！他的病太重了，太厉害了！愿神明保佑我们！他刚才还好好的，一会儿便变得这样癫狂。他是突然害上了这种病。我赶快去找个医生来。(下)

第　三　场

〔索·墨奈赫穆斯从地上站起来，向四处张望。

索·墨奈赫穆斯　啊，天哪，他们走了吗？这些人强使我由健康人变成疯子。我为何还在这里迟疑，不乘现在尚且安然无恙，赶紧离开这里登船去呢？(对观众)我请求你们，倘若他回来，不要告诉他我顺哪条街跑了。(下)

〔墨奈赫穆斯的岳父上。

老　人　刚才我等医生，等呀，等呀，等得腰也坐累了，眼也望酸了。后来，这个讨厌的家伙终于处理完了病人，走了出来。他告诉我说刚才给阿斯克勒庇奥斯①捆扎折断了的腿，给阿波罗②捆扎胳膊了。现在我真有些为难，不知该说我请来的是位医生呢，还是位匠人。(回头向远处张望)瞧，那就是他来了。(大声地)喂，请放开你那蚂蚁步子，走快点儿！

---

① 阿斯克勒庇奥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

② 阿波罗也会医术。

第　四　场

〔医生蹒跚地缓步而上。

医　生　你刚才说他患了什么病？老人，你把他的病情对我说说！他是中邪了，还是患了羊痫疯？请告诉我。

老　人　我却正是为此才请你来的，希望你告诉我他患的是什么病，并能把他治好。

医　生　（泰然地）这很容易。我以我的信誉向你担保，他会恢复理智的。

老　人　希望你精心诊治他。

医　生　（玩笑地）好，我一天诊治他六百次以上，我就这样为你精心诊治他。

老　人　（向四处张望）瞧，那就是他！让我们注意看看他干什么。

〔二人退到一旁。

第　五　场

〔墨奈赫穆斯上。

墨奈赫穆斯　啊，波吕克斯！今天太可恶，太跟我做对了！我原想偷偷干的事情，门客全给我公开了，使我蒙受了羞辱，忍受了不少恐慌，我的这位攸利克塞斯①，他给他的主人带来了多大的不快。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让他免却生命的系累。嗨，我也真糊涂，我说那生命是他的，其实那是属于我的，因为它是靠我的饭食和钱财维持的。我要让他的灵魂超脱！这

① 即奥德修斯，以狡猾著称。

位妓女刚才这样对我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妓女的习性就是这样。我要她把那件披衫还给我拿回去给妻子，她说我已经给她了。啊，天哪，我真可怜！

老　人　（对医生）你听见他在说什么吗？

医　生　他说他可怜。

老　人　你上前去问问他！

医　生　（上前）你好，墨奈赫穆斯！对不起，你怎么把胳膊露在外面？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这样会给你的病带来多大的害处吗？

墨奈赫穆斯　（暴躁地）该死的东西！

老　人　（对医生）你看出了吗？

医　生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象他这个样子，看来即使用一大车黎芦，也不一定会见效果。墨奈赫穆斯，你说什么？

墨奈赫穆斯　你想要我说什么？

医　生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我什么，你喝白色的，还是黑色的酒？

墨奈赫穆斯　见鬼去！

医　生　（对墨奈赫穆斯的岳父）是的，他已经表现出一些癫狂症状。

/老　人　你怎么不给他治疗？

/医　生　（对墨奈赫穆斯）你怎么不回答我？/

墨奈赫穆斯　你怎么不问我喜欢吃红色的还是紫色的或是黄色的面包？怎么不问我是不是喜欢吃带鳞的鸟，长翅的鱼呢？

老　人　（对医生）啊呀，你听见他在说糊话吗？你怎么还不赶紧趁他没有完全疯，给他喝点什么呢？

医　生　（对墨奈赫穆斯的岳父）不，等一等，我还要问问他别的。

老　人　你这样没完没了地问他，都快把我急死了！

医　生　（耐心地）请告诉我，你的眼睛常常发亢吗？

墨奈赫穆斯　什么？你这个大笨蛋，你以为我是蝗虫？

医　生　请告诉我，你感觉你的肚子有的时候咕噜作响吗？

墨奈赫穆斯　当我吃饱了的时候，一点也不响；当我饿了的时候，肚子就响起来。

医　生　（对墨奈赫穆斯的岳父）好，好，请波吕克斯作证，他刚才回答我的不是疯话。（对墨奈赫穆斯）你夜里睡觉可以一直睡到天亮吗？你躺下后容易入睡吗？

墨奈赫穆斯　我如果把欠的债都还清了，我就能睡着。你这个家伙，没完没了地向我提这些无聊的问题，愿尤皮特和众神让你遭殃！

医　生　（对墨奈赫穆斯的岳父）现在他又开始疯癫了。他说这样的话，你要留神。

老　人　不，不，与刚才相比，他现在说这些话有如涅斯托耳①，因为他刚才说他妻子是疯狗呢。

墨奈赫穆斯　什么？我说了？

老　人　是的，你刚才发疯时说的。

墨奈赫穆斯　我？

老　人　当然是你，你刚才还威胁我，说要用四匹马驾的马车冲击我呢。我看见你这样做的，我现在要控告你。

墨奈赫穆斯　（愤怒地）而我却知道你偷过尤皮特的圣冠，知道你因为这件事曾经被抓去关进监牢，知道你在刑架上被树

① 特洛亚战争中希腊联军首领之一，是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皮洛斯的王，以睿智著称。

枝抽得血肉模糊，然后被放了出来，还知道你把父亲杀了，把母亲卖了。怎么样，我这样回答你的辱骂，够不够理智？

老　人　啊，我以海格立斯的名义请求你，医生，赶快对他采取你认为必要的措施。你不看见他在发疯吗？

医　生　你知道最好你怎么办吗？你把他送到我那里去。

老　人　你这么认为？

医　生　怎么啦？在那里我将可以按照我的想法诊治人。

老　人　好吧！

医　生　（对墨奈赫穆斯）我看得给你喝二十天的黎芦汤。

墨奈赫穆斯　而我将把你吊起来，用鞭子抽打三十天。

医　生　（对老人）去，快去叫人把他送到我那里去。

老　人　要叫几个人？

医　生　根据他疯癫的程度，我看得四个人，千万不可少于四个。

老　人　好，我马上就把他们叫来。医生，你在这里要当心。

医　生　不，我现在就回去，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你吩咐奴隶们直接把他送到我那里去好了。

老　人　我让他们即刻送来。

医　生　我走了。（下）

老　人　再见！（进屋）

墨奈赫穆斯　岳父走了，医生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啊，尤皮特啊，他们这些人说我是疯子，这是怎么回事？我自出世以来从来没有一天生过病，现在也不疯，也不想和人争吵和打架。我自己正常，我看别人也都正常，我认识人，和他们说话。他们硬说我疯了，是不是他们自己疯了呢？我现在怎么办呢？我想回家去，但妻子不让。（指埃罗提乌姆的住屋）

那边也是谁也不让我进去。哼，真倒霉！我就待在这里吧，我想等天黑了，会让我回家去的。

第 六 场

〔墨森尼奥上。

墨森尼奥　这就是一个好奴隶的证据：他关心、照料、考虑、安排主人的事情时，能做到主人不在时，也能象主人在跟前时一样认真，或者甚至还要更为尽心尽力。如果一个人更多地关心的是他的脊背，而不是他的喉咙，是他的腰，而不是他的胃，那就表明他把思想用在正当的地方了。那些卑劣的奴隶应该想到主人会给他们这些懒惰、卑鄙之徒赏赐些什么：鞭笞、镣铐、巨大的磨石，劳累、饥饿、极度的寒冷，这些就是对懒惰的奖赏。我也很害怕这些，因此我决意宁可作个好奴隶，而不作个坏奴隶。我能够忍受言辞的责备，那是比较容易的，但鞭笞我受不了；我觉得吃现成的面包比吃力地推磨要愉快得多。因而我听从主人的命令，忠实地、恭顺地执行他的命令；这样对我也有益。别的奴隶可以觉得怎样对他们有利就怎样做，而我却要应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我要让自己对主人心怀畏惧，避免犯什么过错，事事处处为主人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一个奴隶随时提防着免犯错误，这样的奴隶主人需要。而那些不知畏惧的奴隶，只有在他们吃了应吃的苦头之后，才会知道什么是畏惧。/我畏惧主人不会很久了，主人奖赏我的工作的时刻已经临近。我本着这样的原则尽自己的责任，为的是能让我的脊背得到好处。我根据主人的吩咐，把行李和奴隶安置进客店以后，现在赶

了回来。我现在去敲门，告诉他我来了，同时把他从那害人的魔窟里平安地救出来。不过我担心战斗已经结束，我可能来晚了。(向埃罗提乌姆的住屋走去)

第七场

〔墨奈赫穆斯的岳父带领数奴隶上。

老　人　凭神明和人类的名义，我警告你们，你们对我的命令，包括已经发出的和将要发出的，必须认真执行。(指墨奈赫穆斯)你们抓住那个人，把他送到医疗所去，如果你们不想让你们的腿和腰受苦的话。他要是威胁你们，你们小心提防就是了。你们为什么站着不动？你们疑惑什么？快把他抓住送走！我现在就去医生那里，在那里等你们。(下)

墨奈赫穆斯　(见奴隶们向他扑来)糟了，这是怎么回事？天哪，他们为什么向我冲过来？(对奴隶们)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在找什么？你们为什么围着我站着？你们为什么抓我？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

〔奴隶们把墨奈赫穆斯扛到肩上。

啊，救命啊！埃皮丹努斯公民们，我求求你们，快来帮助我吧！(对奴隶们)你们为什么不放下我？

墨森尼奥　啊，不朽的天神！我看见那儿怎么啦？那伙人正粗暴地把主人架走。

墨奈赫穆斯　谁敢来救救我？

墨森尼奥　(跑上前)我，主人，我来救你。(大喊)啊，埃皮丹努斯公民们，多么可鄙、多么恶劣的行为啊！竟有人要在你们这座和平的城市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在大街

上把我的主人抢走，他来你们这里可是个自由人！（对奴隶们）你们把他放下！

墨奈赫穆斯　啊，我求求你，不管你是谁，快来帮助我，不要让他们这样粗暴地对待我。

墨森尼奥　不会的！我要竭尽全力帮助你，保护你，援救你。即使我自己伤命，也不会容忍你受害。主人，你使劲抓那个用肩膀抬着你的人的眼睛！我在他们的脸上耕耘，播种拳头。（挥舞拳头揍奴隶）请海格立斯作证，今天你们要为你们的行为倒大霉了！放开他！

墨奈赫穆斯　我抓着了他的眼睛。

墨森尼奥　好，让他的眼窝变成个大窟窿！（更猛烈地揍奴隶）你们这些无赖，强盗，贼！

奴隶们　啊，救命！啊，天哪！

墨森尼奥　那你们把他放下！

〔奴隶们放下墨奈赫穆斯。

墨奈赫穆斯　你们竟想来动我？（对墨森尼奥）狠命地揍他们！

〔奴隶们抱头逃跑。

墨森尼奥　你们逃吧，滚吧，见鬼去吧！（追打逃跑的奴隶）好，你最后一个离开，这是给你的赏赐，领走吧！

〔奴隶们跑下。

啊，我刚才称心如意地狠命揍了他们一顿。请波吕克斯作证，主人，我帮你的忙来得正是时候。

墨奈赫穆斯　年轻人，不管你是谁，愿众神永远保佑你！要知道，今天要不是你，我都可能活不到太阳落山。

墨森尼奥　那么，主人，看在波吕克斯的份上，你该释放我了吧！

墨奈赫穆斯　我释放你？

墨森尼奥　是的，主人，既然我救了你。

墨奈赫穆斯　什么？年轻人，你搞错了。

墨森尼奥　什么？我搞错了？

墨奈赫穆斯　我凭尤皮特的名义起誓，我不是你的主人。

墨森尼奥　请不要这样说。

墨奈赫穆斯　我不是夸大其词，即使是我自己的奴隶，也从来没有象你刚才那样为我出过力。

墨森尼奥　你既然不承认我是你的奴隶，那就请你允许我作为自由人离开吧！

墨奈赫穆斯　可以，请海格立斯作证，愿你是个自由人，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墨森尼奥　（热切地）你这样说了？

墨奈赫穆斯　是的，请海格立斯作证，我这样说了，如果我有权这样对你说的话。

墨森尼奥　（高兴地）啊，你好，我的庇护人！[①]“值此你获得自由之际，墨森尼奥，我祝贺你！”“啊，谢谢你！”[②]（对墨奈赫穆斯）主人，我希望你继续象我以前是你的奴隶时一样地差遣我。我将继续留在你们家，当你回去的时候，我将和你一起回去。

墨奈赫穆斯　（旁白）他在胡扯些什么！

墨森尼奥　我现在去客店，把行李和钱给你取来。路费装在钱袋里，包在行囊里，钤着印记，我即刻把它们给你取来。

墨奈赫穆斯　那你快去取来吧！

墨森尼奥　我将把你交给我的东西如数交还给你。你在这里等

---

① 按当时习俗，奴隶被释放后，原先的主人成为他的庇护人。

② 墨森尼奥欣喜地想象着朋友们对他的祝贺。

我。（下）

墨奈赫穆斯　今天真怪，发生了那么多的怪事情：有的人睁眼不认我，把我拒之门外，而这个人却说他是我的奴隶，赶去取钱，刚才还救了我，我把他释放了。他说去把钱袋取来给我，他如果真的取来了，我就让他赶紧离开，想去哪里都可以，那样即使他醒悟过来，也没法再回来向我讨钱。岳父和医生说我神智失常，我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些好象是在做梦。现在我去找那位伴妓，即使她对我生气，只要能求得她把披衫还给我拿回家就行。（进埃罗提乌姆的家）

第八场

〔索·墨奈赫穆斯和墨森尼奥上。

索·墨奈赫穆斯　无赖，你敢说你办完事回到这里之后见过我？

墨森尼奥　不仅如此，刚才在这座屋前，有四个人想把你架走，是我把你夺了下来。你刚才正在呼天唤地，我跑上来，经过一番战斗，用强力把你从他们手里夺了下来。你因为我救了你，还把我释放了。可在我说要去取钱和行李之后，你却赶紧跑了，象是和我临面碰见，好否认你做过的事情。

索·墨奈赫穆斯　我释放你了？

墨森尼奥　是的。

索·墨奈赫穆斯　不，即使我自己成为奴隶，我也不会释放你，这才是真的。

第九场

〔墨奈赫穆斯自埃罗提乌姆的屋内上。

墨奈赫穆斯 （回身向屋内）不，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即使你们凭眼睛起誓，也不能证明，好象我今天从你们这里把披衫和手镯取走了。

墨森尼奥 啊，不朽的天神，我这是看见什么了？

索·墨奈赫穆斯 你看见什么了？

墨森尼奥 你的影子。

索·墨奈赫穆斯 你这话什么意思？

墨森尼奥 （指墨奈赫穆斯）你的映像。他和你完全一模一样。

索·墨奈赫穆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我知道我的外貌，他是和我没有二样。

墨奈赫穆斯 （看见墨森尼奥）啊，朋友，你好！不管你是谁，是你刚才救了我。

墨森尼奥 朋友，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请你告诉我你尊姓大名。

墨奈赫穆斯 请波吕克斯作证，你的要求不会遭到拒绝。我叫墨奈赫穆斯。

索·墨奈赫穆斯 不，请波吕克斯作证，我叫墨奈赫穆斯。

墨奈赫穆斯 我是西西里的叙拉古人。

索·墨奈赫穆斯 那也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

墨奈赫穆斯 你说什么？

索·墨奈赫穆斯 是这样。

墨森尼奥 （细看墨奈赫穆斯，自语）我认识他，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隶，可我刚才还以为是他（指索·墨奈赫穆斯）的奴隶呢。（对墨奈赫穆斯）我刚才以为他是你，还惹了他点烦恼。（对索·墨奈赫穆斯）请宽恕我，如果我在无意之中对你言语冒犯了。

索·墨奈赫穆斯 （着急地）我看你是发昏了。你不记得了，今天

是我和你一起下的船?

墨森尼奥　(醒悟地)是的,你说得对。你是我的主人。(对墨奈赫穆斯)你另认他人作你的奴隶吧!(对索·墨奈赫穆斯)你好!(对墨奈赫穆斯)再见!(指索·墨奈赫穆斯)我说这才是墨奈赫穆斯。

墨奈赫穆斯　不,我是!

索·墨奈赫穆斯　真荒诞!你是墨奈赫穆斯?

墨奈赫穆斯　是的,我是墨奈赫穆斯,莫斯库斯的儿子。

索·墨奈赫穆斯　你是我父亲的儿子?

墨奈赫穆斯　不,年轻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无意为你父亲和你争优先权,也不想夺取他。

墨森尼奥　(旁白)啊,不朽的天神!我想是你们给了我未曾预料的希望。我的估计如果不错的话,他们俩是孪生兄弟,因为他们说的故乡是同一个地方,父亲也是同一个人。我把主人叫过来。喂,墨奈赫穆斯!

墨奈赫穆斯
索·墨奈赫穆斯　(齐声地)什么事?

墨森尼奥　我不是叫你们两个人,我只叫你们中的一个,叫那个和我一起乘船来的人。

墨奈赫穆斯　那不是我。

索·墨奈赫穆斯　那是我。

墨森尼奥　我正是想叫你。(向一旁稍退)你过来!

索·墨奈赫穆斯　(走近墨森尼奥)我来了,什么事?

墨森尼奥　那边那个人如果不是骗子,就是你的同胞兄弟。我从来没有见过两个人这样相象过。请相信我,即使水和水,乳和乳,也只如此,不会比他和你,你和他更相象,此外,他说

的故乡和你的是同一处，他说的他的父亲和你的父亲也是同一个人。让我们去找他仔细查问查问。

索·墨奈赫穆斯　是的，你提醒得对，谢谢你！看在海格立斯的面上，请你继续帮我的忙。你如果发现他正是我的兄弟，你将会得到自由。

墨森尼奥　希望能这样。

索·墨奈赫穆斯　我也希望能这样。

〔墨森尼奥走近墨奈赫穆斯。

墨森尼奥　对不起，你刚才说你叫墨奈赫穆斯，是这样吗？

墨奈赫穆斯　是这样。

墨森尼奥　（指索·墨奈赫穆斯）他也叫墨奈赫穆斯。你说你是西西里人，生在叙拉古，他也生在那里。你说你的父亲叫莫斯库斯，他的父亲也叫这个名字。现在你们两人能够帮我的忙，不过同时也是在帮助你们自己。

墨奈赫穆斯　你不管有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要求，都应该得到满足。我是个自由人，但将为你效劳，就象你是用钱买了我一样。

墨森尼奥　我希望能够证明你们俩是同父、同母、同日所生的同胞兄弟。

墨奈赫穆斯　但愿你的希望能实现。

墨森尼奥　我能。现在请你们回答我的问题。

墨奈赫穆斯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回答你。凡是我知道的，我绝不会不说。

墨森尼奥　你叫墨奈赫穆斯？

墨奈赫穆斯　是的。

墨森尼奥　（对索·墨奈赫穆斯）你也叫墨奈赫穆斯？

索·墨奈赫穆斯　不错。

墨森尼奥　（对墨奈赫穆斯）你说你的父亲叫莫斯库斯？

墨奈赫穆斯　是这样。

索·墨奈赫穆斯　我的父亲也叫莫斯库斯。

墨森尼奥　（对墨奈赫穆斯）你是叙拉古人？

墨奈赫穆斯　是的。

墨森尼奥　（对索·墨奈赫穆斯）你呢？

索·墨奈赫穆斯　我也是。

墨森尼奥　情况完全重合。现在请你们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对墨奈赫穆斯）请告诉我，关于以前在家时的生活，你还记得些什么吗？

墨奈赫穆斯　我曾随同父亲去塔伦图姆经商，在人群中和父亲走散之后，被人带来这里。

索·墨奈赫穆斯　啊，至高无上的尤皮特，拯救我吧！

墨森尼奥　你叫嚷什么？别说话！（对墨奈赫穆斯）你父亲带你离开家时，你当时几岁？

墨奈赫穆斯　七岁。我记得我当时刚刚开始掉牙齿。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

墨森尼奥　你们兄弟几个？

墨奈赫穆斯　我现在还记得清楚，我们兄弟两个。

墨森尼奥　你们俩谁大？是你还是他？

墨奈赫穆斯　我们俩一样大。

墨森尼奥　这怎么可能呢？

墨奈赫穆斯　我们是孪生兄弟。

索·墨奈赫穆斯　啊，愿神明保佑我！

墨森尼奥　（对索·墨奈赫穆斯）你再这样打断说话，我就不问

了。

索·墨奈赫穆斯　好，我不说话。

墨森尼奥　（对墨奈赫穆斯）请告诉我，你们俩用的是一个名字吗？

墨奈赫穆斯　不，不。我用的是现在这个名字，叫墨奈赫穆斯，他当时叫索西克利斯。

索·墨奈赫穆斯　（不顾墨森尼奥反对）事情已经清楚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不能不上前拥抱他。（拥抱墨奈赫穆斯）你好，我的同胞兄弟，我是索西克利斯。

墨奈赫穆斯　那你后来怎么叫墨奈赫穆斯的？

索·墨奈赫穆斯　我们听说你和/父亲走散了，被一个盗贼带走了，/父亲后来死了，祖父便给我更换了名字，把你的名字给了我。

墨奈赫穆斯　我相信事情是象你说的那样。不过请再回答我一个问题。

索·墨奈赫穆斯　你问吧！

墨奈赫穆斯　我们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索·墨奈赫穆斯　叫透克西马尔卡。

墨奈赫穆斯　好，是的。你好，亲爱的兄弟，过了许多年，我又意想不到地见到了你。

索·墨奈赫穆斯　兄弟，在这之前，我为了寻找你，经历了不少辛苦，现在终于把你找到了，我也高兴。

墨森尼奥　（对索·墨奈赫穆斯）整个这场混乱是由住在那边的那个伴妓开始的，她用他的名字叫你，我想当她请你去用餐时，她是把你当作他了。

墨奈赫穆斯　事情是这样：我今天曾经吩咐她为我准备午餐，瞒

着我妻子，我刚才还从家里偷了件披衫，送给她了。

索·墨奈赫穆斯　兄弟，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披衫，是不是我拿的这一件？

墨奈赫穆斯　正是的。它怎么到了你的手里？

索·墨奈赫穆斯　刚才那个妓女请我去用餐，说是我送给了她这件披衫。我饱饱地吃了一顿，喝了酒，有她陪伴，还拿走了披衫和这首饰。（出示手镯）

墨奈赫穆斯　啊，波吕克斯！如果我使你得到了享乐，那我感到很高兴！她请你去的时候，显然是把你当作我了。

墨森尼奥　（对索·墨奈赫穆斯）那我呢？你许诺过给我自由，没有什么障碍吧？

墨奈赫穆斯　兄弟，他的要求是非常正当的、合理的。看在我的面上，给他自由吧！

索·墨奈赫穆斯　（对墨森尼奥）你自由了！

墨奈赫穆斯　墨森尼奥，你自由了，我祝贺你！

墨森尼奥　不过最好还是能得到你的庇护，好使我永远成为自由人。

索·墨奈赫穆斯　兄弟，现在事情如愿地结束了，让我们一起回家乡去吧！

墨奈赫穆斯　好，兄弟，我听你的。我想进行拍卖，把这里的东西都卖了。兄弟，现在我们进屋去吧！

索·墨奈赫穆斯　好！

墨森尼奥　你们知道我有个什么请求吗？

墨奈赫穆斯　什么请求？

墨森尼奥　让我替你们叫卖。

墨奈赫穆斯　可以。

墨森尼奥　你想要现在就宣布拍卖吗?

墨奈赫穆斯　是的。拍卖在七天之后进行。

墨森尼奥　七天之后的早晨,墨奈赫穆斯将要进行拍卖。拍卖的东西有奴隶、家什、土地、房屋等等。谁都可以来买,只要有现钱。他的妻子甚至也在拍卖之列,只要有人想买。(旁白)不过依我看,他的这场拍卖绝不会超过五千块钱。[1] 观众们,现在再见!请为我们热烈鼓掌!

〔齐下。

---

① 对当时的罗马人和希腊人来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泰伦提乌斯

安德罗斯女子

王焕生译

演出纪要[1]

此剧是泰伦提乌斯的《安德罗斯[2]女子》，于高级市政官[3]马·孚尔维乌斯与曼·格拉布里奥主办的墨加腊赛会[4]上上演。卢·安比维乌斯·图尔皮奥负责演出[5]，克劳狄乌斯的奴隶弗拉库斯[6]谱写音乐，全剧用两支单音竖笛[7]伴奏。希腊原剧是米南德[8]的作品。这是编者的第一部剧本。是年为马·马尔克卢斯与盖·苏尔皮基乌斯执政之年[9]。

---

① 此《演出纪要》是古代学者收集有关史料编写的，附在剧前。

② 安德罗斯是爱琴海中基克拉迪群岛中一荒凉小岛，位于雅典东南方，距雅典不远。

③ 市政官是罗马官职之一，分平民市政官和高级市政官两种。高级市政官的官阶较平民市政官高。市政官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城市建设，维持城市秩序，组织节日赛会等。

④ 墨加腊即小亚细亚的弗利基亚女神库柏勒，公元前204年传入罗马，后来定期于每年四月举行祭祀赛会。从公元前194年起，赛会上开始举行戏剧演出。墨加腊赛会仅由高级市政官主办。

⑤ 卢·安比维乌斯·图尔皮奥是位富有演出经验的老演员（参见《婆母》演出纪要），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全部是由他主持的剧班负责演出的。在古代罗马，戏剧演员通常由奴隶或获释奴隶担任，他们组成不同剧班，剧班班主常是导演兼主演。

⑥ 此人情况不详，泰伦提乌斯的喜剧都是他谱写音乐的。

⑦ 竖笛是古希腊罗马常见乐器之一，有左手笛、右手笛之分，音调也不一样，关于此种乐器的性能及具体演奏情况，今人不甚了解。

⑧ 米南德（公元前342—公元前291）是希腊新喜剧主要剧作家之一，据说写过105部剧本，但只有两部基本完整的剧本和几部残剧传世。

⑨ 即公元前166年。古罗马以执政官的名字命年，执政官每年选举一次，每次选举两名，共同执政。

剧情梗概

——盖·苏尔皮基乌斯·阿波利那里斯①

有个名叫格吕克里乌姆的女子，人们误认为她是一个安德罗斯岛出生的伴妓的妹妹。潘菲卢斯玷污了她，使她有了身孕，答应以后正式娶她作妻子。然而，潘菲卢斯的父亲却替他与另一个姑娘——赫勒墨斯的女儿定了亲。父亲知道了他的恋情后，假装要为他举行婚礼，试图摸清儿子的意图。潘菲卢斯根据达乌斯的劝告，表面上不反对父亲要他成亲。但是，赫勒墨斯看见了格吕克里乌姆生的孩子，决定废除婚约，不要潘菲卢斯作女婿。后来，赫勒墨斯意外地发现，格吕克里乌姆原来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终于把她嫁给了潘菲卢斯，而自己的另一个女儿则许配给了哈里努斯。

① 盖·苏尔皮基乌斯·阿波利那里斯（C.Sulpicius Apollinaris）是公元二世纪人，文法学家。原文为六音步抑扬格诗体，十二行。

剧中人物

西蒙　老人

索西亚　西蒙的获释奴隶①

达乌斯　西蒙的奴隶

潘菲卢斯　青年，西蒙的儿子

哈里努斯　青年

赫勒墨斯　老人

比里亚　哈里努斯的奴隶

格吕克里乌姆　安德罗斯女子，实为赫勒墨斯早年失散的女儿，潘菲卢斯的情人

弥西斯　格吕克里乌姆的女仆

克里托　老人

勒斯彼娅　接生婆

德罗蒙　西蒙的奴隶

歌手

时　间

上午。

① 奴隶获释后成为自由人，此后他可以或是继续留在原先的主人家里，或是离开那里，另谋生路。

地　点

雅典。某街道。西蒙和格吕克里乌姆毗邻而居。宅旁有一祭坛。

开 场 词

当诗人[①]开始从事写作时，他给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务是如何能使自己创作的剧本获得观众的好评。但是，后来他发现，事情完全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因而觉得有必要耗费一些精力，撰写这篇开场词，不过不是用来介绍剧情，而是用来回答那位居心叵测的老年剧作家[②]对他的恶意攻击。现在就请大家注意听，那些人[③]究竟指责剧作者犯了什么过错。米南德编过《安德罗斯女子》和《佩林托斯女子》两部剧本[④]，人们只要知道了其中的一部，也就等于两部都知道了，因为它们的情节相似。不过，它们在语言和风格方面却相差甚远。剧作者承认，他把《佩林托斯女子》中一些适用的情节移进了《安德罗斯女子》里，而且是象使用自己的材料那样处理的。那些人反对这样做，说不应该揉合剧本。他们作这种批评时貌似精通，其实不正表明他们一无所知吗？他们指责剧作者，其实是在指责奈维乌斯、普劳图斯和恩尼乌斯[⑤]，剧作者认为，是他们首创了这种方法，他宁愿学习他们编剧时的自由态度，而不想仿效这些人的令人费解的忠实。

---

① 原剧为诗剧，故称诗人。此开场白由剧作者用朗诵者的口气写成。

② 指喜剧作家卢斯基乌斯·拉努维努斯，其生平不详。

③ 指拉努维努斯及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

④ 米南德的这两部剧本均已失传。佩林托斯是马尔马拉海北岸的一座小城。

⑤ 奈维乌斯（约公元前270—公元前204或201）、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公元前184）和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公元前169）都是泰伦提乌斯的前辈。

我想提醒这些人，但愿他们能从此安静下来，不再恶语伤人，并对自己的缺欠有自知之明。现在敬请诸位多为关照，认真地观看演出，看是否可以期望本剧作者继续编出新的、可供诸位观赏，而不会引起喝倒采的剧本来。

第一幕

第一场

〔西蒙上。索西亚及数随奴提着菜蔬、食品上。

西　蒙　（对众随奴）你们把这些东西拿进去，去吧！索西亚，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索西亚　主人，你用不着再费心吩咐了，你不就是要大家把那些东西好好拾掇拾掇吗？

西　蒙　不，有别的事情。

索西亚　有别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的手艺[1]有机会更好地为你效劳？

西　蒙　我正在作一件事情，它需要的不是你的手艺，而是我经常在你身上看到的那些品质：忠诚老实，不乱说话。

索西亚　我听你的吩咐。

西　蒙　你是知道的，我把你买来后，你从小就一直在我这里为奴，我待你既公道又仁慈，后来，是我勾销了你的奴籍，使你成了我的获释奴隶，这是因为我看你虽然是个奴隶，其实倒象自由人一样高尚。释放你是我给你的最大恩赐。

索西亚　我对你的恩情一直铭记不忘。

西　蒙　我不是想翻悔过去做过的事情。

---

① 索西亚是西蒙的厨师，古代抄本插图画着索西亚手执厨师用的大汤勺。

索西亚　主人，我很高兴，如果我以前做的或现在做的事情都能使你称心；我感谢你对我的夸奖。不过我心里仍是有点儿不自在，你刚才提醒我这些，好象是在责备我忘恩负义，你就直说吧，你要我干什么？

西　蒙　是的，我这就告诉你。我先提醒你一句：你也以为真要举行婚礼，其实不是的。

索西亚　为什么要装样子呢？

西　蒙　我把事情从头说给你听，好让你知道我儿子是怎样生活的，我有什么打算以及我要你在这件事情上为我做些什么。索西亚，当他达到成年，能够自由生活以后——，因为在这之前，他的年龄，他对长辈的敬畏和师长对他的管教限制了人们对他的了解，我又怎能知道，怎能掌握他的秉性呢？

索西亚　是这样。

西　蒙　或是养马，或是喂狗打猎，或是听哲学家讲演，这些大部分年轻人醉心的事情，他对哪一样都不特别热心，而是态度中庸，我当时很高兴。

索西亚　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生活中对什么事情都不走极端，那是最有益的。

西　蒙　他就是这样生活的：他对所有的人都很谦恭、忍让，无论同谁交往，都能真心相处，和睦共事。要知道，谁能这样待人，不但不会招来嫉妒，而且还容易受人称赞，得到朋友。

索西亚　他安排生活很明智，如今的世道正是：随和才能得到朋友，率直惹人厌嫌。

西　蒙　约莫三年以前，有个安德罗斯女子迫于贫困，同时也不愿忍受亲属的歧视，搬来这里居住。她容貌出众，年纪又轻。

索西亚　啊呀，只怕这个安德罗斯女子会带来什么祸害。

西　蒙　起初，她生活简朴、清寒、节俭，靠纺绩、织布度日，后来有些人看上了她，找上门来，答应给她钱；一个走了，又来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好逸恶劳的，她听从了他们，后来竟成了职业。那些相好去找她，有时也把我的儿子带过去——这也很平常，——要他和他们一起玩乐。当时我心里想："他一定当了俘虏，被逮住了。"早晨，每逢有人前去或有人离开的时候，我就跟上他们的随身小奴隶，问他们："喂，孩子，告诉我，昨晚谁在赫里西斯那里来着？"那个安德罗斯女子就叫这个名字。

索西亚　我明白。

西　蒙　他们的答复要末是费德卢斯，要末是克利尼亚，要末是尼克拉图斯，当时就这三个人同她来往。"哎，潘菲卢斯呢？""他呀？他出了份钱，在那儿吃饭来着。"我听这么说，心里自然高兴。后来我又向他们打听，发现潘菲卢斯仍没有什么牵连。我当时满以为他经受了足够的考验，是个自我克制的模范。一个人能够那样抗拒天性，不受那类事情诱惑，你就大可以相信他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了。我自己对此感到满意，别人也都交口称道，说我运气好，有这样一个秉性端正的儿子。不多说了，我儿子的好名声打动了赫勒墨斯的心，他主动找上我来攀亲，愿意把独生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嫁妆丰厚。我觉得满意，便定了亲，原来商定要在今天举行婚礼的。

索西亚　现在出了什么故障？为什么又不举行了？

西　蒙　你听我说。后来没过几天，我这邻居赫里西斯死了。

索西亚　啊，太好了！真是你福气！嘿，我正担心这位赫里西斯呢。

西　蒙　那时候我的儿子三番五次地跟她的那些相好到她家去，一起为她安排殡葬事宜，看样子心情还很悲痛，不时地往下掉眼泪。我对这一点感到很满意，心想："仅仅有这么一点儿交往，对她的死就如此感伤，假如是他心爱的人，他又将怎样呢？对我这个作父亲的，他又将如何呢？"我认为他的作为完全是出于人的天性，出于仁慈心灵的感召。言归正传。因为儿子，我也去参加了葬礼，全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情。

索西亚　哦，出什么事啦？

西　蒙　你听我说。灵柩抬出来了，我们跟在后面。这时，我无意间发现送殡的妇女中有个年轻女子，模样儿——

索西亚　大概很出色。

西　蒙　容貌又端庄、又美丽，索西亚，简直是美得不能再美。我见她哭的比别的妇女都伤心，仪表又比别的妇女尊贵、高尚，就走近她的贴身女奴，问她是谁，回答说是赫里西斯的妹妹。我也感动了。啊，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这就是怜悯之心！

索西亚　我真担心你会继续说些什么！

西　蒙　这时灵柩继续前行，我们跟着，最后来到墓地。遗体被抬上火葬堆，周围发出了一片哀悼声。忽然，我刚才提到的赫里西斯的那个妹妹径直向火葬堆走去，眼看已经很危险了。当时潘菲卢斯见了，急得喘不过气来，一下子把以前细心伪装和掩盖着的爱情全暴露出来了。他跑过去，把她拦腰抱住，说道："亲爱的格吕克里乌姆，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寻死呢？"她哭着，亲切地倒向他的怀抱。我想当时就连你，恐怕也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私情。

索西亚　哦，是吗？

西　蒙　回来的时候我既生气，又懊恼，可是责备他吧，理由又不充分。他会反驳说："爸爸，我干什么了？我犯了什么罪？有什么过错？她想跳进火里，我拦阻了，救了她。"你看，回答得理直气壮。

索西亚　是呀，你想得对。他救了人家的性命，你倒责备他，他要是损害别人，给人不幸，你又该怎么样呢？

西　蒙　第二天，赫勒墨斯吵吵嚷嚷地来找我，说潘菲卢斯太不象话了，他看出潘菲卢斯准是要娶那个外邦女子作妻子。我极力否认，说没有那回事，他则坚持他的看法，结果两人发生了争执，他声称不想把女儿嫁给潘菲卢斯了。

索西亚　你呢？这时你仍然没有——

西　蒙　没有，仍然没有充分理由责备他。

索西亚　为什么？你倒说说。

西　蒙　他会说："爸爸，你已经给事情规定了最后的期限，不久以后我就得按照别人的习性生活①，请你允许我现在暂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吧。"

索西亚　是呀，有什么理由责备他呢？

西　蒙　他如果真是因为爱上那个女子而不想成亲，这就不应该，我得认真给他指出来。我现在做的，就是要通过假装举行婚礼，找到可以责备他的真正口实，如果他拒绝成亲的话。那个坏蛋达乌斯，假如他有什么阴谋诡计，就让他现在施展吧，因为如果他现在施展，还不会造成什么危害。我相信，他会手脚不停、全力以赴地忙碌的。他这样做与其说是

---

① 指婚后受妻子管束。

为了讨我的儿子的喜欢，还不如说是为了跟我作对。

索西亚　为什么？

西　蒙　为什么？他思想狡猾，居心叵测。我如果发现他——；不过我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呢？如果事情能象我希望的那样，潘菲卢斯不反对成亲，我就去恳求赫勒墨斯，让他改变主意，我希望事情能够这样。现在你的任务是把这场伪装的婚礼好好布置布置，吓唬吓唬达乌斯，同时注意观察我儿子的动静，看那个坏蛋和他想出什么花招。

索西亚　明白了，我留心。现在我们进屋去吗？

西　蒙　你先走，我就来。

〔索西亚进屋。

第二场

西　蒙　毫无疑问，儿子不想成亲。我还发现，达乌斯听说要举行婚礼，神色很慌张。那不正是他从屋里出来了。

〔达乌斯自屋内上。

达乌斯　（未看见西蒙，自语）我原先还觉得奇怪，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就过去了。我还一直担心，主人如此克制，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赫勒墨斯告诉他不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后，他没有对我们中任何人吭过一声，也丝毫没有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西　蒙　（旁白）他现在就要这样做，而且我想，你如不付出重大代价，事情就不会过去。

达乌斯　（继续自语）他这样是想让我们盲目乐观，思想放弃警惕，心里充满希望，精神上失去戒备，最后事到临头，只好目

瞪口呆，来不及想办法拆散这场婚事，真狡猾！

西　蒙　(旁白)这个坏蛋在说些什么？

达乌斯　(旁白)主人在这儿，我还没有看见。

西　蒙　达乌斯！

达乌斯　哎，什么事？

西　蒙　你过来。

达乌斯　(旁白)他想干什么？

西　蒙　你在说什么？

达乌斯　什么事？

西　蒙　你倒问起我来了！听说我儿子在外面闹风流。

达乌斯　人们就是喜欢议论这些事情。

西　蒙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

达乌斯　我知道。

西　蒙　不过作父亲的现在也没有必要追究这些，他以前干了什么，我不管它。当时他正是那样的年龄，我准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思高兴高兴。但是从今天起，他将要开始另一种生活，养成另一种习惯，因此，达乌斯，我现在要求你，不，如果适合这样说的话，我恳求你，从今以后让他回到正道上来。你也许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凡是正在闹风流的人都不愿意正式成亲。

达乌斯　都是这么说。

西　蒙　如果这时候谁在这件事情上再拜一个坏蛋为师，那就更会使他那不健康的心灵变坏。

达乌斯　天哪，我不理解你的意思？

西　蒙　你不理解吗？哼！

达乌斯　是的，我不理解：我是达乌斯，不是奥狄浦斯①。

西　蒙　看来你是想要我把话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达乌斯　是的。

西　蒙　如果我今天发现你搞什么鬼，企图妨碍婚礼的进行，或是想借机显示显示你在这方面的能耐，达乌斯，那我将会先让你尝尝皮鞭的滋味，然后再送你去磨坊，把你折腾个半死，而且还可以附上这样一个条件：我要是把你放出来，就让我代替你进去。怎么样？理解了吗？还是仍然不理解？

达乌斯　不，我完全理解了。你把事情说得这样干脆，一点儿没有绕圈子。

西　蒙　在这件事情上要我上当受骗可不象在别的事情上那么容易。

达乌斯　说好听一点儿，不要说什么上当受骗的。

西　蒙　你笑？不，你决骗不了我。我告诉你：做事别冒失！免得你以后又埋怨我，说我事先不提醒你，我现在警告你：当心点儿。（下）

第　三　场

达乌斯　达乌斯啊达乌斯，现在你可不能再糊里糊涂、心不在焉了，既然你刚才已经知道老头子要给儿子举行婚礼。我如果现在不机敏地筹划筹划这件事，我或我的少主人就要遭殃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是帮助潘菲卢斯呢，还是听老头子的？我如果撇下潘菲卢斯不管，我担心他性命难保；我如果帮助他，可又害怕老头子。现在很难诓骗他，因为他

① 据希腊传说，奥狄浦斯是忒拜王拉伊奥斯的儿子，曾猜破狮身人面怪物斯芬克斯的费解的谜语。

已经知道了潘菲卢斯的恋情，而且对我又很不满意，提防我会捣鬼破坏婚礼。如果被他发觉了，那就糟了。不过，其实只要他愿意，不管有道理没有道理，他都可以找到口实逮住我，把我送磨坊。此外还有一件伤脑筋的事情，就是那个安德罗斯女子——无论她是潘菲卢斯的妻子也好，情人也好，——她已经和潘菲卢斯有了身孕。他们的大胆安排倒值得提一下，不过与其说那是一对情人的主意，还不如说是一对疯子的计划：他们决定，不管生男生女，都要抚养。现在有人给编造了一个故事，硬说这个女子是阿提卡人①。据他们说："从前这里住着一个老年商人，后来他在安德罗斯岛遭了船难，本人淹死了。"当时他留下一个孤女，就是这个安德罗斯女子，年纪很小，被赫里西斯的父亲收养了下来。故事，纯粹是故事！其实，编得一点儿也不象真的，人就是喜欢这样生编硬造。（看见格吕克里乌姆家的门开了）弥西斯从她们屋里出来了。我到广场去找潘菲卢斯，可别让他父亲在这件事情上对他来个措手不及。（下）

第四场

〔弥西斯由屋内上。

弥西斯 （对屋内）听见了，阿尔库利斯②，你的话我早就听见了：你要我去请勒斯彼娅。啊呀，那个女人可是个货真价实的酒鬼，做事莽里莽撞，把头胎托付给她可不合适。（稍停）

① 即雅典人。

② 可能是格吕克里乌姆的管家女奴。

我还去不去请她?(未听见屋内有回答，旁白)你们瞧，这个老婆子多固执，还不就是因为她和勒斯彼娅是酒友。神明啊，我求你们保佑她顺产，让那个女人在替别人接生时发生差错吧!哎，你们瞧，那不是潘菲卢斯吗?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只怕是出了什么事了。我等等他，看看又是什么令人伤脑筋的事情。

第五场

〔潘菲卢斯上。

潘菲卢斯　(未看见弥西斯)这种做法，这样安排合乎人情吗?难道这就是作父亲的责任?

弥西斯　(旁白)是怎么回事?

潘菲卢斯　啊，天啊!这不是要让我丢脸又是什么呢?他决定今天给我娶亲，难道不应该事先让我知道?难道不应该事先告诉我一声?

弥西斯　(旁白)啊，我听见他在说什么呀!

潘菲卢斯　怎么回事?赫勒墨斯曾经拒绝把女儿嫁给我，现在是不是看见这样做未能对我发生作用，又改变了主意?难道他非要把我同格吕克里乌姆拆开不可?要是这样，我就彻底完了。世上有谁象我这样不顺利，有谁象我这样不走运!啊，苍天!啊，人生!难道我怎么也逃不过赫勒墨斯攀亲?他们多么轻视我，多么藐视我!他们那样对待我，事情本该完结了。嘿，以前拒绝我，现在又想得到我。这是为什么?依我看，他们不是生了一个丑八怪又是什么呢?他们因为没法推给别

人，所以硬要塞给我。

弥西斯　（旁白）他的话把我吓坏了，我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潘菲卢斯　至于我父亲，我说他什么呢？哼，他处理这件事情也这样随随便便！他只不过在广场上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潘菲卢斯，你今天成亲，该准备准备，回去吧！”我简直觉得是在说：“潘菲卢斯，快去上吊吧！”我立即惊呆了。难道我当时就不能回他一句，找个什么理由来推托，即使是不适宜的、虚假的、不合理的？不，我当时呆若木鸡了。如果现在有人问我，要是我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我会怎样对付？我会想出办法，不至于使自己窘成这个样子的。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呢？真挚的爱情，对她的同情，对婚事的忧虑，在父亲面前感到的羞愧，这许许多多的烦恼纠缠着我，它们彼此斗争，快把我的心扯碎了。到目前为止，无论我干什么，父亲都表现得那样宽宏大量，难道我现在要背叛他了吗？啊，苦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弥西斯　（旁白）我真担心他这个“不知道”会导致怎样的结果。现在很有必要让他同她直接谈谈，或者让我把她的情况告诉他。他正犹豫不决，即使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也会影响他这样或那样地作出决定。

潘菲卢斯　谁在这儿说话？啊，弥西斯，你好！

弥西斯　你好，潘菲卢斯。

潘菲卢斯　她怎么样？

弥西斯　你还问？分娩的痛苦正在折磨着她。此外，原定今天让你同那个姑娘成亲，这件事特别使她焦虑不安，担心你会抛弃她。

潘菲卢斯　啊呀，我哪会干那种事情？她把整个心灵和生命都托

付给了我，我是象珍爱妻子一样珍爱她的，难道我会为了自己而欺骗她？她有良好的教养，现在正在贫苦之中，我会忍心让她因为贫困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吗？不，我不会那样的。

弥西斯　你肯把事情都承担下来，我就放心了。不过，希望你能经得住压力才好。

潘菲卢斯　你难道以为我会如此软弱无能，如此忘恩负义，如此不通人情，如此心如铁石，以至于无论是亲切的交往，无论是真诚的爱情，无论是内心的羞愧，都打动不了我，都不能促使我恪守诺言？

弥西斯　我只知道一点，她值得你铭记不忘。

潘菲卢斯　值得我铭记不忘？啊，弥西斯呀弥西斯，赫里西斯关于格吕克里乌姆的那些话现在仍然铭刻在我的心上。她在临死前叫我去，我去了。她把你们打发开，只留下我和她，她说道："亲爱的潘菲卢斯，她的容貌和年龄你是知道的，这两样东西对于她保持贞操和保住财产都是不利的。现在，我伸出我的右手，以你的家庭的名义请求你，以你的正直、以她的孤独无助恳求你，请你不要让她离开你，请你不要抛弃她。我要是以前确实曾经象尊敬亲兄弟一样尊敬过你，她在所有的人当中也是特别敬重你，在所有事情上都顺从你，那么我现在请你作她的丈夫，作她的朋友，作她的保护人，作她的父亲。我把我们的这些财产都交给你，托付给你。"她把她交给我，自己随即就瞑目了。我既接受了她，我是一定要好好保护我接受下来的人的。

弥西斯　但愿如此。

潘菲卢斯　那你为什么现在离开她呢？

弥西弥　我去找接生婆。

潘菲卢斯　快一点儿。你听见没有?关于婚礼的事一句也不要和她说,否则她会急出病来的。

弥西斯　我知道。(下)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哈里努斯、比里亚上。

哈里努斯　（未看见潘菲卢斯）你说什么，比里亚？她今天要嫁给潘菲卢斯？

比里亚　是这样。

哈里努斯　你怎么知道的？

比里亚　我刚才在广场上听达乌斯说的。

哈里努斯　啊，多么不幸啊！到目前为止，我的心一直处于希望和疑惧之中，现在希望消失了，忧虑使我的心疲惫和麻木了。

比里亚　啊呀，哈里努斯，现在既然你希望的东西实现不了，那你就希望能够实现的东西吧。

哈里努斯　不，除了菲卢墨娜，我别的什么都不希望。

比里亚　嘿，我看你最好还是把这件事情从心灵深处忘掉吧，你要是再提它，它又会激起你那不切实际的奢望的。

哈里努斯　当我们自己是健康人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给病人提出理智的劝告。你现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比里亚　得啦，得啦，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哈里努斯　我看见潘非卢斯在这里。我决定在未死之前，先把所有可能的办法都试一试。

比里亚　（旁白）他想干什么？

哈里努斯　我要当面向他请求，向他哀求，把我的爱情告诉他，我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意，哪怕是把婚期向后推迟几天。我想我会得到某种结果的，我希望能够这样。

比里亚　（旁白）什么结果也不会有。

哈里努斯　比里亚，你觉得怎么样？我过去找他吗？

比里亚　为什么不呢？即使你自己什么也得不到，起码也可以让他知道，如果他娶她，你准备做他的情敌。

哈里努斯　无赖！愿你和你的怀疑一起见鬼去吧！

潘非卢斯　我看见哈里努斯在这儿，你好！

哈里努斯　你好，潘非卢斯！我满怀希望地来找你，渴望你救援我，帮助我，给我出出主意。

潘非卢斯　不，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想办法，也帮不了你的忙。不过，你究竟有什么事？

哈里努斯　你今天成亲？

潘非卢斯　大家都这么说。

哈里努斯　潘非卢斯，如果你这样做，那么你今天就是最后一次见到我。

潘非卢斯　这是为什么？

哈里努斯　啊，我没有勇气对你说。比里亚，我求求你，你对他说吧。

比里亚　好，我告诉他。

潘非卢斯　是怎么回事？

比里亚　他爱上了你的未婚妻。

潘非卢斯　我敢发誓，事情不象你们想的那样。喂，哈里努斯，请告诉我，你和她有过更进一步的接触吗？

哈里努斯　没有，潘非卢斯，一点儿也没有。

潘非卢斯　我却正希望呢。

哈里努斯　现在我以友谊和爱情的名义请求你，首先，请你不要娶她。

潘非卢斯　我尽力这样做。

哈里努斯　假如你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这场婚事很合你的心意——

潘非卢斯　合我的心意？

哈里努斯　起码请你把婚期推迟几天，好让我离开这里，到外地去，别见到这件事。

潘非卢斯　现在你听我说。哈里努斯，我认为，值不得受人家感激，却受人感激，无论怎么说也不是正派人的行为。老实说，我之急于逃避这场婚事，不亚于你竭力想得到这场婚事。

哈里努斯　你使我重新获得了生命。

潘非卢斯　现在你，还有你，比里亚，去筹划吧，准备吧，安排吧，行动吧，好把她娶过去，而我则设法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不娶她。

哈里努斯　太好了！

潘非卢斯　我看见达乌斯正好来了，我需要他帮我出主意。

哈里努斯　（对比里亚）你除了知道一些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外，对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还不走开！

比里亚　好，我正巴不得哩。（下）

第　二　场

〔达乌斯上。

达乌斯　(未看见哈里努斯、潘菲卢斯)啊，感谢慈祥的神明！知道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吗？可是我到哪儿去找潘菲卢斯，好打消他的满腹疑惧，让喜悦充满他的心灵呢？

哈里努斯　(对潘菲卢斯)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他这么高兴？

潘菲卢斯　有什么可高兴的？他还不知道我的不幸哩！

达乌斯　如果他已经听说要给他举行婚礼，我想他现在——

哈里努斯　(对潘菲卢斯)你听见他的话了吗？

达乌斯　我跑遍全城找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往哪里去找他呢？我现在首先该到哪儿去找呢？

哈里努斯　(对潘菲卢斯)你怎么还不过去跟他说话？

达乌斯　(自语)好，有了！

潘菲卢斯　达乌斯，你过来，站住！

达乌斯　谁在叫我？啊，潘菲卢斯，我正找你。啊，哈里努斯，你们俩都在这儿，我找你们。

潘菲卢斯　达乌斯，我完了！

达乌斯　你听我说。

潘菲卢斯　我彻底完了。

达乌斯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哈里努斯　啊，我也快没命了！

达乌斯　你的事情我也知道。

潘菲卢斯　我的婚礼——

达乌斯　知道。

潘菲卢斯　今天——

达乌斯　真烦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现在紧张得发抖是不想娶她，（对哈里努斯）而你呢，则是想娶她。

哈里努斯　是这样。

潘菲卢斯　确实如此。

达乌斯　不，是确实没有什么危险，相信我吧！

潘菲卢斯　我求求你，快让我摆脱这场灾难吧！

达乌斯　好，我让你摆脱：赫勒墨斯不会嫁女儿给你。

潘菲卢斯　你怎么知道的？

达乌斯　我知道。刚才你父亲拦住我，说今天要给你娶亲，还说了许多别的话，不过现在不是谈那些事情的时候。我立即跑到广场去找你，想把这情况告诉你。我在那里找不着你，就走上一个高处，向四处张望，还是哪儿也见不着你。这时，我忽然看见哈里努斯的奴隶比里亚在那儿，我就向他打听，他也说没有见着你。我很着急，心想怎么办呢？我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疑惑起来："哎，只买了一点点食物，自己还愁眉苦脸的，婚礼又这样突然，联系不起来。"

潘菲卢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达乌斯　我立即朝赫勒墨斯家走去。到了那里，发现门前冷冷清清的，我可高兴了。

哈里努斯　你说得好。

潘菲卢斯　你继续说。

达乌斯　我站在那里，没看见一个人进去，也没看见一个人出来，屋里一个妇女也没有；没有任何布置，没有一点热闹的气氛。这时我再走近前去，向里看。

潘菲卢斯　我知道，重要的证据。

达乌斯　这些难道象是要举行婚礼吗？

潘菲卢斯　我看不象，达乌斯。

达乌斯　“我看”？你还没有明白，结论是一清二楚的。我离开的时候还遇上赫勒墨斯的小奴隶，他只花了一俄波罗斯[1]买了点菜和小鱼，给老头子做午饭。

哈里努斯　你今天这一番辛苦救了我，达乌斯。

达乌斯　不，你还没有得救。

哈里努斯　为什么？赫勒墨斯肯定不把女儿嫁给他了。

达乌斯　你这个人太可笑了，倒好象赫勒墨斯不把女儿嫁给他，就一定要嫁给你似的。你还不仔细考虑考虑，还不去找老头子的朋友活动活动，还不赶紧去奔走奔走。

哈里努斯　你提醒得好。我这就去，虽然希望常常欺骗我。再见！（下）

第　三　场

潘菲卢斯　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为什么要假装举行婚礼呢？

达乌斯　我告诉你。他如果不摸清楚你对同赫勒墨斯家结亲持什么态度，只因为赫勒墨斯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就生你的气，那就显得他太不公平了。的确，他如果那样做，也确实是不公平。但如果你拒绝成亲，他正好把过错推到你身上，那样就会有一场风波了。

潘菲卢斯　我什么都能忍受。

达乌斯　他是父亲，潘菲卢斯，事情难哪！而且，格吕克里乌姆又

① 雅典货币单位，参见第79页注①。

是一个孤单女人，你父亲可以说到做到，随意找个借口，把她赶出城邦。

潘菲卢斯　把她赶出城邦？

达乌斯　而且是立即办到。

潘菲卢斯　那么你说，达乌斯，我该怎么办呢？

达乌斯　你就说同意娶她。

潘菲卢斯　哎！

达乌斯　怎么？

潘菲卢斯　要我那样说？

达乌斯　有什么不行？

潘菲卢斯　我决不干。

达乌斯　你不要不干。

潘菲卢斯　请你不要劝我了。

达乌斯　你想想，你那样会有什么结果。

潘菲卢斯　为了同这个分开，同那个结合。

达乌斯　不，不是的。我想事情肯定会是这样：你父亲会对你说："我想今天让你成亲。"这时你就回答说："好，我成亲。"这样他还怎样生你的气呢？你这样既可以把他那些自以为有把握的计划彻底打乱，而且还不会有什么风险，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赫勒墨斯不肯把女儿嫁给你。因此，只要你以后仍继续象现在这样，赫勒墨斯便不会改变主意。你就对父亲说，说你想成亲，让他即使想生你的气，也找不到正当的借口。你心里想的是："象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很容易躲过婚事，因为谁也不会把女儿嫁给我。"其实，你父亲宁可给你找个穷家女子，也不会眼看着你把自己毁了。但是，你如果使他觉得你对成亲并不感到为难，你就打消了他对你

的疑虑。当他放放心心地另外给你物色一个姑娘的时候，你看吧，说不定会出现某种如意的结果。

潘菲卢斯　你这样认为？

达乌斯　肯定是这样。

潘菲卢斯　当心你这样做会引出什么样的结果。

达乌斯　啊呀，还啥哪什么呀！

潘菲卢斯　我还有句话。千万注意，不可让我父亲知道她已经为我生了孩子。我已经答应要抚养那个孩子。

达乌斯　啊，真大胆！

潘菲卢斯　她曾经请求我，要我保证不抛弃她。

达乌斯　好吧。瞧，你父亲来了，不要让他看出你忧心忡忡的。

第　四　场

〔西蒙上。

西　蒙　（未看见达乌斯和潘菲卢斯）我来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或者准备施展什么阴谋诡计。

达乌斯　（对潘菲卢斯）他现在还认定你会拒绝成亲。他是一个人独自在什么地方经过一番思索后才到这里来的，他觉得已经准备好要说的话，想把你痛斥一顿，因此，你要保持镇静。

潘菲卢斯　尽可能做到，达乌斯。

达乌斯　你相信我，潘菲卢斯，我告诉你，只要你答应成亲，你父亲今天就不会再同你多说一句话。

第五场

〔比里亚悄悄地上。

比里亚　(旁白)主人吩咐我今天丢开别的事情，专门跟踪潘菲卢斯，观察他如何对付这件婚事，所以现在我跟着他来到这里。我看见他就在前边站着，同达乌斯在一起，让我开始执行我的使命。(退到一旁)

西　蒙　(旁白)我看见他们两人都在这里。

达乌斯　(对潘菲卢斯)喂，当心点儿!

西　蒙　潘菲卢斯!

达乌斯　(对潘菲卢斯，悄悄地)你装作忽然看见他。

潘菲卢斯　啊呀，爸爸!

达乌斯　(对潘菲卢斯)很好!

西　蒙　我已经对你说过，让你今天成亲。

比里亚　(旁白)我真为主人的事情担心，看他如何回答。

潘菲卢斯　无论是这件事，或者你还有别的什么吩咐，爸爸，我都马上照办。

比里亚　(旁白)咦!

达乌斯　(对潘菲卢斯，悄悄地)你爸爸哑巴了。

比里亚　(旁白)他说什么?

西　蒙　你对我提出的要求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这是你应该做的。

达乌斯　(对潘菲卢斯)我说对了吧。

比里亚　(旁白)既然他们这样说话，主人的婚事告吹了。

西　蒙　你现在回去吧，作好准备，免得到时候耽搁。

潘菲卢斯　好，我回去。（下）

比里亚　（旁白）难道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对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常言道：人人都希望自己幸福，而不希望别人交鸿运。这话说得对。我见过那个姑娘，记得她长得很漂亮。我想准是潘菲卢斯更希望自己，而不是别人搂着她睡觉，我这样看也许更切合实际一些。我现在回去向主人报告，让他因为这个坏消息而惩罚我吧。（下）

第　六　场

达乌斯　（旁白）现在他准是断定我想出了什么计谋对付他，所以才把我留在这里的。

西　蒙　达乌斯在说什么？

达乌斯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

西　蒙　真的没有什么好说？哼！

达乌斯　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西　蒙　我可是等着你说些什么的。

达乌斯　（旁白）事情出乎他的预料，我看得出来，他正感到烦恼。

西　蒙　你能对我说真话吗？

达乌斯　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

西　蒙　潘菲卢斯同那个外邦女子有来往，这场婚事难道真的不使他感到为难？

达乌斯　是的，并不使他感到为难，或者即使有点儿不痛快，你是知道的，也只是三、两天的事情，然后就过去了。其实，

他对这件事认真思考过。

西　蒙　很好。

达乌斯　当时条件允许，年龄合适，他搞了点风流韵事。不过他也是偷偷摸摸地搞的，他象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样提防着，不要在什么时候让这件事败坏了他的名誉。现在需要成亲，他就把心思转到妻子身上了。

西　蒙　我觉得他好象有那么一点儿愁眉苦脸的。

达乌斯　不是因为这件事。他在生你的气。

西　蒙　为什么？

达乌斯　区区小事。

西　蒙　究竟为什么？

达乌斯　没有什么。

西　蒙　你快说，因为什么事情。

达乌斯　他说你太舍不得花钱了。

西　蒙　我？

达乌斯　是说你。他说："仅仅花了十德拉克马[1]买食品，不象是给儿子办婚事。"他还说："我现在怎好去请我的朋友们来赴宴呢？"主人，说实话，你也吝啬得有点过分了，我可不欣赏。

西　蒙　住嘴！

达乌斯　（旁白）我刺激了他一下。

西　蒙　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旁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想干什么？事情要是出岔子，他肯定是祸首。

---

① 雅典货币单位。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弥西斯领着勒斯彼娅上。

弥西斯　(未看见西蒙、达乌斯)事情正象你说的那样，勒斯彼娅，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忠实于女人的男子。

西　蒙　(对达乌斯)她是那个安德罗斯女子的女仆吧?

达乌斯　(对西蒙)你说什么?

西　蒙　(自语)是她。

弥西斯　不过这位潘菲卢斯——

西　蒙　(旁白)她说什么?

弥西斯　他是讲信义的。

西　蒙　(旁白)咦!

达乌斯　(旁白)啊，天哪!但愿他是一个聋子，要不就让她变成一个哑巴!

弥西斯　他已经吩咐，无论生男生女，都要抚养。

西　蒙　啊，尤皮特啊![1]我听见什么了?她说的这些话如果是真的，事情就糟了!

勒斯彼娅　你说的这位年轻人是个好人。

弥西斯　是个大好人。你跟我进去吧，不要把她耽误了。

---

[1] 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罗马人常以他的名义起誓或表示感叹、惊讶。

勒斯彼娅　好，我跟着你。

〔二人同下。

达乌斯　（旁白）我应该想个什么办法来应付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呢？

西　蒙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这样没有头脑？难道他真的同一个外邦女子生孩子了？嗨，我全明白了！我真笨，好容易才悟出了其中的奥妙。

达乌斯　（旁白）他说他悟出了什么奥妙？

西　蒙　这是他对我施展的第一个计谋：他们让她假装生孩子，以此吓唬赫勒墨斯。

格吕克里乌姆　（在景后）助产女神尤诺啊，帮帮我的忙吧！救救我吧，我求你！

西　蒙　见鬼，这么快？真是开玩笑！她听见我在门口说话，便赶紧装腔作势起来。达乌斯，你在时间方面安排得好象并不怎么巧妙。

达乌斯　我？

西　蒙　难道是她们这些扮演者健忘？

达乌斯　我不理解你的意思。

西　蒙　（旁白）要是我没有思想准备，婚礼又是真的，他这样进攻我，将会闹出多大的笑话！现在他正在经受风险，而我则停泊在港。

第　二　场

〔勒斯彼娅自屋内上。

勒斯彼娅　（回身对屋内）到目前为止，阿尔库利斯，我看一切都

很正常，所有的征兆都很好。现在你先给她洗一洗，然后你们再给她弄点儿喝的，喝什么和喝多少，按我的吩咐，我去去就来。啊，神明作证，潘菲卢斯生了个漂亮儿子。我求神明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因为他的父亲品行高尚，他没有亏待那位好姑娘。（下）

西　蒙　有哪个熟悉你的人会不知道这是出于你的安排？

达乌斯　怎么回事？

西　蒙　她不当面吩咐应该如何照顾产妇，而是走到屋外，站在街上对屋里的人大叫大嚷。好啊，达乌斯，你竟这样小看我？你是不是把我看作是你公开捉弄、欺骗的最合适的对象？你们起码也该收敛点儿，显得提心吊胆，怕事情被我发现了才是嘛！

达乌斯　（旁白）事情很清楚，现在不是我在欺骗他，而是他自己在欺骗自己。

西　蒙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这样干？难道那些话一点儿也没有使你感到害怕？难道它们对你一点儿也没有作用？我会把刚才的情况信以为真，以为那个女子真的给潘菲卢斯生孩子了？

达乌斯　（旁白）我知道他错在哪儿了，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西　蒙　你怎么不说话？

达乌斯　你怎么知道的？主人，看来好象事前没有人把这儿要发生的事情报告你。

西　蒙　有人报告我？谁？

达乌斯　哎，你已看出了这些都是假装的？

西　蒙　取笑我！

达乌斯　事情很清楚。你是怎样产生疑问的？

西　蒙　我是怎样产生疑问的?因为我知道你这个人。

达乌斯　你这话的意思好象是说这些都是我安排的。

西　蒙　我很清楚。

达乌斯　主人,你并不完全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

西　蒙　什么?我不了解你?

达乌斯　只要我一对你说话,你便立即认为我在欺骗你。

西　蒙　难道不是吗?

达乌斯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西　蒙　有一点我很清楚,这儿谁也没有生孩子。

达乌斯　你想得对,是这样。不过,他们一会儿就会把孩子送到门口来。主人,我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是让你心里有个数,不要到时候又说这件事也是出于我达乌斯的安排或是我达乌斯设下的圈套。我希望你能放弃对我的这种成见。

西　蒙　你从哪儿知道的?

达乌斯　我听说了,也相信她们会这样做,许多情况合在一起,使我作出了这种推断。首先,她说她是由于潘菲卢斯而怀孕的,这显然是一派胡言。现在,她发现我们这里正在安排婚礼,便立即遣女仆去请接生婆,让她随身带一个婴儿到她那里去。如果她不这样安排,不让你亲眼看见孩子,她就破坏不了这场婚事。

西　蒙　你说什么?你知道她们这些想法以后,为什么不立即告诉潘菲卢斯?

达乌斯　除了我,还能有谁可以把他同她拆开?我们都知道他以前非常迷恋那个女子,可是现在他想成亲。你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办吧;你自己照样去准备那已经开始准备的婚礼,愿神明保佑!

西　蒙　不，你进屋去。你在家里等我，把需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达乌斯进屋。

他没有能打动我，让我对他说的那些情况深信不疑，可我也辨别不清他说的那些话是真是假。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儿子亲口答应成亲。我现在去找赫勒墨斯，请求他同意把女儿嫁给我儿子，如果我能得到他的应允，还有哪一天比今天举行婚礼更合适呢？如果儿子不想实践自己的保证，毫无疑问，我可以强迫他成亲。也真巧，我看见赫勒墨斯迎面来了。

第　三　场

〔赫勒墨斯上。

西　蒙　你好，赫勒墨斯！

赫勒墨斯　噢，你好，我刚才找你来的。

西　蒙　我也想找你，你正好来了。

赫勒墨斯　我刚才遇见一些人，他们说是听你说我女儿今天嫁给你儿子，我倒想看一看，是你还是他们神智不清了？

西　蒙　你听我说说，你就会知道我对你有什么要求，也会明白你自己想知道的事情了。

赫勒墨斯　好，我听听，你想说什么就请说吧！

西　蒙　赫勒墨斯，我以神明的名义，以我们之间童年时建立起来、后来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的友谊的名义请求你，以你的独生女儿的名义，以现在只有你最能救助我的儿子的名义请求你，在这件事情上帮帮我，使这场婚姻能获得完满的

结果。

赫勒墨斯　啊呀，你不要央求我，好象你一央求，这件事就能办成似的。你以为我答应把女儿嫁给你儿子后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吗？如果这场婚姻确确实实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你尽管派人来接我女儿；但是，如果这场婚姻对我们双方弊大于利，那么我请求你设身处地地为我们双方好好想一想，就好象她是你的女儿，我是潘菲卢斯的父亲那样。

西　蒙　不，我是这样想的，并且请求你，赫勒墨斯，能让这件事成功，而且如果不是事情本身促使我这样做，我也不会这样请求你。

赫勒墨斯　你这话什么意思？

西　蒙　格吕克利乌姆同我儿子闹不和了。

赫勒墨斯　是吗？你说说看！

西　蒙　闹得很厉害，我希望他们会就此分手。

赫勒墨斯　没有的事。

西　蒙　会的。

赫勒墨斯　请神明作证，老实对你说吧，情人间的口角是对爱情的修复。

西　蒙　啊呀，我求求你，让我们先走一步！现在正是好机会，热情正被凌辱压抑着，在她还没有来得及用卑鄙的伎俩和虚假的眼泪诱惑他那受到伤害的心灵，激起他的同情之前，我们让他成亲。我相信，赫勒墨斯，高尚的礼法和婚姻总是不难使他从目前这种恶习中摆脱出来的。

赫勒墨斯　这是你的看法，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如果成了亲，就不应该继续同她往来，我也不会容忍这种行为。

西　蒙　你没有试验，你怎么知道会那样呢？

赫勒墨斯　用女儿作这种试验可是件危险事情。

西　蒙　当然，如果事情闹得他们需要离婚，那是最坏的结果。愿神明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我儿子从此改好呢？你瞧，你那样做有多少好处：首先，你帮助朋友拯救了儿子，其次，你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女婿，第三，你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好丈夫。

赫勒墨斯　（勉强地）还说什么呢？如果你坚信这样做有好处，我也不想因为我而使你受损失。

西　蒙　赫勒墨斯，我一直非常钦佩你，你确实是当之无愧。

赫勒墨斯　但是话又说回来。

西　蒙　什么？

赫勒墨斯　你怎么知道他们彼此不和的？

西　蒙　达乌斯亲自告诉我的，他是他们的心腹，很了解他们的内情，他还劝我尽快让我儿子成亲呢。你想想，他如果不知道我儿子有这样的想法，他会这样劝我吗？请你现在亲自听听他说些什么。（对屋内）喂，叫达乌斯出来！瞧，他自己出来了。

第　四　场

〔达乌斯自屋内上。

达乌斯　主人，我找你。

西　蒙　什么事？

达乌斯　为什么还不去接新娘？天都快晚了。

西　蒙　（对赫勒墨斯）你听见了吗？（对达乌斯）刚才我还很担心，达乌斯，怕你不要对我干奴隶们常干的那种事情：因为

我儿子陷入了情网，你就施展计谋嘲弄我。

达乌斯　我哪会干那种事情！

西　蒙　我原先这么想的。为了防备你们，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对你们说，现在干脆告诉你们吧。

达乌斯　什么事？

西　蒙　我这就告诉你，因为我现在对你差不多已经信任了。

达乌斯　你终于了解我了？

西　蒙　原先并非真要举行婚礼。

达乌斯　你说什么？不是真要举行婚礼？

西　蒙　我是假装这么做做，为了考验考验你们。

达乌斯　你说什么？

西　蒙　事情是这样。

达乌斯　你瞧，我一点儿也没有猜出来。啊，安排得真巧妙！

西　蒙　你听我说。我让你进屋以后，正巧在这里碰上了他。

达乌斯　（旁白）哎，难道我们坏事了？

西　蒙　我把你刚才告诉我的情况对他说了。

达乌斯　（旁白）啊呀，天哪！

西　蒙　我请求他把女儿嫁给我儿子，他好容易答应了。

达乌斯　（旁白）我完了！

西　蒙　嘿，你刚才在说什么？

达乌斯　我说事情安排得真好。

西　蒙　现在他那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障碍。

赫勒墨斯　我现在回去，吩咐他们作准备，然后再来给你回话。（下）

西　蒙　现在我要求你，达乌斯，因为今天这场婚事是你促成的——

达乌斯　(旁白)是的，是我促成的。

西　蒙　请你继续帮我儿子改好。

达乌斯　老天作证，我一定尽力去做。

西　蒙　现在他正在气头上，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达乌斯　是的，你放心。

西　蒙　就这样。现在他在哪儿?

达乌斯　当然在家。

西　蒙　我去找他，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话告诉他。(下)

达乌斯　我现在束手无策了，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不让我直接从这里进磨坊呢?我没法请求他们宽恕，因为我把一切都搅乱了：我欺骗了主人，我硬要少主人答应成亲，今天这场婚事完全是我促成的，潘菲卢斯既没有料到，更不愿意。嘿，真狡猾!要是我当时能安安静静的，就什么麻烦也不会有了。我看见他本人来了，我完了。啊，但愿现在这儿有个什么去处，好让我一头钻进去!

第 五 场

〔潘菲卢斯自屋内上。

潘菲卢斯　(未看见达乌斯)他在哪儿?坏蛋，他出卖了我。

达乌斯　(旁白)我完了!

潘菲卢斯　我承认我这是罪有应得，既然我这样无能，这样没有主见。我竟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不可靠的奴隶!我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不过他也逃不了受惩罚!

达乌斯　(旁白)只要能够躲过眼前不受惩罚，我知道，以后将会安然无恙。

潘菲卢斯　我现在怎样对父亲说呢？我刚刚答应了他，现在又说不想成亲？这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这样做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达乌斯　（旁白）我也是一样，虽然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我对他说我能想出办法来的，即使把眼下的这场鞭打推迟推迟也好。

潘菲卢斯　哎！

达乌斯　他看见我了。

潘菲卢斯　喂，喂！好汉，你在说什么？你没看见你那些鬼主意把我连累得多苦啊！

达乌斯　我马上解脱你。

潘菲卢斯　解脱我？

达乌斯　是的，潘菲卢斯。

潘菲卢斯　我看又会同刚才一样。

达乌斯　不，我相信会比刚才的好。

潘菲卢斯　嘿，强盗，要我相信你？你把事情搅乱了，把事情弄糟了，你能把它纠正过来吗？哼，今天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感到很放心，结果你却让我去成亲。难道我没有提醒过你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达乌斯　你说过。

潘菲卢斯　应该对你怎么办？

达乌斯　狠狠地惩罚我。不过你让我冷静一下，想个什么主意。

潘菲卢斯　啊，真倒霉，我现在没有时间让我能象我希望的那样惩罚你，我必须利用现有的这点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不能用来对你进行报复。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哈里努斯上。

哈里努斯 （未看见潘菲卢斯、达乌斯）这样的事情可信吗？这样的做法想象得出吗？有谁的心地会天生如此邪恶，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从别人的失利中为自己牟利益？啊，真有那样的事吗？不，他们是人类中最卑鄙的一类，如果他们内心也有一点羞愧之感的话，那就是他们不直截了当地拒绝你的请求。但是到了践约的时候，他们的真实面目便暴露出来了。这时，他们说的话再无耻不过了："你是什么人？你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情人让给你？我自己对自己最亲。"你如果问他："你的诺言呢？"这时他们本应该感到羞愧，但却毫无愧色。然而，有时没有任何必要，他们却疑虑重重。可是我怎么办呢？我去找他，抱怨他对我的侮辱？我把他狠狠责骂一顿？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做对他不会有什么作用。"不，作用大得很：我要让他感到苦恼，同时平平我胸中的怒火。

潘菲卢斯 若不是神明护佑，哈里努斯，我在无意之中既毁了我，也毁了你了。

哈里努斯 难道是"无意之中"？终于找到了托词。你食言了！

潘菲卢斯　什么"终于"呀？

哈里努斯　甚至现在，你还想用这些话哄骗我？

潘菲卢斯　你这话怎么说？

哈里努斯　我告诉你我爱她，你也便爱上了她。哼，我真不幸，竟以自己的好心来猜度你。

潘菲卢斯　你想错了。

哈里努斯　你是不是觉得，眼见我陷入了情网，如果不用甜言蜜语哄骗我，不用虚假的希望引诱我，你自己便嫌不痛快？你去娶她吧！

潘菲卢斯　我去娶她？啊呀，你还不知道我陷入了怎样的不幸，你还不知道这个强盗的怂恿和劝诱给我招来了多大的麻烦！

哈里努斯　这有什么奇怪的，如果他以你为榜样？

潘菲卢斯　你如果了解我，或者知道我的爱情，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哈里努斯　我知道：你刚刚同你父亲吵了一场，他现在正在生你的气，他今天怎么也逼迫不了你成亲。

潘菲卢斯　不，不，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苦恼。刚才根本没有人给我准备婚礼，也没有人想把女儿嫁给我。

哈里努斯　我知道，你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迫于——你自己的愿望。（欲走）

潘菲卢斯　请等一等，等一等！你一点儿也不知道。

哈里努斯　有一点我知道：你要娶她。

潘菲卢斯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你听我说，是他竭力主张我不拒绝父亲的要求，对父亲说想成亲的。他劝我，求我，反复怂恿我。

哈里努斯　你说的是谁？

潘菲卢斯　达乌斯。

哈里努斯　达乌斯？他为什么要这样？

潘菲卢斯　不知道，也许是神明在生我的气，让我听他的话。

哈里努斯　是这样吗？达乌斯！

达乌斯　是这样。

哈里努斯　啊呀，你说什么？无赖，你竟干这种事情？愿神明让你不得好死！哼，你想想，如果他的情敌想迫使他成亲，不也只能想出这种办法吗？

达乌斯　我上当了，但并没有束手就擒。

哈里努斯　当然，这我知道。

达乌斯　这条路没有走通，让我们再走别的路，只要你不丧失信心，以为这件事开始失利就不会有成功的希望。

潘菲卢斯　不，不，正相反，我甚至认为，只要你肯努力，你还能为我由一件婚事作成两件婚事呢！

达乌斯　潘菲卢斯，我是你的奴隶，理应手不闲、脚不停地为你效劳，不分白天黑夜地为你奔波，只要事情对你有利，就要不怕冒风险，这样做是我应尽的义务。而你呢，如果有时候事情的结果出乎所料，你的义务则是宽恕我。虽然我有时候没有把事情办成功，但我是尽力而为的。不，或者要是你合意，你自己想个更好的办法吧，让我走开。

潘菲卢斯　不，我需要你，请你把我恢复到原先的状态。

达乌斯　好吧。

潘菲卢斯　不过要快一些。

达乌斯　哎——。喂，你们听，格吕克里乌姆家的门在响。

潘菲卢斯　那与你没有关系。

达乌斯　我在想办法。

潘菲卢斯　喂，能马上想出来吗？

达乌斯　我一想出来就告诉你。

第　二　场

〔弥西斯自格吕克里乌姆屋内上。

弥西斯　（回身对屋内）不管他在哪儿，我也要为你找到他，把你的潘菲卢斯带来。不过，我的亲爱的，你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

潘菲卢斯　弥西斯！

弥西斯　那是谁？啊呀，潘菲卢斯，你来得正好。

潘菲卢斯　有什么事？

弥西斯　女主人吩咐，要是你还爱她的话，请你马上到她那儿去，她说很想见你。

潘菲卢斯　啊，完了，麻烦事又来了！（对达乌斯）瞧你干的好事，给我、给她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她准是知道了给我安排婚礼的事，所以才叫我去的。

哈里努斯　假如这家伙原先安静点儿，我们本来是可以安安静静的。

达乌斯　主人，得啦，假如他觉得自己还没有疯狂够，你就再激他一下。

弥西斯　老天作证，事情是那样，正是他给她惹来那么大的痛苦的。

潘菲卢斯　弥西斯，我以全体神明的名义起誓，我永远不会抛弃她，即使我知道这样做会成为大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

也不抛弃她。我热烈地追求过她，我得到了她，我们情投意合，让那些希望我们之间出现裂痕的人见鬼去吧！除非我死，否则谁也不可能把她从我手里夺走。

弥西斯　我放心了。

潘菲卢斯　这就是我的回答，它象阿波罗的神示一样可靠。① 如果我能使父亲相信，与赫勒墨斯的女儿成婚之事办不成的原因不在于我，那当然很好；但是，假如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我就让他相信——这也很容易做到，婚事没有成功正是因为我。（对哈里努斯）你现在理解了吗？

哈里努斯　是的，你同我一样不幸。

达乌斯　我正在想办法。

潘菲卢斯　好家伙，我知道你想——

达乌斯　真的，马上就能想出来。

潘菲卢斯　现在就要。

达乌斯　好，有了！

哈里努斯　什么办法？

达乌斯　给他想的，不是给你想的，你别搞错了。

哈里努斯　反正都一样。

潘菲卢斯　你准备怎么办？快告诉我！

达乌斯　为了今天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现在看来没有时间向你作介绍。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因为你们现在对我有妨碍。

潘菲卢斯　好，我去看她。（下）

达乌斯　你怎么啦？你去哪儿？

① 阿波罗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日神、音乐之神，还善预言，他的神示所发出的神示无不应验。

哈里努斯　你能让我再说几句吗?

达乌斯　好吧!(旁白)又要和我噜嗦了。

哈里努斯　我的事怎么办呢?

达乌斯　啊呀,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是不是要我把他的婚期向后推移,好空出这天时间来给你?

哈里努斯　达乌斯,但是——

达乌斯　什么?

哈里努斯　你设法让我能够娶她。

达乌斯　笑话!

哈里努斯　只要可能,你尽量到我那儿去一下。

达乌斯　为什么去你那儿?丝毫没有必要。

哈里努斯　不,不,要是有什么事情呢。

达乌斯　好吧,我来,要是有什么事情。

哈里努斯　我一直在家。(下)

达乌斯　弥西斯,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弥西斯　为什么?

达乌斯　需要这样。

弥西斯　快一点儿。

达乌斯　我说了,一会儿就来。(进格吕克里乌姆的屋子)

第　三　场

弥西斯　啊,神明啊,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我曾经把这位潘菲卢斯当成我家女主人的最大幸福,无论他是她的朋友也好,情人也好,丈夫也好;可是现在,他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啊!无疑的,目前的痛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幸福。

（看见达乌斯抱婴儿上）达乌斯出来了。亲爱的，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你抱孩子到哪儿去？

达乌斯　弥西斯，现在在这种事情上我需要你的乖巧和机灵。

弥西斯　你想干什么？

达乌斯　快点儿把孩子抱过去，放到我们家门口。

弥西斯　啊呀，放到地上？

达乌斯　你到祭坛上拿一些桃金娘树枝，铺在下面。

弥西斯　你自己为什么不干？

达乌斯　因为我如果一旦需要对主人发誓，说孩子不是我放的，我可以良心坦然。

弥西斯　我知道了：现在你忽然也有良心了。把孩子给我！

达乌斯　你快点儿，我好告诉你下一步打算。

〔弥西斯把孩子放到西蒙屋前的台阶上。

啊，尤皮特啊！

弥西斯　你怎么啦？

达乌斯　新娘的父亲来了。我得放弃针对他们的第一步计划。

弥西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达乌斯　我装着从这边，即从右手这边来，① 你说话留点儿神，需要你说什么的时候，你顺着我的话帮腔。

弥西斯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要干什么，不过假如你们需要我干什么——这你心里比我清楚，我留在这里，只要这样不妨碍你们。

〔达乌斯下。

---

① 当时剧场里人物上下有一定的规定：从市场（亦即城里）或海上来的人自观众右方上，从乡下来的人自观众左方上，下场亦然。

第 四 场

〔赫勒墨斯上。

赫勒墨斯　(自语)我已经为女儿的婚礼作好了一切准备，现在回来，让他们派人去接亲。(走到西蒙的家门前)哎，这是什么?天哪，孩子!(看见弥西斯)老女人，这是你放到这里的吗?

弥西斯　(向四周环顾)他在哪儿?

赫勒墨斯　你怎么不回答我?

弥西斯　(自语)哪儿也没有他。啊，天哪!他把我扔下，自己跑了。

〔达乌斯重上。

达乌斯　啊呀，啊呀，广场上一片混乱，挤满了人，吵吵嚷嚷的。粮价也真贵。(旁白)我没词儿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弥西斯　你说，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

达乌斯　嘿，真是一段奇谈!哦，弥西斯，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把他放到这里的?

弥西斯　你问我谁把他放到这里的?你神智清醒吗?

达乌斯　这儿又没有别的人，我不问你问谁?

赫勒墨斯　(旁白)真奇怪，这孩子从哪儿来的?

达乌斯　你回答不回答我的问话?

弥西斯　啊呀!

达乌斯　(悄声对弥西斯)你站右边一点儿。

弥西斯　你头脑发昏了，不是你自己——?

达乌斯　(悄声对弥西斯)你对我的话要所答非所问，当心点儿!

（大声地）你骂人？孩子从哪儿来的？（悄声对弥西斯）说实话。

弥西斯　从我们那儿抱来的。

达乌斯　哈哈，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一个妓女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来！

赫勒墨斯　（旁白）我知道了，是从那个安德罗斯女子那里抱来的。

达乌斯　你们认为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嘲弄我们，是不是？

赫勒墨斯　（旁白）我来的正是时候。

达乌斯　赶快把孩子从门前抱走。（悄声地对弥西斯）你站着，一点儿也不要动。

弥西斯　愿神明让你不得好死，你对我这样凶！

达乌斯　我是不是在对你说话？

弥西斯　你想干什么？

达乌斯　你还问？告诉我，你把谁的孩子抱到这儿来了？快说！

弥西斯　你不知道？

达乌斯　我知道的用不着你告诉我，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弥西斯　你们的。

达乌斯　我们谁的？

弥西斯　潘非卢斯的。

赫勒墨斯　（旁白）哎！

达乌斯　什么？潘非卢斯的？

弥西斯　啊呀，难道不是他的？

赫勒墨斯　（旁白）我以前不和他们结亲是对的。

达乌斯　啊，多么卑鄙无耻呀！

弥西斯　啊呀，你嚷嚷什么呀？

达乌斯　我昨天晚上看见有人去你们那儿的，是不是送去这个孩子？

弥西斯　啊，真是个无赖！

达乌斯　我确实看见康塔拉穿得鼓鼓囊囊去你们那儿的。

弥西斯　啊，谢天谢地，她分娩的时候有一些自由人身份的妇女在场。①

达乌斯　我敢肯定，她这样做的时候，并不了解她所针对的是怎样一个人。她是想："赫勒墨斯如果在门前看见被遗弃的孩子，就不会把女儿嫁给潘菲卢斯。"其实不然，他更会把女儿嫁给他。

赫勒墨斯　（旁白）不，老天作证，我不会再把女儿嫁给他。

达乌斯　我现在明白告诉你，你快把孩子抱走，否则，我就把他从这里扔到街心里去，把你也推到那里的污泥里去。

弥西斯　啊，天哪，你这个人神智不清。

达乌斯　圈套一个接着一个，我还听见有人散布，说那个女子是阿提卡公民。

赫勒墨斯　（旁白）哦！

达乌斯　并且说："法律要求潘菲卢斯娶她。"

弥西斯　啊呀，你倒说说，难道她不是公民？

赫勒墨斯　（旁白）差一点儿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了荒诞的境地。

达乌斯　谁在这儿说话？啊，赫勒墨斯，你来得正好，你仔细听我说。

赫勒墨斯　我全都听到了。

达乌斯　你说什么？你全都听到了？

---

①　当时只有自由人可以作证人。

赫勒墨斯　是的，我全都听到了，而且是从头开始听的。

达乌斯　你真的全都听到了？嘿，这个女人真无耻，应该把她拉去用鞭子抽。（对弥西斯）这就是他，你不要以为我达乌斯在和你闹着玩儿。

弥西斯　啊，天哪！可敬的老人，我一点儿也没有说假话。

赫勒墨斯　事情我都清楚。（对达乌斯）西蒙在家吗？

达乌斯　在。

〔赫勒墨斯进西蒙的屋。

弥西斯　无赖，别碰我。请神明作证，我如果不把这些都对格吕克里乌姆——

达乌斯　啊呀，不中用的东西，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

弥西斯　我怎么知道？

达乌斯　这是潘菲卢斯的岳父。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他知道我们希望他知道的东西。

弥西斯　嘿，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一声。

达乌斯　你以为无意地，也就是自然而然地做某件事情同故意装着做某件事情，二者之间差别不大吗？

第　五　场

〔克里托上。

克里托　听说赫里西斯就在这条街上住，她宁愿在这里用不光彩的手段发财致富，而不愿在自己家乡受点儿穷，过光明正大的生活。按照法律，她死后财产应该全部归我所有。好，我看见有人在这儿，我向他们打听打听。喂，你们好！

弥西斯　啊呀，是他吗？我看见来了个人，他是赫里西斯的堂兄

弟克里托吗?是的,是他。

克里托　啊,弥西斯,你好!

弥西斯　啊,克里托,你好!

克里托　赫西里斯真的已经——?哼!

弥西斯　啊,她苦了我们了。

克里托　你们怎么样?在这里怎么生活的?大家都好吗?

弥西斯　我们?常言道:如果不能希望怎样就怎样,那就能够怎样就怎样。

克里托　格吕克里乌姆怎么样?她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双亲没有?

弥西斯　找到倒好了。

克里托　她还没有找到?我来的不是时候。是的,早知道这样,我就怎么也不会动身来这里了。格吕克里乌姆同赫里西斯一直亲如姊妹,情同手足,现在她掌握着她的全部遗产。当然,如果进行诉讼,我虽然是个外邦来客,但根据别人的类似情况判断,诉讼不会困难,而且对我也会有利。可是我想,她现在也许已经有了朋友或庇护人,因为她从那边离开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人们会把我当作是叙科方特斯[1],一个追求遗产的穷光蛋。况且,我也不想去夺她的财产。

弥西斯　啊,多么高尚的人啊!克里托,请神明作证,你还是和从前一样。

克里托　你带我去见她,既然已经来了。

弥西斯　太好了!

达乌斯　我也跟他们进去,我现在不想碰见老头子。

（弥西斯等进格吕克里乌姆的屋。

[1] 叙科方特斯原意是对把阿提卡特产无花果偷运出境者进行告密的人,后来泛指好打官司的人,用告密图财害命的人,骗子等。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赫勒墨斯自西蒙屋里出来，西蒙随后。

赫勒墨斯 够了，西蒙，够了，我向你表示的友谊已经够了，我经受的风险也已经够了，不要再请求我了。当我尽力满足你的要求的时候，我差一点把女儿的一生断送了。

西 蒙 不，赫勒墨斯，我现在强烈地请求你，恳求你，请你同意你刚才答应我的这场婚事。

赫勒墨斯 你瞧，你这样强求多不应该。你只顾能得到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也不想想你所要求的是什么，我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你这样想想，就不会如此不合情理地纠缠我了。

西 蒙 怎么是不合情理呢？

赫勒墨斯 这还用问？你劝我把女儿嫁给一个爱着别的女子、厌恶成亲的年轻人，要我接受一场不可靠的、充满着纠纷的婚姻，用我女儿的磨难和痛苦救治你儿子的心灵。你刚才要求我把女儿嫁给你儿子，当时情况许可，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就不要再恳求了。据说那个女子还是这儿的自由民出身，并且已经生了孩子，请你不要再提这门亲事了。

西 蒙 我以神明的名义请求你，请你不要相信他们，你那样做正合他们的心意，也会使我的儿子彻底堕落。他们的这些

策划和安排全是为了对付这场婚事。这就是他们这样干的原因，原因消除了，他们就会住手的。

赫勒墨斯　你错了，我刚才亲自看见女仆同达乌斯争吵来的。

西　蒙　我知道。

赫勒墨斯　完全是真的，当时他们都没有发现我在场。

西　蒙　我相信，达乌斯早就提醒过我，说她们要这样干，我本想告诉你的，但刚才不知怎么给忘了。

第　二　场

〔达乌斯自格吕克利乌姆屋内上。

达乌斯　（回身对屋内）我要你们现在振作精神。

赫勒墨斯　（对西蒙）你瞧，你的达乌斯来了。

西　蒙　他怎么从那儿出来？

达乌斯　（继续对屋内）有我和这位客人帮助。

西　蒙　（旁白）又有什么麻烦事情？

达乌斯　（自语）我从未看见过这样好的人，来的也正是时候。

西　蒙　无赖，他在称赞谁？

达乌斯　（继续自语）现在全都平安无事了。

西　蒙　我叫住他问问？

达乌斯　（发现西蒙）主人在这儿，我怎么办呢？

西　蒙　喂，好汉，你好啊！

达乌斯　啊呀，主人，啊呀，亲爱的赫勒墨斯，你也在这儿，屋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西　蒙　你安排得真不错。

达乌斯　你要是愿意，现在就可以接亲。

西　蒙　很好，现在就差这件事。你回答我，你忙什么来的?

达乌斯　我?

西　蒙　是的。

达乌斯　你问我?

西　蒙　是问你。

达乌斯　我刚才到那屋里去了一下。

西　蒙　好象我在问你去了多久似的。

达乌斯　同你的儿子在一起。

西　蒙　什么?潘菲卢斯也在里面?啊，天哪!喂，坏蛋，你不是告诉我，说他们出现了不和的吗?

达乌斯　是的。

西　蒙　那他为什么还在那儿呢?

赫勒墨斯　你以为他在那儿干什么?正同她吵架呢。

达乌斯　不，赫勒墨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已不是那些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她们那儿刚才来了一位老人，此人既无耻，又狡猾，不过你见过他之后，你还是觉得此人很惹人敬重:举止庄重，态度诚恳，言语可信。

西　蒙　你想说什么?

达乌斯　除了听他说的一些情况外，没有什么别的。

西　蒙　他说什么了?

达乌斯　他说他知道格吕克里乌姆是阿提卡公民。

西　蒙　喂，德罗蒙，德罗蒙!

达乌斯　怎么啦?

西　蒙　德罗蒙!

达乌斯　你听我说!

西　蒙　你要是再说话——！德罗蒙！

达乌斯　我请你听我说说。

〔德罗蒙上。

德罗蒙　什么事？

西　蒙　快抓住他，把他拉进去！

德罗蒙　抓谁？

西　蒙　达乌斯！

达乌斯　为什么？

西　蒙　我要这样。我说了，抓住他！

达乌斯　我干什么了？

西　蒙　抓！

达乌斯　你如果发现我有什么地方撒谎，打死我都行，

西　蒙　我不听你狡辩，我要把你的筋骨松动松动。

达乌斯　可是我说的是真话呀！

西　蒙　还要什么“可是”！捆住他，好好看着，听见没有？把这个四条腿的东西缚得牢牢的。

〔德罗蒙拉达乌斯下。

现在你瞧着，我只要今天还有一口气，就要让你好好尝尝欺骗主人，还有他，（指格吕克里乌姆的屋子）欺骗父亲的滋味。

赫勒墨斯　啊呀，请不要因这件事这样大动肝火。

西　蒙　啊，赫勒墨斯，瞧我的这个不肖之子！难道你还不同情我？有这样一个儿子，给我招来了多大的烦恼！喂，潘菲卢斯、潘菲卢斯，你出来！你一点儿也不害臊？

第 三 场

〔潘非卢斯自格吕克里乌姆屋内上。

潘非卢斯　谁叫我?糟了,父亲在这儿。

西　蒙　你说什么?完全——

赫勒墨斯　啊呀,不要骂,谈事情。

西　蒙　好象责备他几句会显得太严厉似的。你也认为格吕克里乌姆是公民?

潘非卢斯　据说是这样。

西　蒙　"据说是这样"?啊,多么无耻啊!他难道想过他在说什么吗?他难道对自己的行为有一点点悔恨的意思吗?你看见他脸上有一点点羞愧的痕迹吗?他竟这样没有志气,以致于违背民俗,违背法律,违背父亲的愿望,不惜忍受最大的耻辱,努力想得到这样一个女人!

潘非卢斯　啊,真不幸!

西　蒙　哼,潘非卢斯,你现在才感到不幸?你早就该有这样的感觉了。当你放任自己,不顾一切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这句话对你最合适不过了。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为什么要自我折磨呢?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我为什么要让他那些丧失理智的行为来烦扰我的老年呢?我为什么要因他的罪过而忍受惩罚呢?不,不,让他占有她,让他同我断绝关系,同她一起生活吧。

潘非卢斯　亲爱的爸爸!

西　蒙　什么“亲爱的爸爸”?你好象也缺我这个爸爸似的。你背着爸爸，为自己找到了家庭，找到了妻子，找到了孩子。现在，你又唆使人来证明，说那个女子是此地出生的公民。我祝你成功!

潘菲卢斯　爸爸，请允许我为自己申辩几句。

西　蒙　你想对我说?说什么?

赫勒墨斯　西蒙，你听他说说吧。

西　蒙　要我听他说?赫勒墨斯，要我听他说什么?

赫勒墨斯　你让他说吧。

西　蒙　好吧，让他说吧。

潘菲卢斯　我承认我爱她，即使这是犯罪，我也承认我爱她。爸爸，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你，你想怎么处罚都可以，你就吩咐吧!你不是要我成亲吗?你不是要我抛弃她吗?这些我都可以尽力忍受。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不要以为那个老人是我指派来的。请你允许我为自己辩护，允许我把他领到这里来。

西　蒙　你要领他来?

潘菲卢斯　爸爸，请允许我领他来。

赫勒墨斯　他这样要求是合理的，让他领那个人来吧。

潘菲卢斯　爸爸，答应我的请求吧!

西　蒙　好吧，你领他来!

〔潘菲卢斯进格吕克里乌姆的屋。

赫勒墨斯，只要我能断定他不是在欺骗我，其他我都可以忍受。

赫勒墨斯　对做父亲的来说，儿子即使犯了很大的过失，但只要有一些悔过的意思就行了。

第 四 场

〔克里托与潘菲卢斯边说边上。

克里托　不要再恳求了，无论是你的利益，无论是事情真相，无论是格吕克利乌姆的幸福，都要求我这样做。

赫勒墨斯　我看谁来了？他不是安德罗斯岛的克里托吗？是的，正是他。

克里托　赫勒墨斯，你好！

赫勒墨斯　你怎么忽然到雅典来了？

克里托　你看，我这不就来了吗？那一位是西蒙吗？

赫勒墨斯　是的，他是西蒙。

克里托　（对西蒙）是您找我吗？

西　蒙　喂，格吕克里乌姆是这儿的公民这话是你说的吗？

克里托　你想否认吗？

西　蒙　你就是为这个到这儿来的？

克里托　为了什么？

西　蒙　你还问？你以为这样做可以逍遥法外吗？你是不是想到这里来，把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然而却缺少生活经验的年轻人引上歧途？你想用诱惑和许诺勾引他们受骗上当？

克里托　你神智清醒吗？

西　蒙　你想把与妓女鬼混和正式婚娶合二而一？

潘菲卢斯　（旁白）糟糕，我担心这位客人顶不住。

赫勒墨斯　西蒙，你不了解他，当然不会想到他是一位高尚的人。

西　蒙　他是一位高尚的人?事情怎么这样巧?不早不晚，今天举行婚礼，他来了。倒是真应该相信他，赫勒墨斯!

潘菲卢斯　（旁白）我怕父亲，要不，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好好劝劝他。

西　蒙　叙科方特斯!

克里托　哎!

赫勒墨斯　克里托，他就是这样，不要计较。

克里托　他看着办吧，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尽管他这样没完没了地对我语无伦次，我还是要让他听听他最不爱听的情况。（对西蒙）事情是我指使或煽动的吗?难道不是你自己不能冷静地对待你所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吗?我现在要说的或我以前听到的是不是事实，你可以调查。从前有个阿提卡人，他乘坐的船破了，落难来到安德罗斯岛，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小女孩儿。当时他一无所有，首先遇到了赫里西斯的父亲，请求他救助。

西　蒙　开始讲故事了。

赫勒墨斯　你让他说。

克里托　他怎么这样喜欢胡搅蛮缠?

赫勒墨斯　你继续说。

克里托　赫里西斯的父亲是我的堂叔，他收留了那个遇船难的人。当时我听说那个遇船难的人自称是阿提卡人，他后来死了。

赫勒墨斯　他叫什么名字?

克里托　他的名字?让我想一想。

潘菲卢斯　他叫法尼亚。

赫勒墨斯　（旁白）啊呀，糟了!

克里托　喔，想起来了，叫法尼亚。是的，是叫这个名字，他还说他是拉谟努斯[①]地方的人。

赫勒墨斯　（旁白）啊，天哪！

克里托　赫勒墨斯，关于这些情况，当时许多别的安德罗斯人也都听说过。

赫勒墨斯　（旁白）但愿能象我希望的那样！（对克里托）喂，请告诉我，关于那个女孩子他当时说些什么了？他说是他自己的女儿吗？

克里托　没有。

赫勒墨斯　那是谁的？

克里托　他说是他兄弟的女儿。

赫勒墨斯　肯定是我的。

克里托　你说什么？

西　蒙　你在说什么？

潘菲卢斯　（旁白）潘菲卢斯，把耳朵竖起听！

西　蒙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

赫勒墨斯　那个法尼亚是我的兄弟。

西　蒙　我认识他，了解他。

赫勒墨斯　为了躲避战争，在我之后他也从这里出发到亚洲去了，他当时没有敢把我的女儿留在这里。从那以后，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潘菲卢斯　（旁白）我高兴得几乎要不知怎么好了，惊恐、希望、兴奋和如此惊人的、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一起激动着我的心。

---

① 拉谟努斯在阿提卡东北部。

西　蒙　你终于找到了女儿，我也为你高兴。

潘非卢斯　爸爸，我相信是这样。

赫勒墨斯　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疑问。

潘非卢斯　（旁白）啊呀，愿你带着你的疑问见鬼去！真可恶，想在灯芯草里找节芭！

克里托　什么事？

赫勒墨斯　名字不一样。

克里托　对了，他那时还小，叫别的名字。

赫勒墨斯　克里托，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克里托　我想想。

潘非卢斯　（旁白）现在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帮助自己，我怎能容忍他的健忘破坏我的欢乐呢？喂，赫勒墨斯，你问她当时的名字，当时她叫帕西布拉。

赫勒墨斯　帕西布拉？是的。

克里托　是叫这个名字。

潘非卢斯　我听她说过上千遍。

西　蒙　赫勒墨斯，我想你会相信，我们大家都为此而高兴。

赫勒墨斯　啊，神明作证，我相信。

潘非卢斯　爸爸，现在——？

西　蒙　事情原来如此，我早就消气了。

潘非卢斯　啊，亲爱的爸爸！关于我妻子的事——我这样称呼她，是因为她已经这样属于我，——赫勒墨斯不会变卦吧？

赫勒墨斯　事情太好了，只要你父亲没有异议。

潘非卢斯　爸爸，你不会反对吧！

西　蒙　当然不反对。

赫勒墨斯　潘非卢斯，嫁妆是十塔兰同。

潘菲卢斯　我接受。

赫勒墨斯　我赶紧去找女儿。喂，克里托，你也跟我去吧，我想她还不认识我。

〔赫勒墨斯、克里托同下。

西　蒙　你怎么还不派人去接她？

潘菲卢斯　你提醒得对，我把这件事交给达乌斯去办。

西　蒙　不行。

潘菲卢斯　为什么？

西　蒙　因为他有他的事情，而且更重要。

潘菲卢斯　什么事？

西　蒙　他已经被捆起来了。

潘菲卢斯　爸爸，不该捆他。

西　蒙　我曾经警告过他，要他不要那样干。

潘菲卢斯　我求求你，吩咐人把他放了吧。

西　蒙　好吧。

潘菲卢斯　快一点儿。

西　蒙　我这就进去。（下）

潘菲卢斯　多么愉快、幸福的一天啊！

第　五　场

〔哈里努斯上。

哈里努斯　（自语）我来看看潘菲卢斯在干什么。他在这儿。

潘菲卢斯　有人也许以为我不会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而我却希望这件事现在就能成为现实。我想神明的生命之所以是永恒的，那是因为神明的欢乐是常在的；我现在也会获得不

朽，只要不会有什么烦恼来打断我的欢乐。我现在最希望遇见谁，好把这事情告诉他呢？

哈里努斯　（旁白）他为什么这样高兴？

〔达乌斯上。

潘菲卢斯　我看见达乌斯来了，他是我现在最希望见到的人，我知道，只有他会为我的快乐而高兴无比。

达乌斯　潘菲卢斯在哪儿？

潘菲卢斯　达乌斯！

达乌斯　他是谁？

潘菲卢斯　是我。

达乌斯　啊，潘菲卢斯。

潘菲卢斯　你还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事情。

达乌斯　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

潘菲卢斯　我知道。

达乌斯　事情的发展正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规：你先知道我遭到不幸，而后我知道你得到幸福。

潘菲卢斯　我的格吕克利乌姆找到了她的父母。

达乌斯　太好了！

哈里努斯　（旁白）哦！

潘菲卢斯　她的父亲是我们的好朋友。

达乌斯　是谁？

潘菲卢斯　赫勒墨斯。

达乌斯　好消息。

潘菲卢斯　我娶她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哈里努斯　（旁白）他是不是在做梦，梦见了他热切希望得到的东西？

潘菲卢斯　达乌斯，孩子——

达乌斯　啊呀，那还用问？难道神明只偏爱你一个人？

哈里努斯　（旁白）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我就走运了。我去找他们说说。

潘菲卢斯　那是谁？哈里努斯，你来得正好。

哈里努斯　祝贺你！

潘菲卢斯　你听说了？

哈里努斯　我都听见了。朋友，你在幸福之中，也要想到我呀。现在赫勒墨斯是你的岳父，我相信你向他请求什么，他会答应的。

潘菲卢斯　我知道。不过如果我在这儿等他出来，会等很久的。你跟我进去，他现在在格吕克里乌姆那里。达乌斯，你先回去，快派人来接亲。你怎么站着，为什么不动步？

达乌斯　好，我去。

〔潘菲卢斯、哈里努斯下。

（对观众）你们不要再等他们出场了，他的亲事将会在里面说定，即使有什么问题，他们也会在里面解决的。

歌　手　请大家鼓掌！

两 兄 弟

王焕生译

演 出 纪 要

此剧是泰伦提乌斯的《两兄弟》，于昆·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与普·科尔涅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为卢·埃弥利乌斯·鲍鲁斯举办的丧葬赛会①上演。卢·安比维乌斯·图尔皮奥和普赖涅斯特人卢·哈提利乌斯②负责演出，克劳狄乌斯的奴隶弗拉库斯谱写音乐，用萨拉笛③伴奏。希腊原剧是米南德的作品。这是编者的第六部剧本。是年为马·科尔涅利乌斯·克特古斯与卢·阿尼基乌斯·伽卢斯执政之年④。

---

① 在古代罗马，通常在固定的国家节日期间举行戏剧演出，有时遇有重大活动或事件，如凯旋式、知名人士的葬礼等，也举行戏剧演出。丧葬期间的戏剧演出一般在葬礼的第九天举行，由死者的亲属自费举办。卢·埃弥利乌斯·鲍鲁斯是罗马历史上著名人物之一，历任各种高级官职，公元前168年皮德那战役中打败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获得"马其顿征服者"的称号。昆·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为卢·埃弥利乌斯·鲍鲁斯长子，过继给法比乌斯家族；普·科尔涅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即小斯基皮奥，系埃弥利乌斯·鲍鲁斯次子，过继给科尔涅利乌斯家族。埃弥利乌斯·鲍鲁斯的另外两个儿子已经亡故，因此丧葬赛会由他们两人举办。

② 普赖涅斯特城位于罗马东边，属拉丁地区。哈提利乌斯是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人。这里同时提到两个演出主持人的名字，有的人认为是指两次不同的演出，有的人认为是两个剧班共同负责同一次演出，因为剧中需要演员较多。很难确定哪一种意见正确。

③ 萨拉是腓尼基古城推罗的古称。

④ 即公元前160年。

剧情梗概

——盖·苏尔皮基乌斯·阿波利那里斯

得墨亚生了两个儿子：埃斯基努斯和克特西福。他把埃斯基努斯过继给兄弟弥克奥，把克特西福留在自己身边。得墨亚粗暴而严厉。克特西福被一个美丽的竖琴女迷住了，埃斯基努斯帮他把事情隐瞒着，把事情的传闻，即关于这一爱情的传说，转移到自己身上，最后把竖琴女从妓馆老板那里抢了出来。埃斯基努斯以前曾经玷污过一个贫穷的阿提卡女子，答应以后娶她为妻。得墨亚恼怒无比，忍无可忍；但很快真相大白，埃斯基努斯娶了被他侮辱过的那个女子，克特西福也得到了那个竖琴女。

剧 中 人 物

弥克奥　老人

得墨亚　老人，弥克奥的兄弟

萨尼奥　妓馆老板

埃斯基努斯　青年，得墨亚的长子，过继给了弥克奥

叙鲁斯　弥克奥的家奴

克特西福　青年，得墨亚的次子

索斯特拉塔　老媪

康塔拉　索斯特拉塔家的老奶妈

格 塔　索斯特拉塔的家奴

赫吉奥　索斯特拉塔的亲属

德罗蒙　弥克奥的小奴隶

巴克基斯　竖琴女，克特西福的情人，哑角

帕尔墨诺　弥克奥的家奴，哑角

潘菲拉　索斯特拉塔的女儿，埃斯基努斯的情人

斯泰法尼奥　弥克奥的小奴隶，哑角

歌手

时　　间

清晨。

地　点

雅典。某街道。弥克奥和索斯特拉塔毗邻而居。

开场词

诗人发现，他的创作正受到对手们的密切注意，那些反对他的人正企图诋毁我们将要上演的这部剧本，因而他决定进行"自我揭露"，好让你们评判，他的作法是应该受到称赞，还是应该受到指责。狄菲洛斯[1]有出喜剧叫《双双殉情》，普劳图斯把它改编成同名拉丁剧本。希腊原剧中有个青年，剧本开始时他从妓馆老板那里抢走了一个妓女，普劳图斯改编时把这个情节删去了没有采用，诗人把它拿来放在《两兄弟》里[2]，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翻译。我们即将上演的就是这部新剧，请你们看了以后进行评判，诗人是剽窃，还是利用了被人有意抛弃了的情节。

此外，那些人还心怀叵测地散布说，一些有名望的人帮助诗人，经常同他一起写作。他们以为这是对诗人的强有力的指责，岂知他本人却把它看成是对他的最高赞扬，因为是你们大家及全体人们敬爱的人敬重他，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无论是在公共事务方面还是在私人事情中，只要需要，谁都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从不受到藐视。

最后，请大家不要等待介绍剧情，一部分情节将由首先出场的老人叙述，其余部分将在演出过程中展开，望诸位主持公道，它将会增加诗人的创作热情。

---

① 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92)是希腊新喜剧重要作家之一，据说写过一百多部剧本，但均已失佚，现仅存零散片段。

② 指本剧第二幕第一场。

第一幕

第一场

〔弥克奥由屋内上。

弥克奥 （向屋内）斯托拉克斯①！（稍候，未听见屋内有人回答）昨天晚饭后，埃斯基努斯没有回来，那些跟他出去的奴隶也一个都没有回来。这时还是常言说得对：当你有事外出或者甚至需要在外逗留时，宁可发生妻子在气愤之中所说或所想的事情，而不要出现仁慈的父母所担忧的情况。你若是逗留在外，妻子以为你或是爱上了别人，或是为别人所爱，或是饮酒作乐，只图自己痛快，惹得她满腹愁怨。现在我因儿子出去没有回来，什么情况没有思虑过，什么意外没有臆测过：他不要着凉感冒了，他不要在什么地方跌倒了，他不要有哪儿摔坏了。唉，谁会想到他会得到一件比他自身更亲的东西！况且，我这个儿子还不是我亲生的，他是我兄弟的。我兄弟从青年时期起在志趣方面就同我大不一样。我选择了这种舒适的城市生活，过着清闲的日子，从未娶过妻室——那是人们普遍认为幸福的事情；而他呢，完全相反：在乡下生活，总是那样节俭、粗厉，娶了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我从他那里把大儿子抱了过来，从小抚养他，教育他，象喜

① 可能是埃斯基努斯的随身奴隶之一。

欢亲生儿子一样喜欢他。我从中获得乐趣，也只有这件事使我感到亲切。为了使他也能同样对待我，我努力做到：给他钱花，宽恕他的过错，从不随便摆出做父亲的威严。此外，我还让他养成习惯，不要象其他青年人那样瞒着父亲干那些青年时期的胡闹事情，因为儿子要是习惯于或者胆敢于在父亲面前说谎、耍花招，那他对别的人便更会肆无忌惮了。我认为，羞愧和宽厚比畏惧更能管教孩子。在这方面我与兄弟的意见不一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常常过来对我大吵大嚷："弥克奥，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毁坏我们的孩子？他怎么又闹风流又喝酒？你为什么在这类事情上供他花销，而且还让他特别讲究穿戴？你太不应该了。"他这个人过于严厉，严厉得超过常规，不顾一切。在我看来，他的看法是很错误的，他认为靠暴力支撑的权威比用友爱建立的联系更坚固，更持久。我是这样认为，这样想的：倘若有人履行义务是慑于责罚，那么只有当他担心别人会知晓他的行为的时候，他才会有所顾忌，而一旦当他发现事情可以隐瞒过去时，他便会恢复到原先的本性。你如果以恩相待，对方也会以诚相见，努力给你以同样的回报，无论你在与不在都一样。做父亲的责任在于教育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而不是因为对他人有所畏惧。这就是父亲和主人的区别。倘若有谁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应该承认自己还不会管教孩子。（见得墨亚从远处过来）瞧那不正是我方才提到的我的兄弟吗？是的，正是他。不知道他又因为什么事情这样不高兴，我敢说，他又会象通常那样和我争吵一番。

〔得墨亚上。

得墨亚，你好，见到你很高兴。

第　二　场

得墨亚　嗨，巧得很，我正找你。

弥克奥　你为什么不高兴？

得墨亚　你问我们的埃斯基努斯在哪儿？噢，你问我为什么不高兴？

弥克奥　（旁白）我不是说过他会这样吗？（对得墨亚）他怎么啦？

得墨亚　他怎么啦？他对谁都不感到羞愧，对什么都不感到畏惧，他认为没有什么法律可以约束他。他以前干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你看他刚刚干什么了？

弥克奥　究竟是怎么回事？

得墨亚　砸了门，闯进了别人的住宅，把主人和奴仆都揍了个半死，抢走了和他相好的女人，大家都在同声呵责，说这种行为太可鄙了。在我来的路上，弥克奥，有多少人对我提起这件事！现在全城的人都在交口议论。最后，他如果需要找个榜样，他难道没有看见他弟弟在乡下如何认真地料理家务，生活如何简朴、节俭？他与他弟弟完全不一样。弥克奥，我现在责备他，也是在责备你，是你让他学坏的。

弥克奥　世上没有哪个人比不通情理的人更不公平了，因为那种人除了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外，其他一切事情他们都认为是不合适的。

得墨亚　你这话什么意思？

弥克奥　什么意思？得墨亚，因为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正确。请相信我，年轻人找妓女不是什么丑行，纵酒也不是；是的，这些都不是，砸门也不是。你我如果当年没有这样做，那是

因为家境贫穷，不可能这样。你现在是不是想称赞当年由于贫穷而无奈作出的表现？这就不对了，因为要是当年许可，我们也会这样的。你要是通人情，你也会让你那个儿子现在这样，因为现在他的年龄正合适，而不是等到你将离开人世，他们将把你抬出门外的时候，那时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合适了。

得墨亚　啊，尤皮特①啊！你这个人是想让我失去理智！年轻人干这种事情不算丑行？

弥克奥　啊呀，你注意听我说，好使你不要总是对我唠叨不休。你已经把你那个儿子过继给我了，他已经成了我的儿子。他如果犯有什么过错，得墨亚，那是在我面前犯的，我对他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他设宴、饮酒、身上擦抹香膏，花的是我的钱；他谈情说爱，我给他钱，只要我还拿得出来；等我供给不了的时候，人家自然会把他挡在门外的。门砸破了，修一修，衣服撕破了，补一补，现在——真是谢天谢地，这些事情我还应付得了，目前还没有感到吃紧。最后，要么你不要再说了，要么我去找个仲裁人来，那时我会证明，你在这件事情上比我更错。

得墨亚　啊，天哪！你去向那些真正会当父亲的人学学如何当父亲吧！

弥克奥　不错，你是他的生父，但是我负责管教他。

得墨亚　你是怎样管教他的？

弥克奥　嗨，你要是继续这样，我就走了。

得墨亚　你怎么能这样呢？

弥克奥　难道我得听你没完没了地唠叨这件事？

---

①尤皮特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罗马人常呼唤他的名字表示惊叹。

得墨亚　我为他担心。

弥克奥　我也为他担心。不过，得墨亚，让我们各自照管自己的那个吧，你照管你那个，我照管我这个，因为你要是两个都管，那就差不多等于把给我的这个又要回去了。

得墨亚　哼，弥克奥呀！

弥克奥　我这样觉得。

得墨亚　你这样觉得？好吧，你要是喜欢那样，那就让他挥霍吧，让他堕落吧，让他败坏吧，反正与我没有关系。要是以后再说一句——

弥克奥　是不是又要发火，得墨亚？

得墨亚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我已经把他给你了，我怎么会把他再要回来呢？我感到痛心！我不是外人啊！我如果不同意——，好，我不说了。既然你要我只管教一个，好，我就只管教一个。真是谢天谢地，他现在正是我希望的那个样子。至于你那个，他以后自己会意识到——，我不想说他什么更刺耳的话。（下）

弥克奥　他的这些话不是全对，但也不是全错。他的这些话确实使我感到不快，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表露我内心的痛苦。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规劝他，反驳他，威胁他，他尚且好不容易才能表现出合乎情理些，我要是再火上浇油，或者甚至和他一起怒不可遏，那我就是和他一起丧失理智了。埃斯基努斯在这些事情上也并不是没有错。哪个妓女他没有爱过？哪个妓女他没有送过礼物？最后，不久前他说想结婚，我想他是对她们感觉烦腻了。我原以为他的青春热情淡漠了，心里很高兴。可是你瞧，他又来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得把事情搞清楚，我去找他，看他在不在广场上。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埃斯基努斯和帕尔墨诺领着巴克基斯朝弥克奥家门口走来，萨尼奥在后面尾追不舍。

萨尼奥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帮帮我这个可怜而又无辜的人吧，救救我这个苦命人吧！

埃斯基努斯　（对巴克基斯）别害怕，你现在就留在这里。你回头张望什么？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要我在这里，他就不敢动你。

萨尼奥　我不管你们，我要把她——

埃斯基努斯　（对巴克基斯）不管他多么无赖，他今天总不会让自己第二次挨揍。

萨尼奥　埃斯基努斯，你听着，好让你知道我的脾气：我是妓馆老板。

埃斯基努斯　我知道。

萨尼奥　不过我可是个大好人，世上没有哪个人比我更守信义了。要是你以后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什么你本来并不想这样粗暴地对待我，我那时是不会理睬你的。请你相信，我那时将会依法维护我的权利，无论你用什么花言巧语，也辩白不了你对我的暴行。我知道你那时会这样说："我对发生

的事情感到遗憾，我发誓，让你受这种侮辱是不应该的。"可是我已经受到了这种不应有的对待。

埃斯基努斯　（对帕尔墨诺）快过去开门！

萨尼奥　我的话你一点也听不进去？

埃斯基努斯　（对巴克基斯）你现在进屋去。

萨尼奥　（挡住巴克基斯的去路）我不让她进去。

埃斯基努斯　帕尔墨诺，你站过去！（帕尔墨诺走近萨尼奥）你离他太远了，紧挨着他。（帕尔墨诺站到萨尼奥身旁）对，就是要你这样。你留神，你的视线不要离开我，我一点头，你就举起拳头狠命揍他的脸。

萨尼奥　我倒想尝尝你的厉害！

埃斯基努斯　好，瞧着吧！让这个女人过去！

〔萨尼奥阻拦巴克基斯进屋，帕尔墨诺揍萨尼奥。

萨尼奥　啊呀，太卑鄙了！

埃斯基努斯　你再不放老实点，就给你加倍。

〔帕尔墨诺继续揍萨尼奥。

萨尼奥　啊呀，啊呀！

埃斯基努斯　（对帕尔墨诺）其实我刚才还没有向你点头，不过宁愿你发生这样的差错。（对巴克基斯）你现在进屋去。

〔帕尔墨诺、巴克基斯下。

萨尼奥　这是怎么回事？埃斯基努斯，难道你在这里称王？

埃斯基努斯　我要是真的在这里称王，你早就按照自己的德行领赏了。

萨尼奥　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埃斯基努斯　毫不相干。

萨尼奥　什么？你不知道我是谁？

埃斯基努斯　我不想知道。

萨尼奥　我得罪你什么了？

埃斯基努斯　你要是得罪了我，你早就遭殃了。

萨尼奥　那你为什么白白占有我用钱买来的女人？你说！

埃斯基努斯　我看你最好不要再在这座屋前大吵大嚷的，你要是继续这样烦人，我便把你拖进去，用鞭子把你抽个半死。

萨尼奥　用鞭子抽自由人？

埃斯基努斯　是的！

萨尼奥　啊，你这个恶棍！人们不是说，在这里大家都可以平等地享受自由权利吗？

埃斯基努斯　老板，你要是癫狂够了，并且如果愿意的话，现在听我说几句。

萨尼奥　是我癫狂，不是你对我发狂？

埃斯基努斯　不说这些，谈正事。

萨尼奥　什么正事？谈什么？

埃斯基努斯　你难道不希望我谈谈同你有关的事情吗？

萨尼奥　很愿意，只要公平合理。

埃斯基努斯　哎呀，妓馆老板希望我说话不要不公平合理。

萨尼奥　我是妓馆老板，我承认，我毁坏年轻人，我背信弃义，我是瘟疫，不过我可从来没有亏待过你。

埃斯基努斯　天哪，还不够呀！

萨尼奥　埃斯基努斯，请你回到刚才开始的话题上。

埃斯基努斯　你花二十谟那①买了她，——但愿这件事让你遭殃！——你仍可以得到那笔钱。

萨尼奥　什么？要是我不想把她卖给你呢？你强迫我？

---

① 雅典货币单位，参见第79页注①。

埃斯基努斯　绝对不会。

萨尼奥　可我担心你会这样做。

埃斯基努斯　而我则认为不应该买卖她，她是自由人，我要用合法手续宣布她的自由。[1]现在两条路由你挑，是拿钱，还是准备诉讼。老板，你权衡一下吧，等我回来再谈。（进屋）

萨尼奥　啊，至高无上的尤皮特呀！我觉得，如果有谁因受人凌辱而发疯，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把我从家里拉出来，狠命地揍我，然后又不等我同意，便把她带走了。啊，天哪！他用拳头狠命地揍了我不下五百下。他除了这样粗暴地对待我外，还要我按原价把她转让给他。他以前确实给过我好处，好吧，就这样，他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乐意拿钱，只要他能给。不过我估计，当他答应如数付给我钱的时候，他同时请来证人证明我卖了她，至于钱，完全象梦一样："很快，明天给你。"即使这样，我也可以忍受，只要他能给，虽然这样也欺人太甚。我想事情就是这样：我既然干这一行，免不了要受年轻人的侮辱，而且还得忍气吞声。不过，我想谁也不会给我钱，我这只不过是在独自异想天开地打如意算盘罢了。

第二场

〔叙鲁斯自屋内上。

叙鲁斯　（回身对屋内）别说了，我现在去找他，我会让他高高兴兴地接受钱的，而且他还会自认为把事情办得很不错。（对

① 根据当时法律，保护人可以通过一定法律程序，为陷入奴籍的人恢复自由。

萨尼奥)怎么回事?我刚才听见你同我家主人在这里争执什么?

萨尼奥　今天我和他进行了一场世界上最不公平、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战斗,他揍我,我挨揍,直到我们两人都筋疲力尽。

叙鲁斯　你的错。

萨尼奥　我该怎么办?

叙鲁斯　你应该迁就年轻人的脾气。

萨尼奥　今天我都把脸送到他的手掌下面,还要我怎么迁就他?

叙鲁斯　得啦,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有时候不把钱看得太重,反而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收益。哼,你真是个大傻瓜,你担心眼下稍许作点让步,迁就一下年轻人,不会给你带来好处。

萨尼奥　我不想用现钱去买希望。

叙鲁斯　你永远办不了事情。算了,萨尼奥,你不会诱人上勾。

萨尼奥　看来你的想法比我的好,不过我也从来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不想捞取眼下即可捞到的好处。

叙鲁斯　算了吧,我知道你的为人:你如果答应了年轻人的要求,好象这二十谟那对你来说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似的。此外,我听说你要到塞浦路斯去。

萨尼奥　(旁白)糟了!

叙鲁斯　听说你在这里进了不少货,要把它们运到那里去,船都雇好了。我知道,现在这件事正使你犯难。我看你还是等从那边回来以后再处理这件事吧。

萨尼奥　我哪儿也不去。(旁白)啊,天哪,他们原来是抱着这种希望下手的。

叙鲁斯　(旁白)他害怕了,我给他出难题了。

萨尼奥　(旁白)啊,这帮无赖!你们看,他正击中了我的要害。

我买了不少女人，此外还买了不少其他货物，正要运往塞浦路斯去。我如果不去那里把这批货物卖掉，损失将非常可观；但是，我如果现在因此而抛开这件事，等从那边回来后再处理，那时将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事情早就凉了，人们会问："你怎么现在才来？你怎么把事情拖了这么久？你到哪儿去了？"因此，即使现在受些损失，也比在这儿耽搁或从那边回来以后再诉讼都要好。

叙鲁斯　你还没有盘算出来怎样对你更有利？

萨尼奥　埃斯基努斯这样做应该吗？他真的要强行把她从我这里夺走？

叙鲁斯　（旁白）他开始动摇了。（对萨尼奥）我有个想法，萨尼奥，看你中不中意：你与其得冒要么全部得到、要么全部失掉的风险，还不如把那笔钱分成两半，让他先从什么地方给你弄来十谟那。

萨尼奥　啊，我现在真得为那笔钱受风险吗？他真的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吗？我的牙齿全都被他打活动了，我的脑袋被他揍得肿成一个大圆球。这样还不够，还要来诈我？我哪儿也不去！

叙鲁斯　好吧，听你的便。（转身）我该走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萨尼奥　不，叙鲁斯，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帮帮忙。尽管他这样对待我，不过还是不必付诸诉讼。让他把那笔钱给我，我买时花了多少钱，叙鲁斯，他仍给我多少。我知道在这之前你还没有享受过我的友谊，你以后会承认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

叙鲁斯　好吧，我尽力而为。（见克特西福由远处过来）哨，我看见克特西福来了，他正在为他的情人高兴呢。

萨尼奥　我求你的事呢？

叙鲁斯　稍等一等。

第　三　场

〔克特西福高兴地上。

克特西福　（自语）当你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不管谁来帮助你，都会使你感到高兴，而如果帮助你的人完全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的时候，那更会使你感到高兴。啊，哥哥呀，我的好哥哥，我现在该如何称赞你呢？我知道，我无论用什么美好的言辞，都不足以称道你的好处。我觉得与别人相比，我有一点特别优越，那就是谁也没有一个象我哥哥这样好品性的好哥哥。

叙鲁斯　喂，克特西福！

克特西福　啊，叙鲁斯，埃斯基努斯在哪里？

叙鲁斯　在那里，在家里等你呢。

克特西福　啊，神明啊！

叙鲁斯　你怎么啦？

克特西福　什么怎么啦？叙鲁斯，只是由于有他操心，我现在才活着。他真是一个好人，他为了我的事情，对自己什么都不顾，他把人们的指责、辱骂，把我的困难、过失全都揽到自己身上。此外还能怎样呢？你瞧，门为什么在响？

叙鲁斯　等一等，等一等，他自己出来了。

第　四　场

〔埃斯基努斯由屋内上。

埃斯基努斯 （自语）那个亵渎神明的人在哪儿？

萨尼奥 他在找我呢。他拿什么来了没有？糟了，没看见他拿什么来。

埃斯基努斯 （看见克特西福）啊呀，太巧了，我正想找你。克特西福，你好啊！一切都很顺利，现在你不用担心了。

克特西福 有你这样一个好哥哥，我当然用不着再担心了。啊，亲爱的埃斯基努斯，啊，我的好哥哥！算了，我不想过多地当面称赞你，以免使你觉得我好象是在恭维你，而不是真心地感激你。

埃斯基努斯 得了，克特西福，你真糊涂，好象我们俩现在彼此还不了解似的。有一点使我感到痛心，就是我们知道事情太晚了，几乎到了即使大家齐心帮助也无力挽回的地步。

克特西福 我不好意思说。

埃斯基努斯 你这是糊涂，不是不好意思。差一点因为这件小事而离开祖国，我真不好意思说你。愿神明保佑你！

克特西福 我错了。

埃斯基努斯 （对叙鲁斯）我们那位萨尼奥说什么了？

叙鲁斯 他已经软了。

埃斯基努斯 我们到广场去，同他把事情了了。克特西福，你进屋去见她。

〔克特西福进屋。

萨尼奥 叙鲁斯，你催促催促他。

叙鲁斯 （对埃斯基努斯）我们走吧，我们这位朋友还要赶往塞浦路斯去呢。

萨尼奥 我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着急。我没有事，我还要在这儿待一待。

叙鲁斯　会给你的，不用担心。

萨尼奥　但愿他能如数地给我。

叙鲁斯　他会如数地给你的，不要再吭声，跟我们走。

萨尼奥　好，我跟着。

〔埃斯基努斯、萨尼奥下，叙鲁斯在后。

克特西福　（自屋内）喂，喂，叙鲁斯！

叙鲁斯　什么事？

克特西福　我求求你，赶快和这个无赖把事情了了。他要是再发起疯来，会跑到我父亲那里告状去的，如果那样，我就完了。

叙鲁斯　不会那样的，你放心！你先在这里和她高兴高兴，然后派人给我们把卧榻准备好①，把需要用的东西备齐，我等事情一完，就买吃的东西回来。

克特西福　但愿如此。既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那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度过这一天。

〔克特西福进屋，叙鲁斯下。

① 指用餐时的卧榻，通常卧榻三面围着餐桌，一榻卧三人。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索斯特拉塔和康塔拉由屋内上。

索斯特拉塔　我的好奶妈，请告诉我，她现在怎么样？

康塔拉　你问她怎么样？老天保佑，我想一切都会顺利的。她刚开始阵痛，我的亲爱的。你现在这样担心，好象从来没有看见过生孩子，自己也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似的。

索斯特拉塔　啊，真可怜！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就只我们两个人，连格塔也不在这里，没法派人去请接生婆，也没法把埃斯基努斯叫来。

康塔拉　他一会儿就会来的，他从来没有空过一天不来我们这里。

索斯特拉塔　他是我们遇到不幸时的唯一寄托。

康塔拉　女主人，依我看，虽然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你女儿遭受了暴行，但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再好了，因为事情是同这样一个好人有关，他秉性好，心地好，又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

索斯特拉塔　事情倒真是象你说的那样，愿神明为我们保佑他！

第 二 场

〔格塔匆匆地跑上。

格　塔　现在即使大家都来拿主意，想办法，以求帮助我及我家女主人和她的女儿摆脱不幸，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啊，天哪！多少麻烦事情突然一起降临，使你无力应付：暴力，贫穷，委屈，孤单，羞耻！啊，时代！啊，好一个无耻之徒，好一个亵渎神明的人，好一个大逆不道的人！

索斯特拉塔　（对康塔拉）啊，天哪！我看见格塔如此惊惶失措地跑来，是怎么回事？

格　塔　（继续自语）无论是忠诚、信誓或同情之心，对他都没有压力，都约束不了他，即使被他无耻地强行玷污过的那个不幸姑娘即将生产，也没能对他发生任何作用。

索斯特拉塔　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康塔拉　我们走过去，离他近一些，索斯特拉塔。

格　塔　啊，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我都快被气晕了。我多么希望现在能碰上他们一家人，我要向他们发泄我的全部怒火，他们又给我们增添了新的痛苦。首先，我要掐死那个老头子，是他教育出了这样一个无赖。叙鲁斯是教唆犯，嘿，我要把他砸个粉身碎骨！我拦腰抱住他，把他举起来，然后让他的脑袋碰地，碰个脑浆迸流。至于那个年轻人，我要挖掉他的眼睛，然后把他打倒在地。对他们家其他的人，我要揪他们，咬他们，抓他们，狠命地揍他们，揍得他们趴在地上起不来。不过我为什么还在这里耽搁，不赶快去分担女主

人的痛苦呢？

索斯特拉塔　我们叫住他。格塔！

格　塔　嗨，谁拦也不行，快让我过去。

索斯特拉塔　我是索斯特拉塔。

格　塔　索斯特拉塔在哪儿？啊呀，我正找你，我正想见你，正巧你自己来了，碰上了。女主人——

索斯特拉塔　什么事？你为什么这样激动？

格　塔　啊！

康塔拉　亲爱的格塔，你为什么这样着急？你喘口气。

格　塔　彻底——

索斯特拉塔　什么"彻底"？

格　塔　我们彻底完了，事情确实是这样。

索斯特拉塔　你倒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格　塔　已经——

索斯特拉塔　格塔，什么"已经"？

格　塔　埃斯基努斯——

索斯特拉塔　他怎么啦？

格　塔　他和我们已经不一条心了。

索斯特拉塔　啊，完了！为什么？

格　塔　他又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索斯特拉塔　啊呀，天哪！

格　塔　他还不是偷偷摸摸地干的，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妓馆老板那里把女人抢走了。

索斯特拉塔　这是真的？

格　塔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索斯特拉塔。

索斯特拉塔　啊，真痛心！世上还有什么可以相信，还有什么人

可以信赖呢?难道我们的埃斯基努斯真的干了这种事情?他是我们全家人的生命，我们的全部希望和救助都寄托在他身上。他不是起过誓，说没有她，他一天也活不下去吗?他不是答应过，他要把孩子抱到他父亲的膝前，请求他父亲允许他正式娶她吗?

格　塔　女主人，不要伤心了，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吧：我们是对这件事忍气吞声呢，还是去找人说说。

康塔拉　哎呀，哎呀，我的好朋友，你神智还清醒吗?你觉得应该把事情张扬出去吗?

格　塔　我也觉得不能那样做。首先，刚刚发生的事情说明他已经背叛了我们，现在如果把事情张扬出去，我想他会否认的，那样将会损害主人的名誉，危及主人的女儿的生命。其次，即使事情与此相反，他满口承认，但当他爱着别个女人的时候，把女儿嫁给她也没有好处。

索斯特拉塔　啊，不，不，绝对不行。

格　塔　你想怎么办?

索斯特拉塔　我要揭发。

康塔拉　哎呀，亲爱的索斯特拉塔，瞧你要干什么呀!

索斯特拉塔　我看如果那样，事情不会变得比现在更糟。首先，我女儿现在只是一个无嫁妆的女子①，要不，如果把她弄成第二次出嫁，那就害了她：她便不是以姑娘身份出嫁了。我这里握有他的把柄，他要是不承认，我有他送的戒指作证②。

---

① 议定嫁妆是当时婚约的主要内容之一，父亲有义务为女儿准备体面的嫁妆，贫穷人家往往由亲友支助，对国家有功的人可由国家贴补。无嫁妆的女子在家庭里和在社会上都要受歧视。

② 指埃斯基努斯已和她女儿订婚，并赠以戒指作为信物。

此外，我知道我自己没有什么可受指责的，无论是我或我的女儿，既没有以此作为手段牟利，也没有与别的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沾边。格塔，我去告他。

格　塔　是的，我看你想的更周到。

索斯特拉塔　你赶快去找我们的亲属赫吉奥，把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他同我们的西穆卢斯最要好，他对我们最关心。

格　塔　是的，再没有别的什么人会照应我们了。

索斯特拉塔　康塔拉，你也快一点儿，赶快去找接生婆来，以便到时候不会有什么耽搁。

〔康塔拉下，索斯特拉塔进屋。

第　三　场

〔得墨亚激动地跑上。

得墨亚　糟了，糟了！我听说儿子克特西福同埃斯基努斯一起抢了妓女。要是他把克特西福也引上了邪路，我的不幸就算齐了，他这个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我现在到哪儿去找克特西福呢？我想他准是被带到哪个妓馆去了，我知道，准是那个坏蛋勾引的。好，我看见叙鲁斯来了，我从他那里马上就会知道儿子的下落。不过他和埃斯基努斯是一伙，他要是觉察出我在找儿子，这个坏蛋是怎么也不会告诉我的。我不能把我的心思暴露出来。

〔叙鲁斯提着菜蔬、食物上。

叙鲁斯　（自语）刚才我们把事情对主人详细地说了，我还从来没有见他这样高兴过。

得墨亚　（旁白）啊，天哪，多愚蠢呀！

叙鲁斯　（继续自语）他称赞儿子，还感激我，因为是我出的主意。

得墨亚　（旁白）快把我气死了。

叙鲁斯　他当时就把钱付了，此外还给了我半谟那去采购食物，我给它们派了合适的用场。

得墨亚　（旁白）瞧，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办，就委托给他吧！

叙鲁斯　（发现得墨亚）哎呀，得墨亚，我一直没有看见你在这儿，怎么样？

得墨亚　你问怎么样？我对你们的行为赞叹不已。

叙鲁斯　不，愚蠢得很；说实在的，非常荒诞。（走近弥克奥家门口，放下食篮，对屋内）德罗蒙，把鱼洗一洗，让那条大鳗鱼在水里游一会儿，等我回来再剔骨头，先不要洗它。

得墨亚　真无耻！

叙鲁斯　是呀，我对他们也不满意，常常大声斥责他们。（对屋内）斯泰法尼奥，把那些咸鱼好好泡软。

得墨亚　啊，天哪！他是认为这是他的应尽责任呢，还是认为如果把克特西福毁了，他会受到称赞？啊，多么令人痛心啊！我似乎已经看到，埃斯基努斯终于为穷困所迫，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参加雇佣军。①

叙鲁斯　噢，得墨亚，你这是说：一个人不仅要对目前的事情明察秋毫，而且还要能预见未来，这才算智慧。

得墨亚　怎么样？那个竖琴女现在在你们这里？

---

① 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和斯巴达带来很大破坏，田园荒芜，经济凋零，许多希腊青年为了寻找生活出路，不得不离开家园，投奔西亚帝王，充当雇佣军。这种情况到亚历山大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尤甚，成为新喜剧中经常触及的题目。

叙鲁斯　她就在屋里。

得墨亚　哎呀，他要把她留在家里？

叙鲁斯　我看他是被她迷住了。

得墨亚　竟有这等事！

叙鲁斯　这都是由于做父亲的过分的温和和不适度的宽容造成的。

得墨亚　我既为我哥哥痛心，又很生他的气。

叙鲁斯　得墨亚，你们俩的差别真是非常非常之大，我说这话可不是想当面奉承你。你从头到脚，全身充满了智慧，而他只是白痴一个。你难道会让你的儿子干这种事情？

得墨亚　我会让我的儿子干这种事情？或者他想干什么，我不会在半年之前就嗅出味儿来？

叙鲁斯　你是想向我说明你的警惕性？

得墨亚　但愿他将来也能和现在一样。

叙鲁斯　儿子总是长成父亲希望的那个样子。

得墨亚　你说他？你今天见过他？

叙鲁斯　你打听你的儿子？（旁白）我把他赶到乡下去。（对得墨亚）我想他早就在乡下干活儿了。

得墨亚　你准知道他在那儿？

叙鲁斯　嗨，还是我送他去那儿的呢。

得墨亚　太好了，我还担心他待在这里呢。

叙鲁斯　他还发了一顿脾气。

得墨亚　为什么？

叙鲁斯　就为了那个竖琴女的事情，他在广场上可把哥哥痛骂了一顿。

得墨亚　你的话是真的？

叙鲁斯　嗨，他毫不含糊。我们正在数钱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人，大喊道："埃斯基努斯，瞧你干的可耻勾当！你在用这种不光彩的可耻勾当辱没我们的家族。"

得墨亚　啊呀，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叙鲁斯　"你这不是在糟蹋钱，而是在糟蹋你的一生。"

得墨亚　我祝福他，我祝福他！我看他很象他的祖辈。

叙鲁斯　可不是！

得墨亚　叙鲁斯，诸如此类的教诲他还多着呢。

叙鲁斯　嘻，他是在家里向你学的。

得墨亚　那真是一丝不苟：我对什么事情都不轻易放过，我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我要他象照镜子一样观察别人的生活，从中寻找自己的榜样："这件事可以做！"

叙鲁斯　明智！

得墨亚　"迴避它。"

叙鲁斯　英明！

得墨亚　"这件事应该受到称赞。"

叙鲁斯　说得对！

得墨亚　"这应该算作是过失。"

叙鲁斯　妙极了！

得墨亚　然后——

叙鲁斯　（打断得墨亚的话）老天作证，我现在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我刚刚称心如意地搞到了一些鱼，我得照应着，不要让它们坏了。得墨亚，这对我们来说是过失，正如你们不能做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一样。我也总是象你那样，努力开导我的同伙："这太咸了；这烤煳了；这没有洗好；对，就这样；下次得记住。"我尽可能按照我的要求教导他们，得

墨亚，总之一句，我要他们象照镜子一样瞧着锅里，指导他们需要做些什么。不过我觉得，我们自己干事情也是够愚蠢的，但你又能怎么办呢？他是怎样一个人，你就怎么应付他。你还有事吗？

得墨亚　但愿你们能变得聪明些！

叙鲁斯　你到乡下去？

得墨亚　是的。

叙鲁斯　是呀，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即使你能作出很好的教诲，也没有人听。（进屋）

得墨亚　我从这儿到乡下去，我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既然他已经去那里了。我只管教他，只有他归我所有，既然兄弟希望这样，让他管教他那个吧。不过我看见远处有个人走来，那是谁？他不是我们的同乡赫吉奥吗？如果我没有看错，那正是他。哼，他这个人从小就和我们是好朋友。啊，至善的天神啊，现在在我们中间，象他这样具有传统美德和信义的人实在不多见！象他这种人绝不会给社会造成危害。我真高兴，看到这种人活在世上，哼，我也希望自己能继续活下去。我在这儿等他一下，向他问候问候，和他攀谈攀谈。

第　四　场

〔赫吉奥和格塔边谈边上。

赫吉奥　啊，不朽的天神啊！多么卑鄙可耻的行为啊！格塔，你说什么呀？

格　塔　事情是这样。

赫吉奥　啊，出身于这样家庭的人干出了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埃

斯基努斯，你的行为可不象你的祖辈。

得墨亚　（旁白）很明显，他已经听说了那个竖琴女的事情。现在外人对这件事感到痛心，他的父亲却无动于衷。啊，但愿他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听一听这些话！

赫吉奥　他们要是不作出应有的处理，就别想这么了事。

格　塔　敬爱的赫吉奥，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我们只有你一个亲人，你是我们的保护人，我们的父亲，已故的主人曾经把我们托付给你，你要是放开不管，我们就完了。

赫吉奥　不要说了，我不会那样的，我认为那样就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得墨亚　（旁白）我迎上去。（上前）赫吉奥，你好！

赫吉奥　啊呀，我正想找你。得墨亚，你好！

得墨亚　什么事？

赫吉奥　你的长子埃斯基努斯，就是你过继给你哥哥的那个儿子，没有尽到一个高尚、正派的人应尽的责任。

得墨亚　你这话怎么说？

赫吉奥　你认识我的朋友西穆卢斯吗？他和我同年。

得墨亚　怎么会不认识呢？

赫吉奥　埃斯基努斯玷污过他的女儿。

得墨亚　啊！

赫吉奥　得墨亚，等一等，还有更可恶的事情你没有听说呢！

得墨亚　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情？

赫吉奥　有，有更可恶的事情。如果事情只是这样，还可以怎么忍耐过去，那是夜晚、爱情、酒意、青春造成的：人性如此。他明白了自己干的事情后，曾主动找上门来，求见姑娘的母亲，又是痛哭，又是诉说，又是恳求，又是哀告，又是保证，

又是发誓，答应将来正式成婚。大家宽恕了他，没有把事情声张出去，对他也表示信任。那次事情之后，姑娘怀了孕，现在已经是第十个月了。可是天知道，我们这位好人又找了一个竖琴女，要和她一起过日子，把这个抛弃掉。

得墨亚　你说的事情是真的？

赫吉奥　姑娘的母亲、姑娘本人和事情本身都可以作证，此外还有这个格塔，作为奴隶，心地不坏，也不懒惰，他养活她们，全家靠他一个人支撑，你把他带去，缚起来拷问①。

格　塔　不，不，可敬的得墨亚，要是有什么不符合事实，你再拷问好了。埃斯基努斯会承认的，你让他自己说。

得墨亚　（旁白）我真感到惭愧，不知道如何办好，如何回答他们。

潘菲拉　（在景后）啊，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尤诺·卢基娜②，帮帮忙吧，救救我吧！

赫吉奥　嘿，告诉我，是不是她正生产？

格　塔　是的，赫吉奥。

赫吉奥　啊，得墨亚，她正在哀求你帮助，你让她得到法律允许她得到的东西吧。③首先，愿神明保佑你们尽到应尽的责任。要是你们不是这样考虑，得墨亚，那时我将竭尽全力保卫她和我的那位亡友。他是我的亲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经常一起去打仗，一起在家过日子，一起忍受贫困的煎熬。因此，我会尽力而为，采取行动，进行控告，最后即使把我的

---

① 奴隶主认为，只有在严刑拷打下奴隶说的话才是可信的。

② 见第99页注①。

③ 当时法律规定，凡引诱自由女公民的人要么同被引诱者正式结婚，要么忍受酷刑，甚至处死。

老命赔上，我也不会抛下他们不管。你怎么回答我？

得墨亚　我去找我兄弟，赫吉奥。

赫吉奥　得墨亚，你好好考虑考虑吧：你们如果希望自己有好名声，那么，你们生活越舒适，威望越高，财富越多，事业越幸运，地位越显赫，便越应该讲公道。

得墨亚　你先回去，一切都会得到应有的安排的。

赫吉奥　你应该这样做。格塔，领我去找索斯特拉塔。

〔赫吉奥和格塔下。

得墨亚　事情显然不出我之所料地发生了，但愿能就此结束！过分放纵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祸害。我去找兄弟，把这些事情一件件地说给他听。（下）

第　五　场

〔赫吉奥自索斯特拉塔的屋内上。

赫吉奥　（回身对屋内）索斯特拉塔，你振作精神，尽可能地安慰女儿。我现在去广场找弥克奥，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他。他要是愿意尽自己的责任，就让他处理；他要是对这件事不是这样考虑，也让他给我个明确的回答，我好知道该怎么办。（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克特西福、叙鲁斯自弥克奥屋内上。

克特西福　你是不是说我父亲从这里到乡下去了？

叙鲁斯　已经去了好半天了。

克特西福　真的吗？

叙鲁斯　他已经到田庄上了。我相信，他现在正在卖力地干什么活儿呢。

克特西福　但愿如此！我希望在不损害他的健康的情况下，让他累得三天起不了床。

叙鲁斯　但愿如此，时间再长一些就更好了。

克特西福　是这样。我非常希望今天一整天能象开始的时候那样，完全在欢乐中度过。现在我对乡下那座庄园感到害怕，其实也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距离太近了。它要是距离再远一些，天一黑，父亲就回不来了。我知道，现在他在乡下找不到我，准会立即赶回来；要是他问我今天到哪里去了，说什么"我今天怎么一整天都没有看见你"，那时我怎么办呢？

叙鲁斯　你想不出说什么？

克特西福　是的，想不出来。

叙鲁斯　这就麻烦了。难道你们家连一个门客、朋友或外邦客人都没有？

克特西福　有。那又怎么样？

叙鲁斯　你不会说给他们帮忙了？

克特西福　可我没有给他们帮忙呀？这不行。

叙鲁斯　可以。

克特西福　这是白天，要是在这里过夜，叙鲁斯，我又怎么说呢？

叙鲁斯　是呀，我多么希望也有夜里给朋友帮忙的风俗！不，你不用着急，我非常了解你父亲的心理，即使他愤怒异常，我也有办法使他变得象绵羊一样温顺。

克特西福　你有什么办法？

叙鲁斯　他好听赞扬你的话，我就在他面前把你吹得如同天神一般，细数你的美德。

克特西福　我的美德？

叙鲁斯　是你的。那样他会象孩子似的，高兴得热泪盈眶。哈，真是无巧不成书。

克特西福　什么事？

叙鲁斯　就象寓言中的狼。①

克特西福　我父亲？

叙鲁斯　正是他。

克特西福　叙鲁斯，我们怎么办呢？

叙鲁斯　你进屋去，我来对付他。

克特西福　要是他问你什么，你就说没有见到过我，听见了吗？

叙鲁斯　不要再说了！

〔克特西福进屋。

---

① 意即说到狼，狼就来了。

第 二 场

〔得墨亚上，未看见叙鲁斯。

得墨亚 （自语）我太不顺心了。起初我找兄弟，哪儿也找不着，后来我又找儿子，问田庄上的人看见他没有，回答说没有见他去乡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克特西福 （在屋内悄声地）叙鲁斯！

叙鲁斯 什么事？

克特西福 他在找我吗？

叙鲁斯 是的。

克特西福 糟了！

叙鲁斯 你不用担心。

得墨亚 （自语）真是活见鬼！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灾难，我实在搞不清楚。难道我正是为了这样，为了忍受痛苦才出生到世上来的？我首先觉察到我们的不幸，首先知道了发生的一切，首先预见了事情的发展，但是现在不管情况如何，还是只有我一个人痛苦地承担。

叙鲁斯 （旁白）这个人太可笑了，他说他第一个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其实只有他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

得墨亚 我现在回来，是想看我兄弟回来了没有。

克特西福 （悄声地）叙鲁斯，我求你留点儿神，不要让他冲到这儿来了。

叙鲁斯 你还不住嘴？我会提防他的。

克特西福 不，今天这件事绝不能听你的，让我和她藏到哪个小库房里去吧，那儿会安全些。

叙鲁斯　得了，我一会儿就把他打发走。

得墨亚　瞧，那不是叙鲁斯吗？好一个无赖！

叙鲁斯　（装作没有看见得墨亚，自语）啊，天哪，要是这样，不管是谁，即使他愿意，也无法在这个家里活下去。我真想知道我究竟有几个主人！我倒的是哪一辈子的霉呀！

得墨亚　他在叫什么？他想干什么？（对叙鲁斯）喂，可尊敬的朋友，你在说什么？我兄弟在家吗？

叙鲁斯　活见鬼，你还称我"可尊敬的"？我完了。

得墨亚　你怎么啦？

叙鲁斯　你还问？克特西福狠命的揍我和那个竖琴女，差点把我们揍死了。

得墨亚　啊，你说什么？

叙鲁斯　嘿，你瞧，他把我的嘴唇都撕破了。

得墨亚　为了什么事？

叙鲁斯　他说是我唆使买那个竖琴女的。

得墨亚　你刚才不是说你从这里送他到乡下去了吗？

叙鲁斯　是那样，可是随即他又象个疯子似的跑了回来，对谁也不手软。真不亏心，把老父亲也揍了！不久前他还是这么个毛孩子，我还抱过他呢！

得墨亚　好啊，克特西福，你象你的祖辈，行，我看你是个男子汉。

叙鲁斯　你还称赞他？他只要恢复了理智，他会把拳头对准自己的。

得墨亚　好样的！

叙鲁斯　是好样的，一个是柔弱的女人，一个是不敢还手的奴隶，他都战胜了。是呀，是个好样的。

得墨亚　好得不能再好了。他也象我一样看出了，你是这件事的主谋。我兄弟在里面吗？

叙鲁斯　不在。

得墨亚　我想想到哪儿去找他呢？

叙鲁斯　我知道他在哪儿。（自语）不过我今天怎么也不说。

得墨亚　嘿，你说什么？

叙鲁斯　是这样。

得墨亚　我立即砸烂你的脑袋！

叙鲁斯　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住在哪儿。

得墨亚　那你告诉我他住的地方！

叙鲁斯　从这儿到肉市，肉市旁边有个柱廊，你知道吗？

得墨亚　怎么会不知道呢？

叙鲁斯　从那儿有条笔直的街向上，你沿着那条街走，见到山岗就拐弯，然后靠这只手有个小庙，小庙旁边有条小巷。

得墨亚　那是什么地方？

叙鲁斯　就是长着棵高大的野无花果树的地方。

得墨亚　知道。

叙鲁斯　沿着巷子继续走。

得墨亚　那条巷子是不通行的。

叙鲁斯　噢，是那样。嗨，你瞧我这个人，我搞错了。你再回到柱廊来，你紧贴着柱廊旁边过去，这样弯子小一些。你知道富翁克拉提努斯的住宅吗？

得墨亚　知道。

叙鲁斯　你从那儿过去，左边有条笔直的小街，走到狄安娜神庙时向右拐，你用不着走到城门，水塘边有个磨坊，磨坊对面有个作坊，他就在那里。

得墨亚　他在那里干什么？

叙鲁斯　他定做了一把晒太阳用的橡树腿躺椅。

得墨亚　好躺在上面喝酒。好家伙，真不错！可我为什么还在这里耽搁，不赶快去找他呢？（下）

叙鲁斯　（看着得墨亚离去的背影）老家伙，快走吧，我今天要好好地折磨你一顿，让你受个够。埃斯基努斯也太拖拉了，午饭都要坏了，克特西福则完全沉浸于爱情的欢乐。让我现在也为自己筹划筹划。好，我现在就进去，弄点儿可口的菜肴，慢慢儿地喝上几盅，消磨消磨时间。（进屋）

第　三　场

〔弥克奥与赫吉奥边走边谈地上。

弥克奥　我一点也看不出来，赫吉奥，我处理这件事情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如此夸奖的。其实，我只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弥补我们的过错。或者你把我也看成那种人，他们自己行为不端，你要是因而责备他们，他们反觉得是受到侮辱，反过来还要指责你。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那样做而感激我呢？

赫吉奥　嗨，完全不是那样，你是怎样一个人，就是怎样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另眼看你。不过，弥克奥，我请你随我到姑娘的母亲那里去一下，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对老人说一遍，告诉她大家对埃斯基努斯的这些怀疑都是因为他弟弟引起的，那个竖琴女是他弟弟的。

弥克奥　如果你觉得这是应该的或者必须这样做，那我们就走吧！

赫吉奥　谢谢你！你这样做一方面会使姑娘宽心，她已经被痛苦和不幸折磨得明显地消瘦下来，同时也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不过要是你不同意的话，我把你对我说的话转告她们也行。

弥克奥　不，我去。

赫吉奥　谢谢你！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不知怎的总是容易多疑，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对自己的侮辱，总觉得由于自己软弱而在受人嘲笑。因此，你如果能亲自去向她们说明情况，当然便更可以使她们放心了。

弥克奥　是这样，你说得对。

赫吉奥　那你就随我进去。

弥克奥　好！

〔弥克奥、赫吉奥同下。

第　四　场

〔埃斯基努斯痛苦地上。

埃斯基努斯　啊，我心如刀绞！如此巨大的不幸突然降临到我头上，使我茫然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畏惧使我两腿发软，惶恐使我心神呆木，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自己从这场纷乱中解脱出来呢？现在人们对我产生了这样大的怀疑，而且还并非是无根无据的：索斯特拉塔以为我是为自己买了那个竖琴女，这是她们的老奶妈对我说的。当时她被派去请接生婆，我一看见她便迎了上去，问她潘菲拉怎么样，是不是已经临产，她是不是去请接生婆。她立即对我大声呵责道："滚开！滚开！埃斯基努斯，你对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假话，你欺骗我们直到如今。"我说："哎呀，请告诉

我，你这话怎么说。""再见，愿你得到那个心爱的女人。"当时我明白了她们的猜疑，不过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告诉这个饶舌婆子我那样做是为了我弟弟，以免把事情公开出去。现在我怎么办呢？我说她是我弟弟的？不，不能把事情说出去。只要我不说，事情就不会传出去。可是我担心如果这样，人们便可能真的会以为我是为自己买了那个竖琴女的，因为有许多情况可以使人们信以为真：我亲自抢了她，我付的钱，我把人带到了我家里。我承认，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是我的过错。我不应该不把发生了的事情告诉父亲。我本应该请求父亲同意娶她，可事情却一直拖到现在。埃斯基努斯啊，现在是你醒悟的时候了！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找她们，澄清事实。（向索斯特拉塔家门口走去）我已经来到门前。啊，天哪，我一抬手敲门，心里便发慌。喂！喂！我是埃斯基努斯，谁来开下门。（有人开门）唷，有人出来了，不知是哪一位，我退到这边来。（退到舞台一边）

第五场

〔弥克奥自索斯特拉塔的屋内上。

弥克奥　（回身对屋内）索斯特拉塔，你们照我说的办，我现在去找埃斯基努斯，告诉他事情是怎样安排的。（疑惑地）可是刚才谁在这里敲门的？

埃斯基努斯　（旁白）啊，是父亲，糟了！

弥克奥　埃斯基努斯！

埃斯基努斯　（旁白）他怎么在这里？

弥克奥　刚才是你敲门吗？（旁白）他不说话。我不妨跟他开个

玩笑，这样更合适些，既然他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对埃斯基努斯)你怎么不回答我？

埃斯基努斯　不，我知道，刚才不是我敲门。

弥克奥　是吗？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在这里。(旁白)他面带愧色，情况很好。

埃斯基努斯　爸爸，请告诉我，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了？

弥克奥　我没有什么事。有个朋友刚才把我从广场叫来，要我帮他打官司。

埃斯基努斯　打什么官司？

弥克奥　我说给你听。这里住着一户穷苦的女人，我想你可能还不认识她们。是的，肯定是这样，因为她们搬来还不久。

埃斯基努斯　还有呢？

弥克奥　她们是母女俩。

埃斯基努斯　继续说。

弥克奥　姑娘是个没了父亲的孤女，我的这个朋友是她的近亲，根据法律，她应该嫁给他。①

埃斯基努斯　(旁白)糟了！

弥克奥　怎么啦？

埃斯基努斯　没什么，是这样，你继续说吧。

弥克奥　他来了，想把她带走，因为他住在米利都②。

埃斯基努斯　什么，他想把姑娘带走？

弥克奥　是的。

埃斯基努斯　带往米利都？

---

① 按照雅典法律，只有儿子有权继承财产。如果没有儿子，可由女儿继承，但为了避免财产转入他族，该女子必须与本族近亲结婚。

② 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

弥克奥　是这样。

埃斯基努斯　（自语）真糟糕！（对弥克奥）她们怎么样，她们说什么了？

弥克奥　你看她们会说什么呢？不，简直是胡扯。母亲说她想起来了，她曾经同另一个男人生过一个孩子，她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更有继承权，因而不必把女儿嫁给我的那位朋友。

埃斯基努斯　哎呀，难道你认为不应该这样吗？

弥克奥　是的，我认为不应该这样。

埃斯基努斯　为什么？爸爸，他已经把她从这里带走了？

弥克奥　为什么不把她带走呢？

埃斯基努斯　你们处理这件事太残忍了，没有一点同情心，爸爸，要是说得更直截了当些，甚至还很不高尚。

弥克奥　为什么？

埃斯基努斯　你问我为什么？你们想想，如果有个不幸的人，他早就和她相好，并且现在还正强烈地爱着她，当他看见有人把姑娘从他面前抢走，从他眼皮底下带走的时候，他心里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呀？爸爸，你们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弥克奥　你这话什么意思？谁许配了她？谁替她定的亲？她什么时候嫁人的？嫁给谁了？谁是这件事的主谋？为什么娶别人的女子为妻？

埃斯基努斯　她已经这么大了，难道她只能在家等待，直等到她的那个近亲什么时候从那边过来娶她？我的好爸爸，你刚才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还要替人辩护。

弥克奥　太可笑了，难道你要控告我那个请我辩护的朋友不成？不过，埃斯基努斯，你说的这些情况同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们同她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走吧！怎么啦？你为什么哭？

埃斯基努斯　爸爸，请你听我说一说。

弥克奥　埃斯基努斯，我都听说了，也都知道了。我爱你，因此很关心你的行为。

埃斯基努斯　亲爱的爸爸，我多么希望在你有生之年能一直享受你的爱，就好象每当我犯了错误，内心总是感到无比痛苦，在你面前总是感到无比羞愧那样。

弥克奥　我相信你的话，因为我知道你的品性高尚，不过我担心你的行为不要有失检点。你想想，你是在一个怎样的国家里生活？可你却玷污了一个你没有权利触动的姑娘。这是你的第一个错误，它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了，不过还是合乎人情的，许多正人君子也往往干出类似的事情。可是事情发生之后你又怎样想的呢？你又在等待什么呢？你想过应该怎么办了吗？你想过应该如何处理了吗？你要是因为不好意思而不对我说，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当你这样犹豫不决的时候，已经十个月过去了。你失信于自己，失信于那个可怜的姑娘和孩子，他们完全是依赖着你的。怎么？你以为你睡大觉，天神们会为你把一切都安排好？你以为你不用费神，有人会把她送到我们家来？我希望你在别的事情上不要再这样粗疏。你放心吧，让你和她结婚。

埃斯基努斯　啊？

弥克奥　我说了，你放心吧！

埃斯基努斯　爸爸，你不会是在取笑我吧？

弥克奥　我取笑你？为什么？

埃斯基努斯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愈是希望这是真的，便愈是担心。

弥克奥　你现在回去，祈求神明保佑你娶她作妻子。走呀！

埃斯基努斯　什么?就要娶她?

弥克奥　马上。

埃斯基努斯　马上?

弥克奥　愈快愈好。

埃斯基努斯　爸爸,今后我如果爱你不胜过爱自己的眼睛,就让神明们厌弃我。

弥克奥　什么?也要胜过对她的爱?

埃斯基努斯　应该。

弥克奥　你的心太好了!

埃斯基努斯　还有个问题,那个米利都人现在在哪里?

弥克奥　他没了:他离开了,登船了。你还迟疑什么?

埃斯基努斯　走吧,爸爸!最好还是由你向神明祷告吧,你的心灵比我高尚,我相信神明也会更听从你的祈求。

弥克奥　我现在进去,把需要安排的事情弄好。你如果聪明的话,就按我说的话去办吧。(下)

埃斯基努斯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应该怎样作父亲,还是说明应该怎样作儿子?他如果是兄弟或朋友,又会怎样殷勤地帮助我呢?他怎么会不为人喜欢、不为人爱戴呢?啊,他如此亲切地关怀我,我以后也要认真地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在无意之中干出什么违背他的意愿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还在这里迟疑不进去,耽误我的婚礼呢?

第六场

〔得墨亚气喘吁吁地跑上。

得墨亚　这样来来回回地奔跑，都快把我累死了。叙鲁斯啊，愿尤皮特把你连同你给我的指点一起毁掉！我走遍了全城，去过城门，去过塘边，哪儿没有去过？但那儿既没有作坊，也没有人说见过我兄弟。我现在就坐在这里等他回来。

第 七 场

〔弥克奥由屋内上。

弥克奥　（回身对屋内）我现在去告诉他们，说我们这方面已经准备就绪了。

得墨亚　这不正是他！我找你好久了，弥克奥。

弥克奥　什么事？

得墨亚　我来告诉你，那位高尚的年轻人还有别的丑行呢。

弥克奥　又来了！

得墨亚　新的、够得上死罪的罪行。

弥克奥　啊呀，已经——

得墨亚　你并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弥克奥　我知道。

得墨亚　你真糊涂，你还在做梦，以为我说的还是关于那个竖琴女的事情，不，这次是对一个女公民犯了罪。

弥克奥　我知道。

得墨亚　啊呀，你知道，并且容忍他？

弥克奥　又怎能不容忍呢？

得墨亚　你告诉我，你没有责骂他，你自己也没有气晕？

弥克奥　没有。我真想——

得墨亚　都生孩子了。

弥克奥　愿神明保佑！

得墨亚　那个姑娘一贫如洗。

弥克奥　我听说了。

得墨亚　一个没有嫁妆的女子。

弥克奥　是这样。

得墨亚　以后打算怎么办？

弥克奥　当然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把姑娘从那边接过来。

得墨亚　啊，尤皮特啊！能这样做吗？

弥克奥　我还能怎么办呢？

得墨亚　你能怎么办？这件事即使不使你感到痛心，但你表面上也应该装得合乎情理一些。

弥克奥　不，我已经给姑娘订了婚，事情得到妥善的处理，正在准备婚礼，一切顾虑都打消了，这些都很合乎情理。

得墨亚　不过，不过，弥克奥，事情真使你感到满意？

弥克奥　不，假如我能改变它，那当然更好，但是现在我改变不了，因而只有冷静地接受现状。人生也象掷骰子一样，当你越掷不出某个你最需要的点儿时，你就应该根据某个偶然出现的点儿，巧妙地进行调整。

得墨亚　好一个调整者！你为那个竖琴女巧妙地糟踏了整整二十谟那，而对这样的女子，本来就应该赶紧把她抛出去的，如果卖不了钱，就白送。

弥克奥　不，我不想把她抛出去，也不想把她卖掉。

得墨亚　那你怎么办？

弥克奥　把她留下。

得墨亚　啊，天哪，妓女、主妇同室而居。

弥克奥　有什么不可以呢？

得墨亚　你认为你还有理智吗？

弥克奥　是的，我想还有。

得墨亚　谢天谢地，我看出了你的卑鄙企图：我看你是想得到她，同她一起弹唱。

弥克奥　有什么不可以呢？

得墨亚　而且那位新娘也将学会这些。

弥克奥　当然。

得墨亚　你将抓着绳子同她们一起舞蹈。

弥克奥　太妙了。

得墨亚　还妙？

弥克奥　如果需要，希望你也能同我们一起跳舞。

得墨亚　哎呀，你这样说不害臊？

弥克奥　得墨亚，平息平息你的怒火吧，儿子结婚，理应表现得高高兴兴、客客气气的。我去找她们，一会儿就回来。（下）

得墨亚　啊，尤皮特啊！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风习，这样的没有理智！妻子没有嫁妆过门来，屋里还养着一个竖琴女，家庭生活奢侈，年轻人行为放荡，老头子昏聩无能。我看即使救助之神亲自来拯救这一家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叙鲁斯自屋内踉踉跄跄地上。

叙鲁斯　（自语）啊，叙鲁斯呀叙鲁斯，你心满意足地饱餐了一顿，出色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妙极了。现在酒足饭饱，正该到这儿来蹓跶蹓跶。

得墨亚　瞧他那个样子，这就是家庭生活的榜样？

叙鲁斯　（发现得墨亚）哨，我们家的那位老头子在这里。（对得墨亚）你好！你脸色为什么这样阴沉？

得墨亚　啊，无赖！

叙鲁斯　哪里，哪里！聪明人，你又要在这里口若悬河地发表宏论了！

得墨亚　要是你是我的——

叙鲁斯　得墨亚，愿你富有，愿你牢固地拥有自己的财富！

得墨亚　我会让你给大家作榜样的。

叙鲁斯　为什么？我干什么了？

得墨亚　你还问？无赖，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面对这么巨大的罪行，你还在那儿喝酒，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似的！

叙鲁斯　（旁白）真倒霉，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第 二 场

〔德罗蒙由弥克奥屋内跑上。

德罗蒙　喂，喂，叙鲁斯，克特西福叫你回去！

叙鲁斯　走开！

〔德罗蒙进屋。

得墨亚　他怎么提到克特西福？

叙鲁斯　没什么。

得墨亚　哎，混蛋，克特西福在里边？

叙鲁斯　不在。

得墨亚　他为什么提到他的名字？

叙鲁斯　那是另一个人，一个年轻门客，你难道不认识？

得墨亚　我会认识的。（向弥克奥的家走去）

叙鲁斯　（拦住得墨亚）你想干什么？你要到哪里去？

得墨亚　放开我！

叙鲁斯　不行。

得墨亚　你这个该遭鞭打的东西，还不松开手？是不是要我砸烂你的脑袋？

〔得墨亚打叙鲁斯，挣脱叙鲁斯的拦阻，冲进屋去。

叙鲁斯　他进去了！啊，一个不受欢迎的酒友，特别对克特西福来说是这样！我现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还不抓住时机，乘现在尚且平静，进去找个角落小睡一会儿消消酒！对，就这么办。（进屋）

第 三 场

〔弥克奥由索斯特拉塔的屋内上。

弥克奥 （回身对屋内）索斯特拉塔，我们这方面已经象你希望的那样，按照我的吩咐，一切都准备好了。（发现有人在捶打他家屋门）谁在那儿没命地捶打我们家的门？

得墨亚 （痛苦地）啊，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好呢？我怎样呼号，怎样抱怨呢？啊，苍天！啊，大地！啊，大海！

弥克奥 （旁白）这是对你来的！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真相，现在正在叫苦，这很自然。将会争吵一番，应该去帮助帮助他。

得墨亚 （看见弥克奥）他在这儿，这就是毁了我的两个孩子的那个人。

弥克奥 请你抑制住自己的怒火，镇静点。

得墨亚 我已经抑制住自己的怒火了，我已经镇静了，我放弃一切辱骂，让我们谈正事。我们不是有约在先，而且还是你首先提出的：你不管我的儿子，我也不管你的儿子？你说！

弥克奥 是的，我不否认。

得墨亚 那么，弥克奥，他为什么现在在你那里喝酒？你为什么要留下我的儿子？你为什么给他买了女人？我和你具有同等的权利，现在我的权利却变小了，这合理吗？既然我不管你那个，那就请你也不要管我这个。

弥克奥 你说得不对。

得墨亚 我说得不对？

弥克奥 古话说："朋友不分彼此。"

得墨亚 好极了！你现在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弥克奥　得墨亚，你如果不感到厌烦，那就请你仔细地听我说几句。首先，如果是儿子的耗费使你感到痛心，那我请你想一想：你当时是考虑到自己的财力，才决定养育两个儿子的，你认为你的财产足够抚养他们两个人，至于我，你自然认为我是要结婚的。你现在继续保持原先的考虑，守住家财，寻求收入，节省开支，尽可能地给他们多留一些财产。请你继续保持这种好声誉。至于我的财产，那是你计划之外的财富，你就让他们花吧。你的财富丝毫没有减少，新增加的我这一份，你就算他是额外收入好了。得墨亚，你如果真能这样地考虑，你将会为我、为你自己、为你的儿子们解除烦恼。

得墨亚　我不谈财产问题，他们两人的习性——

弥克奥　等一等，我知道，我现在就谈这一点。得墨亚，人身上具有多方面的特性，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当两个人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人们常常可以说："这个人做这件事无害，那个人做这件事不相宜。"这并不是因为所做的事情不同，而是做事的人不一样。我看到他们身上具有的特性使我相信，他们会长成我们所希望的人。我看他们聪明，有辨别能力，敬畏长辈，彼此相爱。即使你现在让他们的个性和心灵自由发展，你仍可以随时把他们引上正道。不过你可能还会担心他们对钱财不要太不经心，我亲爱的得墨亚，老年往往使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变得更加聪明，但它同时又给人们带来这样一个毛病，也是唯一的毛病，就是使我们变得过分守财。这种习性是一定的年龄促成的。

得墨亚　弥克奥，你当心，不要让你的这些漂亮的信条和宽厚的心灵弄得我们倾家荡产。

弥克奥　别说了，不会的。抛开你的那些顾虑，今天听我的，高

兴起来吧！

得墨亚　当然，事到如今，只好这样。不过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带儿子离开这里回乡下去。

弥克奥　即使天亮之前走也行。但今天要快快乐乐。

得墨亚　那个竖琴女我也要带到乡下去。

弥克奥　你这是想一劳永逸，你这样就可以把儿子拴在那里了，不过你可要好生待她。

得墨亚　这一点我会考虑的。我会让她在那里做饭、推磨，让她浑身沾满柴灰、烟末和面粉。此外，我还要让她在中午炎热时去捡庄稼，直到把她烤干，晒黑，象根烧火棍一样。

弥克奥　好，我觉得你现在变理智了。即使儿子不愿意，我也要赶着他同她一起睡觉。

得墨亚　你拿我开心？你有这样的性格，真福气。我觉得——

弥克奥　哎，是不是又要发作？

得墨亚　不，不，我已经不发作了。

弥克奥　好，那就进去吧！今天是个高兴日子，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欢度它。

〔弥克奥、得墨亚同下。

第　四　场

〔得墨亚自弥克奥屋内上。

得墨亚　世上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对生活考虑得如此周到，以至于无论是环境，还是年龄或经验，都不能再给他带来一点新鲜东西，让他得到一点新的启示。譬如有些事情，你以为自

己知道，其实并不知道；有些东西，你以为是最好的，可是在实践中又不得不放弃掉。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情形。我的生活一直很粗厉，这种生活一直过到现在，可是象赛跑一样，已经差不多快跑完全程了，现在却要放弃它。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使我认识到，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性格温和和宽厚更好了。拿我和我兄弟作例子，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他生活清闲，经常饮宴，待人宽厚和气，从不当面辱人，对谁都笑容可掬，他自个儿生活，自个儿花费；人们都称赞他，喜欢他。我是个乡下人，暴躁，严厉，节俭，粗鲁，吝啬；娶了妻子，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生了孩子，又增添了新的烦恼。哼，我终日操劳，想给他们多积聚点钱财，它耗掉了我一生的精力和时光。现在我已经上了年纪，我辛辛苦苦，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报偿却是憎恶；他这个人不用费心，却正享受着做父亲的快乐。他们爱他，回避我；他们听他的话，尊重他，两个人都在他那里，却把我抛在一边；他们祝福他长寿，却盼望我早死。总之，我费了极大的辛苦养育了他们，他却只花费很小的代价便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我得到了全部的不幸，他却享受着全部的欢乐。得了，得了，现在让我也来试一试，看我能不能也说话温和，为人慷慨，既然他向我提出了这种挑战。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为儿子所爱，为儿子所敬重，如果慷慨和顺从能够达到这一点的话，我做起来也不会不如他的。即使以后钱财亏缺，这与我也无关紧要，反正我现在已经这么大年纪了。①

① 有人把这句话解作数我年纪最大。

第 五 场

〔叙鲁斯由屋内上。

叙鲁斯　喂，得墨亚，你兄弟要你不要走远。

得墨亚　这是谁？啊，亲爱的叙鲁斯，你好！怎么样？好吗？

叙鲁斯　很好。

得墨亚　好极了！（旁白）现在我一反常态，生平第一次用了"亲爱的，怎么样，好吗"这三句问候语。（对叙鲁斯）你身为奴隶，但品质并不低贱，我很乐意为你做点好事。①

叙鲁斯　我谢谢你！

得墨亚　叙鲁斯，这是真的，事实很快会使你相信的。

第 六 场

〔格塔自索斯特拉塔屋内上。

格　塔　（回身对屋内）女主人，我去找他们，看他们是不是很快就把姑娘接过去。（看见得墨亚）喃，这是得墨亚，你好！

得墨亚　你叫什么名字？

格　塔　我叫格塔。

得墨亚　格塔，我今天真正信服你了，你是个很能干的人。我觉得，格塔，一个奴隶能象你这样一心一意地为主人操劳，那他就是一个忠实的奴隶。因此，只要一有机会，我将乐意为你做点好事。（旁白）我试着让自己显得和蔼可亲，事情很

① 意即想解除他的奴籍。

成功。

格　塔　你能这样为我着想，你真好。

得墨亚　（旁白）我先稍稍地把仆人们吸引到我这一边。

第 七 场

〔埃斯基努斯由屋内上。

埃斯基努斯　（自语）他们都要把我烦死了，这么卖力地安排婚礼，整整快一整天了。

得墨亚　埃斯基努斯，怎么样？

埃斯基努斯　哎呀，爸爸，你也在这里？

得墨亚　真的，不管是按心灵，还是按出生，我都是你的父亲，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眼睛。可是你为什么还不把妻子接到家里来呢？

埃斯基努斯　当然想，可是事情有些耽搁，因为缺少吹笛手和唱婚歌的人。

得墨亚　哎，你想听听我这个老年人的建议吗？

埃斯基努斯　什么建议？

得墨亚　你把唱婚歌的、男女傧相、举火炬的、吹笛子的等全都取消，快吩咐人把园子里那道栅栏拆掉，把她从那条路上接过来，把两家住宅合二而一，把他的母亲和全家人也都接到我们这里来。

埃斯基努斯　好，亲爱的爸爸！

得墨亚　（旁白）妙，我已经被称作"亲爱的"了。我兄弟的住屋成了穿堂，把这么一伙儿人引到家里来，开支将非常可观。而我呢？我成了"亲爱的"，受到感激。现在让这个巴比伦

人[1]再耗费二十谟那吧！(对叙鲁斯)你愣什么神儿，叙鲁斯？还不去动手？

叙鲁斯　我？干什么？

得墨亚　去把栅栏拆掉。

〔叙鲁斯下。

(对埃斯基努斯)你到她们那儿去，把她们接过来。

格　塔　愿神明保佑你，得墨亚，我看你一心为我们家着想。

得墨亚　我觉得你们是受之无愧的。

〔格塔回索斯特拉塔的屋。

(对埃斯基努斯)你说呢？

埃斯基努斯　我也这样想。

得墨亚　这样比把身体虚弱的产妇从街上接过来要好。

埃斯基努斯　亲爱的爸爸，我看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比这更好的了。

得墨亚　这是我的习惯。瞧，弥克奥来了。

第八场

〔弥克奥自屋内上。

弥克奥　我兄弟吩咐的？他在哪儿？得墨亚，这是你吩咐干的？

得墨亚　是的，是我吩咐干的。我想通过这一安排，此外再作一些其他事情，尽可能使他们和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赡养他们，帮助他们，把他们和我们结合起来。

---

[1] 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巴比伦等东方国家都是富庶之国，人们生活奢侈豪华。

埃斯基努斯　爸爸，就这么办吧！

弥克奥　好吧，我不再反对。

得墨亚　不，我们完全应该这样做。首先，我们的儿媳有个妈妈。

弥克奥　是的，那又怎么样？

得墨亚　她心地纯良，为人正派。

弥克奥　我也听说过。

得墨亚　已经有一把年纪了。

弥克奥　自然。

得墨亚　由于年龄关系，她早就不能生育了。现在她没有人照顾，很孤单。

弥克奥　（旁白）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得墨亚　你应该娶她。（对埃斯基努斯）而你，应该努力促成这件事。

弥克奥　我？娶她？

得墨亚　你！

弥克奥　我？

得墨亚　你！我说的就是你。

弥克奥　你胡扯！

得墨亚　（对埃斯基努斯）他同意不同意，现在就看你了。

埃斯基努斯　亲爱的爸爸！

弥克奥　傻瓜，你怎么听他的？

得墨亚　你反对也没有用，因为不可能有别的安排，

弥克奥　你中邪了！

埃斯基努斯　我恳求你，亲爱的爸爸。

弥克奥　你发疯了？滚开！

得墨亚　嗨，满足儿子的愿望吧！

弥克奥　你的脑袋还清醒吗？我，一个六十五岁的人，还要当新郎，娶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子，你们不就是要我这样做吗？

埃斯基努斯　就这么办吧，我答应他们了。

弥克奥　你答应他们了？傻孩子，愿你真的成为一个慷慨人。

得墨亚　就这么样吧！要是他对你有更大的请求，你又怎么办呢？

弥克奥　好象这不是什么大的请求似的。

得墨亚　你就答应了吧！

埃斯基努斯　你不要再固执了。

得墨亚　就这么办吧，答应吧！

弥克奥　你们俩缠住我不放？

埃斯基努斯　是的，只要你还没有答应。

弥克奥　这是强逼。

得墨亚　你就大方一点儿，弥克奥。

弥克奥　（稍作考虑后）尽管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合适，很荒唐，很可笑，并且与我的生活原则背道而驰，不过既然你们极力主张，那就这么办吧。

埃斯基努斯　你太好了！

得墨亚　你值得我敬爱。不过——

弥克奥　不过什么？

得墨亚　等我希望办的这件事办完了再说吧。

弥克奥　现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办？

得墨亚　赫吉奥，他们的至亲，我们的姻亲，他很穷，我们应该帮助他。

弥克奥　帮助什么？

得墨亚　你在城外有一小块土地出租，我们给他使用吧。

弥克奥　难道那是一小块土地？

得墨亚　即使它很大，也应该这样做。他对你的儿媳来说如同父亲，他人品高尚，又是我们的姻亲，你就答应给他吧。此外，我这里还有一句格言，那是你刚才说的，它既精辟，又智慧："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上了年纪以后过分守财。"我们应该避免这个毛病。要不光说得漂亮，也要付诸行动。

埃斯基努斯　亲爱的爸爸！

弥吉奥　好吧，既然埃斯基努斯也希望这样，就把那块地给赫吉奥吧。

埃斯基努斯　我太高兴了！

得墨亚　现在你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堪称是我的亲兄弟。（旁白）我这是以子之矛刺子之盾。

第　九　场

〔叙鲁斯由屋内上。

叙鲁斯　得墨亚，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办了。

得墨亚　你真能干。（对弥克奥）老天作证，我认为今天应该让叙鲁斯获得自由。

弥克奥　给他自由？为什么？

得墨亚　原因很多。

叙鲁斯　亲爱的得墨亚，神明作证，我是个正派人，你那两个儿子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精心照料他们：教育，开导，尽可能地给他们良好的指导。

得墨亚　事情是很清楚的。此外，你还忠实地采购食品，把妓女领到家里来，白天安排饮宴①。这些任务一般人是胜任不了的。

叙鲁斯　啊，你真有趣！

得墨亚　此外，今天赎买竖琴女这件事他是得力助手，他为这件事操了心，给他自由是应该的，其他奴隶也会跟着学好。最后，埃斯基努斯也希望能这样做。

弥克奥　你也希望这样？

埃斯基努斯　是的，非常希望。

弥克奥　既然你也希望这样，那么，叙鲁斯，到我面前来：愿你成为自由人！②

叙鲁斯　谢谢你，弥克奥。我感激所有的人，特别感激你，得墨亚。

得墨亚　我很高兴。

埃斯基努斯　我也是。

叙鲁斯　谢谢。不过，我如果能够看到我的妻子弗里基娅也能同我一起获得自由，我将会更加感激你们！

得墨亚　一个很好的女人。

叙鲁斯　今天是她第一个给你的孙子，他的儿子喂的奶。

得墨亚　啊，这可是件严肃事情，如果真是她第一个喂的奶，就不应该再迟疑，应该让她获得自由。

弥克奥　就因为这件事？

---

① 古罗马人一般在晚上与亲朋饮宴，白天饮宴认为是生活奢侈，有伤风化的现象。

② 此时弥克奥给叙鲁斯行最简单的释放仪式。这种最简单的释放奴隶仪式通常是主人拉着奴隶的手，在亲属、友人或其他在场人面前转一圈，宣布该奴隶获得自由。

得墨亚　是的，就因为这件事。至于她的身价，你向我要。

叙鲁斯　得墨亚，愿全体神明对你永远有求必应。

弥克奥　叙鲁斯，你今天真走运。

得墨亚　弥克奥，你如果能尽职到底，那就再借给他一点钱使，他会很快还你的。

弥克奥　（蔑视地用小指头比划）你是说这么一点点！

埃斯基努斯　他是个能干的人。

叙鲁斯　老天作证，我会还你的。借给我一点吧！

埃斯基努斯　借给他吧，爸爸！

弥克奥　让我再考虑考虑。

得墨亚　（对埃斯基努斯）他会借给他的。

叙鲁斯　啊，最高尚的人！

埃斯基努斯　最最亲爱的爸爸！

〔叙鲁斯下。

弥克奥　你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事情使你的性格突然改变了？你哪来的好情绪？你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大方？

得墨亚　好，我说给你听。我这样做是为了说明，他们觉得你可爱，觉得你和蔼可亲，其实并不是因为你的生活原则正确，也不是因为你公正、高尚，而是因为你顺从他们，纵容他们，慷慨地给他们钱花，弥克奥。现在，埃斯基努斯，如果你们正是因为这一点而憎恶我的生活，因为我不管事情合理不合理，总是不能满足你们的愿望，那我就放开手：你们花吧，买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你们如果觉得自己还年轻，对事情看得不远，好感情用事，缺少见解，因而仍然希望我能及时地对你们进行劝阻、指正，注意你们的行为，那我可以对你们这样做。

埃斯基努斯　爸爸，我们希望你这样做，因为你比我们更清楚应该做些什么。弟弟的事情怎么样？

得墨亚　我同意，他可以得到她，不过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弥克奥　一个正确的决定。

歌　手　（对观众）请大家鼓掌！

〔众下。

婆　母

王焕生译

演出纪要

此剧是泰伦提乌斯的《婆母》，于高级市政官塞[1]·尤利乌斯·凯撒与格·科尔涅利乌斯·多拉柏拉主持的墨加腊赛会上演。克劳狄乌斯的奴隶弗拉库斯谱写音乐，用单音笛演奏。全剧据米南德[2]的剧本改编。这是编者的第五部剧本。第一次上演于格·奥克塔维乌斯与提·曼利乌斯执政之年[3]，无前言。重演于卢·埃弥利乌斯·鲍鲁斯的丧葬赛会[4]，未获成功。昆·孚尔维乌斯与卢·马尔基乌斯任高级市政官期间[5]第三次上演，卢·安比维乌斯与卢·塞尔吉乌斯·图尔皮奥[6]负责演出，演出成功。

---

① 即塞克斯图斯，勒布版拉丁文无此名，此处据牛津版译出。

② 古代诠释家多那图斯认为，泰伦提乌斯的这部剧本并非据米南德的作品改编的，而是据希腊新喜剧另一作家阿波洛多罗斯（约公元前300—公元前260）的作品改编的。

③ 即公元前165年。

④ 参见第304页注①。

⑤ 即公元前160年。

⑥ 多那图斯作“卢·安比维乌斯·图尔皮奥”。

剧情梗概

——盖·苏尔皮基乌斯·阿波利那里斯

潘菲卢斯娶了菲卢墨娜作妻子。以前，潘菲卢斯有一次在辨别不清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曾经玷污过还是姑娘的菲卢墨娜，强行夺下了她的戒指，送给了相好——艺妓巴克基斯。婚后不久，潘菲卢斯去伊姆罗兹岛[1]，他一直未触动过新娘。菲卢墨娜的母亲弥里娜得知女儿因那次暴行怀了孕，诡称女儿有病，把女儿接了回去。潘菲卢斯回来时，正碰上菲卢墨娜分娩，他把事情隐瞒着，但也不想把妻子接回家。潘菲卢斯的父亲指责巴克基斯对潘菲卢斯的爱情。当巴克基斯前来为自己辩解时，弥里娜偶然认出了女儿失身时丢失的戒指。潘菲卢斯最后接回了妻子和孩子。

---

① 位于爱琴海东北部。

剧中人物

菲洛提斯　艺妓

叙　拉　老鸨

帕尔墨诺　拉赫斯的家奴

拉赫斯　老人

索斯特拉塔　老媪，拉赫斯的妻子

菲狄浦斯　老人，潘菲卢斯的岳父

潘菲卢斯　青年，拉赫斯的儿子

索西亚　奴隶

弥里娜　老媪，菲狄浦斯的妻子

巴克基斯　艺妓

奶　妈

男女奴隶数人

歌　手

时　间

上午

地　点

雅典。一街道。拉赫斯和菲狄浦斯分住街道两侧。

开　场　词(一)

此剧名叫《婆母》。首次上演时曾经遭到巨大的屈辱和不幸，人们没能观看它，体会它，因为愚昧的观众当时赶去看绳舞①了。现在此剧堪称是部新剧，由于上次遭遇，剧作者本不想重新上演它，以免再次遭到奚落。……诸位看过他的其他剧作，现在请再观看这一出。

开　场　词(二)

我身着开场词朗诵者的服饰②，来到诸位面前，请允许我作为一位辩护人，行使我这个老年人(要是年轻一些更适合)行使的权利③。我曾经使那些遭到观众冷落的剧本获得新生，使那些作品及其创作者没有因而销声匿迹。当我以前上演凯基利乌斯④的新作时，有时会遭到观众嘘声嘲骂，有时好容易才能坚持

① 当时流行的一种集体舞蹈，详细情形后人不清楚。

② 演员朗诵开场词时身着专门服装，手握橄榄树枝(有时为月桂树枝)，朗诵完后换装参加演出。

③ 开场词通常由较年轻的演员朗诵。

④ 凯基利乌斯(约公元前220—约公元前168)是古罗马喜剧作家之一，作品全部失传，现仅存一些片段。

演完。我知道，舞台命运是不定的。为了不定的希望，我付出了不懈的辛劳。我开始重演他的旧戏，为的是继而能演出他的其他新作。我努力把戏演好，使他的创作热情不致冷淡。我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开始欣赏他的戏了。人们理解了他的戏，也就对它们产生了好感。就这样，当他差不多已经丧失创作热情，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写作权利，排挤出诗歌艺术之外的时候，我让他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当时我要是瞧不起他的作品，或是劝阻他，要他停止写作，声称与其忙忙碌碌，还不如图点清闲，我是很容易阻止住他，使他不再编写剧本的。

现在，我请求诸位多多关照。今天我给大家重演《婆母》，我以前从未能在安静的气氛中上演它，它因而也遭到厄运。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努力能给予帮助，你们的明鉴定会排除这种不幸。第一次上演此剧时演出刚刚开始，拳击手的荣耀，汇集的人群，嘈杂的喧嚷，妇女们的喊叫，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退场。我按照通常习惯，旧中有新，将它重新上演。第一幕博得了人们的好评。但是，当传来关于要举行角斗表演的消息时，人们立即骚动起来，吵嚷喊叫，为争夺坐位而斗殴，我没法继续演下去。现在，没有混乱，平静、肃穆笼罩着整个剧场，给我提供了绝好的演出机会，也使你们可以认真观看演出。请你们不要让诗歌艺术拘囿在少数人手里，请你们利用自己的威望保护和扩大我的影响。倘若我以前从未贪求过人们赞美我的技艺，而是一直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你们的趣味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那么，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作如下请求：剧作者让他的剧本处于我的保护之下，而他本人则处在你们的保护之下，请你们让剧作者免遭他的对手们的不公正的嘲笑和凌辱。我自己也请求你们保护，望诸位保持安静，这样既可以使别人乐意创作剧本，也可以使我以后购买新

剧演出有所收益[1]。

[1] 当时举行戏剧演出时，由剧班班主事先向剧作家购买剧本，演出后剧班班主从演出主持人那里获得一定的报酬。有时也由主管演出的人直接向剧作家购买剧本，交剧班演出。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菲洛提斯、叙拉上。

菲洛提斯　啊，叙拉，你看，忠实于妓女的情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就连这个潘菲卢斯，他对巴克基斯发过多少誓，装得多么虔诚，大家都对他深信不移，认为只要她还活着，他是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嘿，你瞧，他成亲了。

叙　拉　因此我诚心诚意地提醒你，劝告你，你对谁都不要怜悯；不管谁落到你的手里，你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把他撕成碎片。

菲洛提斯　对谁也不例外？

叙　拉　对谁也不例外。你要知道，他们不管谁来找你，都没有别的目的，无非是想用自己的温存，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欲望。对这种人，你还真心爱他，不针锋相对地算计着对付他？

菲洛提斯　天哪，不该对所有的人都这样。

叙　拉　难道不该报复自己的敌人？难道不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嘿，真可惜！假如能把你的年华和容貌给我，或者让你赞同我的看法，该多好啊！

第二场

〔帕尔墨诺自拉赫斯屋内上。

帕尔墨诺 （回身对屋内）要是老头子找我，你就说我去港口打听潘菲卢斯回来了没有。斯基尔图斯，我的话你听见了吗？要是他找我，你就这么说；要是他不找我，你就什么也别说，把这个借口留着，等遇到别的事情时再利用。哎，那不是菲洛提斯吗？菲洛提斯，你从哪儿来？你好，你好！

菲洛提斯 唷，你好，帕尔墨诺！

叙　拉 啊呀，帕尔墨诺，你好！

帕尔墨诺 你好，叙拉。菲洛提斯，请告诉我，你在哪儿度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痛快日子？

菲洛提斯 丝毫谈不上什么痛快，我同那个最没人性的军人从这里去到科林斯[①]，在那里和他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两年。

帕尔墨诺 菲洛提斯，我想你肯定常常怀念雅典，懊悔当初不该决定离开这里吧。

菲洛提斯 真是一言难尽！我多么渴望回来，多么渴望离开那个军人，回来和你们相见，象往常那样无拘无束地和你们一起纵情饮宴。在那里，说话也得守他的规矩，讨他的喜欢，否则就不行。

帕尔墨诺 军人对说话都要加以限制，我看这样的日子不舒服。

菲洛提斯 我刚才在巴克基斯那里听说了潘菲卢斯的情况，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还好好地活着，他

---

① 希腊南部一城市。

就有心成亲。

帕尔墨诺　他接受她了？

菲洛提斯　啊呀，你这个人，难道他还没有接受她？

帕尔墨诺　亲是娶了，不过我担心这场婚姻不会长久。

菲洛提斯　愿全体男女神明协力保佑，如果这样会给巴克基斯带来好处。帕尔墨诺，你对我说说，我好相信事情真象你说的那样。

帕尔墨诺　这件事不能乱说，请不要再打听。

菲洛提斯　是不是怕我去传播？老天作证，我向你打听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去传播，只是想让自个儿暗暗高兴高兴。

帕尔墨诺　无论你说得怎么好听，我绝不会把自己的脊背交给你保护①。

菲洛提斯　啊，帕尔墨诺，不要再说了，好象不是你想把事情告诉我，而是我硬要向你打听似的。

帕尔墨诺　（旁白）她这话说得对，这正是我最大的毛病。（对菲洛提斯）你如果能保证不说出去，我就告诉你。

菲洛提斯　这才是你的本意。我给你作保证，你说吧。

帕尔墨诺　你听着。

菲洛提斯　我听着。

帕尔墨诺　事情是这样：潘菲卢斯非常喜欢巴克基斯，后来他父亲开始劝他结婚，理由同所有做父亲的一样，说自己已经老了，他是独子，希望晚年有个依靠。潘菲卢斯一开始不同意，后来父亲要求越来越坚决，他内心矛盾起来，是听父亲的话呢，还是顺从自己的感情，他拿不定主意。老头子劝呀，劝呀，终于把他劝动了，（指对面屋子）给他同这家邻居

① 指被主人知道后会挨顿打。

的女儿定了亲。成亲之前，这件事并没有怎么使潘菲卢斯难受，但到了成亲这一天，当他看到一切都已安排定当，娶邻居的女儿已成定局时，他内心痛苦到极点。我想，假如巴克基斯本人当时在场，她也会对他深表同情的。当我和他单独待着的时候，他对我说："帕尔墨诺，糟了，你瞧我干的好事！我陷入了何等的不幸！我真忍受不了，啊，帕尔墨诺，可悲啊，我完了。"

菲洛提斯　拉赫斯，你做事这样可恶，愿全体男女神明狠狠地惩罚你！

帕尔墨诺　长话短说，他成亲了。第一夜，他没有碰姑娘，第二夜，仍然如此。

菲洛提斯　你说什么？一个年轻人，喝得醉醺醺的，同姑娘睡在一起，能如此节制？我看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帕尔墨诺　我相信你会这样想。如果不是对你满怀欲望，谁也不会来找你，而他娶她，则完全是出于不得已。

菲洛提斯　以后呢？

帕尔墨诺　没过几天，潘菲卢斯把我单独叫到屋外，告诉我，说他直到现在还没有碰过姑娘，在娶她之前，他原以为他能够忍耐这场婚姻。他接着说："不过，帕尔墨诺，既然我现在已经断定不会和她长久地生活下去，那么现在和她在一起简直是在嘲弄她，这样做对我来说不道德，对她来说不合适，她纯洁无瑕地从她父母那里过来的，我也要同样洁净无瑕地把她送回去。"

菲洛提斯　照你的话看来，潘菲卢斯的秉性还很虔诚、高尚。

帕尔墨诺　他说："我觉得，如果说明原因，与我有所不便，但是，如果说不出她有什么过失，就打发她回娘家去，那未免又太

不讲情理。我希望当她本人意识到不能和我一起生活的时候，她自己能够主动地离去。”

菲洛提斯　怎么样？他这时还去找巴克基斯？

帕尔墨诺　去，每天都去。不过后来巴克基斯发现潘菲卢斯有些疏远她时，她对他也就变得冷淡、粗暴起来。

菲洛提斯　是的，这不足为奇。

帕尔墨诺　这是使他俩分开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从中了解了自己，了解了巴克基斯，也了解了家中的妻子的品性。妻子具有一个自由人应具有的高尚天性：羞怯，贤淑，能忍受丈夫的粗暴和无礼，掩盖自己受到的屈辱。妻子的怜悯感动了他，巴克基斯的无理教育了他，他逐渐离开了巴克基斯，把爱情转移到妻子身上，慢慢地，他发现妻子的性格和自己相投。这时，在伊姆罗兹岛，他们有个同宗老人亡故了，根据法律，遗产归他们所有。潘菲卢斯留恋妻子，不忍离开，父亲硬是赶着他去了那里。

菲洛提斯　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这场婚事还是不牢固的呢？

帕尔墨诺　你听我继续说。起初，有不少日子，婆媳相处得很好，但是后来不知怎么的，媳妇特别讨厌婆婆，不过她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也从来没有听说她们彼此发过什么怨言。

菲洛提斯　那是为什么呢？

帕尔墨诺　婆婆有时去找她说说话，她总是立即避开：她不想见她。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她干脆诡称娘家叫她去参加祭礼，回去了。好些天过去了，婆婆派人去叫她，对方找了个什么理由相推塞；又派人去叫，谁也不让她回来。后来经常派人去叫，对方宣称她病了。我家女主人立即去探望，但是谁

也不让她进去看她。[1]老头子知道情况后，昨天刚从乡下专程赶回来，立即去找菲卢墨娜的父亲。他们谈了些什么，我还不知道，不过我非常担心这件事将如何了结。情况都告诉你了，我还得赶路。

菲洛提斯　我也是，我同一个客人有约会。

帕尔墨诺　愿神明保佑你诸事顺心。

菲洛提斯　再见！

帕尔墨诺　再见，菲洛提斯。

〔三人分别下。

---

① 指进妇女住的内室。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拉赫斯怒气冲冲地自屋内上。

拉赫斯　啊，苍天，啊，大地！妇女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属于什么样的党派！她们的好恶都一样，你看不出哪个妇女的性格有什么例外！所有的婆母都有一颗憎恨的心，她们都一样憎恶媳妇，她们总是好和丈夫作对，她们都是一样执拗，我看她们这样凶狠，大概是在同一所学校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真有这样的学校，我敢担保，我妻子完全可以去任教。

索斯特拉塔　啊，天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责备我。

拉赫斯　嘿，你不知道？

索斯特拉塔　是的，我不知道，我向神明发誓，亲爱的拉赫斯，我以我们的共同生活的名义发誓。

拉赫斯　但愿神明能驱除邪恶！

索斯特拉塔　我知道，你以后会承认你责备我是不应该的。

拉赫斯　责备你不应该？根据你的所作所为，难道对你说这些话不应该？你使我、使你自己、使我们全家丢脸，给儿子制造痛苦；你把朋友变成敌人，我们的姻亲原来认为潘菲卢斯一表人品，把女儿给了他，你却使我们的关系变得这样紧张。你真是不知什么是礼义，把事情搅得一团糟。

索斯特拉塔　我把事情搅得一团糟?

拉赫斯　我说老婆子，你根本不把我当人，在你的眼里，我不过是块石头。你是不是以为我经常住在乡下，不会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不，我对你们这里的情况知道得比我身边的情况还清楚。我早就听说菲卢墨娜厌恶你，其实这毫不奇怪，相反，假如不是这样，那倒是一件怪事。至于说她厌恶我们这个家庭，这我不相信。如果我早知道事情会这样，那就应该把她留下，让你离开。你瞧，索斯特拉塔，你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不应有的烦恼!我把家让给你们，离开这里住到乡下去，在那里积攒钱财，使我们的家财能够满足你们的耗费和消遣，我从不怜惜自己的辛劳，它超出了应有的限度，特别是我的年龄许可的限度。尽管如此，你并不为我着想，努力避免发生那些会使我痛心的事情。

索斯特拉塔　事情与我无关，我没有错。

拉赫斯　不，完全不是这样。索斯特拉塔，既然这里由你当家，全部过错都应该由你负责。既然我免除了其他的事情对你们的拖累，那你就应该把这里的事情管好。老婆子同年轻媳妇为仇，不害臊吧?你能说事情是由于她的过错?

索斯特拉塔　不，我不这样说，亲爱的拉赫斯。

拉赫斯　好，老天保佑，我为孩子感到高兴!我知道，无论你有什么过错，你自己反正不会受什么损失。

索斯特拉塔　亲爱的，你看她讨厌我会不会是假装的，为的是能同母亲在一起多待些日子?

拉赫斯　你说什么?昨天谁也不让你进去见她，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索斯特拉塔　他们当时说我已经很累了，所以不让我去见她。

拉赫斯　依我看，你的习性是她的病因，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事情。是的，肯定是这样！你们做母亲的没有一个不希望儿子成亲，并且婚姻还得称你们的心。但是，当儿子刚刚在你们的怂恿下成了亲，随即又得听你们怂恿，把媳妇赶走。

第　二　场

〔菲狄浦斯自屋内上。

菲狄浦斯　（回身对屋内）菲卢墨娜，虽然我知道，我有权强迫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但是父爱征服了我，要我对你让步，听从你的愿望。

拉赫斯　我看没有错，那正是菲狄浦斯，我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向菲狄浦斯走过去）亲爱的菲狄浦斯，我知道我自己也总是特别顺从家里人的心愿，不过还没有谦和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他们娇惯坏了。你如果也能够这样，对你、对我都会有好处。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受妇女们左右。

菲狄浦斯　（不快地）千真万确！

拉赫斯　昨天，我曾经为你女儿的事来找过你，离开的时候象去的时候一样，仍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是希望我们的亲戚关系继续保持下去，你就不应该这样做，隐瞒自己的不满。你如果觉得我们有什么过错，请指出来，我们或是作解释，或是向你们赔礼道歉，修正错误，你本人可以评判。可是，她现在待在你们那里如果真是因为有病，你担心她在我们家里不会得到应有的照顾，菲狄浦斯，那我认为你这样做对我未免有点不公道。老天可以作证，尽管你是她的父亲，

但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对你让步的，好象你比我更关心她的健康。我这样说也是为我儿子考虑，我知道，他爱她胜过爱自己。我相信，他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会非常痛心的。所以，我希望她能在潘非卢斯回来之前回家来。

菲狄浦斯　拉赫斯，我理解你的焦虑和好心，我认为你的话都是发自肺腑。同时，我也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也很想让她回到你们那里去，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

拉赫斯　什么情况妨碍你这样做呢？喂，她是不是对丈夫有意见？

菲狄浦斯　完全不是，当我进一步劝说她，并想强迫她回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她发誓说，只要潘非卢斯本人不在家，她就没法在你们家生活。人各有自己的毛病，我这个人生性软弱，我拗不过她们。

拉赫斯　哼，索斯特拉塔，你瞧。

索斯特拉塔　（自语）啊，天哪！

拉赫斯　事情不可能改变？

菲狄浦斯　是的，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你还有什么事吗？我得到广场去一下。

拉赫斯　我同你一起去。

〔二人同下。

第三场

〔索斯特拉塔自屋内上。

索斯特拉塔　啊，因为有那样一些女人，她们把我们的名声败坏

了，使我们不管合理不合理，都得忍受丈夫的嫌恶。老天作证，丈夫现在责备我，但我并没有错。不过要为自己辩解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成见：所有的婆母都好和媳妇作对。天哪！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从来没有把她当作媳妇看待，而是象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我真不明白，怎么在我身上发生了这种事情！我现在只盼望儿子能早日归来。（下）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潘菲卢斯、帕尔墨诺上。

潘菲卢斯　我觉得，世上从来没有哪个人在爱情上经受的痛苦有我经受的大。啊，我多么不幸啊！难道我担心失掉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心急如焚地赶回来就是为了这种生活！天哪，无论流落到什么地方虚度余生，也比回到这里来好，也比知道自己遭到这种不幸强！当一个人遭到不幸时，知道事情真相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他的额外收益。

帕尔墨诺　你最好还是赶快考虑考虑如何解除这场痛苦吧！你要是再不回来，这场结怨还会进一步加深。潘菲卢斯，你要知道，她们对你的回来会感到畏惧的，你会了解到事情真相，你能够平息她们的怒火，你可以使她们重归于好。这件事使你感到非常痛苦，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潘菲卢斯　你何必这样安慰我？世上有谁象我这样不幸？结婚之前，我钟情于另一个女子，但是，父亲为我聘了这个，我始终没有勇气拒绝不娶。一个人陷入了这种境地，不用我多说，谁都会理解是多么痛苦。可是，在我刚刚割断了同那个女子的关系，摆脱了对她的迷惘之情，把感情转移到妻子身上之

后，呼，又出现了有可能会使我和她分离的新情况。我相信我会弄清楚她们不和的原因的，或是由于母亲的过错，或是由于妻子的不是。可是，当我了解到事情真相时，除了证明我是个不幸的人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因为，帕尔墨诺，孝敬之心要求我容忍母亲的不是，而对妻子，我又欠她的情，因为她以前对我是那样的温顺，忍受了我那么多的屈辱，从不对人诉说。帕尔墨诺，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她们彼此不和，而且延续了这么长时间。

帕尔墨诺　不，主人，也许是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你想搞清楚造成不和的原因，但有时巨大的仇恨并不是由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引起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并不因某些事情而大动肝火，可是有些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却怒不可遏，形成深仇宿怨。孩子们会被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激动异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脆弱的性格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妇女们同思想轻率的孩子们颇相似，因而也许只不过是句什么话激起了她们之间这样大的怒火的。

潘菲卢斯　帕尔墨诺，你快进去，说我回来了。

〔菲狄浦斯屋里传出喧闹声。

帕尔墨诺　哟，那是怎么回事？

潘菲卢斯　别说话！我觉得屋里好象很忙乱，人们在跑来跑去。

帕尔墨诺　得，我也朝门口再走近一些。喂，听清什么了吗？

潘菲卢斯　别吭声！

〔屋里传出哀叫声。

啊，天哪！我听见屋里有人在叫。

帕尔墨诺　你自己说话，却不让我吭声。

弥里娜　（在屋内）女儿，女儿，别作声！

潘非卢斯　好象是非卢墨娜的母亲的声音，糟了！

帕尔墨诺　怎么啦？

潘非卢斯　我完了！

帕尔墨诺　为什么？

潘非卢斯　帕尔墨诺，你大概有什么大不幸的事情瞒着我。

帕尔墨诺　都说你妻子非卢墨娜不知怎么就病了，你指的是不是这件事？

潘非卢斯　啊呀，你怎么不早对我说呢？

帕尔墨诺　因为我不能一张开嘴就把什么都一起说出来。

潘非卢斯　什么病？

帕尔墨诺　不知道。

潘非卢斯　什么？也没有请医生？

帕尔墨诺　不知道。

潘非卢斯　我为什么还在这儿迟疑不进去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赶快把情况搞清楚。啊，非卢墨娜，亲爱的，我回来正赶上你在忍受怎样的痛苦呀？你如果遇到什么危险，毫无疑问，我会与你患难与共的。（进菲狄浦斯的家）

帕尔墨诺　现在我怎么也不能跟着他进去。我看得出来，她们对我们大家都感到讨厌，昨天谁也不放索斯特拉塔进去看她。如果她的病情加重——为了主人，我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她们可能会说，索斯特拉塔的奴隶到这里来过，并且还会无中生有地说我送去过什么对她们的健康和生命有害的东西，因而使她的病情加重了。那时，索斯特拉塔将会受到怀疑，我也会遭大殃。

第 二 场

〔索斯特拉塔自屋内上。

索斯特拉塔 （自语）啊，我听见她们那边不知为什么一直吵吵嚷嚷的，我担心菲卢墨娜的病情会不会加重了。啊，埃斯特拉浦斯[①]啊，还有你，拯救之神啊，我求你们保佑她不会是这样。我现在去看她。

帕尔墨诺 喂，索斯特拉塔！

索斯特拉塔 哎！

帕尔墨诺 他们还是不会放你进去的。

索斯特拉塔 啊，帕尔墨诺，是你在这里。哼，我怎么办呢？潘菲卢斯的妻子就在对面，她病了，可我见不着她？

帕尔墨诺 你见不着她？那你派别人去见她。我认为，用抚爱报答嫌弃是双倍的愚蠢。你为她担忧，她却厌烦你。你的儿子一回来，就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了。

索斯特拉塔 你说什么？潘菲卢斯回来了？

帕尔墨诺 他回来了。

索斯特拉塔 谢天谢地，啊，你的话振奋了我的精神，打消了我心头的忧虑。

帕尔墨诺 所以我认为，你现在根本没有必要进去。只要菲卢墨娜的病痛有所减轻，我想她会立即把全部情况当面告诉他的：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为什么出现不和等等。我看见他出来了，瞧，他多么不高兴。

---

① 医神。

索斯特拉塔　（迎向潘菲卢斯）啊，我的孩子！

潘菲卢斯　妈妈，你好！

索斯特拉塔　祝贺你平安归来。菲卢墨娜好吗？

潘菲卢斯　稍好一些。

索斯特拉塔　啊，神明保佑！你为什么掉眼泪？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

潘菲卢斯　没什么，妈妈。

索斯特拉塔　他们那边为什么吵吵嚷嚷的？你告诉我，是不是她刚才病情突然加剧？

潘菲卢斯　是这样。

索斯特拉塔　她生什么病了？

潘菲卢斯　寒热病。

索斯特拉塔　每天发一次的？

潘菲卢斯　他们这么说。妈妈，回去吧，我跟你走。

索斯特拉塔　好吧！（进屋）

潘菲卢斯　帕尔墨诺，你去找我的随奴，帮他们拿行李。

帕尔墨诺　什么？他们难道不认识回来？

潘菲卢斯　你耽搁什么？

〔帕尔墨诺下。

第三场

潘菲卢斯　事情太出人意外了，我真不知从哪里说起好，有些情况是我亲眼看见的，有些情况是我亲耳听到的，它们差点把我气晕，我立即从里面跑了出来。当我刚才满怀疑惧地进去的时候，啊，天哪，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还以为

妻子真是害了什么病。起初，当女仆们看见我时，全都高兴得叫了起来，她们没有想到我会回来。可是我随即发现，她们的脸色很快变了，因为对她们来说，我回来得完全不是时候。这时，有个女奴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去禀报我的到来，我因热切希望见到妻子，就紧跟在她的后面。我一跨进房门，天哪，我立即明白了妻子害的什么病，因为当时她们来不及掩盖真相，她本人也象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大声喊叫着。我看到这种情形，说了声“真可耻”，就立即跑了出来，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睑，事情实在太可鄙、太不可相信了！菲卢墨娜的母亲紧跟在我后面，我已经跑到门口，她两泪纵横，痛苦万分地趴到我的脚边，情景实在可怜。当时我想，这正好表明，生活遭遇有时使我们显得尊贵，有时又使我们变得卑谦。这时她对我说：“啊，亲爱的潘菲卢斯，你已经知道了她从你们家回来的原因。以前有一次，一个卑鄙的家伙破坏了她的处女贞洁，这次她从你们家回来，就是为了对你和其他的人隐瞒自己临产。”我现在想起她对我的请求，仍然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说：“幸运女神今天把你给我们送回来，我们母女俩以女神的名义请求你，在法律和风习允许的范围内，请你设法遮掩她的不幸，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如果你以前曾经感受到她对你的一片真情，那么，亲爱的潘菲卢斯，现在她请求你回赐给她这点恩惠，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至于接妻子回家的问题，你觉得怎么对你合适就怎么办。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她不是和你怀的孕，据说她和你初次同房是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两个月。她去你们家到现在是七个月，事情本身说明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如果可能，潘菲卢斯，我希望尽可能把这次生产瞒过你

父亲和所有其他的人。如果事情仍然被他们发觉，那时你就说是早产，我知道，谁也不会怀疑孩子不是你的，因为事情完全象真的。我们立即把孩子送掉，这样做对你没有任何损害，同时还可以掩盖这个可怜的姑娘遭到的不幸。"我答应了她的请求，并决定坚决恪守诺言。至于说到领妻子回来，我认为我的尊严不允许我那样做，尽管我对她的爱情、她的高尚品行强烈地激动着我的心。孤苦之感涌上我的心头，当我想到一种怎样的生活，一种怎样的孤独正等待着我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啊，幸运女神，你并非永远美满如一！不过，第一次爱情的波折已经告诉我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我理智地断绝了那次爱情，这次我也那样。帕尔墨诺和其他奴隶现在都在，无论如何不能让帕尔墨诺参与这件事，因为以前我曾对他说过结婚初始我没有触动过菲卢墨娜。不过我担心他听到菲卢墨娜的哀叫声时，他已经意识到她是在临产。菲卢墨娜生产期间我得设法把他支开。

第　四　场

〔帕尔墨诺、索西亚及数奴隶提着行李上。

帕尔墨诺　你刚才说这次旅行很艰难？

索西亚　唉，这次航行的艰辛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帕尔墨诺　是的吗？

索西亚　嗨，你是个走运的人，从来没有航行过，躲过了不少灾难。别的痛苦我就不说了，只说这一点：连续三十多天一直呆在船上，时时刻刻都在担心死亡会降临。我们这一次还

一直是顶着风暴航行的。

帕尔墨诺　是够人受的。

索西亚　我已经领教够了，我下次如果知道又要在类似的情况下乘船归来，我宁可逃跑，也不回来。

帕尔墨诺　索西亚，你以前也是由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原因，干了你现在扬言要干的事情。我看见潘菲卢斯站在门口。你们进去，我去找他，看他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

〔索西亚及众奴隶提行李下。

(对潘菲卢斯)主人，你还站在这儿？

潘菲卢斯　我正等你。

帕尔墨诺　有什么事情？

潘菲卢斯　需要到卫城去一下。

帕尔墨诺　谁？

潘菲卢斯　你。

帕尔墨诺　到卫城去？干什么？

潘菲卢斯　我有一位客人，叫卡利得弥斯，弥科诺斯岛①人，他和我乘同一条船来到这里，你去找他。

帕尔墨诺　(旁白)坏了。我看他是不是许过愿，只要他能平安归来，就让我到处奔跑受折磨？

潘菲卢斯　你还迟疑什么？

帕尔墨诺　你有什么话要转告他吗？我是不是只和他见一下面？

潘菲卢斯　不，你告诉他，说我今天本来要去见他的，现在去不了了，要他不要在那里白等我。快去！

帕尔墨诺　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模样儿。

潘菲卢斯　我告诉你：他高高的个儿，暗红色的皮肤，鬈曲的头

① 弥科诺斯岛位于爱琴海中部。

发，肥胖的身体，蓝色的眼睛，白净的面皮。

帕尔墨诺　（旁白）该死的东西！（对潘菲卢斯）他如果不来，我怎么办？我是不是要一直等他到晚上？

潘菲卢斯　你就在那儿等他，快去！

帕尔墨诺　我快不了了，我已经累极了！（下）

潘菲卢斯　他走了。我这个不幸的人现在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弥里娜的请求，把她女儿生孩子的事情遮掩过去，我很同情这个女人。好吧，我尽力去做，装作孝敬父母的样子，因为我把孝敬父母置于自己的爱情之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哎呀，我看见菲狄浦斯和我父亲来了，我没了主意，我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说好。

第　五　场

〔拉赫斯和菲狄浦斯由广场回来，边走边谈。

拉赫斯　你刚才告诉我，说你女儿要等我儿子回来，是不是？

菲狄浦斯　是的。

拉赫斯　听说我儿子回来了，那你让她回来吧！

潘菲卢斯　（旁白）我对父亲提出什么理由，说我不能把妻子接回来呢？

拉赫斯　我听见有谁在这里说话。

潘菲卢斯　（旁白）就这样，我按照刚才的决定去做。

拉赫斯　菲狄浦斯，你看我刚才已经对你说了，那不正是他本人！

潘菲卢斯　亲爱的爸爸，你好！

拉赫斯　我的儿，你好！

菲狄浦斯　潘菲卢斯，你回来得正好，更令人高兴的是你健康无恙。

潘菲卢斯　是这样。

拉赫斯　你刚到？

潘菲卢斯　刚到。

拉赫斯　你说说看，胞兄法尼昂给我们留下些什么了？

潘菲卢斯　无疑地，他生前是个很会享受的人，他这种人是不会让继承人得到太多的好处的，不过他们却给自己留了一个好名声："他在世时生活得很好。"

拉赫斯　这样说来，除了这句赞叹的话之外，你什么也没有带回来？

潘菲卢斯　反正不管他留下了什么，都是有用处的。

拉赫斯　不，有害的。但愿他还健康地活着。

菲狄浦斯　你这样祝愿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他永远不会复活了。不过我知道，你现在心中最希望的是什么。

拉赫斯　（对潘菲卢斯）昨天菲狄浦斯曾经吩咐把菲卢墨娜接回来。（推菲狄浦斯）喂，你说说看，是这样吩咐的吧！

菲狄浦斯　用不着推我。我这样吩咐过。

拉赫斯　（对潘菲卢斯）他会让她马上回来的。

菲狄浦斯　当然。

潘菲卢斯　这里的全部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一到就听说了。

拉赫斯　这些人真可恶，专好传递这种消息，愿神明惩罚他们。

潘菲卢斯　我知道我自己一直小心注意，努力避免做那些可能引起你们责备我的事情。我如果现在想在这里表白自己曾经对她如何真心，如何宽厚，如何温和，我完全可以这样做，

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向她本人去了解吧。她现在虽然有负于我，但只要她谈到我时能说实话，我想你会更加了解我的秉性的。我请神明作证，分离并非由于我的过错。不过，既然她认为不能对我母亲让步，不能对我母亲的性格谦和以待，并且又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她们和解，那么，菲狄浦斯，要不就是母亲和我分开，要不就是菲卢墨娜和我分开。现在孝敬之心要求我敬重母亲。

拉赫斯　潘菲卢斯，你的话我听了并非不舒服，我知道，你把父母的利益看得重于一切。不过，潘菲卢斯，你要当心，不要被愚蠢的愤怒引入歧途。

潘菲卢斯　难道有什么愤怒能使我不公正地对待她？爸爸，她从未做过违背我的意愿的事情，我知道，她总是让我得到我所向往的一切。我爱她，赞赏她，强烈地想念她。我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她具有惊人的好品性，我衷心希望她同别个比我更幸福的人度过一生，既然她同我分开是势在必行。

菲狄浦斯　（对拉赫斯）现在事情全看你了。

拉赫斯　你放理智些，让她回来！

潘菲卢斯　爸爸，我不想这样做，我要维护母亲的利益。（边说边离开）

拉赫斯　你到哪儿去？你留下！等一等！我问你，你到哪儿去？

〔潘菲卢斯进屋。

菲狄浦斯　多么固执啊！

拉赫斯　菲狄浦斯，我不是对你说过，这件事会使他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曾经请求你让女儿回来。

菲狄浦斯　天哪，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不通情理。他是不是以

为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就会向他苦苦哀求？他如果想把妻子接回去，那就来接；他如果不想来接，那他就把嫁妆退回来。

拉赫斯　啊呀，你这样火气也太大了！

菲狄浦斯　潘菲卢斯，你回来这样对我们，也太倔强了！

拉赫斯　虽然他有理由生气，不过他很快就会消气的。

菲狄浦斯　这是因为你们变富了，心里傲起来了。

拉赫斯　你也要同我吵？

菲狄浦斯　那就让他今天好好考虑考虑，然后给我回话，是接她回去，还是不接她回去。他如果不想接，那就让她另嫁别人。（离开）

拉赫斯　菲狄浦斯，等一等，听我说几句。（见菲狄浦斯进屋）他走了。我这是怎么啦？哼，这件事他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既然儿子和他对我的话都听不进去，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这全是妻子从中作祟，我要狠狠地把她骂一顿，我把心头的不快通通发泄到她头上。（进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弥里娜自屋内上。

弥里娜　糟了，我怎么办呢？我去找谁帮忙呢？我怎么对丈夫说呢？真不幸！他一听到婴儿的哭声，一句话没说，便向女儿的房里跑去。他如果知道女儿生了孩子，问我为什么不把事情告诉他，天哪，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才好。门在响，我想准是他找我来了，我完了。

菲狄浦斯　妻子一见我向女儿那里跑去，便立即跑了出来。我看见她就在这里。你在嘀咕什么，弥里娜？喂，我在跟你说话呢！

弥里娜　亲爱的丈夫，你找我？

菲狄浦斯　我是你的丈夫？你把我当作你的丈夫，还是只简单地当作一个人？老婆子，如果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作你的丈夫，不，哪怕只是当作一个人，你就不会这样捉弄我了。

弥里娜　怎么捉弄你了？

菲狄浦斯　你还问？女儿生孩子了！怎么，你不说话？孩子是谁的？

弥里娜　你是她的父亲，这么问合适吗？啊，天哪！你说说，你如果认为孩子不是她所嫁的人的，那是谁的？

菲狄浦斯　我也想是这样，不是做父亲的有别的想法。不过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竭力把女儿生孩子的事情瞒着我们，而且如果她生孩子是正常的，按时的。你可知道，有了这个孩子，我们和他们家的亲谊会更加牢固，可你却独断独行，竟想把孩子的命送掉，只要你不让女儿和潘菲卢斯共同生活的意愿得以实现！我原以为这件事是他们的过错，其实过错就在你身上。

弥里娜　啊，我真不幸。

菲狄浦斯　但愿你真是这样！现在我想起了我们同意他作女婿时你说过的话，你说你不能把女儿嫁给一个同妓女鬼混、夜里不回家的人。

弥里娜　（旁白）他怎么猜测都可以，只要不明白真相就行。

菲狄浦斯　弥里娜，他有相好这件事我知道得比你早，但是我始终认为，对年轻人来说这算不上是什么过失，因为这是天性所致。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厌弃这种行为的。可是你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没有丝毫改变，你仍然想把女儿同他拆开，想把我做的事情推翻。现在你想干什么，事情本身作了最清楚的说明。

弥里娜　难道你以为我竟执拗到那种程度，以至于作为她的母亲，虽然这场婚姻对我们合适，我也非要拆散他们不可？

菲狄浦斯　你也能预见未来或者评鉴我们事情的好坏？你也许从什么人那儿听到，说他看见潘菲卢斯从相好那里出来，或者去找相好。即使真是这样，那又怎么样？如果他在这方面是有节制的，事情是偶尔的，难道我们不可以按人之常情去处理，对这件事不表介意，反而一定要把事情传出去，引起他憎恨我们？他同她来往了那么多年，如果一下子就同她分

开，那我反而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也不会是女儿的忠实丈夫。

弥里娜　请你不要再就青年人的行为空发议论了，也不要莫须有地对我进行指责了，你去找他当面问问，他想不想把妻子领回去，如果他说想，那你就给他，如果他说不想，那么我关心女儿没有错。

菲狄浦斯　即使他不想接回去，并且你也认为是他的过错，弥里娜，我刚才在这里，事情也该同我商量。你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这么干，我现在当然要生气。我禁止你把孩子送出去，不管你送到哪儿。（旁白）不过，我要她听我的话也是够愚蠢的，我进去吩咐奴隶，要他们不要把孩子送走。（下）

弥里娜　啊，世上不会有哪个女人比我更不幸了，我知道，当他知道事情真相以后，他更会暴跳如雷。天哪，他现在这样生气还是比较轻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改变主意。现在在这许多麻烦事情中，我还面临一件难事：他要是强迫我抚养孩子，可我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女儿受辱时，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相貌，也未能夺下对方什么东西，以便事后寻认。那个人离开的时候，夺走了女儿手上戴的戒指。我很担心潘菲卢斯，虽然我们如此恳求他，但是当他知道我们以他的名义收养别人的孩子的时候，他也许不会把事情掩盖下去。（进屋）

第　二　场

〔索斯特拉塔、潘菲卢斯自屋内上。

索斯特拉塔　亲爱的儿子，我知道，你怀疑你妻子离开我们家是因为我脾气不好，虽然你尽力掩盖这一点。我以神明的名义起誓，以我对你的良好愿望起誓，我从没有故意引起她对我的憎恨。我知道你一向很爱我，这件事更加强了我的这一信念。你爸爸刚才在屋里告诉我说你怎样把我看得比你的爱情更重，现在我决定回报你对我的一片好意，让你知道，儿子孝敬我，我也会报答他。亲爱的潘菲卢斯，我认为这样做对你们或是对我的名誉都有好处：我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乡下去同你父亲住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因为我在这里而妨碍你们，从而也就排除了现在剩下的唯一使菲卢墨娜不能回到你身边的根源了。

潘菲卢斯　啊，妈妈，你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你真的向她的愚蠢行为屈服，离开城里，搬到乡下去生活？请你不要这样做，我也不会让人说我们的坏话，好象事情是由于我太固执，由于你不谦和造成的。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撇下亲友和那些欢乐的节庆。

索斯特拉塔　我对你说的这些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以前年龄合适，我已经充分享受过了，现在对那些欢乐已经感到厌烦了。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延寿不要妨碍别人，不要有人祈求我死。我看得出来，我不应该在这里惹人嫌弃，是我让路的时候了。我认为，这样做既可以消除不和的根源，又可以使我自己摆脱猜疑，还可以满足大家的愿望。妇女们的名声不好，我求你让我离开这里。

潘菲卢斯　除了这件事情外，我在各个方面都是多么幸福啊，我有这样好的母亲，又有这样好的妻子！

索斯特拉塔　亲爱的潘菲卢斯，请不要把这一不幸看得太重，它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既然你对其他一切方面都感到满意，并且我觉得也是那样，那么，亲爱的儿子，你为我做件好事，把她领回来吧！

潘菲卢斯　啊，天啊！

索斯特拉塔　我也一样。亲爱的儿子，这件事给我带来的痛苦不亚于你。

第　三　场

〔拉赫斯自屋内上。

拉赫斯　老婆子，你们的谈话我刚才在里面都听到了。一个人能根据情势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是理智的行为。现在应该主动地去做那些以后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

索斯特拉塔　啊，命运保佑！

拉赫斯　你就从这里搬到乡下去，让我们在那里相依为命。

索斯特拉塔　老天作证，我也希望这样。

拉赫斯　那你进去吧，准备一下需要随身带的东西，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索斯特拉塔　我照你的吩咐办。（进屋）

潘菲卢斯　爸爸！

拉赫斯　你有什么事，潘菲卢斯？

潘菲卢斯　你让母亲离开这里？无论如何不能这样。

拉赫斯　为什么不行呢？

潘菲卢斯　因为妻子的事情如何处理，我还没有最终拿定主意。

拉赫斯　这是怎么回事?除了把她接回来,你还想怎么办?

潘非卢斯　(旁白)我也很希望这样,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不过我还是不要从已经作出的决定退缩:怎么做最合适就怎么做。(对拉赫斯)如果我把她接回来,我想不会给家庭带来和睦的。

拉赫斯　嗨,你不理解,既然你母亲要离开这里,她们俩无论怎么样,与你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老年人惹年轻人嫌弃。应该把路让开了,潘非卢斯,我们很快就要成为故事中的人物:"有个老头子和老婆子。"我看见菲狄浦斯从屋里出来了,我们去找他。

第 四 场

〔菲狄浦斯自屋内上。

菲狄浦斯　(自语)唉,菲卢墨娜,你也真惹我生气。天哪,你这样太不象话了。你虽然可以为自己找借口,说是母亲唆使的,她可再也没有什么好推托的了。

拉赫斯　菲狄浦斯,太好了,你来得正是时候。

菲狄浦斯　什么事?

潘非卢斯　(旁白)我怎样对他们说呢?我怎样才能把事情搪塞过去呢?

拉赫斯　你告诉女儿,说她婆婆索斯特拉塔要从这里搬到乡下去,因此,她不要再有什么顾虑,可以回来了。

菲狄浦斯　嗨,在这件事情上你妻子没有错,一切都是由于我妻子弥里娜。

潘菲卢斯　（旁白）人物换了。

菲狄浦斯　拉赫斯，是她把我们搅乱了。

潘菲卢斯　（旁白）只要能够不领她回来，他们爱怎么搅和就怎么搅和吧。

菲狄浦斯　潘菲卢斯，我个人的愿望是：只要可能，我希望我们之间的亲谊继续保持下去。你如果不是这样考虑，那你得把孩子认了。

潘菲卢斯　（旁白）他已经知道生孩子了，麻烦了。

拉赫斯　认孩子？认哪个孩子？

菲狄浦斯　我们已经有了孙子。女儿离开你们家的时候已经有了身孕，我在今天之前也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拉赫斯　愿神明庇佑，你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我祝贺孩子降生，祝你女儿健康。不过，你妻子是怎样一个人呀！她的脾气怎么这样呢？她把这件事对我们瞒了这么久。我真有点儿不好说，我觉得她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菲狄浦斯　不仅你这样认为，我也是这样认为，拉赫斯。

潘菲卢斯　（旁白）我要是刚才对这件事还有所犹豫不决，现在就用不着了，既然他们要把别人的孩子留下。

拉赫斯　潘菲卢斯，现在你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了。

潘菲卢斯　（旁白）真糟糕！

拉赫斯　我们一直盼望有这样一天：你有一个孩子，他叫你“爸爸”，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谢天谢地。

潘菲卢斯　（旁白）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拉赫斯　把妻子领回来，不要再和我作对了。

潘菲卢斯　爸爸，很清楚，她如果想给我生孩子，或者想作我的妻子，我认为，她对别人瞒着这件事，对我就不应该隐瞒

着。现在我觉得，既然她不和我一条心，我想以后我们也不会协和一致，我为什么要把她接回来呢？

拉赫斯　母亲怎么说，年轻女人就怎么做，这有什么奇怪呢？你是不是认为你能够找到一个没有过错的女人，或者能够找到一个没有过错的男人？

菲狄浦斯　拉赫斯，还有你，潘菲卢斯，你们是想离弃她，还是把她领回去，你们看着办吧，不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会为难你们。妻子要干什么，我干涉不了。不过孩子我们怎么办？

拉赫斯　你问得太可笑了，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情况，他的儿子，你当然得给他，好让我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潘菲卢斯　（旁白）要我抚养一个父亲本人不要的孩子？

拉赫斯　你在说什么？嘿，潘菲卢斯，难道我们不该抚养他？我们是不是要把他扔掉？这样做理智吗？现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你逼我说出我不想当着你的面说的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眼泪汪汪？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起初，你提出理由，说是为了你的母亲，不能让妻子回家来住，但你母亲已经决定从家里搬走。现在，当你看到那条理由已经无法继续成立时，你又找到另一条理由，说是妻子瞒着你生孩子。你如果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那就错了。你最好还是认真想想吧，我让你同那个女人鬼混了多长时间！不管你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我都忍着。后来我劝你，要你成亲，说已经到时候了，你在我的催促下成亲了。你顺从了我，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现在，你又把心思放到那个妓女身上去了，要知道，当你倾心于她的时候，你是在让自己的妻子受辱。我看得出来，你是旧病复发。

潘菲卢斯　你说我？

拉赫斯　我是说你，你的行为不正。由于不和，你编造了一些虚假的理由，为的是能同那个女人一起生活，把这个证人从自己身边推开。你妻子正是知道这个情况才离开你的，要不还会是其他什么原因？

菲狄浦斯　你说得对，正是这样。

潘菲卢斯　我发誓，我根本不象你们说的那样。

拉赫斯　嘿，把妻子接回来吧！要不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把她接回来？

潘菲卢斯　现在没有时间。

拉赫斯　那你把孩子认了，因为孩子是无罪的。然后我们再谈孩子母亲的事情。

潘菲卢斯　（旁白）我太不幸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现在父亲用这许多理由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离开这里，既然我在这里对事情没有好处。我想没有我的同意，他便没法认孩子，特别是在这件事情上岳母会帮我的忙。（转身）

拉赫斯　你走？嘿，你也不给我个明确的回答？

〔潘菲卢斯下。

（对菲狄浦斯）你看他还有理智吗？好吧，菲狄浦斯，你把孩子给我，我抚养他。

菲狄浦斯　太好了！妻子对这件事感到烦恼，她这样做并不奇怪。妇女好犯愁，这些事情使她们难以忍受。我妻子心中有气，她对我说过。刚才他在这儿，我不好对你提这件事。我开始也不相信她，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我看得出来，他完全厌恶这场婚姻。

拉赫斯　我怎么办呢，菲狄浦斯？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吗？

菲狄浦斯　你怎么办？依我看，首先必须去找那个妓女，我们劝

告她，严肃地批评她，最后甚至给她点厉害瞧瞧，她要是还想同他往来。

拉赫斯　我照你说的办。（对屋内）喂，孩子①！快到我们的邻居巴克基斯那里去，传我的话，叫她过来。（对菲狄浦斯）我请你在这件事情上继续帮我的忙。

菲狄浦斯　哎，拉赫斯，我早就说过了，现在再说一遍，如果可能，我希望我们之间的亲谊能够保持下去。我现在仍然这样希望。不过你同她谈话的时候要我在场吗？

拉赫斯　不用，你请便，去给孩子找个奶妈吧！

〔菲狄浦斯下。

---

① 指小奴隶。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巴克基斯由女奴们陪伴着上。

巴克基斯　拉赫斯现在想见我，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我好象已经猜出了他在想什么。

拉赫斯　（旁白）我应该控制自己，既不要因一时冲动，使本来可以得到的东西不能如愿地得到，又不要做得过分，事后又懊悔。我现在迎上去。你好，巴克基斯。

巴克基斯　你好，拉赫斯。

拉赫斯　巴克基斯，我想我派小奴隶把你从家里请到这里来，你不会感到惊奇吧？

巴克基斯　不，老天作证，我可有点儿胆颤心惊，当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人，担心职业的名声会把我毁了的时候。至于说到我的行为，我很容易为自己辩护。

拉赫斯　夫人，你只要说实话，我就没有什么好使你感到害怕的。要知道，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不会有什么过错使我不能宽恕，特别是我现在处理事情更为审慎，不希望自己随意鲁莽从事。如果你现在能够象一个高尚的女人那样行为端正，以后也准备继续这样，那么，让你无辜受辱是不应该的。

巴克基斯　老天作证，你能对我这样，我对你真是感激不尽。有的人做了不公平的事情后再来赔礼道歉，那对我毫无益处。不过，你有什么事？

拉赫斯　你又把我的儿子潘菲卢斯迷住了。

巴克基斯　嘿！

拉赫斯　你让我说。当他还没有成亲的时候，我曾经允许你们往来。（见巴克基斯欲打断他的话）等一等，我还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呢。他现在已经有了妻室，请你另外给自己找个更可靠的朋友吧，趁现在还有时间。要知道，他不会永远这样依恋你，你也不会永远这样年轻。

巴克基斯　这是谁说的？

拉赫斯　他岳母。

巴克基斯　说我？

拉赫斯　是说你。她把自己的女儿接了回去，想把女儿生的孩子偷偷弄死。

巴克基斯　我如果知道有什么东西比誓言更神圣，使你能够信任我，拉赫斯，我愿以它的名义向你发誓，潘菲卢斯成亲之后就离开了我。

拉赫斯　我感谢你。不过，你知道我希望你最好做件什么事吗？

巴克基斯　做什么？你说吧！

拉赫斯　你进屋去找她们，把你刚才的誓言对她们再说一遍。安慰安慰她们，同时解除人们对你的责难。

巴克基斯　好，我这样做。如果是别的哪个与我类似的女人，我想她是不会这样做的，不会因类似的原因在人家的妻子面前露面的。我不希望你的儿子因这些毫无根据的闲话而遭非议，也不希望他被你们误认为过分失检，你们这样看他是

很不应该的，我认为他是无辜的。他应该受我的报答，我将为他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拉赫斯　你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同情你，理解你。不仅她们那么想，我也信以为真。现在我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了，我们的想法错了，希望你能继续象现在这样为人，你将可以象你希望的那样享受我们的友谊。如果你不是这样，——不，我控制自己，不要说出什么让你听起来会感到不快的话。我只想提醒你一点：你不妨试一试我是怎样一个朋友，或者作为朋友，而不是敌人，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第　二　场

〔菲狄浦斯领奶妈上。

菲狄浦斯　（对奶妈）你在我这里，凡是需要的东西，绝对不会感到短缺的。不过，当你自己酒足饭饱的时候，你也得让孩子吃饱喝足。

〔菲狄浦斯送奶妈进屋，奶妈下。

拉赫斯　我看见我们的亲家来了，他给孩子请来了奶妈。菲狄浦斯，巴克基斯郑重地发了誓。

菲狄浦斯　这就是她？

拉赫斯　是她。

菲狄浦斯　嗨，这种人是不怕渎神的，我看神明也不会关照她们。

巴克基斯　我把女奴交给你，你可以任意拷问她们，了解我的为人。现在的事情是：我应该帮助把潘菲卢斯的妻子还给他。

我如果做到这一点，我就不用再为自己的名声苦恼了。只有我愿意做这种别的妓女不愿做的事情。

拉赫斯　菲狄浦斯，事情已经清楚，我们错怪了我们的女人，现在让我们继续考验巴克基斯。当你妻子知道自己相信了不真实的流言时，她会息怒的；我儿子因为妻子瞒着他生孩子而生气，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怒气很快会消失的。因此，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以致于他们必须离婚。

菲狄浦斯　神明作证，我也希望是这样。

拉赫斯　她就在这里，你仔细问问她，她会给我们足够的帮助的。

菲狄浦斯　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拉赫斯，是不是你还不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还是去劝慰她们吧。

拉赫斯　巴克基斯，我希望你能恪守你给我的诺言。

巴克基斯　你要我为这件事去找她们？

拉赫斯　去吧，去消除她们的疑虑，争取她们的信任。

巴克基斯　好吧，我去，尽管我知道，今天我的出现会引起她们的厌恶，因为妓女和已婚男子分手之后，妓女和妻子是敌人。

菲狄浦斯　不，她们会成为你的朋友的，当她们知道你为什么去找她们的时候。你这样做会打消她们的误解，同时也可以消除对你的怀疑。①

巴克基斯　啊，天哪，在菲卢墨娜面前我会感到羞愧。（对随身

① 勒布本中，菲狄浦斯在前面说完"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还是去劝慰她们吧。"这句台词后便退场了。把这段话作为拉赫斯的台词，有的抄本则让菲狄浦斯说完上面那段话后继续留在台上，把这段话仍作为菲狄浦斯的台词，然后下。让菲狄浦斯领着巴克基斯等人进屋似乎更合情理一些。

女奴）你们俩跟我进去。

〔巴克基斯领二女奴随菲狄浦斯进屋。

拉赫斯　我现在对巴克基斯的最大希望是能够让她遇上这样的事情：她本人不用作任何牺牲，便能得到大家的好感，还能给我帮助。如果她现在确实已经和潘菲卢斯分手，那么她自己会知道，这会给她带来声誉。她会因此受到感激，还会和我们结下友谊。（下）

第　三　场

〔帕尔墨诺上。

帕尔墨诺　天哪，主人把我的辛苦看得一文不值，他无缘无故地把我派出去，为了等那个弥科诺斯人卡利得弥斯，我在卫城白白坐了一天。我一直傻乎乎地坐在那里，见来了个人，就上前问："年轻人，请告诉我，你是弥科诺斯人吗？"对方回答说："不是。""你叫卡利得弥斯吗？""不是。""你在这里有个叫潘菲卢斯的朋友吗？"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想，世上根本就没有那个人。最后，我自己也觉得没趣，便离开了那里。我看见巴克基斯从我们邻居家出来，这是为什么？她在这里有什么事？

巴克基斯　（看见帕尔墨诺）帕尔墨诺，正好碰上你，你快去找潘菲卢斯。

帕尔墨诺　为什么？

巴克基斯　说我请他来。

帕尔墨诺　找你？

巴克基斯　不，到菲卢墨娜那里去。

帕尔墨诺　什么事？

巴克基斯　没有你的事，你不要再问。

帕尔墨诺　别的都不用说？

巴克基斯　不，你告诉他，说他以前送给我的那只戒指，弥里娜认出是她女儿的。

帕尔墨诺　知道。就这些？

巴克基斯　就这些。他一听见你说这些话，就会立即来的。你怎么还愣着？

帕尔墨诺　不，没有。我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愣神儿，一整天时间全花在这样来来回回地奔跑上了。（下）

巴克基斯　我今天到这儿来，给潘菲卢斯带来了多大的快乐，给他作了多大的好事，给他解脱了多大的忧愁！我救了他儿子，这个孩子差点被她们和他本人送了性命；我还给了他妻子，他已决定以后不再和她一起生活；我澄清了事实，解除了他父亲和菲狄浦斯对他的怀疑。所有这些事情的根源全是那只戒指。我记得九个月前，一天夜里，潘菲卢斯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那里来，没带随奴，浑身酒气熏人，拿来那只戒指。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亲爱的潘菲卢斯，告诉我，你怎么跑得连气都接不上了？你手里这只戒指是哪里来的？你告诉我！"他用别的事情来搪塞。我看到这种情形，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坚持要他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他承认在街上侮辱了一个不相识的女子，并说趁对方挣扎的时候，他夺下了她的戒指。我刚才手上戴着那只戒指，弥里娜认出了它。她问我戒指是从哪儿来的，我把情况都对她说了，事情就这样弄清楚了。菲卢墨娜是被他强迫的，孩子是他的。

我让他得到如此巨大的快乐，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别的妓女是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情人享受婚姻的幸福是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神明作证，我从来没有为了牟利而使自己的灵魂变得如此下贱。在他们结婚之前，他对我慷慨、亲爱、温存。我不讳言，他成亲使我感到不快，但是我认为，没有让这种不快超过限度。受过人的好处，忍受点他的不快也是应该的。

第　四　场

〔潘菲卢斯、帕尔墨诺上。

潘菲卢斯　亲爱的帕尔墨诺，你当心，你给我送来的消息必须是真实的，可靠的，你可不要一时为了讨好我，用虚假的快乐逗我空喜欢。

帕尔墨诺　是真的。

潘菲卢斯　是的吗？

帕尔墨诺　是的。

潘菲卢斯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成神了！

帕尔墨诺　你会证实是真的。

潘菲卢斯　你等一等，我担心我想的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

帕尔墨诺　好，我等着。

潘菲卢斯　我想你说的是：弥里娜发现巴克基斯戴着她的戒指。

帕尔墨诺　是这样。

潘菲卢斯　那只戒指是我以前送给巴克基斯的。她让你把这个

消息告诉我，是这样吗？

帕尔墨诺　是这样。

潘菲卢斯　啊，世上有谁比我更幸运？世上有谁比我更快乐？啊，帕尔墨诺，你给我送来了这样好的消息，我该如何感谢你呢？如何感谢你，如何感谢你啊？我真不知道如何报答你才好！

帕尔墨诺　然而我知道。

潘菲卢斯　你知道什么？

帕尔墨诺　你一点也不用感谢我，因为我还不明白，无论是我带来的消息，还是我本人，究竟对你有什么好处。

潘菲卢斯　你让我从冥土重返人间，我能让你不受报答就离开吗？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看见巴克基斯站在门口，我想她是在等我，我找她去。

巴克基斯　你好，潘菲卢斯！

潘菲卢斯　啊，巴克基斯！啊，亲爱的巴克基斯，我的救命恩人！

巴克基斯　事情真好，真令人高兴！

潘菲卢斯　你的行为使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你仍然保持着原先的魅力，无论在哪里和你相遇，听你谈话，看见你出现，都使人感到愉快。

巴克基斯　而你呢，神明作证，你仍然保持着原先的风度和性格，世上不会有谁比你更可爱。

潘菲卢斯　哈哈，哈哈，真是这样？

巴克基斯　你爱你的妻子是对的，直到今天，我还一直没有机会见过她，和她相识，今天我见着了，她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潘菲卢斯　你要说真话。

巴克基斯　老天作证，潘菲卢斯。

潘非卢斯　你告诉我，关于这件事你对我父亲说了些什么没有？

巴克基斯　我什么都没有对他说。

潘非卢斯　没有必要对他说。不要象喜剧里那样，什么都让大家知道。该谁知道就让谁知道，谁不该知道，就不要让他打听，也不要让他知道。

巴克基斯　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告诉你，事情被轻易地掩盖着。弥里娜对菲狄浦斯说，她相信我的誓言，承认你是无罪的。

潘非卢斯　太好了。我希望这件事能完全象希望的那样结束。

〔巴克基斯下。

帕尔墨诺　主人，我能不能问一下，我今天究竟为你效了什么劳？或者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潘非卢斯　不要打听！

帕尔墨诺　但是我可以猜：我怎样把他从冥间——？

潘非卢斯　帕尔墨诺，你不明白你今天给了我什么好处，把我从怎样的重负下解脱了出来。

帕尔墨诺　不，我知道，我不是糊里糊涂地作事的。

潘非卢斯　（嘲讽地）我相信你不是的。

帕尔墨诺　嗨，难道我帕尔墨诺什么时候错过做好事的机会？

潘非卢斯　跟我进去，帕尔墨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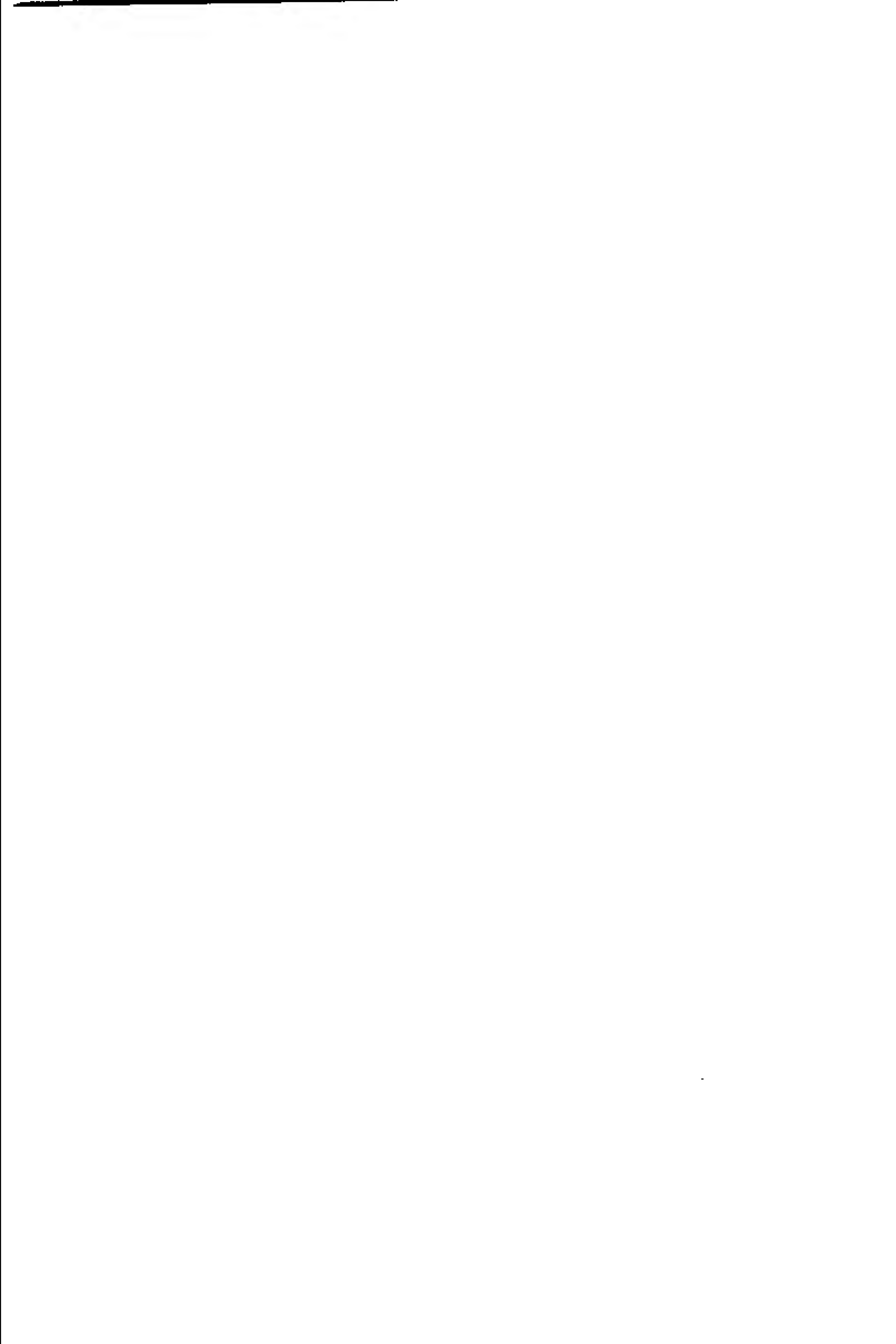
帕尔墨诺　好！

〔潘非卢斯下。

（对观众）我今天无意之中做的好事比我以前有意地做的好事还要大。

歌　手　请大家鼓掌！

塞 内 加



特洛亚妇女

杨周翰译

情　　节

漫长而艰苦的特洛亚围城战终已结束。特洛亚的崇楼峻宇、宫殿城阙都已坍塌，但余烟未熄，遮暗了天日。英雄的卫城战士，有的牺牲了，有的四散逃亡，到异乡去找栖身之所。胜利的希腊人把丰富的战利品聚集在海滨，战利品中有特洛亚妇女。她们遭受着亡国妇女通常遭受的悲惨命运，她们在等候希腊人抽签分配，然后她们就将分手各随新主，分往敌国的各个城邦去了。诸事都已齐备。

忽然，阿基琉斯的阴魂显灵，要求把波吕克塞娜祭献给他，才准希腊人起航。神巫卡尔卡斯也请求把阿斯提阿那克斯杀死，以免再度引起特洛亚战争。因此，特洛亚的女俘们在忍受了战争的无穷灾难之后，还得忍受这双重的悲运。

剧 中 人 物

阿伽门农　特洛亚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

皮罗斯　希腊大将阿基琉斯之子，登场时其父已战死。

攸利栖斯　希腊伊塔卡国王，在希腊军将领中以狡黠闻名。

卡尔卡斯　希腊军中神巫

塔尔提比奥斯　希腊军使者

老仆　安德罗玛克的忠仆

阿斯提阿那克斯　特洛亚王普里阿摩斯之孙，赫克托尔和安德罗玛克之子，年尚幼小。

赫枯巴　特洛亚王普里阿摩斯的王后，登场时王已被害，被俘的特洛亚妇女之一。

安德罗玛克　赫克托尔之妻，登场时丈夫已死，被俘的特洛亚妇女之一。

海伦　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王后，后为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所娶，因而引起特洛亚战争。

波吕克塞娜　普里阿摩斯和赫枯巴的女儿。哑角，和歌队同时登场。也是被俘特洛亚妇女之一。

歌队　由其他被俘的特洛亚妇女组成，始终在场。

地 点

海滨。特洛亚残迹依稀可见，余烟未熄。

时　　间

特洛亚十年战争结束后，胜利的希腊人尚未启碇凯旋以前。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赫枯巴引歌队上。

赫枯巴 凡是信赖王权，在闳伟的宫殿里豪强地统治着一切，不畏惧喜怒无常的神祇，把无忧无虑的心肠都付与欢乐的事儿的人，让他看看我吧，也让他看看你吧，特洛亚啊。贵人的地位多么脆弱，命运给了最有力的证明。强大的亚细亚的擎天柱，这是天神所造的最出色的工程①，现在颠覆了，坍塌了。特洛亚曾经伸出过求援的手，有许多人曾来援救过她。②第一位曾汲饮过七条口的塔那伊斯的凛冽的河水③；第二位曾在温暖的底格里斯河与赭红的海峡交汇的地方，首先迎接过重生的黎明④；还有一位曾在她的边境上望见游牧的斯

---

① 据传说，特洛亚的城垣乃海神和日神所建。

② 指特洛亚十年战争期内，覆亡之前。

③ 指瑞索斯，希腊境内色雷斯的君主。特洛亚十年战争期内，曾率师帮助特洛亚人作战，为希腊将领攸利栖斯和狄俄墨得斯所杀。塔那伊斯即今之顿河，在色雷斯境内。

④ 指门农，埃塞俄比亚君主，特洛亚战争末期，率师援助特洛亚，为希腊大将阿基琉斯所杀。传说在尼罗河中游忒拜城某庙后有大石像，就是他的雕像，每当黎明初起，此像即发出音乐，表示欢迎其母黎明女神厄俄斯。

底格里斯河在美索不达米亚，流入波斯湾，因在非洲之东，诗人用来表示东方，黎明初升的方向。

库提亚人，就率领女兵扫荡了蓬托斯的海岸。[1]而特洛亚今天却遭到刀剑的斩伐，她的宫室土崩瓦解了。看，那巍峨的城墙，高耸的楼阁，倾圮了；屋宇烧成了灰烬。阿萨拉科斯[2]全部宫殿的四周烟气弥漫。火焰止不住胜利者贪婪的手，特洛亚一面在焚烧，一面遭抢劫。连天空都被滚滚的浓烟遮住；白昼好象给密云蒙上了似的，被那伊利翁[3]的烟尘染成乌黑一片。胜利者虽然余怒未消，虽然还气恼，但是看着奄奄一息的伊利翁，十年战争的怨气也就最后消失了。虽然他眼看伊利翁粉碎了，战败了，但心中仍有余悸，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把它征服，强盗们把战利品从达尔达尼亚[4]急忙运走，一千条船也装不完。

我呼唤与我为敌的众神明；我呼唤祖国的已故的英雄；我呼唤你，现在被特洛亚的土地所掩盖，埋葬在辽阔的国土下的弗里基亚的统治者[5]；还有你，当你屹立着，伊利翁也是屹立的，我呼唤你的灵魂[6]；还有你们，我那一大群孩子们[7]，我呼唤你们夭折的灵魂——我呼唤你们作见证：不论

---

[1] 指彭特西勒亚，阿马宗人的女王。相传阿马宗人都是能战的女子。特洛亚战争时，特洛亚大将赫克托尔战死后，她率领女兵前来援救，也为阿基琉斯所杀。

斯库提亚，地名，位置相当于现在的乌克兰。其民族乃游牧民族，精于骑术。蓬托斯即黑海，相传阿马宗人即建国于黑海附近。

[2] 阿萨拉科斯，特洛亚建国主特洛斯之子，此处泛指特洛亚王朝的宫室。

[3] 伊利翁，古代诗人往往称特洛亚为伊利翁。伊利翁因国君伊卢斯而得名，相传特洛亚城即伊卢斯所建。

[4] 达尔达尼亚，特洛亚之别名，因达尔达诺斯而得名，按希腊神话，达尔达诺斯乃天神宙斯与女神厄勒克特拉之子，特洛亚人之远祖。

[5] 指她已故的丈夫普里阿摩斯。弗里基亚，小亚细亚地域名，特洛亚即位于此区域内，罗马诗人往往以此呼特洛亚。

[6] 指她战死的长子赫克托尔。

我们遭到了什么厄运，不论日神的女法师疯癫的口中预言过什么灾难(纵然神不准我们相信她)②，但是是我，在我肚里怀着孕的时候③，首先看到这可怕的祸根，而且把它说破，但是我在卡珊德拉之前却自作了先知。在你们之间放火的，不是那狡猾的伊塔卡人，也不是他那夜行的伴侣，更不是那扯谎的西农④。火是我放的，你们烧的是我点的火把啊。

你这老而不死的人⑤，何必为颠覆了的城邦遗迹哀伤呢？特洛亚的灾难早成了旧恨，不幸的你还是想想这些新愁吧：我眼见国王被杀害，真是可诅咒的暴行啊；我眼见野蛮的皮罗斯(令人难以相信的罪恶哟！)在祭坛之前，左手揪住老王的头发，把他的头扭转向后，右手把万恶的钢刀刺进

---

① 赫枯巴生过赫克托尔等十九个儿子，大多数都战死了。

② 女法师指卡珊德拉，普里阿摩斯及赫枯巴之女，日神阿波罗喜其美貌，赐她预言的能力，传播阿波罗的旨意。"疯癫"——意谓女先知宣布神意之时，神附其体，状若疯癫。

③ 指帕里斯，普里阿摩斯及赫枯巴之次子。传说他把希腊墨涅拉奥斯王的美貌王后海伦娶回特洛亚，因而引起十年战争。他诞生之前，赫枯巴梦见自己生了一个火把，因而知道他必然会引起特洛亚的灭亡，于是把他扔到特洛亚附近伊达山上，牧羊人拾得他，把他养大，叫他帕里斯。虽然她把他扔了，不想他依然长大成人，危害邦家。

④ 伊塔卡，希腊西岸外海岛，奥德修斯所领国土。伊塔卡人即指奥德修斯，他以狡黠闻名。"夜行的伴侣"指狄俄墨得斯，他是希腊阿尔戈斯地方的君主，也参加了特洛亚战争。据说特洛亚城中有雅典娜女神像，只要此像在城内，城就不会灭亡。狄俄墨得斯和奥德修斯二人即从城中把像窃走，"夜行"即指夜间偷窃之事。

西农，希腊人，故意让特洛亚人俘获，佯称希腊军队已退却，留下木马一匹，原是献给雅典娜女神的，造得极其高大，使特洛亚人无法运进城内，因若拖入城内，城便坚不可破。特洛亚人信以为真，切断城墙，把马从缺口运进，马中藏兵，夜半兵出，遂灭特洛亚。

⑤ 赫枯巴自称。

深深的伤口；当他满心情愿地把手抽回，从老王的喉咙里拔出了宝剑，宝剑是干的。[①]谁能够看着一个逼近寿命极限而将死的老人，想到神灵会来作罪恶的见证，想到这行凶的地方是颠圮的王国一度视为神圣的地方，而不心软，而不止住残杀呢？普里阿摩斯生下了多少王子，[②]却连个坟墓都没有；虽然特洛亚遍地是火，却不见送殡的火炬。但众神还不满足，看哪，签筒在摇了，在给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儿媳选择夫主；而我这不值一文的战利品，也将随着新主而去。有的想讨赫克托尔的妻室[③]，有的选中了赫勒诺斯[④]的妻子，有的要安特诺尔的[⑤]；至于你呢，卡珊德拉[⑥]，想和你成婚的也并非无人啊。希腊人唯一不想要的、大家都怕抽中的是我。

我的被俘的妇女们，你们的哭声停止了么？用你们的手掌拍击胸膛吧，嚎啕大哭吧，为特洛亚尽礼吧。你们的哀号早该响遍了可诅咒的伊达山，响遍了那不祥的审判官的故乡。[⑦]

---

① 特洛亚亡后，普里阿摩斯在宫内宙斯神坛前（宫中最神圣的地方），被阿基琉斯之子皮罗斯所杀害。钢刀刺入身体之后才有伤口，但古典诗人常喜先说结果，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满心情愿"表示行为太残忍，连行凶者本人都有些不忍。"宝剑是干的"，因国王年老血枯，所以刀子上沾不了多少血。作者另一悲剧《阿伽门农》656—658 行歌队有词如下："我看见，我看见，皮罗斯的钢刀刺进老人喉咙，因为血液枯少，几乎没有沾湿"。

② 传说普里阿摩斯有子五十。

③ 即安德罗玛克。

④ 赫勒诺斯，普里阿摩斯之子，与卡珊德拉孪生。

⑤ 安特诺尔，特洛亚长老之一，其妻特阿诺是特洛亚城内雅典娜女神庙的女法师。

⑥ 此角不一定在舞台上，赫枯巴可能只是想起了她，呼唤她一声。

第　二　场

歌　队　你叫我们哀哭，我们不是没有经验、不懂得流泪的人啊。自从那游客[8]从弗里基亚去到了希腊，自从圣母库柏勒[9]山上松木所造的船舶破浪而去，多少漫长的岁月，我们一直在悲哀啊。白雪十度盖满了伊达山的峰峦，山上的树木十回被人砍伐，举行火葬，农夫在西革翁[10]的平原上战战兢兢地收割过十回的庄稼，十年里没有一天我们不在悲痛。但是如今又有了新的哭泣的理由。你们继续痛哭吧。王后啊，把你那可怜的手举起来吧。我们这些卑微的妇女一定跟随我们的女主人，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

赫枯巴　我的苦命的忠实侣伴们，解开你们的发髻，让那被特洛亚的余温未尽的灰尘所污损了的头发披散在你们悲痛的肩头。手里满满地抓一把土吧，这，是我们从特洛亚可以拿得走的。你们大家把露出的两臂准备好；把长袍褪下，拦腰束起；把你们的身体一直袒露到腰。你们的丈夫在哪里？何必

⑦ 审判官指帕里斯。传说女神赫拉，阿佛罗狄忒和雅典娜争美。天神命帕里斯裁判，他判定爱神阿佛罗狄忒最美，因此爱神答应他娶一最美妇人作妻子，后来便帮他娶得海伦。伊达山在特洛亚附近，赫枯巴曾把帕里斯抛弃在此，故云是他的故乡。

⑧ 指帕里斯，帕里斯离开特洛亚赴希腊为墨涅拉奥斯的宾客。

⑨ 库柏勒，女神名。她主领的山即伊达山。"山上松木所造的船舶"指帕里斯赴希腊所乘的船。

⑩ 西革翁，特洛亚海滨矶岩，希腊舰队即驻泊于此。诗人用来泛指特洛亚。

遮盖着胸膛?作了俘虏的人哪还谈得上羞涩?把罩衫围在腰里，扎住宽大的长袍，腾出将要发狂的双手，以便连连捶胸痛哭。这样装束很好，很好;我这才看到这队特洛亚妇女的真面目。把你们方才的哭声重复一遍，要超过你们通常哀悼的程度，因为我们要为赫克托尔痛哭。①

歌　队　在许多次送葬的时候，我们都解开过我们的发髻，扯乱过我们的头发;我们把发髻拆散，把炽热的灰烬洒在脸上。②

长袍从我们露开的肩头褪落，只盖住腰下的躯体。赤裸的胸膛在召唤手掌去打它;"悲哀"啊，现在，现在，使出你的力量吧。让我们的哭声震遍特洛亚的海岸，不要让住在深山空谷里的"回声"象平常一样只把最后几个字重复一遍，要叫她把我们为特洛亚发出的哀号声全部折回，让四海与苍天都能听见。手掌啊，发泄你的怒气吧，重重地拍击胸膛，把它打出伤痕来，普通的声响是不能使我满意的;因为我们要为赫克托尔痛哭。

赫枯巴　为了你③，我才用手打我的两臂;为了你，我才把肩膀打出血来;为了你，我才用拳头敲打头颅;为了你，作母亲的手掌才把胸膛捣烂。在送你入葬的时候，我在身上打出的一切伤痕，再一次地流血吧，让大股的鲜血从伤口里涌溢出

---

① 赫克托尔是普里阿摩斯和赫枯巴的长子，安德罗玛克的丈夫，阿斯提阿那克斯的父亲，特洛亚的主将，以勇敢慈爱见称，战死在希腊勇将阿基琉斯之手。阿基琉斯把他的尸体拖在战车之后回到希腊营;赫克托尔的尸体后由其父赎回安葬。

② 披发、露体、击胸、以热灰洒在身上是古代小亚细亚一带居民的一种哀礼。

③ 指赫克托尔。

来吧。你是祖国的栋梁，抵挡厄运的砥柱，你是战倦了的弗里基亚的堡垒，你是我们的城墙，我们的宗社靠在你的肩膀上屹立了十个年头；你倒了，宗社也随着倒了；你的末日，赫克托尔啊，也就成了祖国的末日。

现在不必为赫克托尔啼哭了，已经哭够了，现在为普里阿摩斯流泪吧。

歌　队　领受我们的哀悼吧，弗里基亚的统治者；领受我们的悲泪吧，两度被俘的老人①。你在位的时候，特洛亚遭难不只一次，希腊人的钢刀两次砍断了我们的城垣，赫拉克勒斯的箭矢两次把我们射中②。当赫枯巴所生的尊贵的众王子抬去入葬的时候，作父亲的你尾随了大队仪仗去送丧，你后来却在天帝的祭坛前被杀害，作了牺牲，你的无头尸体躺在西革翁的岸边。

赫枯巴　特洛亚的妇女们，让你们的眼泪为别人流吧，我的普里阿摩斯的死不是一件可悲痛的事情。你们应该齐声说："幸福的普里阿摩斯啊！"他的自由的魂魄早已到了地府，颈项上永远不会再套上枷锁，作希腊人的奴隶了；他再也看不见阿特柔斯的那两个儿子了③，他更不必与狡猾的攸利栖斯会面了；他也不必作凯旋的希腊人的俘虏，低垂着头，背上替

---

① "两度被俘"：第一次在幼年，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征服了特洛亚，普里阿摩斯的父亲和他自己都被俘虏，后来他姐姐赫西奥涅把他赎回，赫拉克勒斯杀死他父亲，并命他继承王位。第二次指特洛亚十年战争后。

② 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以善射著称，并征服过特洛亚。他的朋友菲罗克忒忒斯在他死后继承了他的弓箭，前来参加特洛亚战争，射死了特洛亚的帕里斯等将。故云两次射中。

③ 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指阿伽门农和墨涅拉奥斯。他们两人都是希腊君主，是特洛亚战争中主要人物，此处意谓"特洛亚的敌人"。

他们驮着战利品；惯于执掌权柄的手也不会反缚在背后，戴着黄金的镣铐，在阿伽门农的仪仗队里跟随着他的战车，叫密克奈[1]广大居民取乐。

歌　队　我们大家都说："普里阿摩斯是幸福的。"他走的时候把他的王国也带走了；如今他在乐土[2]的山林里，在安全的树荫之间闲步着，快乐地在那些虔诚的灵魂中寻觅他的赫克托尔。普里阿摩斯是幸福的，凡是战争中死去的人，凡是随着死亡将一切都结束了的人，都是幸福的啊。

① 密克奈，阿伽门农的国都。

② "乐土"在荷马作品中指人间的乐土，在大地西方。罗马诗人把它看作地府的一部分，是幸福的灵魂居住的地方。

第二幕

第一场

〔塔尔提比奥斯上。

塔尔提比奥斯　哎，希腊人在港口耽搁得太久了；出发去作战也好，战后回祖国也好，永远快不起来。

歌　队　请你说说吧，希腊人和他们的船只为什么耽搁着不走呢，是哪位神灵阻碍住他们的归路呢？

塔尔提比奥斯　我想起来还害怕，四肢还吓得发抖。难以置信的、然而是千真万确的怪事被我看见了，被我亲眼看见了。当日神刚刚升起，才沾着山脊，当白昼刚刚战胜了黑夜的时候，忽然大地隐隐地轰隆作响，震动起来，把自己内腑深处的秘密全部翻出；整片的林子摇晃着树梢，高大的森林和神灵们所居住的泉壑发出了山崩地裂的巨响；伊达山的岩石沿着震裂的山脊翻滚而下。不仅大地震撼，就连那海也感到是自己的阿基琉斯来了①，扬起了波涛。这时，山谷震裂，露出许多无底的洞穴，厄瑞玻斯张了口②，从地缝里打出一条通

① 阿基琉斯是希腊军中最勇武的将领，他参加作战与否，对希腊军的胜负是有决定性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他一怒而不参战的故事。他的母亲是海神忒提斯。

② 厄瑞玻斯，意为"黑暗"，是通往地府必经之路。此处统指下界。

到上界的大道，坟墓打开了。①忒萨利亚②的伟大领袖的阴魂就从下界升起。特洛亚啊，在他没有征服你以前，好象是预先演习，作征服你的准备，他曾弭平过特剌刻③的军队；他曾消灭过身披耀目的白羽的海神之子④；他又在猛烈的战斗中，在疆场上，疯狂斩杀，被他杀死的人的尸体把河流都堵塞了，连克珊托斯河⑤都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出路，带着鲜血慢慢流向下游；最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高高站在战车上，手握缰绳，车后拖着赫克托尔——也就是特洛亚——的尸体。⑥他的忿怒的阴魂高声喊叫，响彻海滨，他叫道："去，去，你们这些懒惰的人，先把我的阴魂应该得到的祭品抬来、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才可以解缆开船循着我的大海⑦回家。阿基琉斯一怒，希腊人遭了不小的损失；再怒，更要遭殃。叫皮罗斯亲手把分配给我的波吕克塞娜杀来献给我的尸骨，把她的血洒在我的墓上。"他以深沉的声音说完这些话，辞别了阳世，退回到地府，落进无底的洞穴，地面的鸿沟重又合缝。大海平息了，风的威势也消逝了，宁静的海上只有轻微涟漪低声击拍着，从海的深处传出海神的歌队所唱的结婚曲。

〔塔尔提比奥斯下。

① 坟墓指阿基琉斯的坟墓。他在特洛亚战争中被帕里斯射死，葬于特洛亚。

② 忒萨利亚，希腊一国，阿基琉斯所统治。

③ 阿基琉斯在兴师赴特洛亚途中，打败了克修斯（赫枯巴之父）所率领的、前往援助特洛亚的特剌刻军队。

④ 海神之子指库克诺斯，为阿基琉斯所杀，尸体化为天鹅，故云"身披白羽"。库克诺斯意为"天鹅"。

⑤ 克珊托斯河，特洛亚附近的一条河流。

⑥ 赫克托尔是特洛亚最主要的将领，他死后，特洛亚便失去保障，实际上无异于已经灭亡，所以他的尸体实在也可以算作是特洛亚的尸体。

⑦ 阿基琉斯之母是海神忒提斯，所以此处说大海是属于他的。

第 二 场

〔皮罗斯偕阿伽门农上。

皮罗斯　你兴高采烈地扬起了帆准备渡海回家，早把阿基琉斯抛在脑后。尽管他死后特洛亚还拖延了一个时期，但总之是他单枪匹马把特洛亚打昏，摇摇晃晃，立足不稳。虽然你应该发愿心赶紧把他所要的给他，但是你却想迟迟不给，而其余的将帅都早已获得了各自的战利品。难道把波吕克塞娜作为他的丰功伟绩的酬报太过分了么？难道他不配么？想从前他母亲叫他回避战争，闲坐着，度那漫长的岁月，好活得比涅斯托尔的寿命还长，但是他戳穿了母亲的计策，脱下了女子的装束，宣布自己是能打仗的男子汉①。好斗而蛮横的密西亚国君特勒福斯曾固执地拒绝他通过国境，结果国君的鲜血便染上了他初试锋芒的手，国君尝到了这只手的滋味，它是既凶猛又仁慈②。忒拜城沦陷在他手里，被征服的埃埃提翁眼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③；小小的吕尔涅索斯城，盘踞在峻岭上，遭到同样的灾难，也被他摧翻，公主布里塞

① 阿基琉斯的母亲怕他去特洛亚打仗，因而把他打扮成女子，送往斯库罗斯岛吕科墨得斯的宫中，使他不致战死。

涅斯托尔，皮罗斯国的国君，在希腊将领中年龄最高。

② 特勒福斯是小亚细亚西北密西亚王，曾里阿摩斯之婿。特洛亚战争初期，他想阻挡希腊军队登陆，但为阿基琉斯所刺伤。他向神祈祷，得知他的伤口只有刺他的人才能疗好，他就去找阿基琉斯，阿基琉斯就用刺伤他的枪上的锈把他治好。

③ 埃埃提翁，小亚细亚东南基利基亚地方忒拜城的王，安德罗玛克之父。

伊斯被俘，这地方因而出了名[①]；二王所争的克律塞城[②]也为他所覆灭；此外他还征服了那著名的特涅多斯岛[③]，和肥沃的斯库拉岛(它的美好的田野饲养着特拉克亚的羊群)，以及那切断爱琴海的勒斯玻斯岛[④]和日神所心爱的克拉城[⑤]；最后，泛滥着春潮的卡伊科斯河[⑥]所流过的那些国土，它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粉碎了这么许多氏族，这样的威风，多少城邦象被无边的飓风吹散一样——这在别人已经可以算作登峰造极的光荣了；在阿基琉斯却算不得什么。就这样我父亲一路到此，打了这些仗，只不过是为大战作准备。即使不提他其他功绩，单拿杀死赫克托尔这件事而论还不够么？征服特洛亚的是我父亲，抢东西的却是你们。我很骄傲能够追述、赞扬我伟大父亲的光荣事迹：普里阿摩斯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赫克托尔，自己的侄儿门农，被我父亲杀死，门农的母亲黎明女

---

① 吕尔涅索斯，特洛亚附近城邦，公主布里塞伊斯为阿基琉斯所俘，又为阿伽门农夺去，因此恼怒了阿基琉斯，不再参战，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即以此为主题，故云"出名"。

② 克律塞，特洛亚沿海一城邦，君主克律塞斯的女儿克律塞伊斯与前注中之布里塞伊斯同为希腊人所掳，希腊人决议把克律塞伊斯给阿伽门农，把布里塞伊斯给阿基琉斯，克律塞伊斯父前来赎女，遭希腊人拒绝，即祷神降疫于希腊人。希腊人知道了瘟疫的原因，迫使阿伽门农送回克律塞伊斯，阿伽门农一怒就夺取了阿基琉斯的布里塞伊斯，因而引起二人间的争执。因为克律塞伊斯是克律塞城的公主，故说此城是"二王所争的"。

③ 特涅多斯，爱琴海中岛屿，在特洛亚附近。

④ 勒斯玻斯，爱琴海中大岛，在特洛亚附近。

⑤ 克拉，在特洛亚附近，有日神庙。

⑥ 卡伊科斯，小亚细亚境内密西亚地方的河流，经过特洛亚等国。意谓特洛亚附近各国均被阿基琉斯征服。

神哀痛万分，面色苍白，连她所引导的白昼也显得惨淡无光了；我父亲看着他所作的一切自己也不禁寒栗，他明白了，即使是天神的儿孙也会死亡。我们最后的凶猛敌人阿马宗也被他打败。如果你正确地估计了阿基琉斯的功勋，即使他要讨密克奈的女子或阿尔戈斯[1]的女子，你也应该答应他才对。而你却犹豫不定，现在忽然又认为这件有例可援[2]的事不对了，认为杀死普里阿摩斯的女儿祭他太残忍了！而你自己为了海伦的原故却不惜牺牲亲生女儿。我要求的只是既成的惯例。

阿伽门农　年轻人的缺点是不能控制感情的冲动；在别人，是青春的热情把他们推动；在你，皮罗斯，是你父亲遗传给你的火气。我一度领教过他那凌人的气焰，傲慢的锋芒，但是我却能逆来顺受。力量愈大的人，忍耐的能力也愈强。

你为什么要叙述那些残酷流血的事来沾污伟大领袖的光辉的亡魂呢？首先要了解：胜利者应当作些什么，被征服者应当忍受些什么。但是谁也不能长久保持不加约束的权力，权力有了节制才能久存；命运把人的权力抬得愈高，他也就愈应当在顺境中表示谦逊，愈应当警惕那变幻无常的命运，愈要戒备天神所表示的过分的优遇。我征服过别人，因此我知道伟大是会消灭于一旦的。特洛亚亡了，我们就该过分骄傲凶狠么？我们希腊人现在立足的地方就是特洛亚

---

① 阿尔戈斯是阿伽门农的国土，密克奈是他的都城。意谓："你自己国家的女子，甚至你自己的女儿"。

② 暗指阿伽门农牺牲自己女儿伊菲革涅亚的故事。阿伽门农曾得罪狩猎女神狄安娜，因此在他兴师远征特洛亚之时，女神使大海平静无风，船不能开，他因此不得不杀了女儿以息女神之怒才能成行，而他的远征无非是帮他弟弟墨涅拉奥斯夺回妻子海伦。

颠覆的地方。我承认我过去刚愎自用，行为过于骄纵；但是命运的宠爱虽然使别人得意忘形，它却打倒了我的气焰。普里阿摩斯啊，你使我趾高气扬，也使我兢兢业业。

我认为王权不过是挂着闪烁的装饰的虚名；头上戴的王冠也是骗人的；不是这么回事还会是什么呢？命运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夺走，还用不着一千条船十个年头呢[①]；一切事物的命运是不会久悬而不决的。至于我，我应当承认我当时很想征服特洛亚，很想消灭特洛亚（希腊的国土啊，请你原谅我说这话[②]）；如今特洛亚灭亡了，只剩下一片废墟，我又恨没把它保全。但是心中的怒火，烈焰一般的敌人，和盲目的胜利——这些是无法控制和驾驭的。凡是任何人认为我以往有失度或野蛮的地方，这都是我心中的忿恨和愚昧所造成的。忿恨和愚昧煽起了怒火，使它愈烧愈旺；胜利的钢刀一旦染上了血，它的欲望也愈难遏止。特洛亚毁灭了，它的残余能保存的就保存了吧，它受的处罚已经超过它份所应得的了。假如再要把公主杀死，献于冢墓，把她的赤血洒在尸骨上，把残杀的行为叫作婚礼，我不能答应。大家都会责备我；当我能够禁止人去犯罪的时候不去禁止，就等于鼓励犯罪。

皮罗斯　难道阿基琉斯的亡魂得不到一点报酬么？

阿伽门农　报酬是有的：大家都必定会歌颂他，赞扬他，他邦异土也必定会听到他的威名。但是假如一定要鲜血浸淫才能取悦于死人，那么特洛亚的牛羊是最好的献礼，拿来杀了。

---

① 希腊人动员了一千条船远征特洛亚，费了十年功夫才把它征服。

② 他消耗了希腊的人力物力，只为征服邻国，抢回弟后，表示后悔。

血可以流，但不要让慈母落泪[1]。把人作牺牲来祭死人，什么时候有过这事呢？是哪里的风俗呢？你要求我杀害别人来向你父亲致敬，这岂不叫人唾骂他，憎恨他。

皮罗斯　帝王中的暴君啊，当顺利的环境把你的气焰撑起来的时候，你是何等自大；战鼓一响，你又变得何等怯懦！难道你心中忽然燃烧起爱情，又有了新的情妇？[2]难道你总是想把我们的战利品独占么？就凭这只手我一定要把阿基琉斯应得的牺牲献给他。假如你敢拒绝，不把她交出来，我就要献给他更大的牺牲和我更相称的祭礼。我好久没有杀过帝王了，普里阿摩斯也须要有人陪伴。[3]

阿伽门农　你错了，我并不否认你在战斗中的光荣成就，你不是用钢刀野蛮地杀死过向你父亲哀求过的普里阿摩斯么？

皮罗斯　我知道谁向我父亲哀求，我也知道谁是敌人。然而普里阿摩斯还敢在他面前请求，而你却吓得发抖，没有勇气去请求，派遣埃阿斯和那伊塔卡人[4]代你去央告，自己却躲在一边战栗。

阿伽门农　你父亲是不懂什么叫害怕的，这一点我承认；但是当希腊人被屠杀，船舶在焚烧的时候，他却悠闲高卧，对战事漠不关心，拿着纤巧的翎管拨弄着音调优美的竖琴。

皮罗斯　你虽然作战，伟大的赫克托尔还是看不起你；我父亲唱

---

① 指赫枯巴。

② 他疑心阿伽门农又想霸占波吕克塞娜。

③ 普里阿摩斯是皮罗斯杀死的。

④ 参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9章。埃阿斯是希腊军中骁将。伊塔卡人指攸利栖斯。阿基琉斯拒绝参战以后，希腊军即大败，阿伽门农主张立即撤退回国，但遭其他将领反对，大家决定派埃阿斯和攸利栖斯去敦请阿基琉斯。阿基琉斯始终不允。皮罗斯所说即指此事。

唱歌他就害怕。四周充满战斗的恐怖，但是忒萨利亚人舰队边的营盘是宁静和平的。①

阿伽门农　不错。而且就在忒萨利亚人舰队边的营盘里，赫克托尔的父亲也曾享受到宁静与和平。②

皮罗斯　饶恕帝王的性命是崇高的帝王的举动。

阿伽门农　那么你又为什么杀害了那国王的性命？

皮罗斯　心肠慈悲的人往往为了救人才杀他。

阿伽门农　你现在要杀死公主祭奠也是为了慈悲么？

皮罗斯　你现在居然认为杀死公主是罪过了！③

阿伽门农　一国的君主应该先国家后儿女才对。

皮罗斯　法律决不放过俘虏，决不阻挠处罚。

阿伽门农　法律虽不禁止，却为廉耻所不容。

皮罗斯　胜利者有权利要作什么就作什么。

阿伽门农　有权利要怎样就怎样的人应该有节制。

皮罗斯　你敢把这话向十年来屈服于你强暴的统治和奴役下、如今我给解放了的人们去说么？

阿伽门农　你这气焰是斯库罗斯给你的么？④

皮罗斯　我家兄弟不互相残杀。⑤

阿伽门农　四面是海——⑥

皮罗斯　是的，海和我们是亲戚⑦。阿特柔斯和提埃斯特斯这家贵族人家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

① 指阿基琉斯所领军队驻扎在海边舰队旁，按兵不动。

② 阿伽门农讽言阿基琉斯对待普里阿摩斯比皮罗斯对待波吕克塞娜要仁慈万倍。

③ 皮罗斯讽刺阿伽门农杀死自己女儿为了开船出兵赴特洛亚。

④ 阿基琉斯被母亲打扮成女子送往斯库罗斯岛，为的是消灭他好斗的气焰。如今他儿子皮罗斯气焰如此之盛，是不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呢？

阿伽门农　但是你，不过是那还没成人的阿基琉斯和一个闺女暗地里无耻生下的儿子。⑧

皮罗斯　我父亲阿基琉斯在血统上和上界的天神们都有关联，全宇宙都应归他执掌：从忒提斯那里他继承了执掌大海之权，从埃阿科斯那里他继承了执掌地府之权，从宙斯那里他继承了执掌天庭之权。⑨

阿伽门农　你父亲阿基琉斯却死在帕里斯手中。⑩

皮罗斯　但是连天神也不敢和他打交手战。

阿伽门农　我可以用刑罚堵住你的嘴，驯服你的狂妄；但是我的宝剑连俘虏都不忍杀戮。不如把天神的通译卡尔卡斯⑪召来。神若命令我，我就把她交出来。

〔卡尔卡斯上。

卡尔卡斯啊，当初你替希腊人排除了障碍，使他们的舰队不受耽搁，前赴战场⑫；你能用方术打开天庭的锁链；地

---

⑤ 指阿伽门农父亲阿特柔斯和叔父提埃斯特斯互相残杀的事迹。他们两人杀死一个异母兄弟，一同逃到密克奈，阿特柔斯便作了密克奈的王，提埃斯特斯诱奸了嫂子，被哥哥驱逐出密克奈。他被逐以后便令养子（阿特柔斯的亲生子）赴密克奈谋刺阿特柔斯，反被阿特柔斯杀死。阿特柔斯发现杀死的是自己的亲生子，就想报仇，假意把提埃斯特斯接回密克奈，杀死了提埃斯特斯的两个儿子，煮了请他吃。

⑥ 阿伽门农接着上一句形容斯库罗斯是个海岛。

⑦ 阿基琉斯的母亲是海神忒提斯。

⑧ 阿基琉斯在斯库罗斯岛上与国王的女儿得伊达弥亚私通而生皮罗斯。

⑨ 埃阿科斯是阴府三判官之一，宙斯之子，阿基琉斯之祖父，故云阿基琉斯与天庭、地府、大海都有关联。

⑩ 阿基琉斯所向无敌，他唯一弱点在脚跟，脚跟受伤，他就不足惧了。他的死是因为帕里斯一箭射中了他的脚跟。

⑪ 卡尔卡斯，希腊军中巫师，善用占卜测知神意，好象替神当翻译，故称“通译”。

府的秘密、天体的震动、灼耀长尾的流星都能启示你去预测命运；为了你的话，我常付出很大的代价[13]。卡尔卡斯啊，天神的旨意是什么，请你宣布吧！用你的智慧指导我们吧！

卡尔卡斯　希腊人要启程，必须付给命运之神照例的代价。必须献一名少女在武萨利亚领袖的坟墓上；她必须穿上武萨利亚或伊奥尼亚[14]或密克奈的新娘在结婚的时候所穿的服装，然后让皮罗斯把新娘引到他父亲那儿去。出阁的礼节要求如此。但是，使我们耽搁着不能开船的缘故还不止这一个；波吕克塞娜啊，命运还要求比你的性命更尊贵的性命呢！命运要的是普里阿摩斯的孙子、赫克托尔的儿子，要他从碉楼上摔下来，要摔死他，然后船舶才能扬帆驶过大海呢。

〔卡尔卡斯、阿伽门农、皮罗斯同下。

第　三　场

歌　队　尸首埋葬了，妻子合上了亡夫的眼睛，骨灰装进了凄惨的瓮子里，死者寿尽，再不见阳光，据说这时候灵魂还继续存在。这是真的呢，还是欺骗胆怯的人的传说呢？把灵魂也交给死亡不好么？难道灵魂还要留下为可怜的存者的原故多活些时候么？人断了气，魂魄和云雾结合，散入太空；赤裸裸的尸体下面架火烧化；这时候，我们又是否完全死灭了，没有一部分存留呢？

朝阳与落日所照见的一切，大海苍苍的波涛在两度潮

⑫⑬　指卡尔卡斯转达神意，令阿伽门农杀女祭献狩猎女神才能启程赴特洛亚作战事。

⑭　伊奥尼亚，小亚细亚西岸希腊殖民地。连续三个地名都指希腊。

涨两度潮落的时间里[1]所冲击的一切[2]，都被迈着飞马一般的步伐的岁月所消灭。以十二星辰飞驰时旋风般的速度，以众星之主[3]催促时代前进的急迫，象赫卡忒[4]奔下斜向地府的弯路一样地急速，我们大家奔向死亡，而一旦到达了天神用来发誓的河流，[5] 就再也不生存了。象热火发出的乌烟暂时把天空染黑，终于又消失；象厚重的浓云，我们方才还看见，但转眼之间就给寒冷的北风吹散；支配我们肉体的精神也将这样逝去。死亡是短促的生命途程最后的结束，人死后一切都不存在，死亡本身就是"不存在"。贪心的人，放下希望吧；忧愁的人，放下顾虑吧；贪婪的时间和混沌将吞蚀我们。死是不可分的：肉体死了，精神也不会独存。泰那洛斯[6]、残忍的阴曹的暴主[7]、在那不容易通行的道路的关口守卫着的克尔柏罗斯[8]——这一切都是流言蜚语，一片神话，其飘渺就象愁人的幻梦。你问你死后的去处么？你的去处便是从未诞生过的人所在的地方。

---

① 一日之间。

② 世界上的一切。

③ 指太阳。

④ 赫卡忒，地府的女神。

⑤ 指斯提克斯河，是地府中的"恨河"，传说斯提克斯原是女神，宙斯和同辈争夺天帝的大位的时候，她曾帮助宙斯，因此她为众神所敬重，借她的名字发誓，虽天神也不敢冒犯。此处指死亡。

⑥ 泰那洛斯，希腊南部拉科尼亚附近的岩岸，上有海神庙，其旁有洞穴，相传是通地府的孔道。此处借指地府。

⑦ 指统治地府的死神普路同。

⑧ 克尔柏罗斯是个三头怪物（或云五十头，或一千头的守犬），守住斯提克斯河的彼岸。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安德罗玛克领幼子阿斯提阿那克斯并偕老男仆上。

安德罗玛克　弗里基亚的妇女啊，你们为什么悲伤，为什么披头散发，哀痛地捶击着胸膛，让盈溢的泪水流在两颊?眼泪若能表示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痛苦便很轻微。伊利翁的灭亡在你们看不算很久;而对我来说，它早在蛮敌飞快的战车拖着我的肢体①，珀利翁山②所产的车轴受到赫克托尔的重量而深沉地呻吟的时候便已发生了。那一天我痛不欲生，痛苦使我麻木，使我变成木石一样，使我失去感觉，这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我都能忍受了。若不是这孩子牵住了我，我早想跟随我丈夫去了、免得落在希腊人手里。这孩子打消了我的念头，阻挡了我的死路，迫使我继续向天神有所求，延长了我受罪的时间。他使我得不到悲痛的最后的果实③，使我有所顾虑。一切幸福的机会④都被剥夺了，灾难依然不断到来。

---

① 指阿基琉斯杀死赫克托尔，将尸体拖在战车后面的事。夫妇一体，所以说"我的肢体"。

② 珀利翁，希腊忒萨利亚地方山名，属阿基琉斯的国土。用此山所产木材制造的战车。

③ "悲痛的果实"指死亡，死亡可以结束悲痛。

④ "幸福的机会"指死亡，活着不幸，只有死后才得幸福。

当你已无所希望，反而有所顾虑，这真是最悲惨的境界啊！

老　仆　苦难人，又有什么突然的事情使你害怕呢？

安德罗玛克　以往的灾难已经很大，更大的灾难又将来到。奄奄待毙的伊利翁的厄运还没有完结呢。

老　仆　天神即使要降灾祸，还有什么可降的呢？

安德罗玛克　幽深的斯提克斯和它的阴暗的洞穴又打开了；埋葬了的敌人唯恐我们亡了国心里还不够害怕，他又从狄斯的深处出现了[①]。难道只有希腊人能走回头路么[②]？死是绝对公平的；那个鬼魂[③]的出现使所有特洛亚人惊慌害怕，但是这个可怕的黑夜的梦影[④]却吓坏了我一个人的魂灵。

老　仆　你看见了什么呢？把你害怕的事情在我们面前说出来吧。

安德罗玛克　当慈祥的夜晚过了将近两个更次，北斗星已经掉转了明亮的斗柄，久未享受的安宁终于降临到我的苦痛的心灵，短促的睡眠悄悄地袭击着我疲倦的双颊，假如受惊的神魂的那种麻痹能算睡眠的话；这时候，赫克托尔忽然站在我的面前，不象从前那样手里拿着伊达山的火炬冲向希腊人的船舰和他们战斗时的神气，也不象他忿怒地斩杀无数希腊人，杀死假扮的阿基琉斯[⑤]夺得真正战利品的时候的神气，他的脸上更没有发出胜利的光彩，相反，他显得

---

① 狄斯，普路同的别名，即地府。

② "走回头路"，死后又回到人间。

③ 指阿基琉斯显灵。

④ 指赫克托尔给妻子托梦，嘱咐她千万保护他们的幼子，不要让他遭敌人的毒手。

⑤ 指阿基琉斯的战友和副将帕特罗克洛斯借了阿基琉斯的盔甲出阵应战，为赫克托尔所杀。

疲倦、消沉、悲伤、沉重，和我一样，他的头发上也蒙罩着一层尘土。虽然如此，他见了我还是很快慰。他摇着头对我说："忠实的妻子，不要睡了，救救我们的孩子吧，把他藏起来，这是唯一的活路。不要哭了，你还在为特洛亚的灭亡而悲痛么？可惜它没有连根灭绝①！快，把我们小小的命根在家里找个角落藏起来吧。"我吓得发冷打战，再也睡不着了，我向这面看看，向那面看看，忘记了孩子，悲哀地寻找着赫克托尔，但是飘忽的鬼魂已从我怀抱中跑走。

孩子啊，你真是你伟大的父亲的儿子，弗里基亚唯一的希望，我们这不幸的王朝只剩下你一个了，你是那古老的、无比光辉的血统的苗裔，你太象你父亲了。这张脸就是我的赫克托尔的脸；他的步伐、他的举止，就是你这样儿；他的大手，高耸的肩膊就象这模样；他把垂下的头发甩向脑后时，锋利的眼光就这样逼人。孩子啊，对弗里基亚人来说，你出生得太迟了；对你母亲来说，你出生得太早了。有没有那么一天，那么一个快乐的时辰，你会成为特洛亚国土的保卫者、复仇人，把弗里基亚复兴起来，把逃亡流落在外的人民重新聚拢，恢复祖国的称号和弗里基亚人的威名呢？但是一想起我的遭遇，我就不敢有这么大的奢望：作了俘虏，但求活命就够了。

哎呀，什么地方不会泄露我的秘密呢？把你藏在哪里好呢？那座一度充满了珍宝的堡垒②，神造的墙壁，名闻列国，为人所忌妒、所羡慕，如今变成一堆焦土，全部被战火烧

---

① 暗指他们的孩子将被希腊人捉去摔死。特洛亚若连根灭绝，一个男子都不剩，则这件更可悲痛的事（儿子被摔死）便无从发生了。

② 指特洛亚城。

平，这么大一座城池竟没有一块地方可以藏我的孩子。怎样才瞒得过敌人呢？那边就是我亲爱的丈夫的圣墓，高大雄伟，敌人见了就害怕，他父王①虽然伤心，却毫不吝惜，费去大量资财才把它造好。我最好把孩子托付给他父亲。我浑身流着冷汗，死人的坟墓是个不祥的朕兆，我这可怜人哪，不禁发抖。

老　仆　受难的人一有避难之处就该进去，安全的人才有得挑选。

安德罗玛克　如果他藏不住，被人揭露发生了危险怎么好呢？

老　仆　不要叫人识穿你的机关。

安德罗玛克　如果敌人追问呢？

老　仆　只说他与城俱亡。许多人都这样得救而不死，敌人相信他们确实死了。

安德罗玛克　希望实在不大。他是帝王的后裔，他太重要了。他终要落入敌手的，把他藏起来又有什么用处？

老　仆　敌人只在刚刚胜利的时候才最毒狠。

安德罗玛克　（向阿斯提阿那克斯）什么去处，哪个遥远无路可通的地方，可以给你安全呢？谁能来保佑你，解救我们的苦难呢？赫克托尔啊，你生前总是保护你的亲人的，现在还保护我们吧。请你守卫住你的妻子诚心诚意藏起来的东西，请你的忠魂保全他的性命。孩子啊，走下坟墓去吧。为什么退缩回来？你不愿意安全地躲藏起来么？我知道了，这是你的天性，你是鄙视胆怯的行为的。不过，你要抛掉你以往的志气，换上落难人的身分。你看，我们这家人所剩无几了，只剩了一抔土、孤儿和虏妇。我们应该向灾难屈服。鼓起勇

① 指普里阿摩斯。

气，走下你亡父的圣陵去吧。命运如果帮助受难人，你会得到安全；命运如果要你死，你也有了葬身之所。

〔阿斯提阿那克斯进入坟墓，墓门关闭。

老　仆　坟墓守住了委托给它的孩子。你不要担心，不要唤他出来，你还是离开这儿走吧。

安德罗玛克　令人担心的东西离人愈近，愈少担心；不过你若认为离开这里好，我们就到别处去吧。

〔攸利栖斯远远走来。

老　仆　请你暂时不要开口，不要啼哭。作恶多端的克法勒尼亚的领袖①向这边走来了。（老仆下）

安德罗玛克　（向坟墓最后望了一眼，若有所求）土地啊，张开口吧；丈夫啊，把土地劈裂，直劈到最低的洞穴；把我托付给你的孩子深深地藏到地府的怀抱里去吧。攸利栖斯来了，看他的面容，看他走路的样子，他好象在犹豫；他心里正在盘算着诡计呢。

第　二　场

〔攸利栖斯引随从上。

攸利栖斯　我是来执行无情的命运交给我的职务的，因此我首先请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是我自己的话，虽然由我口中说出；这是希腊全体领袖的呼声，因为赫克托尔的后裔耽误了他们，使他们迟迟不能回去②；命运要你把他交出来。安

① 克法勒尼亚，希腊西海岸外最大岛屿，和伊塔卡相邻，同属攸利栖斯。

② 希腊人不开船，因为赫克托尔的儿子还活着，将来长大可能替特洛亚复仇。

德罗玛克啊，你们的孩子多活一天，战败的弗里基亚人就多一天的希望，希腊人就永远不能保持和平，永远焦虑，永远向后看，唯恐身后还躲着敌人，永远不能放下武器。这是神巫卡尔卡斯说的。即使卡尔卡斯没有说过这话，但是赫克托尔却常常这么说。所以我怕他的后裔，他的高贵的子嗣，长大了学他父亲的榜样。他虽然小小年纪，却已是强大群众的侣伴①；虽然还没有露出头角，但是他会忽然间挺着脖子，昂起头来，领导起他父亲的群众，作他们的统帅；长在砍断的树干上的一根嫩枝会一旦之间从母体上滋生出来，重新又绿叶成荫遮盖着大地，受天神的眷顾②；大火烧剩的星星余烬，若不扑灭，就会重新燃起。我知道心里难受的人，判断是不会公正的，然而假如你替我设想，你就会原谅我，我是个军人，打了十年仗，十易寒暑，人都打老了，想起了打仗，想起了特洛亚若没有好好地消灭掉，再发生流血的战争，怎能不怕？希腊人的大患就是赫克托尔的再生③。消除希腊人的忧虑吧。我们的船舶已经下水，就因为这件事不能成行。我来搜索赫克托尔的孩子，是奉了命运的差遣，不要以为我残忍。即使是阿伽门农的儿子，我也得搜寻。你学学征服你们的阿伽门农怎么割舍自己女儿的榜样吧。

安德罗玛克　孩子啊④，我是多么盼望你还在母亲跟前啊，我多么盼望知道你抛弃母亲之后逢到了怎样的际遇，在什么地

---

① 此段隐喻牛羊群。

② 成为天神游息之所。

③ 赫克托尔是希腊人最怕的敌人，希腊人唯恐他儿子长成，成为第二个赫克托尔。

④ 安德罗玛克遵从老仆的劝告，假意说得好象儿子被乱军冲散，不知生死下落，希图让攸利栖斯不再追问。但一下就被他识破。

方。纵使我的胸膛让敌人的长枪刺透，双手戴上了割破皮肉的手铐，前后有炙人的热火把我围住，我也决不会摆脱作母亲的关心。孩子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的命运又是怎样呢？你是否在那没有路的田野里乱撞呢？是否祖国的无边的火焰把你的躯体烧毁了呢？还是有些残忍的敌人在兴高采烈地看你流血呢？还是被野兽咬死了，尸首被伊达山的鹰隼吃掉了呢？

攸利栖斯　不要撒谎了；你想欺骗攸利栖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说作母亲的，就是天上女神的诡计，我也戳穿了多少。不要再设无用的妙计了；孩子呢？

安德罗玛克　赫克托尔呢？无数的弗里基亚人呢？普里阿摩斯呢？你要找一个人，我要讨还所有这些人。

攸利栖斯　要你自愿说，你不肯；非强迫你说不可。

安德罗玛克　能够死、应该死、情愿死的人不怕强迫。

攸利栖斯　快死的人往往发出夸口的大话。

安德罗玛克　攸利栖斯，假如你想用恐吓的手段逼迫我，你就逼着我活下去，因为我正求死不得呢。

攸利栖斯　我要用皮鞭、火刑、各种拷打叫你痛苦，强迫你违反心愿把隐瞒住的事情说出来，要从你心的深处把你隐藏着的秘密挖掘出来。强迫往往比好言好语更有效力。

安德罗玛克　热火、创伤、各种残酷、使人痛苦的刑罚、饥饿、难熬的干渴、各种各样的疫疠、或用钢刀刺进我的内脏、或把我关进阴暗、传染瘟病的监狱里，又怒又怕的胜利者所敢用的一切，都用出来吧。

攸利栖斯　你居然相信能瞒住你必需立刻泄露的事情，真愚蠢。

安德罗玛克　任何可怕的事情吓不倒作母亲的爱和勇气。

攸利栖斯　你的母爱使你能顽强地抗拒我们，但也提醒我们去注意自己子孙的安全。我在这遥远的地方打了十年仗，若只顾我本人的安全，卡尔卡斯的启示本就不该使我害怕。我怕的是你在给特勒玛科斯[1]准备战争呢。

安德罗玛克　攸利栖斯，要我使希腊人欢喜，我是不情愿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悲痛的心啊，把你坚决要隐瞒的事情说出来吧。希腊人，你们高兴吧。你把这喜讯照例[2]去告诉他们吧：赫克托尔的儿子死了。

攸利栖斯　你有什么证据使希腊人相信这是真的呢？

安德罗玛克　我的孩子已经看不见光明，已经领受过死人应享的礼仪，进入了坟墓，和死人为伍了。如若不然，就让胜利者所能施加的最大的威力临到我头上，让命运趁早给我一条容易的出路，让我葬身祖国，让赫克托尔的坟墓不牢固。[3]

攸利栖斯　（喜悦）赫克托尔的苗裔既已铲除，命运满意了，和平也巩固了，我很高兴，待我去报信。（侧白）且慢，攸利栖斯。希腊伙伴相信你的话，但是这是你的话么？这是作母亲的话啊？但是作母亲的会捏造说儿子死了么？说死是不祥之兆，难道作母亲的不怕么？什么都不怕的人至少也怕不祥之兆啊。她发了誓，她的话应当是真的；但是假如是假誓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事比不祥之兆更叫她害怕呢？我的心灵啊，把你

---

① 特勒玛科斯，攸利栖斯之子。用来代表所有希腊人的子孙。

② 讽刺攸利栖斯平常专喜捎带坏消息。

③ 安德罗玛克在前一段里很肯定地说儿子已死，这当然不是实话，但这样的谎话没有关系，因为她没有发誓。在这段话里，她发了誓，因此便不得不说真话，而这“真话”可以有两种解释：攸利栖斯可以把它解释作1.小儿已死；2.小儿只进了坟墓，并没有死。因此攸利栖斯几乎被她骗过。

的聪明、诡计、巧妙，全部都使用出来；真情总会出现的。注意那作母亲的行动。她忧愁、哭泣、叹息；但是她时而走到这里，时而走向那边，心神不安，倾耳谛听别人说的每一句话；与其说她哀伤，不如说她害怕。我须要用巧智才行。（向安德罗玛克）别人丧了子女，应该向他们致哀；你的儿子死了，可怜的人哪，应该向你庆贺。他若没有死，那他就会死得很惨，人们要把他从断墙上仅存的碉楼上倒栽葱扔下来摔死。

安德罗玛克　（侧白）真令我魂飞魄散，四肢发软，站立不住了；我的血液冰冷，凝固不流了。

攸利栖斯　（侧白）她在哆嗦呢；好，就用这个法子，就用这个法子去试探她。她害怕，这正泄露了作母亲的私情；待我再恐吓她。（向随从）去，快去，我们的敌人被他母亲用诡计藏起来了，他是个祸根，他活着，我们的威名便受到威胁，不论他藏在哪里，把他捉出来，把他带来。（佯作觅见幼儿，向寻觅幼儿的随从）捉住了！来，赶快，把他带来。（向安德罗玛克）你为什么东张西望，为什么浑身发抖？他不是已经死了么？

安德罗玛克　但愿我真害怕才好呢！可惜这只是长久习惯养成的；脑子得慢慢地才能把长久以来记住的东西忘掉啊。

攸利栖斯　我们本应该拿这孩子祭祭城墙，没想到他已先牺牲了，他的命运总比巫师所预言的好些；巫师的预言却因此落空了；但是他还说过：只有把赫克托尔的骨灰洒在海上，把他的坟墓完全削平，风浪才能平静，希腊人的船舶才能平安回家。现在这孩子既然逃脱了该得的死数，那么就应该动手去捣毁赫克托尔的陵墓。①

安德罗玛克　（侧白）怎么办呢？双重的顾虑使我方寸紊乱：一

① 这段话不一定表示攸利栖斯已知小儿藏在墓中，可能神巫确有掘墓的话。

方面儿子的安全，一方面丈夫的尸骨。哪一个应该先考虑呢？无情的天神啊，丈夫的阴魂啊——你才是真神——我请你们给我作见证，证明我爱我的儿子，因为，赫克托尔啊，他的生命里有你。让他活下去吧，因为他能使我想起你的容貌。——但是，你的尸骨是否一定得从坟墓里掘出来沉入海底呢？我怎能答应他们把你的尸骨分散在大海上呢？不如让孩子死了吧。——但是你这个作母亲的，难道能眼看着儿子被人残酷地害死么？难道能眼看着儿子被人从高楼上推下来摔死么？我能，我愿意忍受，我愿意担当，只要我的赫克托尔死后不落在敌人手里。——但是他已经死了，得到了安全，而我的儿子还活着，对痛苦还有感觉啊。——你为什么犹豫？把哪一个从苦难中救出来呢？决定吧。你这狠心的母亲，还迟疑什么？赫克托尔已经死了——不，不，他还活在他儿子的生命里呢——然而他终究是死了，而孩子是活的，而且有一天会替父亲报仇。父子不能两全。怎么好呢？心灵啊，两个之中拯救希腊人所惧怕的那个吧。

攸利栖斯　我一定要实现预言，把坟墓连根铲除。

安德罗玛克　我赎了尸首还要赎坟墓么①？

攸利栖斯　我决不放弃掘墓，一定要把坟墓铲平。

安德罗玛克　我向守信的苍天呼吁，我向守信的阿基琉斯呼吁；皮罗斯啊，保护你父亲赠给特洛亚的礼物吧！②

---

① 原文作"就是你们所出卖的坟墓么？"按赫克托尔的尸体本可由希腊人任意处理，予以毁灭，但他父亲要保全尸体，出金宝从希腊人手里赎回安葬，换言之，亦即希腊人把尸体卖给特洛亚人了。现在攸利栖斯又要毁他的坟墓，所以安德罗玛克问攸利栖斯是否又要出金宝才能保全坟墓。

② 皮罗斯此时并不在舞台上。阿基琉斯答应普里阿摩斯把赫克托尔尸体赎回，特洛亚人十分感激，故云"礼物"。

攸利栖斯　这坟墓顷刻间即将夷为平地。

安德罗玛克　这么赤裸裸的罪行，希腊人还没有敢尝试过。你们固然连祖护你们的天神的许多庙宇都渎犯过，但是从来没有挖掘过我们的坟墓来泄忿。我一定要抵抗，以没有武器的双手来反抗武装的你们。忿恨能产生力量。勇猛的阿马宗女王曾打散过希腊的马队；酒神的女侍①受了酒神的灵感，迈着疯狂的步伐，只拿着藤杖作武器，便曾在树林中为祸，伤害过别人和自己，而自己却不觉痛——我也要学她们的榜样，在你们中间横冲直撞，来保卫坟墓和死者。

攸利栖斯　（向随从）为什么还不动手？难道一个女子的哭喊，无用的怒气，把你们感动了？快，执行我的命令。

安德罗玛克　（与随从挣扎）你们不如把我，把我，用钢刀杀死。

〔随从推开安德罗玛克。

嗳呀呀，被他们推了回来！赫克托尔啊，冲破死亡的阻拦，拱开大地，来降服攸利栖斯吧。即使是你的鬼魂也足够降服攸利栖斯的了。看，他手里舞动着刀枪，掷出火把。②希腊人啊，你们可曾看见他么？还是只有我看见了呢？

攸利栖斯　我要把坟墓全部连根铲除。

〔攸利栖斯随从动手捣毁坟墓。

安德罗玛克　（侧白）安德罗玛克啊，你在作什么呢？你是否要他们父子同归于尽呢？也许求求希腊人，希腊人就会心软吧。坟墓的千钧重量立刻就要把隐藏的孩子压死的。可怜的孩

---

① "酒神的女侍"，意为"狂女"，象征人酒后的疯狂，所持藤杖即葡萄藤。这一段所描写的全是人醉后的情状。

② 安德罗玛克在疯狂状态中，幻想看见亡夫的形相，前来帮她。

子，就让他死在那儿吧，只要压死儿子的不是父亲，伤害父亲的不是儿子。

（跪求攸利栖斯） 攸利栖斯啊，我跪下哀求你。这只手从来没有触过任何人的脚，我把它放在你的脚上①。可怜一个作母亲的吧，安安静静，耐心地倾听她虔诚的祷告吧。天神把你举得愈高，就请你愈加温和地对待已经跌倒的人们吧。赏赐给苦难人的恩典也就是给命运的献礼啊。② 我愿你能回到贞节的妻子③的身边；我愿你老父拉埃尔特斯④寿命久长，能够看见你回到家里；我愿你儿子能够继承你；他天资聪颖，我愿他能出乎你的希望活得比祖父的寿命还长，论机智比父亲还强。可怜一个作母亲的吧！他是我苦难中唯一的安慰啊！

攸利栖斯 把儿子交出来，然后再恳求。

安德罗玛克 （走向坟墓，呼唤阿斯提阿那克斯）可怜的母亲在悲痛中藏匿起来的赃物啊，出来吧，从你隐蔽的地方出来吧。

〔阿斯提阿那克斯自墓中走出。

攸利栖斯，这就是他，这就是使得一千艘船舰不敢启程的他。（向阿斯提阿那克斯）趴在主人的脚前，两手放在他的脚上，向他哀求吧。不要认为命运强迫落难人作的事是卑鄙的。不要想自己的祖先是赫赫帝王，不要想伟大的祖父

① 以手触人脚，表示匍伏在地祈求的意思。

② 意谓："可怜可怜我，就等于你自己修福。"

③ 攸利栖斯的妻子珀涅罗珀以忠贞闻名。丈夫出征之时，儿子尚在怀抱。十年战争期中，以及丈夫返家前十年流浪期中，她的宫廷几乎全为求婚者所霸占，但她多方推辞，直到丈夫到家，与儿子合力把求婚者杀死。

④ 拉埃尔特斯，在儿子出征流浪二十年后回家的时候还活着。

如何光荣地统治过所有的土地，把你父亲也忘了吧，表现得象个俘虏，跪下吧，如果你还不感到你自己的末日就要来到，你只要模仿你母亲流泪啼哭就行了。

（转向攸利栖斯）特洛亚当年也见过啼哭的幼主：普里阿摩斯小时候曾经抵挡住凶猛的赫拉克勒斯的威胁①。不错，就是那凶猛的赫拉克勒斯——所有的野兽哪一个不降服在他无比的气力之下，他也曾冲开过地府的大门，使归程不至于漆黑无光②——然而就是他却给小小敌人的眼泪征服了。他对普里阿摩斯说："收回你的王权吧，高高地坐到你父亲的宝座上去，不过，你治理国家得比他更讲信义才行。"看看他对待俘虏是怎样的！学学他既威武又仁慈的榜样吧。难道你只喜欢他的威武么？现在跪在你脚下求命的孩子，并不输于那哀求赫拉克勒斯的孩子。至于特洛亚的王位，命运愿意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

攸利栖斯 （自语）作母亲的伤心和苦痛的确使我感动，然而我更关心希腊人的母亲的痛苦，因为这孩子长大了，对她们将是极大的灾害。

安德罗玛克 （听见攸利栖斯自语）这座城池已经化为灰烬，只剩下，只剩下这废墟了，难道这孩子还能使它复苏么？他的手还能把特洛亚扶植起来么？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已经彻底毁灭了，决不会再威胁旁人。他父亲还会提醒他去报仇么？人都死了。他本人③若看到国破家亡也会气馁，大灾难

① 赫拉克勒斯征服了特洛亚，杀死国王拉奥墨东，原因是国王不守信约。他饶了拉奥墨东的幼子普里阿摩斯，并命他承继父位。

② 赫拉克勒斯曾作过十二件常人不能作的事，包括降服野兽、怪物、飞鸟，并也多次下过地府。

③ 指赫克托尔。

是会粉碎勇气的。你要惩罚我们，还有比我们现在受到的惩罚更严厉的了么？给这小王子脖子上套上枷，把他沦为奴隶吧。谁能拒绝一位王子这一点要求呢？

攸利栖斯　拒绝你这要求的是卡尔卡斯，不是攸利栖斯。①

安德罗玛克　你这制造诡计、专会作坏事的狡猾东西，在战场上从来没有显过英勇，从来没有杀死过敌人，连你们希腊人自己都死在你的坏心眼所想出来的诡计之下②，你竟想假托巫师和无辜的天神的名义么？全是你自己肚里造出来的。你这夜行的军人③，居然敢独自在大白天杀人，可惜你要杀的只是个孩子。

攸利栖斯　我的勇气，希腊人都很知道，特洛亚人知道更清楚。我们没有时间来浪费在谈话上，我们的船舶已经起锚就要开走了。

安德罗玛克　赏给我些许的时光，让作母亲的向儿子行一回诀别的礼节，作一次最后的拥抱，好消解我那无穷的悲哀。

攸利栖斯　可惜我不能对你表示怜悯。我个人所能作的，只是把时间缓一缓。随你的意思哭一个够吧，眼泪是会减轻痛苦的。

安德罗玛克　（向阿斯提阿那克斯）亲爱的孩子，你是你父母爱情的证据，破落王朝的光荣，特洛亚最后的损失，希腊人最怕的敌人，母亲的徒然的希望！我时常发疯似地为你向你那

---

① 天意如此，并非我要杀你儿子。

② 在希腊人出征以前，攸利栖斯不愿同行，就装疯不去；希腊将领帕拉墨得斯把他的秘密揭穿，使他不得不去。他因此怀恨，假造普里阿摩斯信件一封，贿赂帕拉墨得斯仆人藏在他床下，然后扬言他是奸细通敌；果然查出信件，希腊其他将领就把帕拉墨得斯用石头砸死。

③ 意谓："不正大光明，偷偷摸摸的。"

闻名疆场的父亲，年高的祖父祷告，上天却不理睬我的祈求。你再也不能在王宫里掌握特洛亚的王权，对各国发号施令，叫所有的民族臣服于你的威力，打击战败逃窜的希腊人，在你的战车后面拖着皮罗斯的尸首了。[①]你再也不能用你娇嫩的手挥舞小刀小枪，再也不能在广阔的森林里勇敢地追逐分散在各处的野兽，再也不能在规定的修禊日[②]举行"特洛亚大竞赛"[③]这神圣的节日的时候，以贵族少年的身分领导疾进的马队了；再也不能在神坛前以矫健如飞的步武，随着弯弯号角吹出的急速的节奏，在特洛亚神庙前表演上古的舞蹈了。你的死法比残酷的战争更使我痛心啊！特洛亚的城阙将看见比伟大的赫克托尔之死更加悲惨的景象。

攸利栖斯　作母亲的，不要哭了，悲伤过分的人总不肯节制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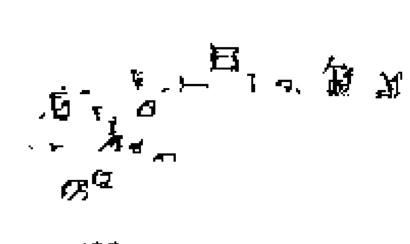
安德罗玛克　攸利栖斯，我求你准许我再哭一会儿，让我趁他还活着，亲手合上他的眼睛。（向孩子）孩子啊，你死得太年轻了；固然年轻，但是已经有人怕你。你的特洛亚在等待你；

---

① 意谓："象皮罗斯的父亲阿基琉斯拖着你父亲的尸首一样"，也就是复仇的意思。

② 修禊日是一种驱除邪鬼，祓除不祥，使地方、屋宇、军营、羊群等纯净的宗教仪式。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第6章229行以下描写主人公和侣伴弥塞努斯到达意大利之时，弥塞努斯忽然落海而死，同伴们便把尸体火葬了，火葬之后，有一人"手捧净水围绕同伴走了三匝，用幸福的橄榄树枝洒下轻细的露珠，使尸体纯净，口中说着告别的词句"。

③ 特洛亚大赛 [illegible]



去吧，趁你还自由，去看望自由的同胞吧。[1]

阿斯提阿那克斯　母亲啊，可怜可怜我吧！

安德罗玛克　为什么紧紧地抱住我，徒然揪住母亲，要你母亲双手保护你么？就象小牛犊听见狮子吼叫赶紧扑到惊心的母亲的怀里一样，但是凶猛的狮子把牝牛推倒在一边，张开大口咬住那小小的牛犊，把它压死，衔起走了；同样，敌人要从我怀抱里把你夺走。孩子啊，让母亲吻一吻，带着母亲的眼泪，拿着母亲一缕扯下的头发，满心怀念着母亲，赶快到你父亲那儿去吧。且慢，再带去一句母亲痛心的话："如果死人还感觉以往的痛苦，如果爱情没有随着死亡而消灭，狠心的赫克托尔啊，你愿意妻子服侍希腊夫主么？你为什么淡漠而拖延呢？阿基琉斯来了[2]。"重新拿起这缕头发，再接受母亲的眼泪吧，这些东西是你父亲死后我所仅有的了；再吻你一次，把我这亲吻带给你的父亲吧。把这件长袍留下来，让母亲得一点安慰，因为它接触过你父亲的坟茔[3]，接近过他的魂魄。上面若有他的骨灰，我一定用口唇去查看。

攸利栖斯　（向随从）哭不完了——把这个阻止希腊人开船的障碍带走！

〔攸利栖斯领阿斯提阿那克斯偕随从下。

第　三　场

歌　队　什么地方是我们这些被俘的妇女的归宿呢？是忒萨利

---

① 指那些宁可为自由而死，不愿苟活作人奴隶的已故的特洛亚人。

② 意谓："又到你振作杀敌保卫国家的时候了。"

③ 原文作"我的坟墓"，夫妇一体，所以她的坟墓即指赫克托尔的坟茔。

亚[1]的高山，坦珀[2]的幽谷呢，还是那适宜于产生武士的弗提亚[3]的国土，以出产强健的耕牛而著名的、建立于巉岩上的特拉肯[4]城，或是那汪洋大海的主宰，伊奥尔科斯城[5]呢？还是那拥有一百座城的、辽阔的克里特[6]岛，蕞尔的戈尔廷[7]城，荒芜的特里卡[8]城，还是那细川交错、栖息在孔穴累累的奥塔山[9]脚下树林中不只一次发出毒箭中伤特洛亚的摩托涅城[10]呢？还是那只有稀疏几户人家的奥勒诺斯[11]城，狩猎女神所憎恶的普琉戎[12]城，位于宽阔的海湾边的特洛曾[13]城呢？还是那普洛托乌斯雄伟的王国珀利翁，登天的第三级呢[14]？（就在这地方，克戎[15]，他的庞大的身躯斜

---

① 忒萨利亚，希腊一地区，阿基琉斯所统治。

② 坦珀，忒萨利亚山谷名。

③ 弗提亚，忒萨利亚城名，阿基琉斯诞生处，故云"产生武士"。

④ 特拉肯，在忒萨利亚，赫拉克勒斯尸体焚化处。

⑤ 伊奥尔科斯，忒萨利亚海港，忒萨利亚王子伊阿宋寻取金羊毛，即自此登舟。

⑥ 克里特，地中海大岛。

⑦ 戈尔廷，克里特岛上城名。

⑧ 特里卡，忒萨利亚城名。

⑨ 奥塔山，忒萨利亚边境的山脉，赫拉克勒斯尸体焚化处特拉肯就在这山上。

⑩ 摩托涅，奥塔山下城名，善射的赫拉克勒斯和他的朋友菲洛克特特斯先后征服特洛亚，二人都和这地区有关系。

⑪ 奥勒诺斯，希腊南部城名。

⑫ 普琉戎，希腊中部埃托利亚地方城名。这地方另一城卡吕冬的王俄纽斯得罪狩猎女神，故女神痛恨埃托利亚所有的城市。

⑬ 特洛曾，希腊南部海港。

⑭ 珀利翁，忒萨利亚高山名，在普洛托乌斯王所领国土内。相传巨神与其他天神争夺天帝大位时，把奥萨和奥林波斯两座大山堆在珀利翁山上，使它高与天齐，以便登天作战，所以它比其他二山都高，而称为"登天的第三（最高）级"。

卧在空豁的山洞里，教给他的门徒，年纪还小却已很残忍的阿基琉斯，用翎管拨弄铿锵的琴弦，唱着战歌，就这样老早地挑起他强烈的好战情绪。）还是那富有五彩云石的卡律斯托斯城[16]，靠近波涛汹涌的海岸、常被欧里普斯海峡的急流冲荡的卡尔克斯城[17]呢？还是那任何风向都容易吹到的卡吕德涅[18]，永远受风暴干扰的戈诺埃萨[19]，在北风中战栗的埃尼斯珀城[20]，依傍着阿提卡海岸的佩帕瑞托斯[21]，举行神秘宗教仪式的埃琉辛城[22]呢？还是到埃阿斯的故乡真正的老萨拉弥斯[23]，以狩猎野猪出名的卡吕冬[24]，那先在地面而终于缓缓流入地底的提塔里索斯河所经过的国土呢[25]？还是到柏萨、斯卡尔菲[26]、涅斯托尔的皮洛斯[27]、法里斯[28]、宙

---

⑮ 克戎是个人首马身的怪物，住在珀利翁山上，他教过许多天神和英雄各种技能，如医、猎、乐、卜等，他也教过阿基琉斯。

⑯ 卡律斯托斯，希腊东尤卑亚岛南岸的城市，产大理石。

⑰ 卡尔克斯，尤卑亚岛的都城，有桥横跨欧里普斯海峡，和希腊大陆相通。

⑱ 卡吕德涅，群岛名，在小亚细亚附近。

⑲ 戈诺埃萨，大概在克里特岛。

⑳ 埃尼斯珀，希腊南部阿尔卡狄亚城市。

㉑ 佩帕瑞托斯，爱琴海中小岛，在希腊东南阿提卡地方海岸外。

㉒ 埃琉辛，阿提卡城市，以举行五谷女神典礼著名。

㉓ 萨拉弥斯，阿提卡海边小岛。

㉔ 卡吕冬，见前，埃托利亚城名。据神话，卡吕冬王俄纽斯荒废了献给狩猎女神的礼品，女神就命一只野猪去骚扰国王的国土，许多英雄都来捕狩此猪。

㉕ 提塔里索斯，忒萨利亚河名，"所经过的国土"即指忒萨利亚。据说河源是地府的斯提克斯河，流过陆地，然后钻进海底，又注回斯提克斯。

㉖ 柏萨、斯卡尔菲，均希腊城名。

㉗ 皮洛斯，希腊西南端城名，涅斯托尔是希腊军中老将。

㉘ 法里斯，希腊西南墨塞尼亚城名。

斯的皮萨、以胜利者的花冠而著名的埃利斯呢[1]？

任凭凄惨的海风把我们这些可怜人吹到什么地方，只要那给特洛亚和希腊人同样带来如许灾难的斯巴达[2]离我们远远的；只要那阿尔戈斯，野蛮的珀罗普斯的故乡密克奈[3]，微渺的扎锲托斯岛，比它更小的涅里托斯岛，奸诈害人的伊塔克岛，[4]离我们远远的就成了。[5]

赫枯巴，[6]你的命运怎样呢？谁是你的主人呢？他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让万人观看呢？死在哪国呢？

---

① 皮萨，希腊西南埃利斯地方城名，有宙斯庙，奥林匹克大竞赛即在埃利斯举行，胜利者戴花冠。

② 斯巴达，希腊南部拉科尼卡的首府，阿伽门农的弟弟，海伦的丈夫墨涅拉奥斯即此城君主。特洛亚战争由海伦引起，故云。

③ 密克奈是阿尔戈斯的首府，阿伽门农的都城。珀罗普斯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奥斯的祖父，因他杀害帮他竞赛胜利的车夫故云"野蛮"。

④ 扎锲托斯，涅里托斯，均伊塔克附近小岛，属攸利栖斯。

⑤ 意谓"我们甘愿作任何希腊人的奴隶，只不要作攸利栖斯、墨涅拉奥斯和阿伽门农的奴隶"。

⑥ 一直在台上，暂为哑角。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海伦上。

海　伦　（侧白）任何引起灾难、不欢、哀伤、人命、流血和悲叹的婚姻都值得海伦同情。特洛亚人已经亡国了，而我还被迫把灾难带给他们。希腊人命令我前来骗取波吕克塞娜，假意要她和皮罗斯成婚，要我把她打扮成希腊的新娘，要我用狡诈的手段让帕里斯的妹妹落到希腊人手里。让她受骗吧。我觉得这对她来说还比较容易忍受；不知道要死的死是个很好的死法。为什么不赶快执行命令呢？被迫而害人的人应得的惩罚会落到主谋者的头上的。

（向波吕克塞娜）特洛亚王朝尊贵的公主，上天对待落难人的态度已经好转了，并且为你准备好丰富的妆奁，幸福的婚姻；如此良缘，即使你父亲在的时候，即使特洛亚在国运昌盛的时候，也难办到。如今希腊人中最显赫的人物，忒萨利亚广大领土的统治者，向你正式求婚。伟大的海神忒提斯①，一切水上的女仙，汹涌的波涛上安详的女神忒提斯，都要把你当作亲人。新郎就是皮罗斯。佩琉斯②和涅

① 忒提斯，海洋神奥克阿诺斯的妻子。

② 佩琉斯，是忒提斯的丈夫，阿基琉斯的父亲，皮罗斯的祖父。

柔斯[1]都将叫你一声女儿。脱下乌黑的衣裳，穿上新娘的嫁衣，忘记你是囚虏，梳好散乱的头发，请让我熟练的手把你的头发分开[2]。或许由这场亡国的灾祸，你反而获得更尊贵的地位。许多人因为受俘而受福。

安德罗玛克　特洛亚受过的苦难只差这一件了——强颜的欢笑。特洛亚的残迹还在遍地燃烧——正是喜庆的良辰呀！但是谁敢拒绝呢？海伦来请，又有谁敢迟疑不去呢？你这破坏了两国人民的瘟鬼、灾神、祸精，看见这些领袖的坟墓么？看见这战场上遍地白骨无人埋葬么？这都是为了你的婚姻的原故啊。为了你，亚洲人流血；为了你，欧洲人也流血；而你却兴高采烈观望着前夫后夫彼此残杀，不知给哪个祝福好。去准备婚事吧！何必要松枝，何必要佳期用的火炬，何必要灯火呢？为这种新奇的婚礼，特洛亚早已准备下一片火海。特洛亚的妇女，庆贺皮罗斯的婚典吧；要庆贺得恰当：用捶胸叹息的声音表示庆祝吧！

海　伦　虽然万分悲痛的人缺乏理智，不能劝转她的心意，有时反倒仇恨患难中的朋友，虽然她的判断不公平，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我的主张，因为我受的罪比她重。安德罗玛克哭赫克托尔，赫枯巴哭普里阿摩斯，而海伦只能暗地里[3]为帕里斯一个人伤心。奴隶生活难道不痛苦、酸辛、可恨么？我作了十年奴隶，这罪过早尝够了。不错，特洛亚颠覆了，家中供养的神灵打倒了，亡国之痛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怕回祖国

---

① 涅柔斯，海洋神奥克阿诺斯的儿子，众海仙的父亲。阿基琉斯之母即海仙之一。

② 按罗马风俗，新娘头发应分成六绺。

③ 前夫就在眼前，因此她只能"暗地里"悼念后夫。海伦自言其苦衷与众不同。

是一件更苦的事情[1]。在大灾难中你们有同伴的安慰，而我呢，胜者败者一律恨我。你们之中哪一个将被谁抓去当奴婢，这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悬案，而我的主子[2]不等抽签就立刻把我抓走了。是我引起战争使特洛亚灭亡的么？假如乘风破浪来到你们国土的是斯巴达的船舶，这种说法可以算得有道理；但是如果我是由得胜的女神赏给裁判员帕里斯，他把我劫来，用特洛亚的船把我载来的，那我就是强抢来了的，可怜我吧[3]！我未来的审判官[4]满腹怒气，他将要决定我的命运。安德罗玛克，请你暂时把自己的痛苦忘记，转过去劝劝她[5]吧——我简直禁不住要哭出来了。（悲不自胜）

安德罗玛克 （讥讽地）能使海伦流泪的事情一定是极其悲惨的了！但是何必哭泣呢？告诉我们，攸利栖斯又在捣什么鬼，又想害什么人？要把公主从伊达山的峭壁上，还是从石砌的高楼上扔下来呢，还是从高踞在陡崖上、俯临着浅湾的西革翁石矶上推下去，旋转着身体落入大海呢？说吧，讲吧，假面具底下藏着些什么诡计？任何不幸比起让皮罗斯作普里阿摩斯和赫枯巴的女婿来都显得轻微。说吧，你为我们又准备了什么灾难，从我的灾难中减去"蒙赦"这一件吧。你知道我们早已准备赴死了。

---

① "亡国"指赫枯巴等，"怕回祖国"指海伦自己回希腊。

② 指前夫墨涅拉奥斯。

③ 意谓："我来特洛亚，并非前夫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坐着船送我来的，而是你们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抢我来的，因此引起战争的不是我。"

④ 指前夫墨涅拉奥斯。

⑤ 指波吕克塞娜。

海　伦　（向波吕克塞娜）我也希望天神的代言人①命令我用宝剑结束我自己苟延残喘的、可痛恨的生命，让皮罗斯的疯狂的手把我击毙在阿基琉斯坟前，正好陪伴你，可怜的、不幸的波吕克塞娜②。阿基琉斯下令把你交给他，在他尸骨面前把你杀死祭他，好让他在死后的乐园里和你缔结婚姻。

〔波吕克塞娜作欢悦状。

安德罗玛克　看啊，她伟大的心灵听见要死的消息是多么高兴啊！她穿起了公主出嫁的盛服，让海伦的纤手装饰她的头发。以前，就婚如赴死；如今，就死如赴婚。（望见赫枯巴③）但是她母亲，可怜啊，听见了这坏消息却昏迷了；风烛残年的理智支持不住了。（向赫枯巴）可怜的王后啊，起来，鼓起勇气，振作起你衰落的精神。

〔赫枯巴晕倒。

她的生命真是千钧系于一发！她只差一点点就能够得到永生的快乐了。她又呼吸了，苏醒了。死亡首先躲避的是苦人。

赫枯巴　（苏醒）难道阿基琉斯还活着么？还要向我们报复？还要和我们作对？帕里斯当初手重些就好了④。阿基琉斯的尸首和坟墓还要想喝我们的鲜血呢。不久以前，一群快乐的儿女还围绕在我的膝前，这么多，不知疼爱哪个才好，使我

① 指巫师。

② 意谓“我也愿意象你那样死去，按照神的旨意让皮罗斯杀死，献给阿基琉斯的亡魂，但连这样的命运我还得不到呢。”

③ 赫枯巴一直在舞台上，暂为哑角。

④ 她希望帕里斯射杀阿基琉斯的时候，杀得更彻底些，使他没有复活的可能。

疲于应付；而现在只剩下这一个①我唯一的希望、伴侣、痛苦中的安慰和归宿；我养育的儿女全部在此了，只有她叫我一声母亲了！不幸而强存的老人啊，走吧，离开这里，免得看见这唯一的孩子遭人杀害。眼泪从我这囚奴的眼中突然落下流满了我的双颊。

安德罗玛克　赫枯巴，应该怜悯的是我们，赫枯巴，是我们呀！希腊船一开，就把我们分散到各处，而波吕克塞娜倒有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掩盖她呢！

海　伦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命运，你更要嫉妒她了。

安德罗玛克　我该受的灾难，还有一部分我自己不知道的么？

海　伦　签筒转过了，已经把女俘分配给新主人了。

安德罗玛克　我作了谁的奴婢呢？说！我把谁叫主人呢？

海　伦　斯库拉的青年皮罗斯第一签就把你抽中了。

安德罗玛克　幸运的卡珊德拉啊，日神和你的疯癫豁免了你的厄运。②

海　伦　众王之王的阿伽门农抽着了她。

赫枯巴　（向波吕克塞娜）女儿呀，欢喜吧，高兴吧。卡珊德拉想求你这样的婚姻还得不到呢，安德罗玛克也是求之不得啊。（向海伦）有人愿意要赫枯巴作他的奴仆么？

海　伦　攸利栖斯把余年无儿的你抽中了，但是他很不甘心。

赫枯巴　是谁这样专横、狠心、野蛮，举行不公平的抽签，竟分配起帝王的家人来了？是哪个天神这样不顾情理，乱派俘虏？是哪个无情的、虐待苦人的裁判官盲目地替我们选了主子，

---

① 指她女儿波吕克塞娜。

② 安德罗玛克以为卡珊德拉由于她的疯癫和侍奉日神的职位，免了被抽的厄运。但实际上她也不免。

硬叫我和攸利栖斯结合，听从这个阿基琉斯的盾牌的继承者[1]使唤？我现在才真被征服了，真作了奴隶，无限的灾难把我围住。作奴隶不可耻，伺候这样的主人才可耻呢。他的国土荒凉，四周是无情的海水，我决不葬身在那儿。攸利栖斯，快点，把我带走，我决不迟疑，我一定追随我的主人；但是死亡也一定会追随着我[2]：你在回家的海路上，决得不到平安，必然会遇到风暴；到家之后，还要遭到烧杀之祸，受到我和我丈夫的诅咒。这是未来；现在呢，你受的处罚是：我把你想抽中的签偷走了[3]。

〔皮罗斯上。

哎呀，看哪，皮罗斯迈着飞快的脚步跑来了，神色可怕。（向皮罗斯）皮罗斯，你为什么迟疑？来吧，把钢刀刺进我的胸膛，让阿基琉斯的新娘的父母团聚吧。来吧，杀害老人的人[4]，我这条命，你正好拿去。（指波吕克塞娜）把她揪走吧！你们就一味地杀人害命，渎犯上界的天神、阴曹的魂魄吧。咳，何必向你们祈求呢？不如向无情的、溺死人的大海去祷告；但愿希腊人一千条船全部覆没，但愿启程后，同样的灾难临到我坐的船上。

〔皮罗斯引波吕克塞娜下。

〔海伦下。

---

① 阿基琉斯死后，他的盾牌奖给了攸利栖斯。

② 赫枯巴跟随攸利栖斯离开特洛亚，半途化为一条狗，跳海而死。

③ 每个胜利的希腊英雄只能抽一次签，谁都愿意抽到一个美妇人，而攸利栖斯偏抽中了一个老妇，这无异是她把他心愿抽中的人偷走了。

④ 指皮罗斯杀死普里阿摩斯老王。

第 二 场

歌 队 痛哭的人听见许多别人也在痛哭就感到安慰，叹息的人听见全家都叹息也感到安慰。若有一群人陪伴着啼哭，痛苦的折磨就容易忍受些。伤心人是永远永远幸灾乐祸的：多数人遭逢了同样的厄运他就喜悦，庆幸自己不是唯一受难的人。没有人不情愿遭受人人都遭受的命运。

假如世上没有好命人，那么苦命人虽然命苦，也不自以为命苦了。假如世上没有家财万贯的豪富，拥有耕牛百头，种着肥沃的农田的人们，穷人沮丧的精神也就振作起来了。不和别人相比，就没有不幸的人。自己处在无边的凄凉之中，看见旁人也都无笑容，就会觉得安慰。独自驾舟航海的人，遇到了风险，只留得一条命，漂进了求之不得的海港，这时他照样会埋怨自己的命苦；但是如果同行有一千条船，都遇到风险，待到西北风停息，惊涛不再拍岸，这人自己抱住了一块木板漂回到安全的岸上，那么对这次的风险和灾难他就会比较心平气和。弗里克索斯①所以悲伤是因为他和妹妹赫勒骑在群羊之王、光采万丈的金毛羊的背上，走到海峡中央赫勒跌进海里，只剩了他一个；而皮拉②和她的丈夫

① 弗里克索斯和妹妹赫勒，因为他们的继母伊诺想把弗里克索斯杀死献给宙斯，因此一同骑了金毛羊逃跑，走到西革翁和克尔索涅诺斯半岛中间，赫勒落入海中，这海峡后来便叫作赫勒斯滂特。弗里克索斯安全到达科尔克斯，把金毛羊献给了宙斯，羊毛便成了日后伊阿宋所追求的对象。

② 皮拉和丈夫丢卡利翁的故事叙述宙斯要毁灭人类，发起洪水，淹没了大地，只留他们两人。他们并不因此悲伤，因为全人类都毁灭了，相形之下，自己很幸运。

在洪水时期，大地上只剩下他们两个，面前只见一片汪洋大海，然而他们却并不因此悲伤。

水手们一听见号角的声音就要扬帆了，借着风力和橹、桨的推动，船就要驶入深海，海岸就要远扬，船舶东一只、西一艘，将拆散我们的叹息，隔断我们的眼泪。整片的陆地都将缩小，瀛海扩张，峥嵘的伊达山将在天际渐渐消失，那时候，我们这些可怜人的心情又将如何呢？儿子向母亲，母亲向儿子，指着化成一片瓦砾的特洛亚的所在，远远用手指着，将会说道："那就是伊利翁啊！只剩下浓烟蜿蜒升入高空，和一团乌黑的云气了。"这将是特洛亚人辨认祖国的唯一标帜了！

第五幕

〔使者上。

使　者　真是残酷、无情、可怜而又令人害怕的结局。战神在十年里可曾看见过这么野蛮、悲惨的罪行呢?满心悲痛,我先说哪一件好呢?(向安德罗玛克)先说你的灾难呢?(向赫枯巴)还是先说你的呢,老妇人啊?

赫枯巴　不论你为谁伤心落泪,总和我有关系。每个人只感觉到自己的灾难沉重,而我的背上却压着大家的灾难。对我来说,一切都毁灭了。凡是不幸的人都是我的亲人。

使　者　公主已经杀死,孩子摔死在墙下。但是他们都抱着高贵的精神死去的。

安德罗玛克　把他们每个人的死法依次叙述一遍,描写一下这双重的罪行①。极度伤心的人喜欢听人把悲哀说尽。说吧,把一切都告诉我们。

使　者　特洛亚城只剩下了一座高大的碉堡,这是当日普里阿摩斯常常临幸的地方,他时常坐在碉堡的高高的雉堞间观战,并且指挥军队的阵势。就在这座碉堡上,他常把孙儿慈爱地抱在自己的怀中,看下面赫克托尔手持大刀和火炬杀退丧胆的希腊兵,指给孙儿看他父亲作战如何英勇。这一度闻名的碉堡,特洛亚城的光荣,已成了孑然独存的遗迹。在

① 指杀死波吕克塞娜,摔死阿斯提阿那克斯。

这碉堡的前后左右围起了一大群人，也有领袖，也有平民，所有的官兵都离开了船只，聚集在这里。有的人走到远处小山上，面前空阔，好看得清楚些；有的好事之徒爬到岩石的顶上用脚尖站着去观望；也有的爬上松树、桂树、榉树，整片树林都摇摇晃晃地挂满了人；有的爬上高山的最高峰顶，有的爬上坍塌的屋脊，或站在断墙上一块凸出的石头上；还有一个观者（无耻啊！简直是铁石心肠！）竟坐在赫克托尔的坟墓上观看。

这时，穿过广阔的平原，人丛中攸利栖斯迈着威严的步伐走过来了，手里牵着普里阿摩斯年幼的孙儿。这孩子毫不踌躇走向高大的城墙。当他站到了碉堡的巅顶，他锋利的目光向这边看看，又向那边看看，心中毫不畏惧。就象猛兽的犊儿，身体小年纪轻，还不能用爪牙伤人；它虽然还不会伤人，但是已经会扑、打、啮、咬，有时也怒气逼人；同样，这孩子虽然落在敌人手中，依然是骄傲而勇敢的。平民、领袖、甚至攸利栖斯都受了感动。所有的人都为他流泪，而唯有他不哭；当攸利栖斯把预言命运的神巫的话和祝词宣读了，启请了残忍的天神来享受祭品，这孩子便自甘情愿地跳落到普里阿摩斯的国土上……

安德罗玛克　连科尔克斯①人，无定居的斯库提亚②人都没有犯过这样的罪行啊！靠近里海的野蛮部落也都不敢这样作啊！布西里斯③虽然残忍，他的祭坛上还不曾洒过儿童的鲜

①②　科尔克斯，斯库提亚，都在黑海以东，当时都是偏远之区，住着些野蛮人。

③　布西里斯，埃及王，凡外乡人他都杀死，用以祭宙斯，为赫拉克勒斯所杀。

血，狄奥墨得斯[1]也不曾拿婴孩的肢体去喂他的马群啊。孩儿啊，有谁来收拾你的尸骸葬入坟墓呢？

使　者　这么陡峭的地方，还剩得下什么尸骸呢？从高处落下，骨头早已折断，早已粉碎；这么重的分量落到下面的平地，他那尊贵的躯体上一切人所熟悉的标志，他的脸——他父亲的光辉的肖像——都早已成了一片模糊的血肉；头颈摔在石地上折断了，头盖破裂，脑浆迸出。他的尸首躺在地上不成了形状。

安德罗玛克　连这一点都和他父亲一样！[2]

使　者　这孩子从高墙上跌死之后，这群希腊人望着自己作的孽，哭了。接着，他们又转到阿基琉斯的坟墓，去看第二件罪行。阿基琉斯的坟墓，后面是洛特翁海[3]，微波轻轻地荡漾着；前面一片平原，在山谷的中央，地势有些倾斜。蜂拥的群众就象去看戏一样，愈拥愈多，把海岸一带站满。有的在谈论人死了船队就不必再拖延不开了，有的因为敌人的后裔被杀绝了而感觉欢悦。这些轻浮的群众中大部分虽然憎恶这种罪行但又旁观不走。就连特洛亚人也拥来观看自己人的末日，一面害怕得发抖，一面又注视着特洛亚亡国的最后一幕。这时，火炬的行列按迎娶的习惯忽然出现了，作为前导，随后是伴娘海伦，垂着头，满面愁容。特洛亚人都祷告说："但愿赫尔弥奥涅[4]的婚礼也如此吧！把无耻的海伦

---

① 狄奥墨得斯，比斯通人的王，把俘虏喂养他的吃人的马。

② 意谓他和父亲处处相似，连生命的结局都一样。赫克托尔尸体被拖在阿基琉斯战车后面，结果面目糜烂模糊。他的儿子从城楼上摔下，也是血肉模糊。

③ 洛特翁海，特洛亚附近的海岸。

④ 赫尔弥奥涅，海伦的女儿。

也象这样交还给她的丈夫吧!"双方的民众都被这景象吓呆了。随后是波吕克赛娜本人,眼睛虽然含羞低垂,但是她仍然是容光焕发,美丽的面貌发出垂死的、不同于往常的光彩,就象太阳在将要落山的时候,当众星回到原位①,黑夜将临,恍惚的白昼渐渐暗淡,太阳发出更加灿烂的迴光一样。所有的观众看着都吓呆了;对于眼看就要消逝的事物,人们总是加倍赞叹。有些人惋惜她的美貌,有些人慨叹她的青春,有些人悲悼她的变幻无常的命运;但是所有的人都同声赞美她刚毅赴死的精神。她后面是皮罗斯。每个人看见他心里都害怕、惊疑、惋惜。青年皮罗斯很快就踏上了父亲的墓顶,站在巍峨的陵墓之上。这时候,公主真勇敢,她并不举步后退,反而容颜峻厉,坚强屹立,等待临头的打击。这样勇敢的精神使全体观众都感动了,最奇怪的是连皮罗斯都举不起手来杀她了。最后,他伸手用宝剑深深向公主刺去,随着这致命的一剑,鲜血骤然从宽阔的伤口涌了出来。虽然在垂危之际,她并没有丧失勇气;她好象要加重压在阿基琉斯身上的土地的分量,她面朝下含怒扑倒在坟上。双方的观众都哭了:特洛亚人偷偷暗泣,胜利者放声大哭。祭献礼就这样完成了。涌出的鲜血既没有凝固不动,也没有流到地上,却被那残忍的墓土立刻全部吸干。

赫枯巴　走吧,走吧,希腊人,安全回家去吧。张起船帆,无忧无虑渡过你们渴望渡过的大海吧。姑娘和孩子都死了,战争结束了。但是我呢?我又将到何处去流泪呢?到什么地方去了结我这风烛残年呢?女儿、孙子、丈夫、祖国——哭哪一个好

① 意谓"众星出现"。

呢?哭他们呢,还是独自一个哭我自己呢?死神啊,我的救星,你临到婴儿、女孩的头上是何等凶猛,何等迅速而蛮横;而你就怕我一个人,躲避我;我向刀剑、干戈、火场之间整夜寻求你,而你却逃避我热切的追求。敌人、坍倒的墙壁、火焰,都不来伤害我的身体;然而普里阿摩斯被杀害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

使　者　女俘们,赶快走向海滨去吧,船舶已经扬帆,舰队就要开航了。

美 狄 亚

王焕生译

情　节

故事发生在科任托斯遭到毁灭的那一天，但以阿尔戈船英雄们的整个传奇故事为背景；伊阿宋和他的英雄朋友们怎样在忒萨利亚的伊奥尔科斯的篡位王珀利阿斯的鼓动下，答应进行一次空前的远航，寻取金羊毛；他们这些第一批远航者怎样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险之后，到达埃厄特斯的国土，金羊毛在那里被严加守卫，因为它的存在关系到国王王位的存亡；伊阿宋取得金羊毛之前需要怎样完成三件危险的工作——给口吐烈焰的牛戴上轭，同由播在地里的龙齿长出的巨人搏斗，制服警觉地守卫着金羊毛的不眠巨龙；国王的女儿、美丽而强悍的姑娘美狄亚为对伊阿宋的爱情所感动，怎样用自己的魔法帮助伊阿宋完成了那三件工作，并和他一起逃走；她怎样杀死自己的兄弟，把兄弟的尸体剁成碎块，抛在他们逃离的海面上，以阻止父亲追赶；她怎样再一次出于对伊阿宋的爱情，让伊阿宋的父亲恢复青春，诱使珀利阿斯的女儿们杀死她们的老父；她怎样因为这件事情而不得不和丈夫一起逃离忒萨利亚，寄居科任托斯；她怎样和她的丈夫度过了十个幸福的春秋，在异邦土地上生育了两个儿子，她以往的那些疯狂行为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她也没有再动用过她的魔法。

可是，现在伊阿宋却抛弃了他的妻子，另娶科任托斯王克瑞昂的女儿克瑞乌萨。当本剧开始，美狄亚说明事态，祈请神明和恶魔惩罚他的时候，婚礼已经开始。

剧中人物

美狄亚　黑海东岸科尔克斯王埃厄特斯之女，伊阿宋之妻。

伊阿宋　希腊伊奥尔科斯王埃宋之子，美狄亚之夫，希腊去科尔克斯寻取金羊毛的阿尔戈英雄船的首领。

克瑞昂　科任托斯(一译科林斯)王，美狄亚用欺骗手段杀死篡位者、伊阿宋的叔父珀利阿斯后，和伊阿宋一起逃亡到他的城邦，求得他的庇护。

保　姆　美狄亚的贴身老女仆

报信人

美狄亚的两个儿子(哑角)

歌　队　由科任托斯妇女组成

地　点

科任托斯。美狄亚和伊阿宋的住宅前。

时　间

英雄时代。伊阿宋决定抛弃美狄亚，与克瑞昂的女儿克瑞乌萨结婚，克瑞昂命令把美狄亚驱逐出境。

第　一　幕

〔美狄亚上，保姆随上。

美狄亚　啊，婚姻之神；还有你，卢基娜，婚床守护神；还有你，那位曾经指导提费斯驾驶新造的巨舟制服汹涌的波涛的神明[①]；还有你，深邃的大海的严峻统治者[②]；还有你，给世界分配白天的光明的提坦神[③]；还有你，具有三种形象、给静穆的秘仪闪耀光辉以示与众同在的赫卡忒[④]，以及你们，伊阿宋曾经凭借向我起誓的众神明；还有你们，美狄亚最应该恳求的众神灵——永恒的暗夜混沌，与天神们相距遥遥的国土[⑤]，凶恶的众幽灵，昏冥王国的冥王和被你怀着一颗远为忠实的心抢来的王后[⑥]，列位神明啊，我在用不祥的声音

① 指技艺女神弥涅尔瓦（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相对应）。她曾经指导伊阿宋等希腊英雄建造阿尔戈船。提费斯是阿尔戈船的舵手。

② 指海神尼普顿（与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相对应）。

③ 提坦神是古希腊神话中先于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众神的古神，此处指提坦-太阳神。

④ 赫卡忒是黑夜和昏冥女神，掌管妖魔、亡魂，保护魔法，具有狗、马、狮三副面孔或三种形体，常与月神兼狩猎女神狄安娜、冥后普罗塞尔皮娜等混同。

⑤ 指冥土。

⑥ 指冥王普路同和冥后普罗塞尔皮娜。普罗塞尔皮娜原是农业女神得墨特尔的女儿，被普路同抢到冥界，成了冥后。"怀着一颗远为忠实的心"系与伊阿宋相比，指责伊阿宋背信弃义。

呼唤你们！现在，现在请你们，对罪恶行报复的女神们啊，现在我请你们显灵，请你们这些形容丑陋、披散着蛇发、用血污的手举着黑色火炬的凶煞显灵，就象当年在我的婚礼上可怕地显现时那样，请你们让新娘暴死，让岳丈暴死，让整个王室灭绝！

至于新郎，我向你们有更严厉的请求。他留下——让他活下去！让他成为一个流亡者，生活贫困，飘零异邦，满心惶惧，遭人厌弃，无固定家神[①]；让他这位在这里受到友好接待的客人去另攀门坎；让他思恋我这个被遗弃的妻子；让他的孩子们——这是我能做到的最痛心的请求，让他的孩子们既象他们的父亲，又象他们的母亲！这就是报复，这就是报复：我生了他们，可我现在为什么还在这里徒劳无益地诉苦呢？我不去向敌人进攻？不，我要从他们手里夺下结婚的火炬，我要让天空失去光明！我的家族的始祖太阳神[②]看见这一罪恶，有如人们也都看见他一样，他还会象往常一样驾着车辇，在洁净的太空继续沿着平日的轨道运行？他不会回到升起的地方，重新安排这一天的行程？啊，让我驾着先辈的车辇在空中驰骋吧！始祖啊，给我缰绳，让我用燃烧着的皮鞭驱赶带火的骏马，让阻碍航行的科任托斯被大火焚毁，让被它分开的大海重新连成一片。[③]

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给新婚的洞房燃起火炬，向神祷

① 意为无固定的住处。

② 指原始的太阳神赫利奥斯，据说美狄亚的父亲埃厄特斯是赫利奥斯和海中女神珀尔塞所生。

③ 科任托斯位于伊斯特摩斯地峡南端，该地峡在希腊中部，南接伯罗奔尼撒半岛，把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分开，希腊东西海岸之间的航行需绕道半岛南端。

告之后在祭台上宰杀牺牲。心灵啊，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失却原先的力量，那就请你根据牺牲内脏的显示，找出惩罚的方法！请你赶走女性的怯懦，赋予思想以高加索式的冷酷无情，伊斯特摩斯地峡将会看到蓬托斯海和法希斯河见到过的可怕情景！[1]我内心正在构思疯狂的、空前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行动，构思会使苍穹和大地同样感到惊骇的暴行——伤害、杀戮、让砍碎的尸体四散飘零。啊，不，我说的这些太平常了，当年我还是个姑娘时就干过，而今更强烈的痛苦激励着我，我已经有了孩子，应该干更为残忍的事情。现在燃起你胸中的怒火吧，准备满腔仇恨地去消灭敌人！但愿你的被遗弃象他的新婚一样将被人们交口传述！我怎样把丈夫留下呢？我怎样跟他来的，还怎样把他留下！不要再迟延了！罪恶地得到的家庭应该被罪恶地抛弃。

〔合唱队上，赞美伊阿宋和克瑞乌萨的婚姻。

合唱歌　愿执掌天庭的神明，管辖大海的众神，怀着吉祥的意愿，在人们庄严的赞祝声中，降临王室的婚礼。让纯洁的公牛犊把自己高傲的颈脖伸向手执权杖的雷鸣之神[2]，让尚未触过轭的雪白的小母牛博得卢基娜的欢心；和平女神约束残酷的战神嗜血的手，给战争双方带来和解，执着的角里蕴藏着无比丰饶，让我们把更为温顺的幼嫩牺牲献给她。而你，莅临合法婚礼的神明[3]啊，请举起吉祥的右手驱散暗夜，戴上用蔷薇编制的花冠，迈着醉醺醺的步子来吧！而你，

---

① 指美狄亚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后，逃跑时在海上杀死兄弟阿布绪尔托斯。蓬托斯海是黑海的古称，法希斯河是科尔克斯的一条主要河流，注入黑海东部，据说古时的科尔克斯的国都位于法希斯河岸。

② 指尤皮特。尤皮特执掌霹雳，故称雷鸣之神。

③ 指婚姻之神许门（一称许梅奈奥斯）。

光芒四射的星辰啊，黄昏的先导①，你常常为了恋人们而迟迟升来，母亲们期待着你，姑娘们焦急地盼望着你，盼你尽快撒下明洁的光辉。

新人的艳丽胜过库克洛普斯城②的姑娘们，胜过陶格同山上不设围墙的城池③如同哺育男子一般哺育出来的姑娘们，胜过用阿昂泉水④和用神圣的阿尔弗奥斯河水⑤沐浴的姑娘们。

要是你想知道新郎的仪容，无情的闪电之子，曾使雄狮就范于轭下的神⑥，也远不如我们的埃末人的王⑦；即使是严酷的处女神的兄弟、使三脚鼎震颤的神⑧以及善长拳击的波吕克斯和他的兄弟卡斯托尔⑨，也不会胜过他。

天神们啊，就这样，就这样，让我们的新娘远远胜过世间一切女子，让我们的新郎远远胜过世间一切男子。

要是新娘出现在这妇女合唱队里，她那动人的容貌会

---

① 指金星，即爱神维纳斯。

② 即雅典。库克洛普斯是雅典城的传说奠基者，海神波塞冬与雅典娜竞争作城市的保护神即发生在他统治时期。

③ 指斯巴达城，古代斯巴达人以尚武闻名。陶格同山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斯巴达城位于它的东侧。

④ 阿昂泉位于比奥提亚境内风景秀丽的文艺女神圣山赫利孔山上，一称阿伽涅佩泉。阿昂是波塞冬的儿子，比奥提亚最早的王，泉水以他的名字命名。

⑤ 阿尔弗奥斯河是伯罗奔尼撒最大的河流，在埃利斯入海，流经著名的奥林匹亚圣林。

⑥ 指酒神巴克科斯，他是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

⑦ 即伊阿宋，埃末人泛指伊奥尔科斯人。

⑧ 指阿波罗，三脚鼎是他的祭坛的圣物之一，"严酷的处女神"指狩猎女神狄安娜。

⑨ 波吕克斯和卡斯托尔是海伦的兄弟，以勇敢、俊美著称。

顿然使我们暗然失色。有如旭日东升，星辰的光辉随即消逝；有如福贝①的象牙般的孤形身影借用其他星体的光辉照射整个地球，繁密的金牛星座立即隐遁。

每当新郎望着美丽的新娘，新娘羞怯的脸上立即泛起红晕，有如白色染上绛红透出红润，有如被闪灿着朝霞的露珠浸湿的牧人望着光洁的晨星。

新郎啊，你曾常常颤栗着，勉强地伸过右手拥抱任性的妻子，现在你终于摆脱了与那个在法希斯河边长大的强悍女子的婚约束缚，可以幸福地得到埃奥洛斯人的女儿②，使双亲如愿以偿。

青年们，自由地游戏取笑吧！青年们，纵情地互相对唱吧！这样合法地放肆嘲弄主人的机会是不多的。

啊，手执权杖的吕埃奥斯的荣耀、高贵门弟的子孙③，已经到了点燃松枝火炬的时候了，请伸开纤细的手指把神圣的火焰拨旺，愿菲斯克尼式④的嘲弄充满整个吉庆筵宴，愿人们自由地嬉戏。——让人们在昏暗中离去，如果是那位逃亡女子⑤嫁给异邦新郎。

---

① 福贝是月神的别称。

② 指克瑞昂的女儿克瑞乌萨（一称格劳克）。埃奥洛斯是古希腊人的一支埃奥利亚人传说中的始祖，科任托斯为他的七个儿子之一西绪福斯所建。

③ 指婚姻之神许门，他是酒神巴克科斯和爱神维纳斯的儿子，吕埃奥斯是酒神的别称，意为"能解除忧愁的"。

④ 古罗马传统的嘲讽、戏谑性的诗歌对唱。

⑤ 指美狄亚。

第　二　幕

美狄亚　啊，完了！欢乐的结婚曲充斥我的耳朵，我真难以相信遭到的不幸，真令人难以相信啊！伊阿宋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吗？我因为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故乡，失去了祖国，难道他真的这样冷酷无情，把我一个人抛在异邦？他曾经看见我为了他，残忍地制服了火和海，他现在觉得我的恩惠不值一提了吗？或者他是不是认为各种背天逆理的事情都已做完？我要发疯了，我心乱得拿不定主意，我怎样进行报复呢？啊，但愿他有个兄弟！他有妻子，我把报复的矛头对准她。然而这足以补偿我的不幸吗？不，凡是希腊城邦知道的一切残酷事情，凡是外族城邦知道的一切残酷事情，凡是你自己的手知道的一切残酷事情，现在你都应该准备去做！愿你以前干过的暴行激励你，愿它们现在一起显现在你的面前：抢夺王朝的光辉饰物；用剑砍碎忤逆的姑娘的年幼同路人；当着他父亲的面把他埋葬——把砍碎的尸体一块块地扔进海里；把珀利阿斯老人砍成碎块放进锅里煮。看哪，我已经多少次背逆天伦地杀人流血！可是，可是我做那些可怕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受不幸的爱情所驱使。

然而，在伊阿宋把自己交给他人支配，归附于他人的权力之下的情况下，他还能怎么办呢？他应该把自己的胸膛迎向宝剑！不，不，发狂了的痛苦啊，快不要这样说！只要可能，

就让我的伊阿宋活下去，象以前那样；即使不能象以前那样，也要让他活下去，记住我，记住我的恩惠。罪责全在克瑞昂，他依仗权势，拆散他人的婚姻，强行把孩子从母亲怀里夺走，破坏有了孩子后变得更加牢固的爱情。让他一个人领受打击，让他一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我要让他的宫殿一炬化为灰烬，迫使船只改向绕航的马勒亚①将会看到随着烈焰而滚滚腾起的浓烟。

保　姆　我请求你，女主人，别说了，把你的悲怨化作痛苦藏在心底。一个人受的创伤尽管严重，也要默默地、坚毅地、平静地忍受，这样他才可能进行报复。怒而不露，能伤害敌手；怨恨公开，损害报复的机遇。

美狄亚　痛苦轻微，才可能听从劝告，才能在内心隐藏，强烈的痛苦是无法掩盖的。我要进攻敌人。

保　姆　亲爱的孩子啊，快不要这样暴怒异常，现在甚至连缄默都难以使你安然无恙。

美狄亚　命运害怕勇敢的人，欺压怯懦的人。

保　姆　勇敢表现适时，才会受到称赞。

美狄亚　从来没有不需要勇敢的时候。

保　姆　现在没有任何一种希望能向处于不幸中的我们指明出路。

美狄亚　一个人不抱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

保　姆　科尔克斯人距离遥远，丈夫对你不忠，你的那么多财宝也已消耗殆尽。

美狄亚　可美狄亚还在，你从她那里可以看见大海、陆地、武器、烈焰、神明、雷电。

① 马勒亚是伯罗奔尼撒东南端一海岬。

保　姆　国王是可怕的。

美狄亚　我父亲当时也是国王。

保　姆　你连军队也不害怕?

美狄亚　即使他们是地里生长出来的。①

保　姆　你会送命的。

美狄亚　希望如此。

保　姆　你逃跑吧!

美狄亚　我早就后悔逃跑了。

保　姆　美狄亚,——

美狄亚　我将是真正的美狄亚。

保　姆　你是母亲。

美狄亚　我知道我为谁而当了母亲。

保　姆　你还下不了决心逃跑?

美狄亚　我是要逃跑的,不过先要雪恨。

保　姆　报仇神会追袭你的。

美狄亚　我能阻住她们。

保　姆　傻东西,少说点儿,不要这样口出狂言。要控制住自己,应该善于适应逆境。

美狄亚　命运可以夺走财富,但夺不走精神。——听,宫门在响,谁在那里?是克瑞昂本人,佩拉斯戈斯人②的高傲统治者。

〔克瑞昂偕侍从上。

克瑞昂　美狄亚这个科尔克斯的埃厄特斯王的狠毒的女儿,她到现在还没有离开我的国家?她大概又在构思什么阴谋诡

---

① 指由播在地里的龙齿长出的武士。

② 佩拉斯戈斯人是史前期的希腊居民,后来用来泛指希腊人。

计吧，她的诡诈是尽人皆知的，她的手段是遐迩驰名的。有谁能得到她的宽恕？有谁能获得她的恩准而安然无恙？我原准备用剑把这个可恶的瘟疫立即除掉，可女婿的请求说服了我。我让她保全了性命，但她也得让我们解除恐惧，她得和和平平地离开我的国家。

那个疯狂的女人正凶狠地朝我们走来，想接近我们，跟我们说话。喂，侍从们，去挡住她，不要让她接近我，不许她说话！让她也学学该如何听从国王的命令。（对美狄亚）你赶快走，立即带上你的那些凶残、可怕的魔法离开！

美狄亚　因为什么罪恶，因为什么过错赶我走？

克瑞昂　这位无辜的女人问为什么驱赶她！

美狄亚　你如果是来进行判决，那就请你先了解情况；你如果是来行使统治者的权力，那就发布命令吧！

克瑞昂　只要是国王的命令，你都得服从，不管它公正不公正。

美狄亚　不公正的王权是永远不会持久的。

克瑞昂　快离开，去对科尔克斯人诉苦吧！

美狄亚　我回去，不过请让那位把我从那边带出来的人送我回去。

克瑞昂　命令已经发出，哀求已经晚了。

美狄亚　只听一方陈述便作出决定，即使决定本身是公正的，那也是不公正的。

克瑞昂　你惩罚珀利阿斯，事先听过他的申辩吗？不过你说吧，我倒想听听你的出色的申辩。

美狄亚　因愤怒而爆发的感情冲动多么难以平息，用高傲的双手握着王杖的人都认为将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是国王的不可动摇的意志的表现，这些我在我父亲的王宫里生活

时便已经知道。我现在虽然身陷巨大的不幸，不得不向人哀告乞怜，孤单无助，被驱逐，遭遗弃，受欺凌，然而从前我也因高贵的父亲而深感荣耀，我的光荣的家族溯源于始祖太阳神。凡是受法希斯河的平静流水灌溉的土地，凡是位于斯库提亚海那一边[①]，被源于大海的沼泽积水滋润而变甘甜的原野，凡是经常遭受居住在特尔摩冬河沿岸，独身、以新月形盾牌武装的部落[②]侵扰的地方，全都归我父亲管辖。我高贵、幸福，因王室的荣耀而受人仰慕，当时有许多王子向我求婚，可现在我却要向他们求援。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瞬息变幻的命运把我从王族的高位强拉下来，让我遭放逐。

信奉王权吧，虽然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都可能震撼巨大的权力！国王们拥有一种崇高、尊贵的权能，时光不能把它夺走：帮助不幸的人，保护求助的人。我从科尔克斯王国随身也只带出了这一美德：我拯救了希腊无可比拟的荣光和出类拔萃的精华、阿凯亚人的砥柱、神明的光辉后代。[③]歌声能使顽石软化、林木起舞的奥尔甫斯[④]是我奉献的礼物；孪生兄弟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是我奉献的礼物；博雷阿斯的儿子[⑤]，居住在蓬托斯海那一边、敏锐的目光能

---

① 指黑海北岸，那里居住着古代游牧部落斯库提亚人（一译西徐亚人）。

② 指骁勇的阿马宗女人部落。特尔摩冬河位于小亚细亚北部，注入黑海。据说阿马宗人起初居住在那里，后来迁到黑海和亚速海沿岸。

③ 指拯救了阿尔戈船英雄们。阿凯亚人即希腊人。

④ 奥尔甫斯是古希腊色雷斯地方的著名歌手，阿尔戈船英雄之一。一路上他用歌声克服了不少险阻，保证阿尔戈船顺利航行。

⑤ 博雷阿斯是北风神，他的两个儿子泽特斯和卡拉伊斯参加了阿尔戈船远航。

够洞察一切隐秘事物的林叩斯①，以及所有其他的弥尼亚人②，他们都是我奉献的礼物。我没有提到英雄们的首领③，我不负于他，也不图因他而得到任何奖赏；我为了你们，让所有其他的英雄安全返航了，只有他，我拯救他是为了我自己。

现在你控告我吧，把所有这些事情都算作我的罪状！我承认我干了这些事情，不过只有一点我承认是罪行，那就是我让阿尔戈船安全地返航了。啊，但愿我当时更看重处女的贞操，更尊重父亲的意愿，要是那样，佩拉斯戈斯人的整个国家和所有希腊英雄便都一起毁灭了，你的这位女婿无疑会第一个在喷着熊熊烈焰的狂牛的嘴里丧生。不管命运如何压迫我，我并不后悔我拯救了希腊众英雄中这样一位狡狡者。我的整个罪行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现在全看你了。你想判罪就判罪吧，不过把我的罪行还给我。我承认我有罪，克瑞昂；你以前也是这样看我的，当我匍伏在你的膝前，请求你发慈悲给以保护的时候。现在我再一次请求你，看在我遭到的那么多不幸的份上，给我一个偏僻角落作为落脚之地，安身之所。当你决意把我从城里赶走的时候，请你在你的王国的别的地方随意赐给我一个荒僻的居所。

克瑞昂　我不是那种强横地掌握权杖、用高傲的脚跟践踏不幸的人的国王，我觉得我把一个逃亡者，一个遭劫难的人，一

① 林叩斯是阿尔戈船的领航，绰号"锐眼者"。

② 弥尼亚人是古代埃奥利亚部落之一，起初居住在忒萨利亚，后来迁移到比奥提亚，此处泛指其他的阿尔戈船英雄。

③ 指伊阿宋。

个惊恐得惶遽不安的人，一个忒萨利亚王阿卡斯托斯[1]正要求交回处以褫刑的人选作女婿，便是很好的明证。国王控告他杀害了他的衰老、朽弱的父亲，把老人砍成碎块，害了老人的命，当时天真的姊妹们为你的诡诈所迷惑，冒失地干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你承担了你应承担的责任，伊阿宋便可证明自己无罪。他是清白无辜的，没有被任何血玷污；他的手是干净的，没有拿过任何武器行凶，他是纯洁无疵的，与你的阴谋没有任何牵连。而你，你是所有罪恶的制造者，你既具有女人的劣性，对任何事情都任性放纵，也具有男人的坚定性；你没有什么好名声，你走吧，纯洁我的国家，把你的那些害人魔药也一起带走吧，让我的国民解脱恐惧，你到别的地方去搅扰神明吧！

美狄亚　你赶我走？那请还给我船只，还给我同行的人[2]！你为什么命令我一个人离开？我不是一个人来到这里的。你如果是因为害怕战争，那就把我们两个人一起从你的国家里赶走。你为什么要把两个罪犯分开？珀利阿斯是因为他，而不是因为我死的。此外，还有逃亡、抢夺、离弃父亲、碟剐兄弟，甚至现在新郎教唆新娘们干的各种坏事，所有这些都不是我的罪恶。我常常成为罪人，但从来都不是为了我自己。

克瑞昂　你早就该走了，你还在这里噜噜苏苏地迟延什么呢？

美狄亚　我走，不过在离开之前还有一个请求：请不要因为母亲的过错而连累孩子。

克瑞昂　你走吧！我会象父亲一样地把他们搂在怀里的。

美狄亚　我以这场王室婚姻的婚床的名义，以对未来怀抱的美

---

① 阿卡斯托斯是珀利阿斯的儿子。

② 指伊阿宋。

好希望的名义，以受变幻莫测的命运支配的王位的名义请求你，请你给我这个流亡者一点时间，让我这个作母亲的在临死之前能和儿子们作最后一次吻别。

克瑞昂　你想争取时间搞阴谋。

美狄亚　就一点点时间，你还怕搞什么阴谋呢？

克瑞昂　干害人勾当不一定需要很多时间。

美狄亚　你看我是在泪水汪汪地哀求你，还不肯允准我一点时间吗？

克瑞昂　尽管我内心的恐惧要我拒绝你的请求，不过我还是答应在你离开之前给你一天的时间作准备。

美狄亚　不，太多了，你可以少给一点，我自己抓紧准备。

克瑞昂　要是光辉的福波斯[1]升起之前你还没有离开伊斯特摩斯，那你就得用性命抵偿你的请求。

神圣的结婚曲正在召唤我，吉庆的时辰正在召唤我，召唤我去向许门祈祷。

〔克瑞昂及众侍从下。美狄亚及保姆下。

合唱歌　第一个[2]驾着易折裂的船只冲击伪信的波涛，望着亲爱的故土在身后远逝，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变化无常的劲风，沿着从未航行过的海面航行，把希望寄托于薄弱的木板，在生与死之间只留下一条细微界限的人确实是太冒险了。

我们的祖先经历过纯朴、没有任何欺诈的时代。他们沿着故乡的海岸徐徐地航行，至老仍留在自己祖传的土地上；他们以少量为满足，除了故土的赐予之外，不贪求任何

---

① 福波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别称。

② 据说阿尔戈船远航是希腊人第一次远海航行。

其他的财富；他们还不知道苍穹的奥秘，不知道利用点缀太空的星辰①，不知道使船只迴避多雨的许阿得斯②，迴避奥勒努斯③山羊星座的光辉，迴避由波奥特斯老人缓缓驱赶的阿提卡大车④。无论是博雷阿斯，无论是泽菲鲁斯，都还没有自己的名字。⑤

提费斯在辽阔的海面上勇敢地扬起帆，给风制订了新的规则：或是让风把帆吹鼓不留任何折叠，或是把帆落下引诱侧身而过的诺图斯⑥，或是把帆安静地收到桅杆中央，或是把帆升到最高点，当贪心的航海者们希望全速前进，让赭色的帆缘在桅顶飘动的时候。忒萨利亚的巨舟⑦把被自然精巧地分割的世界重新连接起来，命令海水忍受船桨的拍击，使遥远的大海给我们增添新的恐惧。

眼见一条不幸的船只受到严厉的惩罚，当时它正惊恐万状地航行着，两座大山⑧——大海的守卫者——突然合拢到一起，低沉的撞击声如轰鸣的闷雷在空中迴响，被挟持的海水掀起了冲天巨浪。勇敢的提费斯大惊失色，两手酥

---

① 指利用星辰定方位。

② 即金牛宫中的毕宿星团，每年五月左右出现，随即雨季到来。

③ 奥勒努斯又称阿马尔特亚，山羊星座中最大的一颗星，每年春季出现，带来多雨天气。

④ 指大熊星座。波奥特斯即牧夫星座。

⑤ 泽菲鲁斯即空气或春季的西风，或泛指风。由于人们不从事远航，因而不熟悉各种风的特性。

⑥ 诺图斯即南风。

⑦ 指阿尔戈船。

⑧ 指黑海海口上的两个小岛或伸到海里的两座山岩，通称辛普勒伽得斯，意为"互相撞击的石头"。海水把它们映成深蓝色，从海口的这边望去，它们是分开的，但当船只通过海口进入黑海后回首遥望，它们似乎已合在一起，因而产生了关于它们互相撞击，击毁通过的船只的传说。

软，松开了舵柄；奥菲斯的手指停滞在竖琴上，嗓音顿失；善预言的阿尔戈[1]也发不出声音。请想想西西里的佩洛里斯的女儿[2]让所有束在腰间的疯狗同时狂吠时的情景吧！当这个怪物狂吠的时候，有谁见了不浑身发颤呢？请再想想奥索尼亚海岸边的凶恶祸患塞壬用优美的歌声取悦大海的场面吧！[3]色雷斯的奥菲斯弹起皮埃里亚竖琴[4]回唱，几乎使这位通常用歌声捕获船只的妖怪情不自禁地跟随他们航行。阿尔戈船的那次航行得到什么奖赏？金羊毛和比大海还要可怕的恶魔美狄亚——与空前的远航相称的报偿。

现在，大海已经让步，顺从各种法则，不再需要由帕拉斯[5]亲手建造、用国王们的船桨装备的著名的阿尔戈，任何一种小舟都可随意在海上漫游。疆界消失了，在新开拓的

---

① 阿尔戈船系用伊奥尔科斯东北部的珀利翁山上的优质林木造成，雅典娜指导造船时，在船首部位另外安置了一块埃皮洛斯的多多那山产的奇异橡木，该橡木能言语，作预言。

② 指海妖斯库拉，一说她长有六条长颈和六个头。佩洛里斯是西西里东北角一海岬，斯库拉栖息在悬崖上的山洞里。晚期传说称她居住在与此海岬相对的意大利海岸上。斯库拉善狂吠，吠声惊人，伤害从旁经过的航海者。

③ 塞壬是一位缪斯的女儿，用美妙的歌声迷惑水手，使其成为她的牺牲品，她的身旁堆积了许多骸骨。奥索尼亚是希腊人对意大利的古代部落之一奥斯基人的称呼，此处用奥索尼亚泛指意大利，塞壬栖息在意大利西海岸的一个小岛上。

④ 皮埃里亚在希腊北部，是音乐与诗歌之神阿波罗和缪斯女神们喜爱的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峰，"皮埃里亚竖琴"喻阿波罗送给奥菲斯的竖琴。据说当阿尔戈船经过塞壬栖息的海岛时，奥菲斯用自己的歌声吸取了阿尔戈船英雄们的注意力，没有被塞壬的歌声迷住，从而顺利地通过了那里。以上指阿尔戈船航行过程中经历的一些险阻。

⑤ 帕拉斯是雅典娜的别称。

土地上，城市为自己建起了垛墙；世界各地畅通无阻，故地换新貌，旧痕荡然无存；印度人饮着凛冽的阿拉克塞斯河水[①]，波斯人饮着阿尔比斯河[②]和莱茵河河水。随着时光的流逝，奥克阿诺斯[③]将解除对世界的禁锢，人们面前将会出现广阔的境界，提费斯将会发现新的航线，图勒岛[④]将不再是大地的极限。

---

① 阿拉克塞斯河位于亚美尼亚，即今阿拉河，注入里海。

② 阿尔比斯河即易北河，罗马人知道这条河流是在凯撒高卢征战之后，知道它的流向更是以后的事。

③ 奥克阿诺斯指环绕世界的长河。古希腊罗马人认为世界周围是水，陆地居中，水外为非人生可及的世界。

④ 图勒岛是罗马人所知道的北海中的一小岛，被视为陆地的极点。

第 三 幕

保　姆　（看见美狄亚急促地走出屋来）喂，我的孩子，你急匆匆地出来，要往哪里去？你停下，抑制住你的怒火，压住你的狂暴！（注视着美狄亚走远）有如酒神附身的迈纳斯[1]在白雪皑皑的品都斯山巅[2]，或沿着倪萨山脊[3]，疯狂不定地奔跑，美狄亚现在也这样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地急促奔走，脸上露出狂乱的征兆。他满面怒气，呼吸喘急，两眼泪水汪汪，忽儿放声狂呼，忽儿纵声大笑，各种不同的感情都得到明显的表露。该把心灵的重压向何处发泄？该把进攻的矛头对准谁？她还未拿定主意。她威胁，呼唤，抱怨，叹息。感情的狂澜将推着她向何处冲击？他正怒不可遏。她显然在构思某种重大的、非同寻常的行动，将超过她以前干过的一切。我很熟悉她往常的愤怒表现，我预感到将发生某种重大的事情，某种狂暴的、残酷的、无法无天的事情。（见美狄亚走近）我看见她一片怒容。啊，但愿神明让我的

① 迈纳斯是酒神的女祭司。

② 品都斯山位于忒萨利亚西部，高二千多米，山上林木葱郁，通常在那里举行酒神祭。

③ 倪萨山是水中神女们抚育酒神的地方，具体方位说法不一，有的说在印度，有的说在埃塞俄比亚，有的说在色雷斯或其他的以产酒闻名的地方。

担忧是徒然的！

美狄亚　（自语）啊，不幸的人啊，你如果想给仇恨规定一个限度，那就想想你当初的爱情吧！难道要我眼看着王宫里结婚火炬高照而不报仇吗？难道我会让苦苦哀求才好容易得来的这一天时间无所作为地白白过去吗？只要居于中心地位的地球仍然坚定地支撑着均衡的天穹，只要明清的宇宙仍然保持固定的轮廻次序，只要世上的沙砾仍然无法计清，只要白天仍然随着太阳来临，星辰仍然随着黑夜升起，只要地轴仍然带动干旱的阿尔克特星座①旋转，河水仍然流入大海，我的复仇怒火啊便不会平熄，而且还会愈燃愈烈。即便是野兽的暴怒，或是斯库拉、或是吮吸奥索尼亚海和西西里海的卡里布狄斯②、或是镇压着气息奄奄的提坦的埃特纳山③的暴怒，又算得了什么？无论是湍急的河流，无论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无论是在西北风鼓动下凶猛异常的蓬托斯海或是受风鼓动而熊熊爆发的烈焰都不能和我的愤怒相比。我要制伏一切，我要把一切毁灭。

他是不是因为害怕克瑞昂？或是害怕与忒萨利亚王进行战争？然而忠实的爱情是不惧怕任何人的。他或许是因为受到胁迫，退缩了，投降了，但是他可以来找我，同作妻子的作最后一次商量啊，然而这个狠心的家伙没有胆量这样做。

---

① 即大、小熊星座。

② 卡里布狄斯是居住在与斯库拉隔海相对的一座山岩上的女妖，用庞大无比的嘴吞吐海水，从附近经过的航海者都被她随着海水吞进肚里。据说奥德修斯路过这里时，虽然躲过了被卡里布狄斯吞没的危险，但因航行时稍许偏向了斯库拉一边，结果有六位伙伴被斯库拉从船上抓走吃了。

③ 埃特纳山在西西里岛东部，是一座活火山。据说提坦巨神群起反对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众神失败之后，有一个提坦神被镇于此山下。

即使如此，他还可以向岳父请求延缓横蛮地驱逐我的期限，现在仅给了我一天时间和两个孩子告别。我这并不是抱怨时间短促，不，它将会显得很充裕。这一天将要干出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事情来。我要向神明进攻，我要使一切颤抖。

保 姆 女主人，快消除掉因不幸而引起的烦恼，恢复内心的平静吧！

美狄亚 只有一件事能使我恢复平静，那就是如果我能看到一切同我一起毁灭，一切同我一起消失。让他人同你一起毁灭，这就是被毁者的幸福。

保 姆 你小心，如果你继续对抗，将会引起多么可怕的后果！不管是谁，与掌权者抗争都不会没有危险。

〔伊阿宋上。

伊阿宋 啊，残酷的命运，啊，严厉的天数，啊，无论愤怒还是怜悯时都同样严峻的命运和天数啊！神明给我们的助佑常常比危险本身还可怕。我如果顾及妻子给我的恩惠而对她保持忠诚，那我就得准备交出生命，而我如果不想送命，那我就得放弃忠诚。不是惧怕，而是畏怯的仁爱之心战胜了忠诚，否则，我的孩子们将必然和他们的父母们一起同遭不幸。啊，神圣的公正女神啊，如果你还在上天，我请你为我作证：是孩子战胜了父亲。至于她，尽管她生性凶狠，不听约束，但我仍然认为她会宁可让孩子们得到照顾，而不是自己继续享受丈夫的恩爱。虽然她现在正在生气，我还是决定来找她，向她恳求。瞧，她正向我走来。她气得发狂，掩盖不住心头的憎恨，脸上表现出痛苦。

美狄亚 伊阿宋，我们走，我们走！改换住地对我来说并不新鲜，

新鲜的是离开的原因，我是为了你才那样东奔西逃的。我走，我离开，既然你来赶我们离开你的家。然而，你让我们去哪里？让我去法希斯河？去科尔克斯？去我父亲的国家？去浸染过我兄弟的血的地方？你要我去投靠哪片土地？你让我去哪块海域？去蓬托斯海口，当我随着奸夫驶过辛普勒伽得斯时，曾经领着高贵的同王们①经过那里返航？或是去小小的伊奥尔科斯？去忒萨利亚的廷佩山谷？②我把所有的道路对你打开了，却给自己断绝了。你让我去哪里？你放逐被放逐者，却又指不出放逐的地方。不过我走，国王的女婿已经发出命令，没有什么好拒绝的。去领受严酷的惩罚吧，我罪有应得。让残酷的惩罚制服竞争者，以平息国王们的怒火！给我戴上镣铐，把我锁进永远暗如黑夜的洞穴吧！我还应该忍受更为严厉的惩罚！

忘恩负义的人啊，你回忆回忆神牛喷出的烈焰吧！回忆回忆当你的同伴们因身处强悍不驯的部落而心怀巨大恐惧的时候，在能长出武器的土地上出现的埃厄特斯的喷火牛群吧！回忆回忆只是根据我的命令才互相残杀致死的那些突然由地里长出来的敌人吧！此外，请再回忆回忆对弗里克索斯乘坐过的公羊皮③的劫夺，让不眠的巨怪④的炯炯的

---

① 指阿尔戈船英雄们。

② 廷佩山谷在忒萨利亚北部奥林波斯山和奥萨山之间，佩涅奥斯河从中流过，据说此处原是一片茫茫水域，因地震而出现了河流和山谷。

③ 即金羊毛。弗里克索斯是比奥提亚国王阿塔玛斯的儿子，他为逃避继母的迫害，和妹妹赫勒一起骑着一匹长着金毛的公羊逃走。他飞到科尔克斯，受到埃厄特斯王的庇护，把公羊杀了祭献宙斯，公羊皮则献给战神阿瑞斯，挂在战神的圣林里。

④ 指看守金羊毛的毒龙，该毒龙目光敏锐，昼夜不眠。

说服陷入从未经历过的梦境，杀死我的亲兄弟，以及在这次暴行之后紧接着的另一次暴行[1]，还有，在我的诡计的诱惑下，女儿们冒失地肢解自己的老父，结果无法再让他复活！以你对孩子们怀抱的希望和渴望得到一个安定的家庭的名义，以那些曾被我制服的恶魔的名义，以这双为了你而从不知怜悯的手的名义，以上天的名义，以波涛的名义，以我们的婚姻的见证人的名义，请求你对我发发慈悲，请求你在你自己处于幸福之中的时候，也为我恳求恳求幸运！我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为他人寻找国土；在斯库提亚人早就为我们从皮肤黝黑的印度部族抢夺来的无数财宝中，——由于房屋难以容下被劫来的财宝，我们不得不用黄金装饰森林[2]，我这个逃亡者什么也没有带出，除了兄弟的肢体。我为了你，用兄弟的肢体阻止了追赶的军队；为了你，抛弃了祖国，抛弃了父亲，抛弃了兄弟，抛弃了处女的羞怯；我用这些作为嫁给你的妆奁。现在请把这一切还给我这个流亡人！

伊阿宋　当愤怒的克瑞昂想要杀害你的时候，是我用眼泪说服了他，为你求得放逐。

美狄亚　我原认为那是惩罚我，现在我觉得，放逐是给我的礼物。

伊阿宋　趁现在还可以逃跑，你赶快逃吧，离开这里。国王们的愤怒总是严酷无情的。

美狄亚　你这样劝告我，是为了克瑞乌萨。你想把讨厌的姘妇赶走。

伊阿宋　什么？美狄亚指责我的爱情？

---

① 指美狄亚杀死兄弟后又把他的尸体砍成碎块抛进海里，以阻止追兵。

② 指把金羊毛挂在战神圣林。

美狄亚　还有杀戮，阴谋。

伊阿宋　你还能指责我什么？

美狄亚　我做过的一切。

伊阿宋　还差一点，就是你所干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

美狄亚　是的，都是你的，都是你的罪过。暴行对谁有利，就是谁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指责你的名声扫地的妻子，唯有你应该为她辩护，应该认为她是无罪的。一个因为你而获罪的人在你看来应该是无罪的。

伊阿宋　用耻辱换来的生命不会是愉快的。

美狄亚　如果生命是用耻辱换来的，就不应该留恋它。

伊阿宋　你最好还是停止发怒，让你那激动的心恢复平静，可怜可怜孩子。

美狄亚　不，我不承认他们，我否认他们，我放弃他们！克瑞乌萨不会给他们增加兄弟吗？

伊阿宋　是的，公主会照顾我们这些逃亡者的孩子的，强者会照顾遭到不幸的人的。

美狄亚　但愿不幸的人不要活到光辉的家族同卑劣的家族、福波斯[1]的子孙同西绪福斯[2]的子孙混合在一起的那一天！

伊阿宋　什么？可怜的女人，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去受放逐？你走吧，我请求你！

美狄亚　克瑞昂接受了我的恳求。

伊阿宋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你说吧！

美狄亚　为了我？哪怕是犯罪——

---

① 此处美狄亚把她的家族传说中的始祖、原始太阳神赫利奥斯与阿波罗混同。

② 西绪福斯是科任托斯的奠基者，因生前罪恶深重，死后在冥间受罚。

伊阿宋　一边是国王，一边是——

美狄亚　美狄亚比他们更可怕。我要和克瑞昂对抗，我要攻击，伊阿宋将是奖赏。

伊阿宋　啊，天哪，我已经被不幸折磨得精疲力尽了。但愿你对以前经历过的灾难仍然心有余悸！

美狄亚　命运总是败在我的手下。

伊阿宋　阿卡斯托斯在追踪我们。

美狄亚　克瑞昂更近在咫尺。你赶紧躲开他们！美狄亚不想逼迫你对自己的岳丈举起武器，不想逼迫你用血亲屠杀[1]玷污自己。清白无辜地同我一起逃跑吧！

伊阿宋　要是两场战争同时临头，要是克瑞昂和阿卡斯托斯把他们的军队联合在一起，谁能抵抗得住？

美狄亚　再加上科尔克斯人，国王埃厄特斯，把斯库提亚人和佩拉斯戈斯人也都加进去！我让他们一起毁灭。

伊阿宋　我害怕那高举的王杖。

美狄亚　不会是你自己更渴望得到它吧！

伊阿宋　谈得够久的了，不要再说了，免得引起怀疑。

美狄亚　啊，至高无上的尤皮特啊，现在请你让雷声响彻整个天空，举起你的右手，准备好复仇的闪电，让它穿过郁积的浓云，震撼整个苍穹！把霹雳投向我们，不用选择，或是他，或是我，我们俩中谁被击中，谁就是罪人，让他死去！你的霹雳在我们中间不会发生谬误的。

伊阿宋　请你理智一些，说话要有考虑，心境放平和一些！如果岳丈的宫廷里有什么东西能减轻你因被驱逐而引起的痛

[1] 阿卡斯托斯与伊阿宋是堂兄弟。

苦，就请提出来吧！

美狄亚　你也知道，我一向蔑视王室的财宝，我只请求你允许我带上孩子，把他们作为流亡中的伴侣，让我有可能匍伏在他们的怀里尽情痛哭。新的孩子正等待着你。

伊阿宋　是的，我很想满足你的请求，可是慈爱之心不允许我这样做。不，即使是国王兼岳父，也不可能强迫我这样做的。那是我的命根子，那是我的燃烧着的心的寄托和安慰。我宁可失去呼吸，失去肢体，失去阳光。

美狄亚　（旁白）他如此酷爱孩子？太好了，我抓住他了，他暴露了自己的痛处。（对伊阿宋）那就请允许我在离开之前对孩子们作最后一次嘱托，让我最后一次拥抱他们。如果这些能得到你的允准，我会感到高兴。此外我还有个请求，请你不要把我在极度痛苦之中说的话放在心上，但愿你对我们的共同生活能留下美好的记忆，忘掉我愤怒时说的话。

伊阿宋　我早就把那些话忘了。我也请求你，请你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感情，让自己安静下来，平静能减轻痛苦。（下）

美狄亚　他走了！真是这样吗？你忘了我，忘了我的那么多好处，走了？我们从你的记忆里消失了？不，我们永远不会从你的记忆里消失的。（自语）就这样，把你的所有力量和能力都召唤来。将一切都不视为犯罪，这是你以往一切行为的必然结果。这里不是施展计谋的地方，因为人们害怕我们。应该在没有人会担心发生什么不测的地方发起进攻。现在要坚决，要果断，干美狄亚力所能及或者甚至力所不及的事情。

你，我的忠实的保姆，我的痛苦和灾难的共同承担者，请帮助我实现残酷的计划。我有一件外袍，那是上天的礼物，我们家族和王间的饰物，太阳神赐给埃厄特斯表示他的

高贵出身的证物，另外我还有一条通常用来束发的、光彩夺目的金丝织带，镶嵌的宝石的光泽与金子的闪光相互辉映。让孩子们把它们送给新人作为我们的贺礼，当然事先得用魔药擦抹、浸透。让我们祈请赫卡忒降临！你快去准备致人非命的祭典，设好祭坛，在屋里点起祭火。

〔美狄亚、保姆下。

合唱歌　无论是烈火，无论是狂风，无论是飞驶的箭矢，它们所蕴涵的威力都不及新婚的火炬在被遗弃的妻子心头激起的愤怒和怨恨强烈；

或是云雾环绕的奥斯特尔[1]掀起暴风骤雨，或是湍急的基斯特尔河[2]迅猛涌流，势不可当地毁桥决堤，泛滥横溢，它们的力量也有所不及；

或是罗丹努斯河[3]倾注入海，直泻渊底，或是克穆斯山脉[4]解除冰雪封锁之后，在春季的灿烂阳光下，急流涌进，奔腾而下，它们的威力也无可比拟。

被愤恨激旺的爱情烈焰是盲目的，它不听驾驭，不服羁绊，不惧怕死亡，渴望迎着宝剑前进，发泄心头积郁的忧怨。

神明们宽恕吧，我们请求怜悯，让那位驯服了大海的人[5]平安无恙！深邃的大海的主宰[6]正因他管辖的疆域被征服而暴怒异常。

---

① 奥斯特尔是南风神，从地中海刮来的南风给巴尔干半岛带来季雨。

② 多瑙河下游的古称。

③ 罗丹努斯河即今法国南部的罗讷河，流经塞文山脉东侧，注入地中海。

④ 克穆斯山脉即今巴尔干山脉。

⑤ 指伊阿宋。

⑥ 指海神尼普顿。

年轻人[1] 忘了父亲的教诲，冒失地驾起永恒的车辇在太空狂乱奔驰，使烈焰充斥整个天际，自己也未能幸免，被熊熊的大火烧死。

不管对于谁，探索新路都包含着巨大的风险，走先辈们奠定的安全的路吧！鲁莽的人啊，也不要企图用祭物破坏世界上的神圣约章。

那些接触过那条勇敢的巨舟上出色的船桨的人，那些使神圣的珀利翁山上的丛林失去浓密荫蔽的人，那些从两块浮动的山岩之间航行过、经历过海上各种艰辛、把缆绳系上异族的海岸、把丢失的金羊毛抢夺回来的人，都已经以凶死赎回他们亵渎海上法规的罪行。

被激怒的大海索取了惩罚。首先，驯服深渊的提费斯把舵柄交给了不谙技巧的掌舵人，死在异邦海岸，埋在远离故国的简朴坟茔里，躺在无名的树荫下。[2] 奥利斯铭记着自己失去的国王，把正待出发的舰队阻留在无风的港湾里。[3]

歌声甜美的卡墨纳的儿子，就是那位著名的歌手，[4] 他只要一用琴拨拨动琴弦，便可使湍急的泉水停止涌流，呼号

---

① 指法厄同。他是太阳神阿波罗和凡间女子克吕墨涅所生的儿子，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高贵出身，他跑到父亲那里，请求允许他驾着太阳车在天空驰骋。阿波罗被缠无奈，只好答应了儿子的请求。法厄同驾起太阳，盲目奔跑，造成大祸，把世界烧着。

② 提费斯病死于去科尔克斯的途中，死后由安开奥斯掌舵。

③ 奥利斯是比奥提亚东部的海港，提费斯原是那里的国王。后来远征特洛亚的希腊联军在这里集合，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冒渎侵激怒了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女神使港口平静无风，舰队无法起航，最后阿伽门农只好用自己的亲生女儿伊菲革涅亚献祭，求得女神息怒，才得以起航。

④ 即奥尔甫斯。卡墨纳是罗马人对诗神的称呼。

的风儿停止喧嚣，啾唧的鸟儿停止歌唱，同林木一起伫立，倾听他的优美歌声和琴音，他早就倒下了，尸体被撕碎抛在色雷斯原野，脑袋则在忧伤的赫布罗斯河上飘浮；他去到熟悉的斯提克斯河和塔尔塔罗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1]

阿尔基得斯[2]打倒了阿奎洛的儿子们[3]，杀死了尼普顿的能作各种变形的儿子[4]；而他自己在给大地和海带来和平，打通了通往狂暴的狄斯王国[5]的道路之后，受到两种血的混和毒汁——妻子送给他的礼物——的折磨[6]，活着躺到奥塔山上燃烧着的火葬堆，把自己的躯体奉献给了熊熊的烈焰。

---

① 传说奥尔甫斯因不敬酒神而被崇奉酒神的狂女们杀死，尸体被撕得粉碎。赫布罗斯河位于色雷斯，即今马里查河，在色雷斯东部注入爱琴海。塔尔塔罗斯即冥间，斯提克斯河是冥间的一条河，极其凶险，神明们常以其名义起誓。奥尔甫斯生前曾弹着竖琴去过冥间，想把亡故的妻子领回。

② 大英雄海格立斯的别称。

③ 指北风神博雷阿斯的儿子泽特斯和卡拉伊斯，他们在特诺岛被海格立斯射死。阿奎洛是博雷阿斯的别称。

④ 指珀里克吕墨诺斯，一说他是涅琉斯的儿子，海神尼普顿给了他变形的本领。

⑤ 即冥府。狄斯是罗马神话中的冥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普路同。海格立斯曾下到冥界，把守卫冥界的三头狗克尔柏洛斯带到人间。

⑥ 海格立斯死于他妻子送给他的蘸有毒血的衣服。当海格立斯带着妻子回家，渡过欧厄诺斯河时，艄工、马人涅索斯调戏海格立斯的妻子，海格立斯一箭射中马人。马人临死前欺骗海格立斯的妻子说，如果日后发现丈夫对她不忠，蘸有他的血的衣服可以使她丈夫回心转意。海格立斯的妻子听信了马人的话，用衣服蘸了马人的血收藏着。后来她怀疑海格立斯对一女俘有意，便把那件衣服作为庆功礼物送给海格立斯。海格立斯刚把衣服穿上身，衣服便粘住皮肉燃烧起来。海格立斯疼痛难忍，爬上奥塔山上的火葬堆自焚，雅典娜把他接上天成了神。"两种血"指九尾蛇许德拉和马人涅索斯的血，海格立斯是用浸过许德拉的毒血的箭射死涅索斯的。

安凯奥斯① 已经被狂暴的野猪击毙。墨勒阿格罗斯啊，你罪恶地杀死了舅父，自己则被愤怒的母亲断了命。② 大家都难逃劫难，甚至一个孩童，啊，一个在其丢失后伟大的海格立斯未能寻着的年幼孩童③，也已清赎了自己的罪过，被安谧的波浪带走了。勇敢的人啊，你们去海上乘风破浪吧，岂知对林泉也该有所畏惧。

伊德蒙④ 虽然深知命运的奥秘，自己却被毒蛇咬死在利比亚沙漠里；对别人的事能准确预言，唯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摩普索斯⑤ 也已经死了，葬身于忒拜之外。如果他对未来的预言是准确的，忒提斯的丈夫⑥ 自然难逃作为流亡者飘落他乡的劫难。瑙普列奥斯企图用虚假的火光杀害阿尔戈船英雄，也会掉进深渊；他的儿子将会夭折，用自己领受的惩罚补偿父亲的罪过。⑦

奥伊琉斯⑧ 被雷神击毙在海里；菲赖人的王的妻子 ⑨

---

① 安凯奥斯是阿尔凯狄亚的英雄，参加阿尔戈船远航后，在著名的卡吕冬狩猎中被野猪击毙。

② 墨勒阿格罗斯在参加阿尔戈船远航后，也参加了卡吕冬狩猎。他因分配猎获物而和舅父发生争执，杀死了舅父。他母亲知道后非常气愤，把一根标志他的生命的木炭扔进火炉，木炭燃尽，他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③ 指许拉斯。他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被海格立斯杀死后，海格立斯收养了他，阿尔戈船远航时让他作自己的伴随。阿尔戈船在密西亚人的海湾停泊，许拉斯去一处泉边提水，他的容貌感动了泉中神女，被神女拖下水去。海格立斯为寻找他而掉了队，未能继续参加远航。

④ 伊德蒙是阿波罗的儿子，善预言。

⑤ 摩普索斯是安皮克斯和神女克洛里斯的儿子。因他善预言，一说他是阿波罗的儿子。

⑥ 指佩琉斯，著名的希腊英雄阿基琉斯的父亲。他一直活到特洛亚战争之后，高龄时死于流亡中。

不得不把自己的命数转给丈夫，以挽救丈夫的厄运。珀利阿斯，那位命令用世上第一艘巨舟把战利品金羊毛载运回来的人，被装进烧沸的锅里，在翻腾的热浪里终结了生命。神明啊，你们为大海报仇已经够了，请宽恕受命者吧！[10]

---

⑦ 瑙普列奥斯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善航海，通天文。此处塞内加可能把阿尔戈船英雄之一的瑙普列奥斯与后来的尤卑亚王瑙普列奥斯相混。后者的儿子帕拉墨得斯参加了特洛亚战争，受奥德修斯诬谄致死。父亲为了替儿子报仇，设立火堆引诱从特洛亚返航的希腊舰队触礁沉没。

⑧ 奥伊琉斯是洛克里斯人的王，特洛亚战争中希腊英雄小埃阿斯的父亲。

⑨ 指阿尔克斯提斯，阿德墨托斯的妻子。命运女神允准阿德墨托斯死期来临时如有另一个人代他去死，便可以继续活下去。阿尔克斯提斯对丈夫无限深情，愿代丈夫去死。菲赖是忒萨利亚一城邦。

⑩ 以上列数参加阿尔戈船远航的英雄们的可悲结局，为伊阿宋请求宽恕。

第 四 幕

〔保姆上。

保　姆　我担心，我害怕，巨大的灾难就要降临。美狄亚正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那痛苦还在增长，自己滋润自己，恢复原先的力量。我以前常常看见她如何愤怒若狂，召唤天神，震撼天空，但这次她正在准备干骇人听闻的事情。她咚咚咚地迈着大步，走进藏着灾祸的内室，取出她的全部收藏，甚至把她自己以前也一直感到害怕的药物也取了出来。她把左手[1]放在不祥的祭品上，祈求炎热的利比亚沙漠滋生的瘟疫降临，祈求陶罗斯山脉[2]用极北的严寒封冻、埋藏在永不消融的冰雪下的瘟疫降临，祈求各种恶魔降临。身披鳞片的魔怪被她的巫歌感动，纷纷离开藏匿的洞穴前来。一条凶残的巨蟒，拖着无以量比的长躯，晃动着三叉长舌，寻找着牺牲，爬了过来。当它听到美狄亚的魔歌后，立即停止僴行，把可怖的躯体蜷缩起来，盘曲到一起。美狄亚说道："不，由尘世土地生长的这些恶祸和武器远远不够，我要从天上取得毒汁。已经到了该采取非同寻常的手段的时候了。让那条蜿蜒于两只空中动物——其中大的一只为佩拉斯戈斯人效

① 罗马人以左为凶，以右为吉。

② 陶罗斯山脉由西向东，横亘在小亚细亚半岛。

命，小的一只为西顿人效劳——之间、长如湍湍急流的巨蟒[1]降临！让奥菲乌科斯[2]松开紧握的双手，放任毒汁流出！让敢于向两位神明挑战的皮同[3]听到我的歌声后降临！最后，让九头蛇，让被海格立斯徒手制服的所有蟒蛇降临！此外还有你，只是在我的巫咒作用下才第一次瞌睡，尔后被我抛弃的科尔克斯的不眠守卫者——巨龙，请你也降临！"

她在召唤了各种凶恶的蛇蟒之后，把自己珍藏的各种包藏凶祸的植物毒汁和在一起：有生长在无法攀援的埃里克斯石壁[4]上的各种植物的毒汁；有生长在洒过普罗米修斯的血、长年冰封雪盖的高加索山山脊上的各种植物的毒汁；有富有的阿拉伯人，身背箭囊、尚武骁勇的米泰人[5]和轻装的帕提亚人[6]用来涂抹箭矢的毒汁；有闻名的斯维勃人[7]在凛冽的苍穹下，在希尔卡尼亚丛林里收集的毒汁；此外还有在百鸟营巢的春季或是在剥去丛林的优美外衣、用冰雪束缚一切的严寒的冬季从地里长出的各种含毒植物，以及盛开致命鲜花的绿草，包含有能致人非命的毒汁的根茎，美狄亚伸手把它们统统掺和到一起。它们中间有的采自忒萨利亚的阿托斯山，有的采自高耸的品都斯山，那些柔嫩

① 指天龙星座，位于大、小熊星座之间，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又称西顿人）多航海，常凭大、小熊星座在天空的位置确定方向。

② 即捕龙星座。

③ 皮同是生活在希腊中部帕尔那索斯山里的一条巨蟒，被阿波罗射死，著名的德尔斐阿波罗神示所即建在杀死皮同的地方。"两位神"指阿波罗和狄安娜兄妹俩。

④ 埃里克斯山在西西里岛西北部，以险峻著称。

⑤ 古代住在伊朗西北部的部族。

⑥ 古代住在里海南部的部族。

⑦ 指古代日耳曼人。

的毒叶则是在潘盖乌斯[1]山脊用带血的镰刀割来的。它们中间有的是由充满漩涡的底格里斯河滋长的，有的是由多瑙河滋长的，有的是在带着温暖的水急驶过干旱地带、以盛产宝石闻名的希达斯佩斯河[2]生长的，有的则是在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自己流经的土地、平稳而缓慢地流入西班牙海的拜提斯河[3]生长的。它们中间有的嫩枝是在福波斯升起之前割下的，有的嫩枝是在深夜割下的，而有些嫩苗则是美狄亚边唱魔歌，边用自己的指甲掐下来的。

她取来这些致命的花草，挤出蛇毒，把不祥的飞禽、凶猛的鸱枭的心和从声音嘶哑的活猫头鹰身上割下的鲜肉混和在一起。制作者把不同的毒物分开放置，其中有的具有毁灭一切的火的力量，有的凝聚成寒气袭人的冰块。她对着这些毒物作着与毒物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听，那是她的狂乱的脚步声，她正在唱魔歌。她的第一段魔歌已经使世界颤抖。

〔美狄亚唱着魔歌上。

美狄亚　无声的人们[4]，还有你们，冥界的众神明，盲目的浑沌神，阴沉的狄斯的幽暗宫殿，塔尔塔罗斯岸边愁容满面的死神的昏暗洞穴，我向你们祈祷！幽灵们啊，请你们停止报仇，快来我们这里参加婚礼：伊克西翁[5]，不要再转动火轮了，

---

① 潘盖乌斯山在马其顿境内。

② 希达斯佩斯河是印度河的一支流。

③ 拜提斯河是比利牛斯半岛南部的一条河流，注入地中海。

④ 指冥间亡魂。

⑤ 伊克西翁是忒萨利亚的拉庇泰人的王，他妄想得到神后赫拉，被宙斯绑在不停地旋转的火轮上，在冥间永远受罚。

回到地上来吧！坦塔洛斯[1]，你来无忧无虑地吮吸皮雷涅泉水吧！还有你们，向无底的水罐里注水、被无效劳动嘲弄的达那伊得斯们[2]，也一起来吧：今天你们有事可做！让我丈夫的岳父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让光滑的巨石带着西绪福斯[3]顺着陡坡滚下山来。

具有多种可怖面孔的黑夜星辰[4]啊，现在请你听到我的神圣召唤之后，带着不祥的面容降临！

为了你，我按照我们的传统方式，解开发带，披散头发，光着脚走进了神秘的丛林，召请干燥的云翳降雨，让大海向海底退缩，使潮水平息，奥克阿诺斯的沉重水流回到它的深处。空间的秩序发生了紊乱，地球同时看见了太阳和星星；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啊，你们也触到了禁止你们接触的海面。我改变了时间的进程，在我的魔歌作用下，大地上夏季鲜花遍地，克雷斯[5]不得不看着冬季进行收获。法希斯河的急流向源头倒洒，支流纵横的塞斯特尔河失去了先前的凶

① 坦塔洛斯本是宙斯的儿子，他因用自已儿子的肉款待众神而被罚在冥间永远受折磨。他站在冥湖中，口渴欲饮，齐唇的水却立即退去，肚饥欲食，悬在面前的果实却立即被风吹走。皮雷涅泉在科任托斯卫城上。

② 即达那奥斯的女儿们。达那奥斯原是埃及国王，为逃避兄弟迫害，逃来希腊。他的兄弟的五十个儿子追他的五十个女儿一直追到希腊，达那奥斯命令女儿们在新婚之夜杀死丈夫，他的四十九个女儿按父命办了，只有林叩斯的妻子违抗了父命。结果，他的女儿们因这一背逆天伦的罪行，被罚在冥间向无底罐里注水。

③ 西绪福斯是克瑞昂的父亲，他因生前泄露了神的秘密，死后被罚在冥间向山顶推一块大石头。当他把石头推到山顶，石头便脱手由山顶滚下山脚，如此反复不止。

④ 指赫卡忒。

⑤ 克雷斯是古罗马神话中的五谷女神。

猛气势，被挟持在河岸之间缓缓流淌。波涛咆哮着，狂暴的大海无风却起了巨澜。听到我的声音，时辰向回倒转，古老的丛林里的楼宇失却了阴影。福波斯停在当空，正在运行的许阿得斯听到我的歌声后踌躇不前。福贝啊，是你莅临你的秘仪的时候了。我用带血的手编成的这些花冠是献给你的，上面盘着九条蟒蛇，而这些则是曾经引起天庭不和、与尤皮特争夺权力的提丰奥斯[1] 的肢体。这里是狡猾的艄公涅索斯垂死时献出的毒血；这里是奥塔山上的火葬堆的灰烬，它曾经以熊熊的烈火吞噬了海格立斯；这里你看见虔诚的姐姐、罪恶的母亲阿尔泰娅[2] 的复仇火焰；这里是哈尔皮亚[3] 逃脱泽特斯的捕捉时留在难以接近的巢穴里的羽毛；除了这些外，还有被勒尔那箭矢射杀的斯廷法洛斯湖上的怪鸟[4] 的羽翼。祭坛啊，你们已经发出了响声，我感觉得出，慈惠的女神已经摇动了我的三脚台。

我看见特里维亚[5] 赶着她那轻快的车辇，但不是通常那样露出整个圆脸、荣光焕发地整夜驱赶的那车辇，而是被忒萨利亚的魔法[6] 困扰时，勒紧缰绳，愁苦地、面色苍白地

① 提丰奥斯是一个有一百个头、一百只手的喷火巨怪，因和宙斯争夺天庭统治权而被镇压在埃特纳火山下。

② 梅勒阿格尔的母亲。

③ 一种美人鸟，阿尔戈船航行过程中遇上这群凶恶的怪鸟折磨国王菲纽斯，善飞的泽特斯和他的兄弟卡拉伊斯合力把它们赶跑了。

④ 指阿尔卡狄亚的斯廷法洛斯湖上用铜翼伤人的怪鸟，被海格立斯射杀（海格立斯的第六件功劳）。“勒尔那箭矢”指海格立斯杀死勒尔那湖上的九头水蛇后蘸有水蛇毒血的箭矢

⑤ 特里维亚是月神赫卡忒（狄安娜）的别称。

⑥ 希腊的忒萨利亚以善魔法驰名，能把月亮召到地上。

赶过天空的那车辇。狄克提娜[1]啊，你就这样凄惨地把灰白色的光线从空中洒下，把新的恐惧注入人们的心头，科任托斯的珍贵铜器将会发出隆隆响声为你助威。[2]我们在血污的草地上为你举行圣礼；从坟茔里取来的火把给你带来了暗夜的火光；我低着头，摇动着脑袋，向你作了祈祷；我象行丧礼那样匍伏在地，用发带束着头发；现在我在向你摇晃从斯提克斯河边取来的不吉的树枝；我将象迈纳斯那样向你袒露胸怀，用神圣的刀划破我的手臂。让我的血流在祭坛上，手啊，你要坚定地握住剑柄，不要怕我那宝贵的血流淌！（举刀划破手臂）啊，神圣的血已经从我划破的手臂上流了出来！

倘若我常常用请求和怨诉过分地打扰你，我诚恳地请你宽宥！珀尔修斯的女儿[3]啊，我常常向你请求的原因只有一个，而且始终是那一个，那就是因为伊阿宋。

现在，你把送给克瑞乌萨的衣物染上毒汁，让她一穿上，蛇毒滋润的毒焰便燃透她的骨髓。火焰现在被压抑着，隐藏在黄灿灿的金子里，那是天上的普罗米修斯——他曾因盗火而使自己的肝脏受折磨——给我的，并教会我贮藏的艺术。穆尔基贝尔[4]也把他藏在细小的硫磺粒里的火种给了我，另外，我还从我的亲人法厄同那里收集了永恒的火种。

---

① 狄安娜的别称，意为"张开捕兽网的女神"．此处狄安娜与赫卡忒混同，指月神．

② 古时科任托斯的铜器甚为有名，可能是铜、金合金．魔女们作法时常常敲打铜器皿．

③ 即赫卡忒．

④ 火神武尔坎的别称．

我还有基迈拉① 的礼物，我有从公牛燃烧的喉咙里取出的火焰，我把它们和上梅杜莎② 的苦胆，命令祸患默默地藏在里面。

赫卡忒啊，给毒汁以力量，保住藏在礼物里的火种！让他们的视觉受骗，让他们的触觉失灵，让热量渗进心脏和脉络里，让肤肌滴油，让骨髓冒烟，让新娘的头发燃烧，火光胜过她的新婚火炬。

我的誓愿已经被听取了，疯狂的赫卡忒连续发出了三次吠声，举着燃烧着的火炬，发出了神圣的火光。

（对保姆）仪式结束了，现在叫孩子们到我这里来，让他们把我的珍贵的贺礼给新娘送去。

〔保姆进屋，随即领着美狄亚的两个孩子上。

孩子们，快去，由不幸的母亲生育的孩子们，快去，用礼物和哀恳请求女主人兼继母垂怜你们。你们要快去快回来，好让我能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孩子们托着礼物向皇宫走去，美狄亚、保姆下。

合唱歌　疯狂的爱情要把嗜血的迈纳斯引向何方？她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怒，策划了什么暴行？美狄亚满面怒容，昂首傲视，对王权发出威胁，谁会相信她是一位受驱逐的人呢？

她两颊灼热，满面红光，但苍白立即又驱走了红润。她的脸色不断变化，每种颜色都是瞬息即逝。她一会儿走向这里，一会儿走向那里，有如失掉子女的母虎在恒河边的圣林里狂乱奔跑。

---

① 三头喷火怪物。

② 梅杜莎是名叫戈耳贡的三个女妖之一，长有双翼、利爪、尖齿和蛇发，谁接触了她的目光，谁就会立即变成石头。

美狄亚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愤怒，也不善于控制自己的爱情，现在她爱情和愤怒交织在一起。啊，将会发生什么巨大的不幸呢？凶暴的科尔克斯女人什么时候才会离开帕拉斯戈斯人的土地，让王国和王族摆脱恐惧？福波斯啊，现在请你毫不迟疑地驱赶你的车辇，让黑夜的统治者赫斯佩鲁斯[1]吞没可怕的白天！

---

① 即黄昏星。

第 五 幕

〔报信人自王宫上。

报信人　一切都毁灭了，城邦的基础崩塌了！女儿和父亲一起倒下了，灰烬混和在一起！

合唱队　他们中了什么诡计？

报信人　常常使国王们上当的东西——礼物。

合唱队　那里面能有什么阴谋？

报信人　连我也感到惊异，难以相信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不幸。请看发生了什么灾难：贪婪的火焰好象是按照指令，猛烈地吞没了整个宫殿，楼宇已经焚毁，现在人们正为城市担心。

合唱队　用水去灭火。

报信人　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水助火势。火愈是受阻，燃的愈是猛烈；城堡已经被烧着了。

〔报信人下。美狄亚偕保姆上。

保　姆　美狄亚，你赶快离开希腊人的国土，另外找一块什么地方安身！

美狄亚　要我躲避，我即使已经离开了，我现在还要回到这里来。我正在观赏一场空前的婚礼。

心灵啊，你为什么迟疑？继续已经成功地开始了的进攻！你对已经进行的报复感到满意，但它们够吗？疯狂的人

啊，倘若伊阿宋能象你希望的那样不娶公主，你直到现在还会爱他的。快寻找惩罚他的方法，寻找前所未见的惩罚他的方法，并且自己作好行动的准备，让公理退避，让羞怯隐匿。两手不沾染罪行的报复是微不足道的报复！燃起你的怒火，振作起业已疲惫的精神，让你内心积郁的愤怒全部爆发出来！让人们觉得你前此所作的一切事情还可算作是虔诚的行为！快行动，让人们觉得你前此所干的一切暴行还都是寻常的，微不足道的！我的痛苦从那些暴行中得到锻炼，不过我当时那幼稚的手，我那孩童式的愤怒还能干出什么更惊人的事情呢？可现在我是美狄亚，我经历的各种不幸使我成长了。

啊，痛快！痛快啊，杀死兄弟！痛快啊，肢解兄弟的尸体！痛快啊，劫夺父亲严密守护的宝物！痛快啊，把刀子交到女儿手里杀死老父！痛苦啊，现在请你快为自己寻找牺牲吧！我的手已不再笨拙，你可以让它们干任何事情。

愤怒啊，你将向何处发泄？你将用什么箭矢射杀忘恩负义的敌人？我不知道我那激荡的心灵已经暗暗作了什么决定，它为什么还不敢大胆承认。我真愚蠢，我太性急了，但愿我的对手已经为我的敌人有了孩子！不，我为他生的孩子也是克瑞乌萨的。这样报复使我感到满意，这样报复完全应该！我承认我将要干残忍的事情。孩子们啊，你们以前是我的，但是现在你们将要因父亲的罪行而忍受惩罚。

恐惧袭击着我的心，一股寒气侵袭着我全身的关节，我心里在颤抖。愤怒消失了，我又恢复了母亲的本性，赶走了作为妻子的心理。我要让我的孩子们流血吗？我要让我的亲生儿子们流血吗？不，啊，不，愚蠢的疯狂啊，请想个更好的

复仇办法！疯狂的暴行啊，凶残、背天逆理的行为啊，你们离开我！可怜的孩子犯了什么罪而要忍受惩罚？他们的罪过只在于伊阿宋是他们的父亲，美狄亚是他们的母亲。让他们死吧！他们不是我的，让他们毙命吧！不，他们是我的，他们没有过失，没有犯罪，他们是无辜的！是的，这我承认，然而我的兄弟也是这样啊！心灵啊，你为什么踌躇不决？你为什么让眼泪沾湿我的面颊？为什么愤怒和爱情要同时纠缠我的心，忽儿愤怒把我引向这边，忽儿爱情把我拉向那边？两种对立的感情争斗着，使我拿不定主意。有如捷驶的劲风横扫残酷的战场，有如不和的大海掀起巨澜，澎湃的海水游移不定地向各处涌流，我的心啊，现在也是这样激荡不定。愤怒赶走了慈爱，慈爱又赶走了愤怒。痛苦啊，请你向慈爱让步吧！

啊，可爱的孩子，崩溃了的家庭的唯一安慰，你们快过来，快把你们那使人醉心的身体投进我的怀抱。你们可以安然无恙地为你们的父亲所有，但是只有当你们仍然属于你们的母亲的时候。驱逐、流放迫在眉睫，很快，很快就要把他们从我怀里夺走了，看他们哭泣着，泪水流到嘴唇边。让他们因为父亲去死，让他们为了母亲去死！痛苦重又在我心头复活，怨恨重又在我心头沸腾。古老的复仇女神正在催促我那不愿从命的手。愤怒在前引导，我跟着它走。啊，但愿当初象坦塔洛斯的高傲的女儿们那样，从我的肚里出来了一大群孩子，但愿当初我生下了七对子女！[1]对于应付惩

[1] 此处指尼奥柏，她是坦塔洛斯的女儿，因生有七男七女而嘲笑拉托娜只生了一男一女，拉托娜命令她的儿子阿波罗和女儿狄安娜把尼奥珀的儿女全部射杀了。

罚，我原是一个不善生育的女人——我只生了两个孩子；不过他们也足以为我替父亲和兄弟报仇了。

这些疯狂的复仇女神正往何处去？她们要去追赶谁？她们准备把复仇的火焰投向何方？她们带着冥间的队伍，举着带血的火把，要去报复谁？一条巨蟒蜿蜒盘曲着，不断震动自己的身躯发出巨响。梅盖拉[①]举着仇恨的长矛追击谁？一个肢体被砍碎了的幽灵正晃晃悠悠地走过来，那是谁？啊，那是我的兄弟，他要求复仇。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索回所有的欠债！让我的眼睛被火炬照亮，让我把衣服撕碎，让我的怒火燃得更旺！看哪，我对复仇女神们袒露着胸怀！

兄弟啊，你走吧！兄弟啊，吩咐复仇女神们和安静的亡魂回到冥界去吧！把我交给我自己，请利用我这只握着剑的手报仇吧！兄弟啊，现在我们用这个牺牲安抚你的灵魂！（杀死一个孩子）为什么忽然一片喧嚷？噢，正在集合军队，想杀死我。我赶快登上我们住宅的高耸的屋顶，既然杀戮已经开始。奶妈，你也跟我来！（对被杀死的儿子）我把你的尸体一起带走。心灵啊，准备进行新的攻击！现在已没有必要隐秘地耗费你的勇气，让你的手当着人们的面接受考验！

〔美狄亚托着被杀死的儿子的尸体、领着另一个儿子下。伊阿宋上，一列军队随后上。

伊阿宋　所有忠于国王的人，所有悲痛国王遭到的不幸的人，快步跑，让我们抓住制造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罪人！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勇敢的士兵们，搭上箭，把这座房屋彻底摧毁！

---

① 复仇女神之一。

〔美狄亚登上屋顶。

美狄亚　现在我重新夺回了王权，重新得到了兄弟和父亲，科尔克斯人重新得到了金羊毛，王国恢复了，我的被夺去的处女贞洁也恢复了。啊，慈祥的神明！啊，欢乐的时刻！啊，喜庆的日子！走吧，已经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不，这还不够，趁现在两手充满勇气，继续报仇！心灵啊，你为什么又迟疑起来？你为什么又疑惑不定？我心中的怒火又消失了。我后悔我干的事情，我感到羞愧。啊，我干什么了？啊，可怜的人啊，我干了什么事情啊？后悔吧，事情已经干了。一种强烈的快感在我心头涌现，看哪，它正在不断增长。我现在只缺少一点：（指伊阿宋）他没有亲眼看见。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还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他在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白费。

伊阿宋　瞧，那正是她，正在屋顶上居高临下地进行威胁。快把火把拿来，让这个纵火者毁于自己燃起的火焰！

美狄亚　伊阿宋，你为你的孩子们举行葬礼吧，为他们建造坟墓吧！我已经把你的那位合法的妻子连同你的岳父一起埋葬了，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归宿，现在你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这个儿子将当着你的面死去。

伊阿宋　我以全体神明的名义，以我们的共同流亡生活的名义，以我们原先没有受到玷污的婚姻的名义请求你，求你饶了这个孩子。如果有什么罪过，那是我的，你杀死我，砍下我这个犯罪的头！

美狄亚　不，你哪里最不愿意，哪里最痛苦，我就把剑刺向哪里。你这个目空一切的家伙，你现在去吧，去追求姑娘们的婚床，把母亲们抛弃掉！

伊阿宋　作为惩罚，你杀了一个已经够了。

美狄亚　如果我的手杀死一个便感到满足，那它们连一个也不会杀了。对于我忍受的痛苦来说，杀死两个也远远不够。如果现在在我这个作母亲的身体里还留有什么爱情的结果，我也要举起剑划开腹部，把它取出来。

伊阿宋　好吧，你继续你已经开始的暴行吧！不过我有一个请求，请你至少延缓一下对我的惩罚。

美狄亚　痛苦啊，请你享受这缓缓实现的报复吧，不要着急！今天属于我，让我们好好利用求得的这一天。

伊阿宋　你这个仇人，你杀死我吧！

美狄亚　你想让我怜恤你，好吧！(杀死另一个孩子)完了！痛苦啊，我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安慰你了。忘恩负义的伊阿宋，睁开你那红肿的眼睛！你认识你的妻子吗？我已经习惯这样逃亡了。通向天空的道路已经显现，两条巨蟒已经让带鳞的颈项套上轭，出现在我的面前。作父亲的，接受你的孩子吧！(把两个孩子的尸体从屋顶上扔下)我要乘着带翼的车辇在空中驰骋了。

伊阿宋　你乘着空中的气流飞向太空吧，只是请你作证，你去的地方没有任何神明！

奥克塔维娅

王焕生译

情　　节

罗马皇帝提·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尼禄第三次结婚时，娶马·瓦勒利乌斯·墨萨拉之女墨萨利娜。墨萨利娜为他生子布列塔尼库斯，生女奥克塔维娅。墨萨利娜性情放荡，与优伶西利乌斯私通，被克劳狄乌斯处死。克劳狄乌斯复娶格·多弥提乌斯 阿赫诺巴尔布斯之遗孀、自己的亲侄女阿格里皮娜。阿格里皮娜和克劳狄乌斯结婚后，随即开始谋划让自己和前夫所生之子卢·多弥提乌斯继承皇位。她首先让克劳狄乌斯疏远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过继了卢·多弥提乌斯(此后卢·多弥提乌斯即以尼禄相称)，尔后又让克劳狄乌斯解除了奥克塔维娅与西拉努斯的婚约，令她与尼禄成婚。公元54年，克劳狄乌斯被毒死，尼禄即位。翌年，母子共谋，把布列塔尼库斯毒死。尼禄初登皇位时，由于年纪尚轻，政权基本掌握在阿格里皮娜手里，后来他长大成人，对母亲的骄横跋扈日趋不满，同时觉察出母亲对自己想摆脱其约束表现出明显的疑忌，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公元59年他干脆把母亲杀害。尼禄被一有夫之妇波佩娅·萨比娜所迷，疏远奥克塔维娅。公元62年，他休弃了奥克塔维娅，正式和波佩娅结婚。此事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发生了动乱。尼禄残酷地镇压了动乱，同时派人把奥克塔维娅遣送到第勒尼安海中的小岛潘达塔里亚岛，命令把她杀死。

剧中人物

奥克塔维娅　尼禄的异父母姊妹和妻子

奥克塔维娅的保姆

波佩娅　尼禄的情妇，后来正式和尼禄结婚。

波佩娅的保姆

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的幽灵

尼禄　罗马皇帝

塞内加　尼禄的主要顾问之一，以前是他的教师。

近卫军长官

报信人

合唱队(一)　由罗马公民组成，同情奥克塔维娅的遭遇。

合唱队(二)　由罗马公民组成，附和尼禄宫廷。

地　点

罗马。尼禄宫殿。不同的宫室。

时　间

公元62年。

第　一　幕

〔奥克塔维娅上。

奥克塔维娅　朝彼光芒闪烁，驱散了天空漫游的群星，提坦神①披着闪光的鬈发升起，重又给寰宇带来光辉的白天。啊，苦命的人啊，遭受到如此多的不幸，你也重新开始那已经习以为常的怨诉吧！让怨声胜过海中的阿尔库奥涅②，胜过潘狄昂的变成了鸟的女儿们③，因为你的命运比她们还凄惨。我将永远为之哭泣的母亲啊，我的各种不幸的根源，请听女儿悲惨的怨诉吧，倘若阴魂仍然有感觉！啊，要是在我看到你那令人痛心的伤口和沾满血污的脸之前，克罗托④早就用她那衰朽的手掐断了我的生命之线该多好啊！总是向我预

① 太阳神的别称。

② 阿尔库奥涅因与丈夫克宇克斯自比赫拉和宙斯，激怒神明，被神明变成海燕。一说克宇克斯和阿尔库奥涅夫妻感情深挚，一次克宇克斯航海遇难，尸体被海浪冲到岸边，阿尔库奥涅见后悲动欲绝，夫妻双双变成翠鸟。

③ 指雅典王潘狄昂的女儿普罗克涅和斐洛墨拉。普罗克涅嫁给了色雷斯王忒柔斯，生子伊提斯。但忒柔斯又看上了斐洛墨拉，诡称姊姊生病，把她骗出了家，藏了起来，并割掉了她的舌头，以防她把事情说出去。斐洛墨拉痛苦地将事情织在锦上。姊姊知道后，救出了妹妹，一起将儿子伊提斯杀了煮给忒柔斯吃，她们自己则因这一罪行，一个变成了夜莺，一个变成了燕子。

④ 克罗托是命运三女神之一，手拿纺锤，纺绩人的生命线，决定人的寿命的长短。

示不祥的光明啊，从那时起，你显得比黑暗更令我憎恶！我们不得不忍受严酷的继母的训责，还有她的敌视和凶狠的脸色。她，她这位狠毒的埃利倪斯①，为我的婚礼点燃了不祥的火炬；她杀死了你，我的可怜的父亲，你曾经使远至大洋的整个世界都屈服于你的统治之下，曾经使一直不为我们的统帅们所知、一直未被征服过的不列颠人在你面前转身溃逃，②然而，父亲啊，你却死于妻子的阴谋，倒下了，你的宫殿为暴君所占，你的后代落入暴君之手，成为暴君的奴仆。（回寝宫）

〔保姆上。

保　姆　谁为表面的荣华所惑，欣羡虚伪的宫廷里不会常在的幸福，那就请看看吧，他会立即发现，在神秘的命运的打击下，刚刚还盛极一时的克劳狄乌斯家族及其后裔已经倾覆了，尽管世界曾经归附于他的统治，自由的大洋早就屈服于他的权力，他本人不得不接受了它的舰只。就是这样一位曾经使不列颠人就范、曾经用无数强大的舰队保卫各处陌生的大海、曾经无论是在野蛮的部落中间或是在狂暴的海上都安然无恙的人，最后却死于妻子的罪恶之手。她本人很快也被儿子杀死。他的兄弟③被毒死，不幸的姊妹——也是他的妻子——无限悲痛，难以掩盖心头的怨愤，尽管残忍的丈夫对此暴怒异常。圣洁的妻子一直厌恶他，他对妻子也同样满怀憎恶，内心燃烧着罪恶的火焰。我的忠心和虔诚

---

① 埃利倪斯是复仇女神，此处指阿格里皮娜。

② 公元43年，克劳狄乌斯曾远征不列颠，获得成功，故他的儿子别名布列塔尼库斯。

③ 指布列塔尼库斯，他是在用餐时被毒死的。

安慰不了她那忧伤的心灵，她内心饱含酸楚的痛苦远非我们的劝告所能消除，高洁的情感不受心力驾驭，而是从悲痛中汲取力量。啊，我内心的恐惧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伤天害理的罪恶啊，但愿神意能阻止它发生！

奥克塔维娅　（在寝宫内）我的悲惨的命运啊，没有哪一种不幸可以和它相比拟，虽然我想到你，厄勒克特拉，想到你所忍受的痛苦。[①]你当时还可以哭泣你那被杀死的父亲，还有你的兄弟对罪恶进行了报复，是你的爱把他从敌人手里夺了过来，是你的忠心保护了他；而我，残酷的命运夺走了我的父母，恐惧制止我悲悼他们，阻止我为兄弟的死哭泣，尽管我曾经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把对不幸的短暂慰藉寄托在他身上。现在，当我处在痛苦之中时，我只是凭借伟大的名字的庇荫[②]，才继续活着。

保　姆　听，我那悲惨的孩子的哀怨传进了我的耳朵，我尽管步履艰难，但为什么还在这里迟延，不赶紧进去见她呢？

〔保姆朝奥克塔维娅的寝宫走去，与从里面出来的奥克塔维娅相遇。

奥克塔维娅　保姆啊，我的所有痛苦的见证人，请看我的这些滴滴泪水！

---

① 厄勒克特拉是阿伽门农的女儿。阿伽门农从特洛亚得胜回国后，被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奸夫合谋杀害。厄勒克特拉眼见父亲被杀害，王位被篡夺，但又无力复仇，只好把仇恨藏在心里，把希望寄托在兄弟奥瑞斯特斯身上。她帮助奥瑞斯特斯躲藏了起来，后来又帮助他杀死了母亲，为亡父报了仇。

② 罗马女性没有专用名，以族姓或家姓加上阴性词尾作名，即某氏之类。克劳狄乌斯没有用自己的族姓（克劳狄乌斯）或家姓（德鲁苏斯）称呼自己的女儿，而是称作奥克塔维娅，以强调自己与屋大维（奥克塔维阿努斯）·奥古斯都的血统关系。

保　姆　可怜的人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从这些忧伤中解脱出来呢？

奥克塔维娅　当我被带往昏冥的地府的时候。

保　姆　但愿那是遥远的事情。

奥克塔维娅　不是你的祝愿，而是命运掌握着我的生命。

保　姆　仁慈的神明会赐给遭到不幸的人美好的时光，只是你也要平息自己的怒火，用温顺征服丈夫。

奥克塔维娅　在我看来，征服残暴的狮子和凶猛的老虎比征服凶残的暴君的严酷的心还容易一些。他憎恨所有出身高贵的人，蔑视天神和人类，他不配享受他拥有的尊荣，那是他那邪恶的母亲用无比罪恶的手段为他攫取的。尽管他忘恩负义，但他对从凶恶的母亲那里象接受礼物一样接受的这一政权大概仍然感到羞耻吧；尽管他以凶杀对这一礼物作了报偿，但那女人在遭到恶报之后，仍将会永远保有她的恶名。

保　姆　你要控制住自己愤怒的心灵，不要冒冒失失地随意说话。

奥克塔维娅　凡是我该忍受的，我什么都可以忍受，现在只有昏暗的死亡能够永远地结束我的不幸。母亲死了，父亲被罪恶地夺去了生命，兄弟殁了，我正忍受着各种不幸和灾难，淹没在悲伤之中，受丈夫憎恨，受女奴①支配，度着令人厌恶的时日，心中总是充满恐惧，不过不是害怕死亡，而是担心罪恶：但愿罪恶离我的命运远远的，那样我死也宽慰。看着暴君愤怒的面容，忍受他那冷酷的脸色，同可恶的敌人接

① 指尼禄的姘头、获释女奴阿克特。

吻，心怀恐惧地听从他的命令，这些对苦命的我来说是比死亡更残酷的惩罚。兄弟被罪恶地杀死，兄弟的权力被攫取，而进行了可耻杀戮的人则庆幸自己的好运，从那时起，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的悲苦命运。每当我开始休息，睡眠征服了我那因哭泣而困乏了的眼帘时，兄弟那忧郁的阴魂便常常在我面前显现。有时他用衰弱的手举着黑色的火炬，满怀仇恨地对准兄弟的眼睛和脸面；有时他惊慌地逃进我的卧室，尾追而至的敌人凶狠地举起剑，把扑向我的他和我本人的胸膛一起刺穿。强烈的惊悸和恐惧顿时驱散了睡意，忧伤和惶恐重又占据了我的心。此外，还有那位高傲的情妇[①]，她仰仗我们家族的荣耀而飞黄腾达，为了讨她欢心，儿子把母亲送上了通向死亡的船只[②]。然而，船只毁坏之后，她却制服了大海。但是，比深渊还要暴虐的他又用剑了却了她的生命。在发生了如此惨无人道的暴行之后，我还有什么希望可以得救呢？情敌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我的卧室进逼，她对我切齿痛恨，要求把我这个合法妻子的脑袋给她作为淫乱的奖赏。父亲啊，请你或者从昏冥中显现，帮助正在向你召唤的女儿，或者劈开大地，好让我跳进断裂的深渊。

保　姆　不幸的人啊，你这是在徒劳无益地召唤你父亲的亡灵。确实的，你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死后更不会关心自己的后代的，既然他生前爱出生于别的血统的人胜过爱自

① 指波佩娅·萨比娜。

② 尼禄讨厌母亲干涉他的行动，同时担心母亲会损害他的皇位，因而决定杀死母亲。他没有采用凶杀或毒死的方法，而采用了较为隐蔽的谋害方式：事先准备好了一条专用船只，船到海上后会自行折裂、沉没。但阿格里皮娜落水后，却挣扎着游到岸边，尼禄得知后又派人把她杀死。

己的儿子[①]，在昏暗的火炬照耀下，违反伦常地娶自己的亲侄女。由此而出现了一系列的罪行：杀戮，欺诈，争夺王权，渴求高贵血统，用女婿的暴死为岳父的婚礼作牺牲，为的是不让他因为和你结合而变得强有力量。多么可怕的罪恶啊，把西拉努斯作为送给女人的礼物，让他蒙受不白之冤，鲜血溅污了家神的圣像。[②]啊，敌人进入了夺得的宫廷，秉性卑劣、无恶不作的青年靠母亲的诡计，转瞬间成了既是元首的女婿，又是元首的儿子：用心险恶的母亲点燃了结婚的火炬，胁迫你嫁给了他。她成了胜利者，巨大的胜利使她陷入了疯狂，竟然胆敢向往掌握神圣国家的统治权。这许许多多的罪恶，这位渴望顺着罪恶的阶梯登上王位的女人的卑鄙欲望和在谄媚掩盖下的诡诈，又有谁能数得清？这时，圣洁的虔诚颤栗着离去，残忍的埃利倪斯迈着不祥的步伐走进了空虚的宫廷，用死亡的火炬玷污了神圣的家神，疯狂地践踏一切纲纪伦常。妻子给丈夫调制了致命的毒药，她自己又很快死于儿子的罪恶之手，而你，我们一直为之落泪的不幸的孩子，你这颗世界的明珠、神圣家族的砥柱布列塔尼库斯啊，也被害死了，现在剩下的只是疏松的骨灰和惨淡的阴魂。当我们把你的遗体抬上火葬堆，火焰吞噬了你那与带翼之神[③]一般俊美的面容时，那位继母甚至也不

---

① 指克劳狄乌斯过继尼禄。

② 在克劳狄乌斯和阿格里皮娜结婚前，奥克塔维娅已经与卢·尤尼乌斯·西拉努斯订婚。西拉努斯按谱系是奥古斯都的外曾孙，阿格里皮娜和克劳狄乌斯结婚后，为了争权夺利，便竭力攻击西拉努斯，把他排挤出元老院，解除了他与奥克塔维娅的婚约，并使他受到法律追究。在克劳狄乌斯和阿格里皮娜举行婚礼的那一天，西拉努斯自杀而死。

③ 指小爱神库比德。

禁流了眼泪。

奥克塔维娅　让他也把我杀了吧，如果我们不亲手把他杀死。

保　姆　自然没有赋予你这样的力量。

奥克塔维娅　痛苦、愤怒、悲伤、不幸会给我力量的。

保　姆　你最好还是用顺从征服桀骜不驯的丈夫。

奥克塔维娅　为了让他给我把那被罪恶地杀死的兄弟复活？

保　姆　为了使你自己能平安无恙，为了使你能用自己的后代复兴你父亲的倾于崩圮的家族。

奥克塔维娅　这一家族期待着元首的其他支系的后裔，我那不幸的兄弟的悲惨命运正在召唤我。

保　姆　但愿人民对你的强烈爱戴能使你精神振作。

奥克塔维娅　它可以给我们安慰，但不能减轻我们的不幸。

保　姆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

奥克塔维娅　当权者的力量更强大。

保　姆　丈夫会对你回心转意的。

奥克塔维娅　情人不让他这样。

保　姆　大家都憎恶她。

奥克塔维娅　可丈夫喜欢她。

保　姆　她还不是妻子。

奥克塔维娅　不久就会是的，并且还会当母亲。

保　姆　年轻人的热情往往只是开始时的短暂冲动，很容易冷淡下来；不正当的情欲有如飘渺的云烟，是不会持久的，对纯洁的妻子的真挚爱情才会在心中常存。那个胆敢首先玷污你的床榻，并且长时期地掌握了皇上的心的女奴[1]，早已经害怕——

[1] 指阿克特。

奥克塔维娅　是的，她害怕那位更受宠幸的情人。

保　姆　她也已经被制服而变得很谦卑，她为自己建造了许多雕像，那些雕像正好证明她内心的惶惧。轻浮、好捉弄人的飞翔之神库比德已经抛弃了她，尽管她容貌出众，依仗权势而傲慢无比，但是这种幸福是不会持久的。

神后也曾经忍受过类似的痛苦，当苍天之主、天神之父变成各种形象显现的时候——他时而变成天鹅，长着浓密的羽翼①，时而变成西顿的牛，竖着一副美丽的犄角②，时而又变成金雨从浓云中降下③。现在勒达的星辰④在天空闪耀，巴克科斯已经到他父亲的奥林波斯山上居住⑤，阿尔基得斯已经娶了赫柏，再也不害怕尤诺的愤怒，⑥因为从前是敌人，现在已经是她的女婿。威严的神后表现出的智慧和对痛苦的忍耐远远胜过她的委屈心理，高贵的尤诺现在无忧无虑地独自把雷霆之神留在太空的寝宫，而尤皮特虽然仍为人间的美貌所动，但已不再撇下巍峨的宫阙。而

---

① 指尤皮特（宙斯）化作天鹅去找斯巴达王廷达瑞奥斯之妻勒达。

② 指尤皮特（宙斯）变作牛，把腓尼基王的女儿欧罗巴抢到克里特。

③ 指尤皮特（宙斯）化作金雨去找阿尔戈斯王阿克里西奥斯的女儿达娜埃。阿克里西奥斯从神示得知，他将被外孙杀死。为了逃避厄运，他造了一座铜塔，将达娜埃幽禁在里面，杜绝她和外界的接触，但尤皮特化作金雨，从塔顶流了进去，使达娜埃怀了孕，生英雄佩尔修斯。佩尔修斯后来在一次竞技比赛中无意间伤害了自己的外祖父。

④ 指双子星座。尤皮特和勒达生孪生兄弟波吕克斯和卡斯托尔，后来兄弟俩化为星辰。

⑤ 酒神巴克科斯是尤皮特和忒拜王卡得摩斯的女儿塞墨勒所生。

⑥ 阿尔基得斯即海格立斯，他是尤皮特和梯林斯王安菲特律翁的妻子阿尔克墨涅所生，尤诺出于妒忌，一再迫害他。海格立斯死后被弥涅尔瓦接到天上，在那里娶了尤诺的女儿、朝霞女神赫柏。

你则是凡间的尤诺，因为你既是当今的奥古斯都①的姐妹，又是他的妻子，抑制你内心的沉重的痛苦吧！

奥克塔维娅　要我的心和罪恶的丈夫的那颗大逆不道的心接近，比让汹涌的波涛触及星辰，让水和火相融，让天空和昏冥的地府相合还难，我永远记着我那被杀害了的兄弟。啊，众神明之主常常用致人非命的霹雳震撼大地，用神圣的火焰和新奇的异象恐吓我们的心灵，但愿他能把雷火抛向这位无恶不作的君王的罪恶的头顶！我们已经看到天际的炫目光辉，彗星展开了它那烈焰熊熊的火把②，在那被极北的寒气冻得发僵的牧夫星座按照永不止息的昼夜轮回、缓缓地驱赶大车的地方。看吧，暴君的血腥气息已经玷污了太空，星辰正向处于渎神的君主统治下的臣民们预告新的灾难。当年愤怒的大地生出提丰③，尽管都不把尤皮特放在眼里，但尚未如此猖狂，这头野兽比提丰更为凶残。他这个天神和人类的共同敌人，把神明赶出庙宇④，把公民赶出祖国，夺去了兄弟的生命，让母亲流尽了血，然而他还看见阳光，还享受着生命，继续拖曳着他那罪恶的灵魂！至高无上的主啊，你为什么用你那不可战胜的巨掌，屡屡盲目而仓促地抛掷霹雳？你为什么还不张开你那右手，把霹雳抛向这样一位杀人凶手呢？让庶出的尼禄，多弥提乌斯之子，让这位世界暴君，让这位把世界置于自己的枷锁之下、用污秽的生活玷辱奥古斯都伟名的人因自己的罪恶而领受惩罚吧！

---

① 奥古斯都死后，其名成了罗马皇帝的尊号。

② 关于这次彗星的出现，罗马历史家塔西陀在《编年史》卷14，22中曾经提到。

③ 提丰是奥林波斯神战胜提坦巨怪之后出现的百首巨怪。

④ 尼禄曾经用自己的雕像代替神的雕像立在庙宇里。

保　姆　我承认他不配作你的丈夫，不过你还是对天数和命运让步吧！孩子啊，我请求你不要激怒凶暴的丈夫。也许会有哪一位保护神降临，那时又会出现幸福的日子。

奥克塔维娅　我们的家庭早就受到天神们强烈的愤怒的追袭，维纳斯首先让我那不幸的母亲陷入疯狂的爱情而进行了惩罚：一个已婚的女人丧失理智，举起了罪恶的火炬，忘记了我们，蔑视丈夫和法律。[1]报仇女神埃利倪斯披散着头发，身上毒蛇盘绕，来到蕴含死亡的寝室，夺过火炬，用鲜血把它浇灭，并在元首胸中燃起强烈的怒火，促使他进行罪恶的杀戮。啊，我们的不幸的母亲死于剑下，她自己死了，同时使我陷入了永远的痛苦之中，把丈夫和儿子引向了死亡，背弃了我们的濒于倾圮的家庭。

保　姆　请不要泪流不止，以免重新勾起心中真切的苦痛，也不要惊扰你母亲的亡灵，她已经因自己的狂妄爱情而受到沉重的惩罚。

〔奥克塔维娅和保姆同下。

合唱队（一）　一个什么样的消息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啊，但愿那是不值一信的误传，是对人心毫无根据的蛊惑，我们的元首并未另娶新欢，克劳狄乌斯的女儿仍是他的妻子，守护着家神，并将生育后代——和平的保证，宁静的世界将为此而欢欣，罗马将永葆自己的荣耀。高贵的尤诺受命运的安排，掌握着他兄弟的寝宫；奥古斯都既然和自己的姊妹以婚约相系，为什么又要把她从她父亲的宫殿里赶走呢？神圣的虔诚和她那被奉为神的父亲能够帮她什么忙呢？女性的贞操

[1] 指墨萨利娜不顾自己是在位皇帝的皇后的身分，竟然利用克劳狄乌斯不在罗马的机会，与情人西利乌斯正式举行婚礼。

和圣洁的廉耻又能帮她什么忙呢?君王遭难后,我们把他忘了,令人痛苦的恐惧使我们背弃了他的后代。从前,我们的祖辈具有过真正的罗马美德,马尔斯是他们的真正祖先,[1]在他们的身体里流着马尔斯的血。他们把高傲的国王从这座城市赶跑了;[2]姑娘啊,你的死也得到应有的报复,当时你父亲亲手把你杀死,为的是使你免受凌辱,不让卑鄙的欲望达到目的,得到胜利的奖赏。[3]卢克雷提乌斯的女儿啊,在暴君玷污了你,你悲惨地自杀身死之后,便立即开始了残酷的战争。而你,图利乌斯的女儿[4]啊,你丧尽天伦地赶着满载的大车从你那被杀死的父亲的尸身上驶过,身为他的女儿,却不让把老人的被碾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抬上火葬堆,已经同你丈夫塔克文一起受到惩罚。而我们的时代则看见儿子干出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皇上用包藏凶祸的船只,把受骗的母亲送上第勒尼安海。水手们根据命令,迅速将船驶离平静的港口,海水在船桨拍击下发出巨大的响声。船在桨力的推动下驶到开阔的海面以后,龙骨突然折裂了,船体开始倾斜、下沉,海水向舱里涌溢。顿时响起了一片呼

---

[1] 指关于战神马尔斯使努弥托尔王的女儿、灶神女祭司生罗慕卢斯和瑞穆斯,奠定罗马城和罗马氏族的传说。

[2] 指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位国王,结束王政,建立共和的故事。国王高傲的塔克文之子小塔克文侮辱了罗马元老卢克雷提乌斯的女儿卢克雷提娅,卢克雷提娅把事情告诉了父亲和丈夫后自杀了。这件事激起了罗马人的公愤,他们拿起武器把国王赶回了离卢。

[3]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十人委员会委员阿·克劳狄乌斯企图侮辱保民官维尔吉尼乌斯的女儿维尔吉尼亚,维尔吉尼乌斯为了使女儿免遭不幸,把女儿杀了。事后克劳狄乌斯一说被处死,一说自杀而死。

[4] 指罗马第六位国王图利乌斯的女儿,她伙同丈夫高傲的塔克文一起,谋杀了国王,篡夺了王位。

喊声，混杂着妇女的哭嚎，直达天际。可怕的死亡就在面前徘徊，大家都奋力为自己寻找活路。有的人裸露着身体，抓住了破裂的船体的碎片，在惊涛中挣扎；有的人拼命向岸边泅游；不少人则被命运之神打入海底。奥古斯塔伤心至极，她撕碎了自己的衣服，扯乱了自己的头发，伤心的泪水沾满了面颊。

她完全失望了，灾难征服了她，她怒火填膺，大声叹道："儿子啊，这就是你对我给你的那一巨大礼物的奖赏？我承认我应该乘坐这样一条船，因为我生了你，让你享受到光明，丧失理智地把凯撒的权力和名字给了你。丈夫啊，从冥府显现吧，看见我受到惩罚而高兴吧！不幸的人啊，我使你惨遭杀害，使你的儿子横遭暴死，看哪，我这就来找你的阴魂，尸体罪有应得地无人埋葬，由疯狂的海浪吞没。"

她这么哭诉着，嘴里涌满了海水。她被卷入水下，但汹涌的狂澜又把她从沉溺中推出水面。恐惧催促着她，她伸开双手使劲划动海水，但她很快便筋疲力尽，不得不停止挣扎。然而，尽管面临着悲惨的死亡的严峻威胁，忠诚仍然默默地留在人们的心底。许多人尽管在和海浪搏击中已经耗尽力量，但他们还是坚毅地游过去，帮助眼见只是靠两只软弱无力的手胡乱划动而勉强支持着自己的女主人；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鼓励她，努力伸过手去救援她。可是，你侥幸地在海上逃过了狂暴的波涛的袭击，但那又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你将死在儿子的剑下，他的这一罪行将会使未来和后代都难以置信。这个罪孽因母亲得救而暴跳如雷，因母亲仍然活着而惋惜不已，因而准备干更加罪恶的暴行。他要让母亲立即死去，不能有任何延宕。他派了一名侍卫去执

行命令，这位侍卫用剑刺穿了女主人的胸膛。面对死亡，她痛心地请求执行命令的人把残忍的剑刺向她的腹部，说道："应该把剑刺向这里，应该把剑刺向这里，因为是这里生出了这样一头野兽！"她这样说着，含着最后一声叹息，把悲惨的灵魂从血污的伤口放走了。

第 二 幕

〔塞内加上。

塞内加 全能的命运之神啊，我本对自己的命数感到满足，你为什么要用虚假的笑脸抚媚我，把我高高举起，好让我经受许多的恐惧，从高耸的城堞上更沉重地跌下来？我觉得，当时隐居在怪石嶙峋的科西嘉海岸①，远离疑忌造成的各种灾祸，远比现在要好。在那里，我的心灵是自由的，有充分的时间从事我所喜爱的工作。我仰视苍穹——自然母亲这位无数艺术品制作者创造的最精美的作品，以及神圣的太阳、寰宇的运转、太阳的轮迴、月亮的行踪、围绕着月亮飘荡的无数星辰和广阔的太空里的万丈光华。如果它趋于衰老，需要重新回复到原先盲目的混沌状态，世界末日将会来临，使苍穹倾圮，使现世不洁的人类毁灭，以便让新的世系出现，它优秀而年轻，象从前萨图尔努斯统治世界时的那样②。当时威能无比的处女神正义和神圣的女神忠实一起，受遣从上天来到地上，温和地管理人类，没有战争，听不见号角的喧嚣，没人制造武器，城市也不用垣墉围绕，道路畅

① 指公元41年至49年被流放在当时仍然很荒凉的科西嘉岛。

② 萨图尔努斯是罗马最古老的神之一，据说在他治理下，世界处于黄金时期。以下是关于世界由黄金时期至白银、青铜、黑铁时期，再回到黄金时期的轮迴观念，这种观念最初见于神话，后来尤为斯多葛哲学信奉。

行无阻，一切都属公共所有，幸福的母亲——欢乐的大地女神主动地为自己虔诚的子孙敞开富饶的胸怀。

然后出现了第二代人类，这一代人不象前一代人温顺。第三代人很灵巧，掌握各种新的技能，不过仍然虔诚。他们不爱安闲，奔跑着追逐野兽，用稠密的罗网或轻巧的钓竿捕捉随着波浪愉快地嬉戏的游鱼，用柔软的套索诱骗飞鸟，给被制服的猛牛带上轭，用犁翻耕从未垦殖过的土地，受伤的大地把果实深深地藏在自己的胸怀里。比前面各代人更为堕落的一代深入到母亲的内脏，挖掘沉重的铁和金子，很快使用武器疯狂地武装自己，划分统治范围，规定疆界，建立新的城市，用投枪保卫自己或者因贪图战利品而掠夺他人。贞洁的阿斯特赖亚[①]受到鄙视，和星辰的明灿灿的光辉一起离开了大地，离开了人的粗鲁风尚和他们的被血腥杀戮玷污了的手。战争的欲望增长了，对金子的嗜好在城里漫延，出现了最大的罪恶——媚人的瘟疫奢靡，它从时间的延续和人们的深刻迷误中汲取力量而变得根深蒂固。现在，许多世纪累积的恶习把我们淹没了，残酷的时代压抑着我们，可鄙的罪恶称王称霸，狂妄的亵渎四处暴虐，无耻的贪欲作威作福，奢侈早已是胜利者，正张着贪婪的双手，永不满足地掠夺全世界的财富，把它们挥霍掉。

看啊，尼禄迈着沉重的脚步，脸色严厉地走过来了。他要干什么呢？我真担心。

〔尼禄上，近卫军长官随上。

尼　禄　（对近卫军长官）执行命令吧，派人去把普劳图斯和苏

---

① 阿斯特赖亚即正义女神，黑铁时期来临时离开了大地。

拉杀死，把他们的被砍下的脑袋给我送来。[1]

近卫军长官　我将毫不迟疑地执行你的命令，我现在立即去军营。

〔下。

塞内加　对自己的近臣不能这样草率地处置。

尼　禄　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恐惧，要做到公正是很容易的。

塞内加　宽仁是医治恐惧的最好药剂。

尼　禄　剪除敌人是君王的重要美德。

塞内加　对一国之父来说，保护公民是更重要的美德。

尼　禄　温和的老人适宜于去教导孩童。

塞内加　不，更应该去规劝暴烈的青年。

尼　禄　我认为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年龄，咨询已经不必要了。

塞内加　不，还需要，为了使你的行为能够永远受神明的赞赏。

尼　禄　要我敬畏神明是愚蠢的，我自己都能造就它们。

塞内加　您愈有权能，愈应该敬畏神明。

尼　禄　我的命运应允我一切。

塞内加　不要过分相信命运的恭顺，这是一位无定性的女神。

尼　禄　庸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

塞内加　干应该干的事情，而不是干能够干的事情，才该受称赞。

尼　禄　人们蔑视无所事事的人。

---

① 普劳图斯指鲁·普劳图斯，他是提贝里乌斯（一译提比略）皇帝的外曾孙。苏拉指法·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他是罗马历史上著名的独裁者苏拉的曾孙，同时也是克劳狄乌斯的女婿（与克劳狄乌斯和前妻帕提娜生的女儿安托尼亚结婚）。尼禄害怕他们两人的地位和威望，把前者贬到亚细亚，把后者贬到高卢，后来又让近卫军长官提格利努斯相继派人把他们杀了。

塞内加　他们攻击他们所憎恶的人。

尼　禄　宝剑保护君王。

塞内加　忠心更有力可靠。

尼　禄　凯撒应是可怕的。

塞内加　不，更应该是可敬的。

尼　禄　人们只有害怕——

塞内加　迫于不得已而干某件事情是不会令人愉快的。

尼　禄　我的命令必须服从。

塞内加　愿你命令公正。

尼　禄　将由我自己决定。

塞内加　决定大家会心悦诚服地去完成的事情。

尼　禄　刀剑会使人信服。

塞内加　但愿不会出现这种情理难容的事情。

尼　禄　难道要我继续忍受流血而不进行报复，要我继续受人蔑视，突然间已经被人杀死？遥远的放逐并未能使普劳图斯和苏拉屈服，他们的不可动摇的顽固性正激励着他们的同伙，使他们企图加害于我。罗马城里对流亡者继续保持着巨大的同情，使被放逐者继续存在希望。让剑把那些使我疑惧的敌人除掉，让那位令人讨厌的妻子去死，让她去寻找她那可爱的兄弟！愿一切高峻的全都倾圮！

塞内加　出类拔萃于豪杰之中，为国家呕心沥血，怜悯不幸的人，避免残酷的杀戮，使愤怒有一定的限度，给世界安宁，给时代和平，这多好啊！这是无比高尚的美德，沿着这条道路可通达天庭。国父奥古斯都第一个这样升至天上，被奉为神明，在庙宇里受人礼敬。不过命运曾经让他在陆上和海上长时期地经历了无数战争的严峻变幻，直到把自己父亲的敌

人全部消灭，然而，命运却兵不血刃地向你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轻易地把统治权力交给了你，让陆地和海洋服从你的支配。① 嫉妒之心被战胜了，在虔诚的和睦面前忧郁地退避了。元老院、骑士阶层一致拥护你，根据人民的意愿，元老们的决定，你被称作和平的缔造者，人类的法官。你以国父的名义，神圣地统治着世界，罗马希望你能珍惜这一称号，把全体公民托付给了你。

尼　禄　罗马和元老院屈服于我，畏惧使他们说话谦恭，向我哀求，这是神明恩赐于我的礼物。还有什么比保护威胁君王和国家的安全、以自己的高贵出身而骄傲自矜的公民更愚蠢？尽管我只要一声令下，便可把那些令我怀疑的人处死。布鲁图斯对曾经救过他的性命的领袖举起了剑，使常胜的统帅、征服过许多民族的人，按他享有的尊荣堪与尤皮特并称的凯撒死于公民们可鄙的罪行。② 当时罗马看见自己流了多少血，经历了多少破坏！那位以自己虔诚的德行赢得死后升天成神的奥古斯都杀死了多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高贵人士，包括年轻的和年老的？当时他们虽然因害怕死亡和"三头"的武器而逃离了自己的家园，但仍被列入公敌名册而必须被处死。③ 元老们痛心地看见死者的脑袋挂在船首

① 尼禄虽然是靠他母亲的阴谋诡计而攫取到统治权力的，但是是和平地即位的。

② 指以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为首的贵族共和派于公元前44年3月刺死凯撒。凯撒与庞培内战期间，布鲁图斯站在庞培一边，据说凯撒曾密令自己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丧布鲁图斯的命。庞培失败后，布鲁图斯投向凯撒，凯撒不仅宽恕了他的行为，而且使他成为自己最亲近的人之一。

③ 凯撒死后，很快结成了以屋大维（后称奥古斯都）、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的"后三头"，许多人被列入"后三头"的公敌名单而遭杀戮，其中包括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

形演讲台上，他们的亲人们面对被腐烂的尸体污染了的广场，看见浓血从脸上的伤口沉沉滴下，但不敢哭泣，不敢叹息。然而，流血和杀戮并未就此结束，凄惨的菲力皮长久地使猛禽和野兽感到恐惧[1]，西西里海把不断地在那里斯杀的船舰和军队吞没[2]，罗马国家为自己本身的力量所震撼。伟大的统帅被战败后，带领准备好逃跑的舰队驶向尼罗河，以便尽快寻得最后的归宿。乱伦的埃及再次吮吸了罗马统帅的鲜血，现在正保护着他那飘忽的幽灵。[3]长期进行的罪恶内战在那里最终被埋葬。困乏的胜利者收起了自己的被疯狂地砍钝了的剑，用恐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权。他靠武器和忠信保证了自己的安全，他的儿子[4]在他死后以无比的虔诚把它奉为神明，受人祭奠，立于庙堂之中。星辰也会等待我们，只要我首先能用残酷的利剑清除掉与我为敌的一切，以高贵的后代巩固我的家族。

塞内加　神明的女儿，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荣耀，象尤诺一样与自己的兄弟结成姻缘的她，将会生出杰出的子女，使你的宫廷昌盛。

尼　禄　淫乱的母亲使她出身不明，妻子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心和

---

① 公元前42年，在马其顿的菲力皮发生了共和派军队与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的决战，结果共和派军队被打败，布鲁图斯身亡。

② 指屋大维和以西西里为基地的塞·庞培之间的战斗。

③ "伟大的统帅"指安东尼。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希腊西部的阿克提乌姆海岬击溃安东尼的舰队，安东尼逃到埃及，和埃及女王克勒奥帕特拉私姘。次年屋大维征服埃及后，安东尼自杀。前此，庞培被凯撒击败后，也曾经逃到埃及，在那里被人杀死。"乱伦的埃及"指托勒密和克勒奥帕特拉姊弟结婚。

④ 指提贝里乌斯，是奥古斯都的继子。

我连在一起。

塞内加　她正处于青春年华，羞涩胜过爱情，它掩盖了青春热情，使爱情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尼　禄　我自己也白白地这样长时期地期待了，虽然她那冷漠的心和表情明显地说明她对我满怀憎恨。它在我胸中激起了强烈的苦痛，终于促使我决定进行报复。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出身和外貌都与我相配的妻子①，即使维纳斯、尤皮特的妻子以及那位全副武装的豪放女神②，在她面前也会自惭形陋而远远退避。

塞内加　但愿丈夫更看重的是妻子的端庄和忠实，德行和贞操。只有心灵的善不受任何制约，能长久存在，而容貌的花朵会一天天地被摘采。

尼　禄　神明把所有的美质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命运女神让这样一位完美的女人出生本来就是为了我。

塞内加　爱情会突然从你心里消失，但愿你不要轻信它。

尼　禄　即使是雷霆之神，也能抗拒它吗？它是天庭的暴君，能渗进汹涌的深渊，深入到狄斯的国土③，把神明们从天上拽到地上。

塞内加　人出于愚蠢，把爱情想象成是一位带翅膀的、残忍的神，用弓和箭把它武装起来，给它配备了炽烈的火炬，把它

---

① 指波佩娅·萨比娜，她年轻、貌美，但生性放荡，迷住尼禄之前已经结过两次婚。

② 即天庭三位自诩最美的女神，美与爱之神维纳斯，神后赫拉和一生下来便全副武装的弥涅尔瓦。

③ 即冥府。狄斯是罗马神话中的冥神，曾从大地把谷物女神的女儿普罗塞皮娜抢到冥府作后。

看作维纳斯和武尔坎①的儿子。其实，爱情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心灵里惑人的炽热，它由青春滋生，由命运恩赐的礼物奢靡和闲适抚养，只要你一停止滋润和供养，它就会立即失去一切力量，并衰弱、熄灭。

尼　禄　我却认为它是生命最强大的根源，它能产生快乐，人类由愉快的爱情不断繁衍，永远不会被消灭，它能驯服凶顽的野兽。因此，愿这位神明给我举起结婚的火炬，用自己的火焰使我和波佩娅结合起来。

塞内加　这场婚姻使人民感到伤心，他们感到难以忍受，神圣的虔诚也不允许。

尼　禄　一件人人都可做的事情，唯独我一个人遭禁止？

塞内加　人们总是向最尊贵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尼　禄　我倒想试一试，在我的力量面前，人民中贸然地对我产生的这种美意会不会却步。

塞内加　你还是温和地顺从你的人民的意愿吧！

尼　禄　国王受普通民众支配，说明国家治理失度。

塞内加　人民什么都无权得到的时候，他们感到不满是合理的。

尼　禄　企图强迫地得到用请求得不到的东西也是合理的吗？

塞内加　拒绝是不合适的。

尼　禄　胁迫国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塞内加　那他就自己让步吧！

尼　禄　那时将会传说他被制服了。

塞内加　流言是无足轻重、不足信的。

尼　禄　尽管如此，但它能毁坏不少人的声誉。

---

① 武尔坎是罗马神话中的匠神，与希腊神话中的赫菲斯托斯相对应。

塞内加　它害怕至尊者。

尼　禄　然而它并不放过对至尊者的责难。

塞内加　流言很容易被制服。但愿被奉为神明的父亲的功德和妻子的年龄、忠实、贞操能使你的心肠变软。

尼　禄　请不要再这样要挟我了，请不要再使我厌烦了，让我干塞内加竭力反对的事情吧！我一直迟疑着没有满足波佩娅的愿望，尽管她腹中正怀着我们的恩爱信物，其中有我的一份。我为何不就把明天定作喜庆吉日呢？

〔尼禄下，塞内加随下。

第 三 幕

〔阿格里皮娜的阴魂上。

阿格里皮娜　我由冥府经过大地的缝隙，走了出来，带血的右手为罪恶的婚姻举着死亡的火炬。让波佩娅在这些火光的照耀下嫁给我的儿子，但是，复仇的手和母亲内心的伤痛将把这些火光变成焚尸的火焰。我虽在冥间，却一直记着那一绝伦的杀戮，因至今未曾报复而一直不能平静。用包藏凶祸的船只作为对我给他的各种好处的酬报，用那个夜晚我对难船的悲恸作为让他获得政权的奖赏；我本想为我的同行者们的死哭泣，为残忍的儿子的丧天害理的罪行痛哭，但这点时间都没有给我：儿子在原有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上又增添了新的罪行。我被剑刺穿，浑身血污，在神圣的家神们中间让沉重的灵气从伤口溢了出去，尽管我好容易才从汹涌的波涛里挣扎了出来。即使这样，我的血也未能浇灭儿子的仇恨。疯狂的暴君对母亲的声名忍无可忍，竭力想抹掉母亲的功德，因害怕死亡而毁掉了我建在世界各地的雕像和碑铭，天哪，我一心把这个世界交给他统治，结果却成了对我的惩罚。

（阿格里皮娜似乎看见了自己丈夫的阴魂。）我那被杀死的丈夫满怀仇恨地跟踪着我，用火炬照耀我那罪恶的面

容，他追赶我，威吓我，把他自己的不幸和儿子的死归咎于我，要求交出杀人凶手。请宽恕我吧，会把凶手交出的，只是请再稍许等一等。复仇女神埃利倪斯正在为罪恶的暴君准备应得的死、鞭笞、可耻的逃跑和惩处，它们将超过坦塔洛斯的饥渴，西绪福斯的辛苦劳动，鹫鸟对提提奥斯的折磨[1]，伊克西翁的身体随着轮子不停地旋转。让这位骄矜自负的人用大理石为自己建造宫殿，用黄金盖顶[2]，让全副武装的士兵们为君王守卫门户，让被他掠夺一空的世界给他送来数不尽的财宝，让哀求的帕提亚人屈膝吻他的右手，让国王们源源不断地向他进贡，然而，他被推翻、被抛弃、一无所有、为自己的无数罪恶付出生命、把自己的脖子交给敌人的那一天、那一时刻即将到来。[3]

啊，我的辛劳，我的愿望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你的欲望，你的命数使你变得何等的疯狂？儿子啊，即使是被你杀死的母亲，面对你将要遭受的如此巨大的不幸，她胸中的怒火也不得不顿时消失。啊，怎么不在我生你、养你之前，凶残的野兽便把我的肚腹撕破？那样，你便可以不沾染任何罪过、没有任何感觉、清白无辜地作为我的儿子，和我一起死去，你便可以依偎着我，和我一起见到永远平静的冥府王朝，见到自己的祖先、父亲和别的声名显赫的人物，现在他

---

① 提提奥斯是大地的儿子，他因侮辱勒达，被尤皮特用雷电击死（一说被阿波罗和狄安娜射死），死后被罚在冥间受苦：他那巨大的躯体横躺在地上，两只鹫鸟不停地啄食他的肝脏。

② 公元64年罗马大火后，尼禄耗费巨额资金，为自己新建了豪华的宫殿，被称为“金宫”。

③ 公元68年发生军队和近卫军起义，元老院宣布废黜尼禄。尼禄仓皇地逃出罗马，身边只有几个奴隶和被释奴隶跟随，最后在罗马郊外自杀而死。

们正在因为你，大逆不道的儿子啊，还有生了你这样一个儿子的我，蒙受永远的耻辱和痛苦。现在我，一个继母、妻子、母亲和给所有的亲人带来不幸的人，为什么还不赶快回到冥间去呢？

〔阿格里皮娜的阴魂消失。奥克塔维娅上。

奥克塔维娅 （对合唱队）值此罗马欢乐、愉快的时刻，请你们止住眼泪，不要因为你们眷爱、同情我而激起我们的君王的暴怒，使我成为你们的不幸的根源。我的胸膛不是初次忍受这样的创伤，我已经忍受过更严重的伤痛，或许这一天将用死亡使我永远摆脱痛苦。我不想再见到凶暴的丈夫的怒容，不想再进入女仆①的令人憎恶的卧室，我将是奥古斯都的姊妹，而不是他的妻子。不过，但愿我对惩罚和死亡的忧惶是多余的！啊，不幸的人啊，严酷的丈夫的暴行历历在目，你竟如此没有理智，产生这样的念头？把你保留了这么久，为的是好让你作为这场婚姻的牺牲惨痛地死去。你为什么要热泪盈眶地不断回首瞻望先辈留下的家神？快离开这些屋宇，快抛弃国君的充满血腥气的宫殿。（下）

合唱队（一） 看哪，人们长久猜测、传闻一再预示的这一天终于破晓了！克劳狄乌斯的女儿被残暴的尼禄赶出了寝宫，波佩娅已经以胜利者的身份把它占据，因为我们的虔诚的心灵和深深的忧伤迫于强烈的恐惧而无所作为。啊，罗马人的力量哪里去了？它曾经使许多著名的人物屈服，给永无匹敌的祖国立法，把权力交给杰出的公民，宣布战争和和平，制服野蛮的民族，把被俘获的国王投进监狱！看哪，现在到处是波佩娅的巨型雕像，和尼禄并肩而立，光彩炫目！啊，愿狂怒的

① 指阿克特。

人们举起手，把这些与女主人的面貌完全一样的雕像推倒在地，把她本人从高傲的婚床上拉下来，举着仇恨的火焰和疯狂的投枪，向君王的宫殿冲击！

第四幕

〔波佩娅惊恐地跑上，保姆随后。

保　姆　孩子啊，你战栗着从丈夫的寝宫里跑出来，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神色慌乱地找地方躲藏？你为什么两眼泪水汪汪？我们一直盼望、期求的这一天終于如愿地降临了，婚姻的纽带已经把你和你的凯撒连结在一起，他被你的美貌所俘获，受塞内加蔑视的女神、阿摩尔的母亲、威能无比的神明维纳斯把被战胜的他交给了你。啊，当你斜依在寝宫里的婚床上的时候，你显得多么美丽、多么幸福啊！当你头戴火红色的沙巾向神明敬献乳香，向圣洁的祭坛奠酒感恩的醇醪的时候，元老们都惊愕地望着你那无以伦比的美容。元首从侧旁依恋地紧挨着你，在公民们的欢呼声中傲然地走过，骄矜的脸上流露出内心的喜悦。当年佩琉斯就是这样接受了他那从海的浪花中露出来的妻子忒提斯，所有天神们和所有的海神都一齐去庆贺他们的婚礼。孩子，你的脸色为什么突然变了？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脸色苍白？为什么泪水汪汪？

波佩娅　保姆，夜间凄惨的梦幻和惊恐使我心神慌乱，感觉呆木。在喜庆的白昼让位给昏暗的星空，白天让位给黑夜之后，我在我的尼禄的紧紧拥抱中甜甜地睡去，但是，我并

未能长久地享受这一令人身心陶醉的静谧。我梦见新房里聚满了忧伤的人群，罗马妇女们披头散发，悲痛地哭嚎，在阵阵可怖的号角声中，我丈夫的母亲满脸血污，凶狠地晃动着火炬威胁我。我满怀惊恐地跟她走着，突然，大地在我面前裂开了一条宽宽的大口子。我一头栽了下去，身不由己地飘忽而下。我看见了我的婚床，发现我自己困乏地坐在上面，我心里充满了恐惧。突然，我看见我的前夫克里斯皮努斯[①]和他的儿子在人群的簇拥下向我走来。他急速地向我跑过来，企图拥抱我，寻求失去的吻。但是正在这时，尼禄怒不可遏地冲进屋里，疯狂地一剑刺进了克里斯皮努斯的咽喉。强烈的恐惧驱走了安适的睡意，寒颤直透骨髓，使我心惊肉跳。惊恐使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现在你对我的忠心才使我镇静下来。啊，那些亡灵为什么要威胁我？看见我的前夫流血又意味着什么？

保　姆　睡眠时，圣洁、奥秘、聪颖的感觉会再现紧张的心灵激发的各种思绪。你觉得奇怪，当你偎依在新婚的丈夫的拥抱之中时，竟然见到了前夫，看见了婚床？至于说到在这喜庆的日子，罗马妇女为什么捶胸悲恸，披头散发？这是人们在奥克塔维娅的兄弟的宅邸和她父亲的宫廷为她的被遗弃而哭泣。奥古斯都在前边举着、你在后面跟随而行的那个火炬在向你预示光辉的名字，尽管有许多人妒忌你。幽灵的国土预示着婚姻将是牢固的，宫廷将永远常存。至于你的

① 鲁·克里斯皮努斯是波佩娅的第一个丈夫，曾任克劳狄乌斯的近卫军长官。实际上，尼禄是从他的好友、波佩娅的第二个丈夫奥托（即后来在公元69年曾经作了几个月的皇帝的那位奥托）手里夺过波佩娅的，是奥托本人亲自引见波佩娅和尼禄相识的。克里斯皮努斯曾经被流放到撒丁岛，公元65年反尼禄阴谋败露后被杀死。

元首把剑刺进你的前夫的喉咙，那意味着他不会再进行战争，而是把剑和平地收藏起来。因此，你振作精神吧，恢复原先的欢乐，把一切恐惧都抛弃掉，回到你的新房里去。

波佩娅　不，我决定到神圣的庙宇和祭坛去，宰杀牺牲，祭奠神明，祛除夜里梦中的邪恶，把令人惶恐的惊惧转移到我的敌人的头上去。你也为我向神明许愿，用虔诚的衷恳请求神明，让我已经得到的一切常在。

〔波佩娅和保姆二人同下。

合唱队（二）　如果饶舌的传闻述说的雷霆之神的诡秘行踪和欢乐的爱情是真实的，——据说他有时化作身披柔羽的天鹅，把勒达紧紧拥抱，有时化作凶猛的牡牛，把抢得的欧罗巴驮在背上，循着海面逃遁，——现在他又该撇下他所管辖的星辰，波佩娅啊，来寻求你的拥抱。他爱你会超过爱勒达，还有你，达那厄，他从前曾经化作金雨淌向你的胸怀，使你惊异不已。让斯巴达以自己的女儿[①]的美丽自诩吧，让弗里基亚的牧人[②]为得到的奖赏自豪吧，然而波佩娅的美丽胜过廷达瑞斯的女儿，后者的美丽曾经引起可怕的战争，并导致弗里基亚王朝的彻底毁灭。

然而，那是谁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带来了什么消息？

〔传令兵跑上。

---

① 指海伦，她是廷达瑞斯和勒达的女儿。

② “弗里基亚的牧人”指特洛亚王子帕里斯，由于维纳斯许诺他会得到世上最美的女人，他将标有“给最美者”的金苹果判给了爱神维纳斯。他从希腊拐走海伦，引起了延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亚战争，最后导致特洛亚的毁灭。小亚细亚西北部古称弗里基亚。

传令兵　守卫元首宫殿的士兵们，请你们竭力保卫宫廷，人民中出现的疯狂情绪正在威胁它。看哪，指挥官们正带领军队去守卫城市，暴民们的骚动虽然受到镇压，但面对恐怖并没有退缩，而是又迅速聚集起来，力量还在继续增长。

合唱队(二)　是什么疯狂的感情激励着他们的思想?

传令兵　对奥克塔维娅的爱感动着他们的心，把他们集合到一起，使他们陷入疯狂，准备干任何不法的事情。

合唱队(二)　请告诉我们，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有什么计划。

传令兵　他们准备把她父亲的宫廷、她兄弟的婚床和她应享有的那部分权力还给神圣的奥克塔维娅。

合唱队(二)　然而根据誓约，它们已归波佩娅所有。

传令兵　正是这种对奥克塔维娅的顽固的爱燃烧着他们的心，鼓励着他们轻率、狂妄地行动。波佩娅的雕像，不管是用大理石刻的，还是用闪光的青铜铸的，暴民们把它们全都疯狂地推倒了，用铁器砸碎，用大索拉着，扔进了污泥里，踩上去用脚践踏。他们的言语与他们的狂妄行为完全相称，我内心的恐惧不容我复述。他们准备放火烧毁元首的宫殿，如果他不屈服，不把新婚的妻子交给疯狂的人民处理，不把她父亲的宫廷还给奥克塔维娅。为了让君王知道人民的骚动，我不能在这里说话耽搁，得赶紧去完成近卫军长官的命令。(下)

合唱队(二)　你们为什么要徒然地挑起疯狂的战争?库比德掌握着他那不可制胜的箭。他会用自己掌握的火焰把你们的火扑灭，他常常用那火焰使雷火熄灭，把被俘虏的尤皮特从天上拉下来，你们要是伤害了它，你们将不得不用自己的血痛苦地进行补偿。这位神没有耐性，喜欢动怒，难以驾驭，他

曾经迫使狂暴的阿基琉斯弹奏竖琴，击溃了达那俄斯人[①]，打败了阿特柔斯的儿子[②]，毁灭了普里阿摩斯的王朝，倾覆了无数光辉的城市，因此，我们现在正担心这位残忍的神的暴虐力量会带来什么灾难。

---

① 即希腊人。

② 即阿伽门农。此处可能指阿伽门农对卡珊德拉的爱情。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卡珊德拉成了阿伽门农的战利品，被阿伽门农带回国，和阿伽门农一起遭杀害。

第五幕

〔尼禄上。

尼　禄　啊，我的士兵们的手太软弱了，我的愤怒感情对如此狂妄的行为也太有耐性了，既然人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血浇灭他们自己燃起的反对我的火焰，既然生养了这样一些恶徒的罗马还没有悲惨地沉浸在人民的死亡之中！公民们疯狂地想使我屈服其下的那个女人虽然是我的妻子和姊妹，但一直令我放心不下，她终于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补偿我的爱所受到的痛苦，她将要用自己的血使我的怒火熄灭。现在让她去死吧，这一惩处与她的行为完全相称。对暴民们的无法无天的罪行的惩罚应更加严厉，让罗马所有的建筑即刻毁之一炬，让燃烧着的废墟、可耻的穷困、难忍而令人忧伤的饥馑制服罪恶的人们。堕落了的贱民们生活在我的统治下，处在幸福之中，然而却那样狂妄放任，这些忘恩负义的乌合之众不明白我的仁慈，不知道享受和平，而是为狂妄的冒险所诱惑，盲目地把自己投向深渊。应该用无穷的苦难教训他们，用沉重的镣铐制服他们，使他们不敢再采取类似的行动，不敢抬头正视我妻子的神圣面容。要用惩罚使他们丧失斗志，用恐惧使他们学会服从自己的国君的命令。

我看见近卫军长官来了，他因自己杰出的虔诚和出色

的忠心而得到我的委命。

〔近卫军长官上。

近卫军长官　陛下，卑职特来报告，人民的骚乱已经被镇压下去，其中一些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顽抗，但纯属徒然，已经把他们杀了。

尼　禄　这够吗？你作为一个军人，这样完成统帅的命令？你把他们镇压了？我需要这样的报复？

近卫军长官　这场骚动的罪恶首领已经被处死了。

尼　禄　那群暴民怎么样了？他们竟然胆敢要烧毁我的宫殿，把法律强加于君王，把这样一位美丽的妻子从我床上拉走，他们用罪恶的手和粗野的嚎叫把一切都玷污了。难道能够允许他们逃过应有的惩罚吗？

近卫军长官　让痛苦左右你对臣民们的惩罚？

尼　禄　是的，而且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惩罚。

近卫军长官　无论是你现在的愤怒，或是我们内心的恐惧，都不能使你的惩罚有所节制？

尼　禄　那个应对我的愤怒负责的女人将第一个对我的愤怒作出补偿。

近卫军长官　请告诉我，她是谁，好使我们不至于放过了她。

尼　禄　我的愤怒要求杀死我的姊妹，要求她那不祥的脑袋。

近卫军长官　这太可怕了，一股强烈的寒气使我浑身发颤。

尼　禄　你对执行命令有犹豫？

近卫军长官　你怀疑我的忠诚？

尼　禄　因为你想宽恕敌人。

近卫军长官　一个妇女，也配这样称呼。

尼　禄　只要她犯了罪。

近卫军长官　有人控告她犯罪了?

尼　禄　人民的骚动。

近卫军长官　谁能够驾驭丧失了理智的人群呢?

尼　禄　那个激励他们失去理智的人。

近卫军长官　我想没有谁能这样。

尼　禄　有,一个女人!自然给了她嗜好作恶的心灵,使她胸中充满害人的诡诈。

近卫军长官　但没有给她力量。

尼　禄　为的是使她对一切都好强好斗,然而恐惧或惩罚可以摧毁她那微弱的力量。对她这样一个罪有应得的人来说,惩罚已经是太晚了。不要再作什么劝告,也不要再作什么请求了,快去执行命令:用船把她送到遥远的地方,派人把她杀死,好使我最终摆脱恐惧。(二人同下)

合唱队(一)　啊,对许多人来说,人民的热爱却是致命的和残酷的,它起初用顺风把风帆吹满,把船只送得远远的,但当它力乏之后,便把船只留在辽阔而汹涌的海上。可怜的母亲曾经悲恸格拉古兄弟之死,是人民的强烈的爱和高度的崇敬害了这两位出身高贵,以虔诚、忠实和演说才能著称,心灵里充满勇敢精神,对法律无比精通的人。[①]李维乌斯啊,命运也让你遭到同样的死亡,无论是你掌握的标志着权力的棒束或是你的宅邸,都未能使你免于灾难。[②]强烈的痛苦正

① 指提·格拉古和盖·格拉古兄弟,他们出身高贵,是著名的老斯基皮奥的外孙。兄弟两人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3—122年任保民官,提出比较开明的、有利于普通平民的土地改革法案,但遭到反对派的激烈对抗,先后被杀害。

② 李维乌斯是盖·格拉古在公元前122年任保民官时的同僚,公元前91年被人杀死在家里。

折磨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列举更多的例子。现在人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曾经希望把祖国、宫廷归还给她、使兄弟和她的婚约得以恢复的人，却正痛苦地、泪流如注地被引向惩罚和死亡。贫穷以低矮的房舍为满足，可以不为人注意地闲适度日，高耸的楼宇则常常被狂风暴雨摧毁或被命运推倒。

〔士兵们押着奥克塔维娅上。

奥克塔维娅　你们要把我押送到哪里去？暴君或皇后要把我放逐到哪里去？倘若是因为她看见我遭到如此多的不幸而有所感动，心肠变软，允许我活下去。如果她准备用我的死为我的苦难加冕，那她为什么不就让我死在残忍的祖国？啊，已经没有获救的希望了，我看见兄弟派来的船只停在那里。看哪，以前他也是用这样的船只把他的母亲送走的，现在又要把我这位被遗弃的姊妹、妻子打发走。虔诚已经没有任何威力，也不存在任何天神，唯有残忍的埃利倪斯统治着世界。有谁哭诉得尽我遭到的不幸？有哪只夜莺的悲泣能和我们流过的眼泪相比？啊，但愿命运之神让我长上它的翅膀！让我借助那敏捷的翅膀逃走吧，远远地逃离我的不幸，逃离悲惨的人群，逃离残酷的死亡，孤独一人在幽深的丛林里，立在纤细的枝头，用悲惨的声音，凄凉地郁郁诉说我的怨愤。

合唱队(一)　尘世人类由命运支配，任何人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有一条可靠的、固定不变的人生之路。在人生的途程中，可怕的时间随时都在为我们准备各种灾难。但愿已有的例子能使你心灵坚定，这样的例子你的家族提供了不少。难道命运对你更残酷吗？我应该首先提到的是生育过许多孩子的你——阿格里帕的女儿，奥古斯都的儿媳，凯撒的妻

子[1]，虽然你的名字曾给全世界带来荣耀，你曾经不顾分娩的痛苦，生了那么多孩子——和平的保证，然而后来你还是不得不忍受流放、鞭笞、残酷的囚禁、忧伤、悲愁，最后在受到长期折磨之后死去。李维娅[2]，虽然你作为德鲁苏斯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而被称为幸福的人，但后来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而不得不领受惩罚。尤利亚[3]重复了母亲的悲苦命运，虽然延迟了很久，但最后还是被杀死，尽管她什么罪过也没有。你的那个曾经支配过元首的宫廷、博得过丈夫的欢心、因生了儿子而觉得地位牢固的母亲又有什么不能做到呢？然而正是她，后来却受自己仆人支配，死在士兵的残酷的剑下。尼禄的母亲，一位甚至希望自己的权力能达到天庭的人，又怎么样呢？尽管她没有被桨手们的不洁的手玷污，但是随即便被剑刺穿，成为凶暴的儿子的牺牲。

奥克塔维娅　看哪，现在疯狂的暴君也要把我送往凄惨的冥府。我为什么还在这里白白地延误时间呢？把我带去受死吧，既然命运已经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利。我请天神们作证！——你

---

① 指老阿格里皮娜，著名统帅马·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的女儿，由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亚所生。她嫁给了奥古斯都原先预想的继承人、著名统帅日耳曼尼库斯，但日耳曼尼库斯早亡，由提贝里乌斯即位，她被流放到潘达塔里亚岛，最后饿死在那里。她的儿子卡里古拉后来当了皇帝，她的女儿小阿格里皮娜即尼禄的母亲。

② 她是提贝里乌斯之子德鲁苏斯的妻子，生过双胞胎，这在当时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后来因和提贝里乌斯的宠臣塞雅努斯私通，并企图杀害丈夫，被提贝里乌斯处死。

③ 她是老阿格里皮娜的女儿，因生活放荡被卡利古拉放逐，卡利古拉死后被召回，但后来又被好妒忌的墨萨利娜赶出罗马，公元43年提贝里乌斯命令杀死了她。塞内加被放逐到科西嘉岛，据说其原因就是因为与她有暧昧关系（也可能仅仅是怀疑）。

想干什么?你发疯了?不要再请求天神了,它们憎恶你。——我请冥神,请冥府的复仇女神,还有你,理应遭到那样的惩罚和死亡的父亲啊,我请你们作证:我并不害怕这样地去死!(对士兵们)你们装备船只吧,张开风帆,让舵手掌握好航向,乘风驶向潘达塔里亚海岸吧!

(奥克塔维娅随士兵们下。

合唱队(一) 柔和的微风啊,温柔的大气啊,从前你们曾经从那位处女神的祭坛上夺走了伊菲革涅亚,用云彩裹着,把她送走,[①]现在我们请求你们让她也永远摆脱悲惨的惩处,把她送往特里维娅女神[②]庙!奥利斯和野蛮的陶洛人的国土都比我们的国家温良,因为那里用杀死外邦人祭奠神灵,而罗马则以杀戮自己的公民为乐。

---

① 指阿伽门农用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给狄安娜献祭事。阿伽门农狩猎时得罪了狄安娜,狄安娜把准备远征特洛亚的希腊航队阻在奥利斯港湾里,阿伽门农不得不按照神示,用自己的亲生女儿给女神献祭。女神偷偷地用鹿代替了抬上祭台的伊菲革涅亚,然后把她送到克里米亚的陶洛人那里让她成了自己的祭司。

② 特里维亚即狄安娜。

[General Information]
□□=□□□□□□
□□=
□□=558
SS□=11101711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3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